吾王使宰相李公遂柳仁雨許綱洪淳等賀正矣謝恩矣賀
聖節矣又賀千秋矣且啓稟矣濡等互相壅蔽奪其方物表
箋使不得達拘留使价唯已之從且世祖皇帝命不改土風
也遇慶身先士卒與邦天奉咸石柱金得和玄奴价崔黑驢
正嫡承襲其來遠矣濡等冒弄朝廷立孽庶爲王改易土風
而使世祖皇帝詔旨墜於空虛此天下之罪人也本國人追
鼎切齒曰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古有常憲如濡之輩罪不
容誅雖刳心腹必無朝廷之議大小奮憾害然一辭必舉大
兵往討濡等惡輩食肉寢皮然後已物議洶涌不可止遏今
以精兵百萬往討高麗逆黨約已定矣師之所過荊棘生焉
大軍一舉馬首指北雖加禁厲人心憤怒氣炎如火所觸必
焚天下無辜忍受其禍本職所管各部人物即宜收帶家口
早入山寨遠避軍鋒又區別崔濡等高麗逆黨毋使諸色軍
馬濫及於禍有能捕濡等惡輩傳首納款不唯本國釋怒上
國亦知濡等欺天亂法正伏其辜將有厚賞本職參詳即便
施行又當飛報行樞密院同知施行初遇慶合兵馬使金之
瑞玉天桂分守要害宋芬碩守義州弓庫門護軍金得和將
軍大敗走保安州賊入據宣州王命贊成事崔瑩爲都巡慰
使又命我
太祖自東北面率精騎一千赴之泥城都體察使李珣都兵
馬使禹磾朴椿等引軍來會我軍復振賊候騎至定州遇慶
將精騎三百掩擊敗之廢其將宋臣吉剋以徇賊奪氣於是
遇慶龜壽龍壽都兵馬使羅世爲左翼珣磾椿我
太祖爲右翼瑩爲中軍行至定州
太祖見諸將退北言其劫懦不力戰諸將忌之時賊已屯隨
州之 知川諸將謂

太祖曰明日之戰君獨當之
太祖知諸將忌之稍有憂色明日賊分爲三隊
太祖居中手下老將二人爲左右各當其一隊奮擊之
太祖所乘馬陷泥濘甚危馬奮躍而出衆皆驚異
太祖射賊將數人賊乃潰去二人拔劒亂擊之賊已奔崩唯
麾埃蔽空而已倭屠喬桐京城大震王命遇慶與龍壽珣領
三十三兵馬使分屯東西江昇天府以補之未幾賜推誠亮
節宣力翊贊功臣號與吳仁澤等謀除辛旽事洩杖流南原
沒爲奴籍其家旽誅復召爲贊成事出爲西京都萬戶與珣
往擊五老山城克之廢元樞密院副使哈剌不花還

崔瑩

崔瑩平章事惟清五世孫也父元直仕至司憲糾正瑩風姿
魁偉膂力過人初隸楊廣道都巡問使麾下屢擒倭賊以武
勇聞補于達赤恭愍元年趙日新作亂瑩與安祐崔源等協
力盡誅授護軍三年拜大護軍與柳濯從元丞相脫脫等征
高郵前後二十七戰城將陷脫脫被讒師罷明年禦賊淮安
路累戰于八里莊又泗和等州賊八千餘艘圍淮安城晝夜
力戰却之賊復至瑩身被數槍奮擊殺獲殆盡旣還國與印
瑞攻破鴨綠江以西八站六年出爲西海平壤泥城江界體
覆使明年倭四百餘艘寇吾乂浦瑩設伏與戰克之又明年
爲西北面兵馬使紅賊入西京瑩與諸將戰于生陽鐵和西
京成從之開頗有功又明年拜平壤尹兼西北面巡問使時
瘡痍未復饑孚相繼瑩廣置賑濟場給粮種勸耕稼瘥戰死
者骸轉左散騎常侍十一年與安祐李芳實等收復京都錄
勳爲一等圖形壁上賜土田臧獲爵其父母妻除典理判書
十二年金鍾謀亂遣其黨犯興王行宮瑩聞變與禹磾安遇
慶金長壽等率兵馳赴擊賊盡殺之策勳一等又賜土田臧
獲進判密直司事賜盡忠奮義佐命功臣號轉評理有人得
鏏所畜猫兒眼精珠獻都堂一座傳玩瑩獨不顧曰鏏之志
此等物喪之諸公何玩耶尋陞贊成事十三年賊臣崔濡奉
德興君渡鴨綠江我師與戰敗績賊乘勝長驅入據宣州中
外洶懼命瑩爲都巡慰使將精卒急趣安州節度諸軍瑩聞
命即行率厲將卒誓必滅敵朝野恃以無恐瑩道遇亡卒輒
斬以徇宣令始肅與諸將分軍擊賊于獺川大敗之遣兵馬

副使安柱報捷王喜賜柱馬一匹銀二錠東寧路萬戶朴伯也大入寇延州瑩遣其將擊却之後王命豐儲倉使丁得年賜閣人米得年以命不由兩府不奉旨王怒欲杖流之瑩曰得年責在臣等非得年之罪也乃釋之十四年倭寇喬桐江華瑩以東西江都指揮使率兵鎮東江瑩嘗責密直金蘭以女與辛旽旽疾之至是瑩獵高峯縣旽譖于王王遣李珣讓之曰倭入昌陵取世祖眞卿爲東西江都指揮使而不知以金續命代卿而卿猶領其兵田獵無時何也予雖不言豈誅其不論乎今以卿尹鷄林可丞之任瑩聞命向闕歎曰今之得罪者鮮克保全吾得尹鷄林聖恩厚矣遂行旽復誣以瑩與李龜壽等交結內官離間上下遣其黨李得林鞫訊瑩誣服曰請速即刑乃削三品以土爵籍其曰民流之得林之鞫瑩也必欲殺之鄭思道時鎮合浦死執以爲不可得林訴旽幷罷之二十年召還復拜贊成事二十二年爲六道都巡察使籍軍戶造戰艦黜陟將帥守令有罪者專斷人謂瑩素不識朝士賢否故黜陟未精又令年七十以上者歛米有差補軍需民多亡命怨讟大興二十三年爲慶尙全羅楊廣都巡問使憲司言瑩嘗爲都巡察使六道騷動不可復爲巡問瑩泣訴曰臣赤心徇國今乃致謗如此請罷臣職王雖直瑩猶令臺諫都堂薦可代者尋以論瑩罷大司憲金續命貶持平崔元濡爲延安府使賜瑩盡忠奮義宣威佐命定亂功臣號

太祖高皇帝遣林密等令我取濟州馬二千匹以進哈赤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只送三百匹密等怒王遂以東西江都指揮使率兵鎮東江瑩嘗責密直金蘭以女與辛旽旽疾之至是瑩獵高峯縣旽譖于王王遣李珣讓之曰倭入昌陵取世祖眞卿爲東西江都指揮使而不知以金續命代卿而卿猶領其兵田獵無時何也予雖不言豈誅其不論乎今以卿尹鷄林可丞之任瑩聞命向闕歎曰今之得罪者鮮克保全吾得尹鷄林聖恩厚矣遂行旽復誣以瑩與李龜壽等交結內官離間上下遣其黨李得林鞫訊瑩誣服曰請速即刑乃削三品以土爵籍其曰民流之得林之鞫瑩也必欲殺之鄭思道時鎮合浦死執以爲不可得林訴旽幷罷之二十年召還復拜贊成事二十二年爲六道都巡察使籍軍戶造戰艦黜陟將帥守令有罪者專斷人謂瑩素不識朝士賢否故黜陟未精又令年七十以上者歛米有差補軍需民多亡命怨讟大興二十三年爲慶尙全羅楊廣都巡問使

賞既至濟州各率戰艦同時俱進毋或失次軍士各占信地通烟相報諸軍動靜聽都統使角聲毋或有違攻城之日民有黨哈赤不順命者縱兵悉誅降者勿逆賊魁家產悉輸官且得公私契券金銀牌印信馬匹亦皆輸官得者有賞守佛宇道殿神祠者勿擾貪貨寶不力戰者罰得貨寶先回船逃者論以軍法又曰王命臣伐叛吾言即王言從吾命則事可濟諸將皆免冠謝行至黔山串諸將曰發船既久風又漸高宜速行師瑩曰今日風不利西海戰艦以百計亦未至豈可先去諸將憤懣至普吉泊瑩又以無風欲留諸將曰兵機貴速淹留不進後如有議咎將誰執瑩不應與邦曰諸將之言不可不聽瑩從之日已午尙猶豫未發安烈麾下士先發船瑩大怒懸檣竿以徇俄而諸道船揚帆齊發瑩不得已令舉碇放船西海船亦至中途遇大風諸船四散日晚將抵楸子島忽風雨大作船觸崖石多絕纜失檣翌日至濟州瑩部署諸將四面分攻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靚音保等以三千餘騎拒於明月浦瑩遣前濟州牧使朴允淸以書諭之曰今與兵間罪勢不得已除賊魁外皇主王子士官軍民宜悉按堵如故雖黨賊者降附則亦從寬典如或違逆大兵一臨玉石俱焚悔無及矣與諸將下岸師遂巡不進乃斬一裨將以徇於是大軍齊進左右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至三十里暮還明月浦泝涯爲營賊殺安撫使李下生諸將屯漢拏山下休兵時我師多獲賊馬悉爲騎兵矣賊魁三人來挑戰陽敗而走將誘致曉星五音之野以騎兵踣之瑩知其謀命銳卒急逐賊魁遁走入山南虎島瑩遣前副令鄭龍領輕艦四十艘圍之自率精兵繼進石迭里必思率妻子與其黨數十人乃出於是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知不免投崖而死瑩腰斬石迭里必思幷其三子又斬肖古禿不花觀音保首遣知兵馬使安柱以獻東道哈赤石多時萬趙莊忽古孫等猶率數百人據城不下瑩率諸將攻之賊潰走追獲之搜捕餘黨盡殺之死者相枕得金牌九銀牌十印信三十馬一千匹印信付萬戶安撫使星主王子馬分養于諸州卒有殺馬牛食者或斬首或斷臂以徇士卒股慄秋毫無敢犯者十月瑩與諸將班師王已薨復命于梓宮痛哭失聲辛禑元年判三司事二年都堂以禑命欲宥在貶康舜龍鄭思道廉興邦成大庸鄭

寓尹虎鄭夢周等議已定瑩出獵不與其議及還錄事請署其案瑩怒曰國家大事必大臣合議然後行何不預告遽取署耶遂不署瑩姪女壻判事安德麟摭殺人楊廣道按廉楊以時械送憲司時瑩判瑩衛府事都堂以瑩故欲輕德麟罪移檄巡衛府瑩怒曰德麟殺無罪人憲司可斷決況我在巡衛豈宜推鞫遂還憲司倭屠連山開泰寺元帥朴仁桂敗死瑩聞之自請擊之禑以老止之瑩曰聶爾倭寇肆暴如此今不制後必難圖若遣他將未必制勝兵不素鍊亦不可用臣雖老志則不衰但欲安宗社衛王室耳願亟率麾下往擊請之再三禑許之瑩不宿而行時賊使老弱乘舟示若將還潛遣勇銳數百深入寇掠所過望風無敢當者至鴻山大肆殺虜勢甚盛瑩與楊廣道都巡問使崔公哲助戰元帥康永兵馬使朴壽年等趣鴻山將戰瑩先據險隘三面皆絶壁唯一路可通諸將畏怯不進瑩身先士卒盡銳突進賊披靡有一賊隱林薄射瑩中脇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弦而倒乃拔所中矢瑩益力遂大破之俘斬殆盡遣判事朴承吉獻捷禑大喜賜承吉白金五十兩遣三司右使石文成賜瑩衣酒鞍馬又遣醫魚伯評賫藥治創瑩凱還禑命宰樞郊迎具雜戲儀衛如迎詔禮及入見禑賜酒問曰賊衆幾何對曰未能的知其數然不多諸相又問曰賊若多此老幾不生矣論功擬拜侍中瑩固辭曰爲侍中則不可輕出於外待倭寇平然後可乃封鉄原府院君論賞將士有差柳榮瑩妻之姪瑩愛榮朝廷欲悅其意超拜榮密直副使商議榮即遂也後瑩麾下進鴻山破陣圖禑命李穡製贊三年瑩與李仁任誅池奫判書文天式將聘于元丞相納哈出瑩謂天式曰丞相若問奫死宜以病歿對天式曰願諸公勿使復有如此之亂瑩慚服尋以老病辭禑不聽倭乘夜入寇窄梁焚戰艦五十餘艘海明如昼死者千餘人萬戶孫光裕中流矢乘劒船僅免瑩嘗戒光裕曰耀兵窄梁江口愼勿出海是日光裕繞出窄梁大醉熟眠賊突至遂見敗賊又寇江華府萬戶金之瑞府使郭彥龍遁入摩利山賊大掠虜之瑞妻而去禑遣羅世李元桂康永朴蓍年趙思敏等擊賊于江華瑩爲都統使次昇天府以備之賊弃江華退寇守安通津童城等縣所過一空至童城語曰無人呵禁誠樂土也瑩與慶復興仁任等次敬天議

備禦之策瑩歎曰倭寇肆虐如此元帥畏何顔乎遂泣然泣下元帥石文成但問歌妓來否觀者歎崔石憂樂不同瑩又曰光裕遣吾節度使賊跳梁至此賊初寇江華阻江安集使妄報賊退使我緩不及擊若官軍早報則賊如檻中虎耳乃四安集于巡衛府之瑞遣人告瑩曰賊已載婦女玉帛置德積島復以三十七艘來寇請遣援兵瑩不聽曰汝府有騎兵千餘何所用哉賊取汝妻曾不奮擊坐視江華陸沈今又請兵欲以與賊乎又謂諸相曰遠道元帥提不腆之兵暫失期會尚置軍法況在畿甸領巨艦五十戰士千餘不戰而敗走者乎賊入江華遽弃兵渡江使一府蕭然赤地者乎釋此不誅何以號令吾欲斷罪第嫌專殺耳遂請禑治之乃下光裕之瑞彥龍于獄以李希椿爲江華萬戶金仁貴爲府使時有童子自賊中逃還諸將召問賊狀曰賊常言所可畏者唯白首崔萬戶耳鴻山之戰崔萬戶至則士卒爭先躍馬蹴踏之甚可畏也瑩言喬桐江華實要害之地豪强爭占土田軍資不繼請罷私田充軍食禑然之乃徙喬桐老幼於內地留壯者治農桑又令諸元帥出麾下士各十人又發愛馬宮司倉庫人爲兵使戍江華瑩點閱怒部伍不整遣人請曰臣願斬隊伍長禑曰都統使無乃已殺乎重則杖之輕則原之一日禑敕巡衛府曰孫光裕金之瑞郭彥龍之罪當以軍法論然方大旱其並減死籍其家流遠先是金縝爲慶尙道元帥大集一道名妓與麾下士晝夜酣飲縝嗜燒酒軍中號曰燒酒徒卒伍偏裨少忤其意輒鞭辱衆忿怨及倭焚掠合浦瑩衆曰可使燒酒徒擊賊我輩焉能戰却立不進縝單騎遁走遂大敗於是廢縝爲民流昌寧縣尋徙嘉德島斬合浦都千戶李東樽金元穀至是瑩見下敎歎曰金縝孫光裕等皆敗軍宜殺以徇向曲法原縝今又釋光裕等政刑如此何以爲國禑又賜縝衣馬召還瑩不可曰縝不撫士卒見賊逗遛以至敗軍得保首領幸矣今返厚賜召還後有樹功者何以待之賞罰人主大柄不可顚倒禑乃止時以旱雩且遍禱諸寺瑩嚴言於都堂曰今政刑紊亂有功不賞有罪不刑天豈雨哉又僧徒以端午施食通衢士女塡集瑩見之詰僧曰若施食鬼神當依山野淨處今方夏月設食臭穢衢路是汝欲聚美婦誨淫耳將繫獄僧徒懼四散以京都濱海畏倭寇欲遷內

地議可否衆慮後禍皆欲遷瑩獨陳徵師固守之策禑不聽命築宮城于鐵原瑩曰今遷都非特防農擾民且啓海寇覬覦之心國將日蹙非計也請奉太后徙居鐵原殿下留此鎭之禑曰太后徙居子豈可獨留瑩曰太后年齒已暮脫有不虞起居尤難禑然之事遂寢瑩又曰京城大廣雖有十萬兵已有定法而不能遵必欲曲法宥匿民者又爭占犯罪者土田何用牒爲仁任慚靦瑩坐司平鞫恂秀罪報都堂都堂稽留不決瑩怒不出者數日竟杖恂秀一百七幷杖其子致遠及犯死罪者其田並屬軍須吏以告瑩瑩厲聲叱之曰此事慮囚諸相欲釋之瑩曰恂秀奴使良人至三十廣占土田過百頃鄉愿莫甚豈宜得生仁任使堂吏成牒曰凡匿民役使及犯死罪者其田並屬軍須吏以告瑩瑩厲聲叱之曰此事已有定法而不能遵必欲曲法宥匿民者又爭占犯罪者土田何用牒爲仁任慚靦瑩坐司平鞫恂秀罪報都堂都堂稽留不決瑩怒不出者數日竟杖恂秀一百七幷杖其子致遠希遠皆流之恂秀道死慶復興黃裳禹仁烈詣瑩第時鄭地忌廢築城可乎捨此欲都何處宜及農隙興工役四年倭船與倭戰于順天兆陽敗績瑩謂復興等曰諸相何不憂國倭寇陸梁至此一鄭地雖勇其如衆寇何諸相有慙色禑遣諸大集窄梁入昇天府聲言將寇京城中外大震戒嚴禑分命諸軍屯東西江兵衝列於宮門以待賊至發坊里兵登城候望瑩督諸軍軍于海豐贊成事楊伯淵副之賊覘知之以爲得破瑩軍則京城可窺乃經諸屯捨不與角趣海豐直向中軍瑩曰社稷存亡決此一戰遂與伯淵擊之賊遂瑩瑩奔我太祖率精騎直進與伯淵合擊大破之瑩見賊披靡率麾下從旁擊之賊殆盡餘黨夜遁夜城中聞瑩奔益洶洶莫知所之禑欲出避百官裝束累重會宮門以待之及諸元帥使人來獻捷京城解嚴百官畢賀朝廷以爲瑩功賜安社功臣號五年新定君馬坰秀與其子占陷良民事覺繫獄會因灾變

密直尹邦奭使其妻依禑乳媪張氏譖內宰樞林堅味都吉敦請去之禑命堅味等歸私第禁出入堅味等奔告瑩及復興仁任曰完等欲殺吾二人以及諸公禑將作矣夜完等矯旨召瑩者再三瑩恐禑及已率麾下兵與復興仁任等會興國寺大陳甲兵集兩府百官耆老議請鞫張氏禑趣召瑩瑩辭曰今有舉國歆望事上若從衆意臣將入見禑曰卿被疾累日不朝思一見之且欲問歆望事瑩欲入諸相止之曰奸宄在內不可輕進公去則此軍必亂軍亂國不靜矣瑩從之兩府臺諫詣闕請下張氏按治禑不聽瑩等囚張氏族黨康侑權元順元市等鞫之禑怒以爲宮中事非兩府臺諫所知必因宦寺而洩下宦者鄭鸞鳳獄李得芬金實勒歸私第令瑩罷兵曰卿欲禦何賊擁兵不來耶卿嘗自謂累代忠臣忠心安在瑩曰臣若赴召兵士必從引兵詣闕則臣罪當誅且臣豈不欲進死闕下恐非上意故不敢爾臣身雖微所繫甚大若死於姦人之手國家危矣禑默然有間召復興仁吉入禑泣曰此女養我即吾母也子之於親豈不欲其生也卿等既以我爲君我獨不能救一乳媪乎其釋勿治復興亦垂淚

無如之何禑使人問太后曰古亦有鞠乳母者乎太后曰豈可論古今有無當因時制宜耳復興仁吉對亦如太后言禑不聽臺省百官請鞫張氏又不聽密使人語大司憲禹玄寶曰可率百官以退玄寶曰臣雖退百官必不從請速下張氏百官具張氏罪案太后太后曰豈可以一女之故令舉國歆望乎趣張氏出張氏入禑前不出禑亦不忍太后謂禑曰我欲徙別宮不聞此事遂命禁將出禑意解乃送張氏于仁任家諭令不殺削國大夫人爵瑩詣闕謝曰殿下去邪不疑臣敢不喜獨責臣爲不忠臣實歆望禑曰事急不覺失言深悔之門下評理金庾謂瑩曰以臣抗君無乃不可乎瑩怒白禑下庾獄流合浦臺諫重房上疏力爭乃流張氏斬完邦奭佑權順甫及張氏養女壻上護軍孫元美杖流元美兄知春州事元迪尋斬張氏六年瑩兼海道都統使白禑曰臣任事既多今又都統海道恐不能堪且戰艦繼百艘戍卒僅三千臣若行師當用兵萬餘倉廩匱竭何以供億禑曰備禦事劇不獲已以卿兼之其無固辭且以今日軍需餉萬餘兵誠難矣請卿用三千使一當百瑩曰臣已老不得以時上謁今幸進

見請陳一言願殿下操心惕厲無或豫怠百姓安危皆繫上
心如何瑩與諸將出屯東西江以備倭瑩得疾諸將曰公之
疾劇矣瑩曰將軍將兵出外豈可以疾爲念醫進藥却之曰
吾既老死生有命何必服藥求生禍欲以陪僕賤者爲近臣
以問瑩瑩曰小人得官必縱恣不可授乃止時　大明督進
歲貢金銀馬匹細布侍中尹桓等議自宰相至庶人出布有
差以辦瑩曰今士民多故生業不遂又令出布其弊不貲且
徵求無厭豈能盡從宜先遣使請減貢額不得已然後爲之
禍錄瑩功賜鐵券敕曰蓋聞武王即位靡愆報功之典太公
受封即有賞功之語矧又功疑惟重堯舜之理所以爲後世
之不可及歟惟卿實我世臣卿之祖先事我先王文章政事
咸有可觀卿高爽之資剛毅之氣卓冠一時有光前烈故其
武功無與爲比庚寅以來水陸禦賊始以智勇聞于中外我
先考還充侍衛日見親信超授護軍逆賊趙日新作亂卿扞
禦有功及天子詔先考募勇士卿上體先考之心血戰江淮
之間名聞中國顯揚國美紅賊闌入西鄙卿爲先鋒克捷有
功又與諸將收復京都復安社稷先考以與王寺爲行宮逆
賊金鏞潛令金守夜半入宮殺害臣僚卿忘身奮忠悉除兇
黨逆賊崔濡誣奏天子奉德與君廢先考領兵入界卿承命
往督諸將克成大功耽羅哈赤殺官吏以叛卿奉命徂征殲
厥巨魁秋毫不犯民獲按塔及予即位以來倭賊益張民之
多難甚於前日卿躬先赴敵破賊鴻山燒船西海挫敵立威
所向無前昇天府之戰密邇京邑宗社安危在於呼吸卿節
度諸軍賊雖下岸跬步即潰城中安焉不知有賊楊伯淵洪
仲元潛謀結黨欲危社稷卿奮義一掃逆類其功之重可勝
言哉觀今將帥之中戰多而功大惟卿一人而已又況盡忠
奮義尊主庇民宰相中眞宰相矣田民賞賜通例也然卿之
清白出於天性必固辭不受故但賜鐵券以玉爲軸表異數
也嗚呼功大而賞微予實歉焉卿或有犯雖至於九終不之
罪至於十犯亦當末減子孫亦如之後之君臣尙體予意七
年拜守侍中贈其父純忠雅亮廉儉輔世翊賛功臣壁上三
韓三重大匡判門下事領藝文春秋館事上護軍東原府院
君毋智氏爲三韓國大夫人禑欲出遊瑩諫曰今饑饉荐臻
民不聊生農務方興不可盤遊無度以病民也禑曰先祖忠

肅王亦好遊豫予之出遊獨不可乎瑩曰先王之時民安歲
登猶可遊豫今日則臣知其不可禑遊龍首山乘醉馳馬而
墜瑩泣諫曰忠惠王好色然必以夜不令人見忠肅王好遊
然必以時不令民怨今殿下遊戲無度墜馬傷體臣備位宰
相不能匡救何面目見人禑曰自今改之京城物價踴貴商
賈爭鬻刀利瑩疾之凡市物先令京市署定其價識以稅印
始許買賣無印識者將鉤脊筋殺之於是懸大鉤於市以示
之市人震慄事竟不行時議遷都漢陽瑩曰識書所載往事
皆驗不可不信當速移都人皆重遷議遂寢城門都監發五
部丁夫修都城未幾頹壞瑩怒曰都監員多不能監檢若此
耶遂劾尹順等罷遣丁夫禑賜瑩田敎曰往歲倭賊深寇楊
廣全羅卿能指揮諸將焚賊舡於鎭浦復有雲峯之捷功大
如山帶礪難忘嘗屢賜土田卿皆弃不收稅今賜父墓傍近
高陽縣田二百三十結長源亭田五十餘結八年有投匿名
書於李仁任壻姜葆家云王之即位不無嫌疑且甚無道曹
敏修林堅味廉興邦都吉敷文達漢等謀去李仁任崔瑩立
定昌君瑤爲王前判事金克恭聞以語人其人以告堅味堅
味意克恭所爲執而鞫之克恭不勝捶楚誣服獄官令克恭
寫字與匿名書筆蹤頓殊仁任頓疑之堅味必欲罪克恭獄
官不敢辨白瑩曰克恭造虛事驚惑國家謀害大臣罪不容
誅判事張子忠聞克恭言不告於國私告定昌君典校副令
鄭矩爲克恭壻亦知而不告克恭則宜戮及妻孥矩子忠可
杖流使宦者金賓白禑曰今欲族克恭願上勿禁定昌君亦
不宜在朝請幷流之於是轅克恭以徇籍其家沒妻子爲奴
婢流矩子忠于遠地慶尙江陵全羅三道因倭寇失業民多
餓死瑩令諸道置施與場擇慈良者主之出官米作糜粥賑
之麥熟然後已瑩欲造戰艦發諸道軍又募僧徒召語僧錄
曰僧亦欲禦侮乎曰僧所以安以國家無虞也國有變僧何
獨安瑩曰吾昔爲六道都統使大作戰艦八百餘艘欲掃淸
海寇不圖李海等冒請先王分領其船卒以敗功孫光裕領
江口船艦一遇倭賊燒毀殆盡今欲改造然方農月不可使
民欲役以僧徒唐太宗征本國本國發僧軍三萬擊破之今
若造戰艦禦寇功豈細哉使司宰令李光甫造戰艦督役甚
急人多怨咨不踰年造巨艦百三十餘艘分守要害自後倭

寇稍息民反喜之瑩辭職尋領三司事禑移都漢陽瑩曰遷都欲以安國而殿下毋輕忽夙夜恐懼不鑒先業十年判門下府事禑嘗賜田瑩辭以倉廩虛竭不受乃自出米二百碩補軍餉至是復出穀八十碩以補之乞退乃拜門下侍中謝病不起上都統使印乞釋兵柄禑遣知申事廉廷秀慰諭勉令視事瑩赴都堂極言諸相侵奪兼幷之害遂具禁約共署之目諸相曰爺復有如前日者乎又曰予既老矣昧於事理所行有不合幾者請勿舍默以警老人禑畋遊夜深乃還瑩等稽首曰昔元世祖以夢讎爲吉常繫殿庭欲夢而不得今殿下夢之何吉如之大平之業可立待也但臣等老恐不及見禑大悅痛飲賜瑩弓曰欲與卿平定四方耳時瑩及我太祖咸名聞于

上國朝廷使臣張溥周倬等至境問我

太祖及李穡禑令出瑩屯于郊以我

太祖爲東北面都元帥不令溥等見之瑩尋復領三司事十二年禑畋于西海道知鳳州事柳蕃因供頓多斂民財瑩惡其害民杖之十三年張方平等至遼東不得入而還左侍中

潘益淳謂瑩曰公先王所倚重三韓所屬望今國家危矣盍力圖之瑩嘆曰執政嗜利積惡自速禍敗老夫將若之何時有人自遼東逃來告都堂曰

帝將求處女秀才及宦者各一千牛馬各一千都堂憂之瑩曰如此則與兵弊之可也十四年禑與瑩密議誅林堅味廉與邦復拜瑩侍中瑩與我

太祖入政房欲盡黜林廉所用

太祖曰林廉執政日久凡士大夫皆其所舉今但問才之賢否耳惡咎其既往瑩不聽

太祖又遣人謂瑩曰罪魁已族兇徒已除自今宜止刑殺布德惠瑩又不聽楊廣道安撫使崔有慶捕誅林廉家奴八人遣人報都堂瑩以獄辭不明且誅殺不盡大怒欲斬其使太祖固止之禑欲納瑩女使人諭之瑩不可曰臣女鄙陋且非醜婦所生常置側室不可配玉尊殿下必欲納之老臣剃髮入山矣泣且固拒廸下鄭承可安沼等逢迎禑意遂納之翼日至瑩第賜馬瑩獻鞍馬衣襨封其女爲寧妃禑嘗憚瑩正直不往其第自此寵愛寧妃屢往焉先是西北面都安撫使崔元沚報云遼東都司遣承差李思敬等到鴨綠江張榜曰

戶部承

聖旨鐵嶺迤北迤東迤西元屬開原所管軍人漢人女眞達達高麗仍屬遼東瑩與諸相議攻定遼衛及請和諸相皆欲請和趙琳又至遼東不得入而還瑩集百官議獻鐵嶺迤北可否百官皆曰不可禑獨與瑩密議攻遼瑩勠之公山府院君李子松詰瑩第力言不可瑩托以黨附堅味杖流尋殺之元沚又報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來至江界將立鐵嶺衛

帝已設官留站禑泣曰群臣不聽吾攻遼之計使至於此遂徵八道兵瑩閱兵于東郊俄而後軍都督府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瑩告禑令殺遼東旅軍持榜文至兩界者二十一人只留思敬等五人令所在羈管禑托以西獵遂與寧妃及瑩往西海道次鳳州召瑩及我

太祖曰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

太祖反覆極陳其不可禑頗然之夜瑩復入曰願毋納他言禑次平壤督徵諸道兵作浮橋于鴨綠江使大護軍裴矩督

之船運林廉等家財于西京以備軍賞又發中外僧徒爲兵
於是加瑩八道都統使敏修爲左軍都統使
太祖右軍都統使與諸將發平壤瑩曰今大軍在途若淹旬
月大事不成臣請往督禑曰卿行則誰與爲政瑩固請禑曰
卿往寡人亦往矣有人自泥城來告遼東兵悉赴征胡城中
但有一指揮耳若大軍至不戰而下瑩大喜厚賜其人有僧
稱道詵讖曰設文殊會則敵兵自屈瑩信之乃設會于穴洞
瑩再三請曰殿下還京老臣在此指揮諸將禑曰先王過害
以卿南征也予何敢一日不與卿共處乎師次威化島左右
軍都統使上書請班師瑩曰二都統使在可自來奏退師之
語我不敢出諸口禑亦不聽督令進兵時亡元餘孽遁逃沙
漠徒立虛號瑩還裴厚約與爲援夾攻遼東其慮事粗略擧
措狂妄類此左右軍都統使復遣人詣瑩請速許班師瑩不
以爲意我
太祖擧大義諭諸將回軍禑與瑩奔還京諸軍進屯近郊上
書請去瑩禑不聽削敏修等爵以瑩爲左侍中諸軍遂入城
瑩拒戰令安沼等率精兵禦之望風即潰瑩勢窮走花園不
勝憤怒以槊洞剌守門者乃入諸軍圍花園數百重大呼請
禑出瑩瑩在八角殿不肯出諸軍一時毀垣開入于庭郭忠
輔等三四人直入殿中索瑩禑執瑩手泣別瑩再拜隨忠輔
而出
太祖謂瑩曰若此事變非吾本心然攻遼之舉非唯逆大義
國家危殆人民勞苦寃怨至天故不得已焉好去好去相對
而泣遂流于高峯初瑩欲囚赴征諸將妻子事迫竟不行贊
成事宋光美密直副使趙珪安沼鄭承可等逃匿沼承可被
執囚巡軍諸將會議移配瑩合浦幷流光美于原州沼于安
邊承可于寧海判密直印原寶于咸昌同知密直安柱于鳳
州知密直鄭熙啓于陰竹皆瑩所親信者也辛昌立復執瑩
囚巡軍令王安德鄭地柳曼殊鄭夢周成石璘趙浚鞫瑩及
內願堂僧玄麟等玄麟始與瑩謀發僧兵及回軍又與瑩拒
戰者遂流瑩于忠州杖流趙珪于角山密直使趙琳于豐州
斬承可沼光美原寶于流所後復執瑩囚巡軍與法判書趙
仁沃李濟等上疏曰崔瑩事我玄陵定亂興王驅僧北鄙謀
奉上王却倭寇於昇天以存社稷盜群兒於今春以濟生民
功則大矣然聞於大體不顧群議決策攻遼獲罪
天子幾至覆國所謂功不掩罪者也願殿下念事大畏天之
意明正其罪以告祖宗之靈以解
天子之怒以開三韓萬世之大平門下府郎舍許應等上疏
曰崔瑩以開國功臣之後遇知玄陵奮其忠義歲癸卯德興
將以孽代宗瑩出萬死以正國統至上王朝海寇猝犯幾甸
瑩督諸軍力戰却之以安社稷林堅味等濁亂朝政斲喪王
室天怒於上民怨於下瑩奮忠義而廓清之誠社稷之臣也
然不學無術加以老耄昧於事大之禮勸上西幸立威脅衆
獨斷自用遂發攻遼之師得罪天子流毒生民幾覆社稷前
功盡弃以瑩之功不幸有此叛逆之罪誠一國所不忍然在
天下之義所謂人得而誅之者也願殿下斷以大義亟命決
罪以謝
天子昌從之遂斬瑩年七十三臨刑辭色不變死之日都人
罷市遠近聞之街童巷婦皆爲流涕屍在道傍行者下馬都
堂賻以米豆布紙瑩剛直忠清臨陣對敵神氣安閑矢石交
於左右略無懼色莅軍嚴峻期以必勝戰士却一步便斬之
以故大小百戰所向有功未嘗一敗初瑩年十六父臨終戒
之曰汝當見金如石瑩佩服不事產業居第甚隘陋處之怡
然服食儉素屢至空匱見乘肥衣輕者不嘗如犬豕雖身都
將相久典兵權閫節不到世服其清務持大體不究細理終
身將兵麾下士卒所識面者不過數十在鞍馬間往往賦詠
爲樂一夕與諸相飲聯句慶復興唱云天是古天人不古瑩
對云月爲明月相無明見人不義必深惡痛斥仁任堅味提
調政房專權自恣安烈等同心用事有人求官瑩曰汝學工
商自可得官盖譏秉政者用行賄賂也入政房必擇有功能
者用之如無可舉者輒退不與諸相或有謀產業爭田民狗
私嫉紀綱者瑩皆欲矯之嘗謂仁任曰國家多難公爲首相
何不憂慮但以家產爲念仁任默然每赴都堂正色直言不
少隱左右無應者獨自歎欷而已嘗語人曰吾於國事中夜
思之詰朝語同列則諸相無與我同心者不如致仕閑居性
少戇且無學術事皆斷以己意喜殺立威罪不至死亦多不
免諫大夫尹紹宗論瑩曰功盖一國罪滿天下世以爲名言
謚武愍子濂大護軍

鄭地

鄭地初名准提羅州人形貌魁偉性寬厚幼有大志好讀書通大義與人解說豁如也出入常以書籍自隨恭愍二十三年檢校中郎將李禧上書請習水戰王慨然曰禧草野之臣尚獻策如此百官衛士中曾無一人如禧者耶衛士柳炎廷進曰中郎將鄭准提嘗草牢寇策第未獻耳地以速古赤適侍殿陛王顧問地即取諸篋中以獻王覽之大悅以地爲全羅道安撫使禧爲楊廣道安撫使並兼倭人追捕萬戶崔臣吉朴德茂等亦上書如李鄭策以德茂爲京畿倭人追捕副使謂宰相曰今爵禧等卿等勿以爲異褒其成功激人心耳他日無功亦當不赦又授地壓下士八十五人禧壓下士六十七人添設職令密直司給地禧千戶空名牒二十百戶牒二百時地與禧再三上疏凡數十條其略以爲深陸之民不閑舟楫難以禦倭但簽生長海島及自請水戰者令臣等將之期以五年可清海道若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擾民生乞罷之王召巡察使崔瑩議之瑩初巡察六道造戰艦二千艘欲令諸道軍捕倭民皆厭苦破家逃散者十之五六至是以地等建白事遂寢辛禑三年夏倭寇順天樂安等處地以禮儀判書爲順天道兵馬使擊之斬十八級擒三人遣判事鄭良奇獻捷禑喜賜良奇白金五十兩其母米十碩地鞍馬羅絹各又擊倭斬四十餘級擒二人遣判事鄭龍獻捷禑賜龍布二百五十匹馬一匹四年倭寇靈光光州同福等處地與都巡問使池湧奇助戰元帥李琳韓邦彥等追及王果縣賊入彌羅寺我軍圍而火之遂縱擊賊自焚死殆盡獲馬百餘匹是戰地之功居多提至賜地及湧奇銀各五十兩倭又寇潭陽縣地與湧奇擊之斬十七級尋爲全羅道巡問使八年爲海道元帥倭船五十艘入鎮浦地擊走之追至群山島獲四艘九年又與倭戰大破之禑賜金帶一腰白金五十兩時方春疾疫大興舟師物故大半有死海上者輒出陸以葬士卒無不感咽地有疾禑遣散騎河忠國賫酒問慰地帥戰艦四十七艘次羅州木浦賊以大船百二十艘來屯尙道沿海州郡大震合浦元帥柳曼殊告急地日夜督行或自櫂櫂卒盒盡力到蟾津徵集合浦士卒賊已至南海之觀音浦使覘之以爲我軍恟懼適有兩地遣人祭智異山神祠曰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冥相予無作神羞雨果止賊旗幟蔽空劒戟耀海四園而前地叩頭拜天俄而風利中流舉帆船疾如飛至朴頭洋賊以大船二十艘爲先鋒艘置勁卒百四十人地進攻先敗之浮屍蔽海又射餘賊應弦輒倒遂大敗之發火炮焚賊船十七艘兵馬使尹松中箭死地謂將佐曰吾嘗汗馬破賊多矣未有如今日之快也搥音至禑大喜遣李克明安沼連賜宮醞以勞之軍器尹房之用奉使日本還道遇倭賊被獲鎖頸置船底及是戰賊曰若不勝必先斬之戰罷賊徒盡殲而之用乃免地以病辭未幾知門下府事請造戰艦于諸道以備倭從之尋爲海道都元帥楊廣全羅慶尙江陵道都指揮處置使十年拜門下評理禑遣宦者金賢貴地曰都統使崔瑩造戰艦備水戰加以火炮其慮周矣卿爲海道元帥比來倭寇侵擾州郡未能掃平罪實在卿地頓首謝十三年地上書自請東征曰近中國聲言征倭若並我境分泊戰艦則非惟支待爲艱亦恐覘我虛實倭非舉國爲盜其叛民據對馬一歧諸島近我東鄙入寇無時若聲罪大舉先攻諸島覆其巢穴又移書日本盡剔漏賊使之歸順則倭患可以永除中國之兵亦無因而至矣今之水軍皆善水戰非辛巳東征蒙漢兵不習舟楫之比若順時候風而動則易以成功但船久則朽師老則疲且今船卒困於傜賦日思逃散宜乘此機決策澇平不可遲疑十四年禑遣我太祖攻遼地以安州道都元帥隸焉遂從

太祖回軍時倭寇三道自夏至秋屠燒州郡將帥守令莫有禦者以地威名聲倭寇命爲楊廣全羅慶尙道都指揮使與諸將往擊之倭自咸陽踰雲峯入羅峴至南原地帥都巡問使崔雲海副元帥金宗衍助戰元帥金伯與陳元瑞全州牧使金用鈞楊廣道上元帥都興副元帥李承源等督擊大破之斬五十八級獲馬六十餘匹賊夜遁地以諸軍無食不能追時人謂非此戰則三道民幾盡矣禑賜宮醞段絹恭讓元年爲楊廣全羅慶尙道節制體察使兼總招討營田緝城事金佇與邊安烈等謀迎辛禑事覺地以辭連流于外二年遣左獻納咸傅霖鞫地于雞林臺諫抗疏請論以法乃徙橫川壁諫復論殺不已又徙遠地事具安烈傳尹彝李初之獄起地逮繫清州栲訊不服曰

李侍中仗義回軍吾以伊霍故事諷
侍中深有意爾復何黨葬初歿言必誓天辭旨感慨有足動
人者獄官不能取辭地退謂人曰人生會有一死生何足惜
但王氏復國而死非其罪是可痛也明日將峻刑鞫之以水
灾免三年錄回軍功爲二等賜錄券及田五十結臺省刑曹
議案曰地以黨安烈坐罪實爲誣枉遂釋之退居光州別業
召判開城未赴病卒年四十五謚景烈子耕

尹可觀

尹可觀海平府院君碩之曾孫有武略善騎射恭愍晚年令
韓安洪倫等強辱諸妃嬪可觀亦昵侍左右王令通益妃可
觀以死固拒王大怒棒之廢爲庶人尋釋之辛禑時拜密直
副使出爲慶尙道副元帥倭寇比屋義城等縣賊衆我寡屢
戰不利可觀與戰于安東禮安等處敗績矢集右臂仍爲本
道都巡問使鎭合浦倭賊百餘寇咸陽郡可觀晉與州牧使
朴子安擊之斬十八級奪本國被虜二十餘人并獲器仗初
倭賊皆由亞山島入寇可觀聞于朝爲設船卒自後倭患稍
息銷兵器弊弃者爲農器開屯田以贍軍食性清儉秋毫不
取不近聲妓及還鞍勒破缺以麻繩補之後以判密直事卒

金長壽

金長壽鹽州人紅賊陷京城所在充斥長壽以檢校中郎將
家居自稱萬戶率州人殺遊弈百四十四人奪其榜文遣州
人崔英起吳永卿馳報行在王嘉之超授上將軍兼萬戶賜
紫金魚袋英起西海道安撫使永卿郎將賊犯興王行宮長
壽從崔瑩自城中率兵馳詣行宮將入門諸相曰當審視賊
所在乃入長壽厲聲曰賊在內何謂審視毀門拔劒而入斬
一人賊以劒斫其額血流被面冒刃又殺二人衆從而入長
壽爲賊所害亂定論功爲一等

資憲大護軍判書兼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奉
敎修

尹桓

尹桓軍簿判書秀之孫也忠肅時拜護軍忠惠立授代言忠
肅在元復位黨獄起囚桓于巡軍奪告身杖流海島遂亡入
元桓嘗與曹益清執忠惠所狎宋八郎洪莊等囚巡軍莊挾
前憾譖之放桓于漆原忠惠復位授同知密直元授行省員
外郎曹頔之亂侍從有勞賜輸誠亮節輔理功臣號除贊成
事元授行省郎中王起新宮于三峴欲以奴婢實之命近臣
各獻有姿色一兩婢桓與康允忠孫守卿等不得已皆曰唯
命蔡河中適至王顧桓曰卿等所議可語政丞桓愧不能言
王促之再桓具以告河中曰王雖不命臣等議已有日況有
命敢不奉承退謂人曰君上請奴婢於臣庶古所未聞王嘗
通桓妻柳氏出桓爲江陵交州道都巡問使忠定初封漆原
府院君賜輸誠亮節宣力保理功臣號王嘗宴群臣桓詰政
房提調郭珦以受賂事囿不應桓攘臂毆珦左右止之不得
恭愍朝復爲贊成事尋判三司事賜輸忠協義同德翊贊功
臣號拜左政丞改門下侍中尋以罪流後召還封漆原侯改
封漆原伯復拜侍中賜推誠秉義同德燮理翊贊功臣號桓
本武人王命監春秋館事賜玉頂兒玉纓笠未幾罷辛禑三
年北元遣使授平章事六年復爲門下侍中尋以病辭不允
十二年卒年八十餘桓美鬚長大風儀秀偉歷事五朝三爲
首相家鉅富嘗乞告歸漆原歲大饑人相食散家財以賑之
取貧民稱貸契卷悉燒之時方久旱水湧桓田浸及人田大
熟慶尙之民稱之不已謚忠孝無子以孽女嫁南佐時佐時
封宜城君辛禑十三年卒

李成瑞

李成瑞雞林府人忠定朝拜密直副使恭愍即位陞同知司
事改尙書右僕射王遊紅賊南遷命爲楊廣道都巡問兼兵
馬使簽兵有功與王之變從崔瑩擊賊又有功俱策爲一等
又錄己亥擊走紅賊功爲一等陞贊成事尋以罪流于外明

年召還後如元賀正元授大尉監大卿王起正陵以雲巷寺爲願刹給寺僧米月三十石凡所供給無不至寺僧又詣都堂請給餉客之需宰樞重違其請議給轉輸都監米五十石

成瑞在告吏奉牒請署之成瑞嘆曰我年十三始仕二十九入宰府今五十一年歷己亥之旱辛丑之賊凶荒亂離其變極矣未聞有倉廩罄竭而俸祿不給也今殖祿不給而於雲卷僧惟其所欲請養居僧則與之請食役夫則與之又給餉客之費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國焉得不匱予備員宰相不可不言遂不署初成瑞爲元翰林學士承旨奇田龍妾爲

憲司劾免王召憲官還其劾狀封月城君辛禑五年卒謚恭簡妻朴氏初與辛旽通配徒役及成瑞卒又奔于鄭天鳳憲司鞫而竄之竟不悛恣行無忌

李壽山 恬

李壽山遂安郡人忠惠時拜密直副使賜推誠翊戴佐命功臣號封春城君恭愍元年趙日新將作亂忌壽山遣其黨欲害之壽山匿免後與蔡河中比拜僉議評理壽陞贊成事又爲行省郎中諸奇敗以黨流于外召封蓉春君出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定女眞疆域再遷三司右使判三司事加推忠保節翊戴佐理功臣號蒙古伶人梁濟率其徒詣都堂奏樂壽山曰有樂不可無歌乃呼漢女唱歌與諸相極歡判事許伌縞楮山府院君黃裳嬖妾惑之所爲錯亂壽山與諸宰相會殿庭言其狀相與笑噪聲徹御座王聞之曰李三司老矣評論女色今可休矣都元帥慶千興却德興兵凱還宰樞置酒慰之壽山被酒自擊檀板以板拍諸相以爲戲拍右侍中柳濯濯正色不言其輕率無儀類此爲辛旽所譖罷復職朝良恭讓立左常侍尹紹宗等上疏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堯舜所以致治也玄陵無嗣妥裀李仁任欲立辛禑大臣無敢有異議故判三司事壽山獨請立宗室身雖已沒忠義感人乞追加褒謚弔祭其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從之子恬

恬恭愍朝登第累遷判典儀寺事辛禑時歷禮儀典工判書陞密直副使改簽書密直司事恭讓時進知司事八關會重房不禮於密直司遂構隙交章相訟王皆留中不下恬心嘿之一日王宴群臣佞分乃罷將入內恬醉引王裾曰殿下不念定昌君時歟國事將日非矣何信賤兒而輕大臣乎遂脫帽投地曰願還王此帽以手壞之王怒蹴其帽厲聲曰恬使酒乃爾耶宦官姜仁富大譴軍金鼎卿執退之命下巡軍鞫之恬謂萬戶柳曼殊曰爾爲宰相負不孝不友之名臺省再論汝矣何鞫我歟敢諫非罪亦非使酒既而萬戶裴克廉等適高漢雨云牧邀盹于家使女行酒盹恍而淫焉遂以云牧爲腐揚上護軍漢雨大護軍承老復爲政堂文學承老嘗私妻弟生子詐稱遺弃兒養之承老妻恐事覺汚家辭不形言色者二十餘年雖親近未之知也監察大夫金漢貴執承老妻及弟訊之皆服流承老于中牟籍其家以妻弟爲承老所暴免之倭寇喬桐云牧與將軍李蒙古大追捕坐怯懦不戰槩巡軍云牧詭曰若不殲賊請受顯戮乃復遣之齎糧四千餘石以行議者料其無成果未獲一級有妖巫自提州來自上護軍權維盧殉大護軍洪恕洪原誠等于巡軍誅官又上疏請置於法我

太祖白王曰恬實有罪然其言出於狂直請貸其死王杖恬一百流合浦笞維等九人尋以恬爲慶尙道都節制使自此後入 本朝

李承老 云牧

李承老陜州人忠穆朝以密直掌銓注坐受賄貶守寧海恭愍時知密直司事遷政堂文學以事貶于泰安王還中使餞之未幾召還封江陽伯弟云牧與辛旽比隣其女有姿色已

稱天帝釋安言人禍福遠近奉之猶恐不及所至貨財山積至天壽寺曰吾入京年豐兵息國家大平若上不出迎我必昇天都人皆惑歸之如市云牧率騎卒與臺吏執巫斷其髮囚街衢獄杖而逐之官至典理判書以卒

黃裳

黃裳義昌縣人父石奇檜山君裳忠惠時授護軍恭愍初拜密直副使賜推忠翊贊功臣號陞知樞密院事王嘗召兩府曰閒卿等皆言應犬然乎侍中廉悌臣對曰臣素不好且未聞兩府有言之者王怒曰今四方兵起民生甚艱卿等何不愛國而縱犬應踩禾稼子裳慶千與元韻皆好應犬故慚赧再轉判樞密院事錄誅奇轍功爲一等御史臺劾裳通判密直辛貴妻康氏敗亂風俗請鞫之王愛裳勇驕且以有功只免官王避紅賊南幸裳從之爲交州江陵道都萬戶與安祐等收復京都策扈從收復功俱爲一等拜參知門下政事賜推忠奮義翊贊功臣號尋陞贊成事能封檜城府院君元以平紅賊功授奉訓大夫經正監丞復拜贊成事加賜推忠奮義輔理翊贊功臣號辛禑時與諸將屢禦倭有勞裳於父忌日娶元氏元氏亦以世家女夫死未期無媒嫁裳憲司劾之請杖流遠州禑不許止流元氏裳以善射聞於天下元順帝嘗親引其臂觀之卒謚恭靖子允瑞

池龍壽

池龍壽史失世系忠穆朝補顯陵直恭愍時從安祐等襲走紅賊又與祐等收復京城錄功俱一等授判典客寺事轉典工判書賜揆義宣力功臣號與安遇慶等却德與兵加賜推誠揆義宣力功臣號拜同知密直司事累遷僉議評理改知門下省事尋出爲西北面上元帥兼平壤尹初奇轍因帖木兒仕元爲平章元亡與遼瀋官吏平章金伯顏等據東寧府憾其父轍誅將欲寇邊王遣龍壽及西北面副元帥楊伯顏安州上萬戶林堅味與我太祖往擊之以侍中李仁任爲都統使屯安州師至義州令萬戶鄭元庇崔奕成金用珍等造浮橋於鴨綠江可並三四馬我

太祖與堅味先渡諸軍以次渡士卒爭橋有溺死者凡三日畢濟是夕雷雨暴作衆皆疑懼兵馬使李玖曰吉兆何疑諸將問其故玖曰龍之動必有雷雨今土元帥龍其名而渡江之日有雷雨戰勝之兆也衆心稍安師至螺匠塔去遼城二日程留輜重賫七日糧以行告諭遼瀋人曰遼瀋是吾國界民是吾民今舉義兵撫安之如有逃隱山寨者恐爲各枝軍馬所害即詣軍前告情使裨將洪仁桂崔公招等領輕騎三千進襲彼見我師少易之與戰大軍繼至城中望見落膽其將處明恃驍勇猶拒戰

太祖使李原景喻之曰殺汝甚易但欲活汝收用其速降不從原景曰汝不知我將之才汝若不降一矢洞貫矣猶不降

太祖故射拂其兜牟又使原景諭之不從

太祖又射其脚處明中箭退走既而復來欲戰又使原景諭之曰汝若不降則射汝面處明遂下馬叩頭而降有一人登城呼曰我輩聞大軍來皆欲降守將勒令拒戰若力攻城可取也城甚高峻矢下如雨又雜以木石我步兵冒矢石薄城急攻遂拔之賽因帖木兒遣房金伯顏是夕退師城東張榜諭納哈出也先不花等曰奇賽因帖木兒本國微臣昵近天庭過蒙殊恩位至一品義同休戚天子蒙塵于外義當左右先後效死勿去爾乃背恩忘義覬身東寧府以其父轍伏誅挾讐本國潛圖不軌年前國家遣兵追襲逃不血刃又不赴行在退保東寧城與平章金伯顏等結爲心腹松甫里法禿河阿尙介等處圖結軍馬又欲侵害本國罪在不原今舉義兵以問又與金伯顏等誘脅小民堅壁拒命哨馬前鋒生獲金伯顏外哈剌波豆德左不花高達魯花赤摠管頭目盡行勦捕賽因帖木兒又逃不首罪其所投各寨即捕獲飛報如有隱匿者鑑在東京又榜金復州等處曰本國與堯並立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賜之履西至于遼河世守疆域元朝一統盡降公主遼瀋地面以爲湯沐因設分省叔季失德天子蒙塵于外遼瀋頭目官等罔聞不赴又不修禮於本國即與本國罪人奇賽因帖木兒結爲腹心嘯聚虐民不忠之罪不可逭也今舉義兵以問賽因帖木兒等據東寧城恃强方命大軍所至玉石俱焚噬臍何及凡遼河以東本國疆內之民大小頭目等速自來朝共享爵祿如有不庭鑑在東京翼日師次城西十里是夜有赤氣射營燄如火日官盧乙俊曰異氣臨營移屯大吉時萬戶裴彥等擊高家奴于石城未還

欲留待以乙後言班師初城陷我軍火倉廩殆盡由是軍中乏食諸將請由直路龍壽不從欲觀兵循海邊還師士卒大飢殺牛馬而食軍不得成列衆皆尤之遂取徑而還恐有追兵野宿必令士卒各作溷厠馬厩納哈出果踵後行二日曰作厠與厩師行整齊不可襲也乃還三日師至松站鎮撫羅天瑞待殺數百石以餉之師遂以濟是役也風雪亟寒道途冰滑士馬多物故者金伯顔者其父本國僧也姦通濟院婢生伯顔仕本國爲郎將入元歷臺省至平章師還至安州伯顔有不遜言斬之

羅世

羅世本元人也恭愍朝與諸將擊走紅賊錄功爲二等累轉版圖判書爲喬桐萬戶倭入寇世逃還王怒命囚巡衙府辛禑初爲全羅道上元帥兼都安撫使倭五十餘艘來泊熊淵踰狄峴寇扶寧縣毀東津橋使我兵不得進世與邊安烈趙思敏等夜築橋分兵擊之賊步騎千餘登幸安山我兵四面攻之賊徒奔潰遂大破之尋判開城府事時倭寇江華世上書曰臣非有文章可以華國又非衣冠之後得處肉食之列常思効死以報萬一請提兵入江華擊走倭賊禑壯其志賜內廐馬二匹又賜十匹分與麾下世與思敏李元桂康永朴壽年等擊却之倭五十艘復寇江華殺府使金仁貴虜千餘人又寇水原世與元帥楊伯淵率戰艦五十艘擊走之世過江華境有一婦匿水濱指示一家曰賊諜入彼世疾趨圍而火之殺賊二十九人倭四十五艘寇信州釜津文化等縣世與元帥趙仁璧沈德符等擊之斬數級不克而退報于朝曰賊勢甚强我師疲弱難以制勝請遣軍助之倭又寇信州文化安岳鳳州世與德符梁伯益朴普老擊之敗績封延安君爲海道元帥倭寇延安府世與金海君金賢以戰艦五十餘艘往擊之又與庾擊倭于龍岡縣木串浦獲二艘盡殺之又與德符崔茂宣等領戰艦百艘追捕倭賊時賊五百艘入鎭浦口維舶分兵守之登岸散入州郡恣行焚掠屍蔽山野轉穀于其舶米弃地厚尺世等至鎭浦用茂宣所製火炮焚其船烟焰漲天賊守船者燒死殆盡赴海死者亦衆世等遣鎭撫獻捷禑喜賜鎭撫銀各五十兩百官陳賀及遠大設雜戲迎之賜世等金各五十兩裨將鄭龍尹松崔七夕等銀各五

十兩後拜門下評理倭寇丑山島禑命世往擊之世不即行禑怒繫廣州獄尋釋之

金先致

金先致得培之弟以郎將從全羅道都巡問使柳濬擊倭手殺數十人累轉戶部郎中恭愍時從都元帥李芚禦紅賊至西京賊勢甚盛芚欲令賊無資糧使先致焚府庫先致曰若焚府庫賊乏資猝入國中非計也芚怒責之安祐在傍徐曰先致言是芚從之賊平綠功爲一等圖形壁上賜土田臧獲選吏部侍郎出按楊廣道宰相欲壞南京宮室移營白岳先致將行奏曰前營南京人畜疲弊今復壞之恐百姓觖望王駭曰予實不知乃宰相自爲耳即命勿壞紅賊陷京從諸將收復官累密直副使出爲雞林府尹時强盜繫獄連坐者百餘人久未決先致辨理全活甚衆封尚城君賜推誠翊衛功臣號陞同知密直爲全羅道都巡問使辛禑初倭藤經光率其徒來聲言將入寇恐愒之因索粮朝議分處順天興陽等處官給資糧尋遣密直副使金世祐諭先致誘殺先致大具酒食欲因餉殺之謀洩經光率其衆浮海而去僅捕殺三人

全以道

全以道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即位東還授郎將錄侍從功爲一等除義成倉使王幸廣明寺飯僧以不能供億杖罷尋復職後以禮部侍郎爲慶尙道賑濟使還奏曰守令職在牧民苟非其人民必受病先王知其然守令必用登科士流今監務縣令皆出胥徒侵漁百端剝制生民敢望勸農桑修政教乎臣巡視義城縣有舊堤若加堰築雖暵旱可灌溉縣令不修築臣率旨已杖之願自今凡守令專用士流王然之卒不能用累轉判典農事王之南幸福州也以道扈從王命以道簽兵于洪州道又從諸將收復京城策扈從收復功皆賜錄券三善三介寇東北面以道爲知兵馬事從都指揮使韓方信禦之以道將兵六千守忽面忽面山谿險阻糧運不繼數請退守三關方信恐違朝旨不從三善三介逼忽面以道

望風走時德與兵已據宣州與東北界隔一嶺若踰嶺則忽面已在賊後故方信不責奔敗使守三關三善三介又逼三關以道不能守和州以北皆沒及三善三介退方信復使以道守忽面以道衙之以道性褊急每語人曰三善三介之深入主將退次故也吾欲爲國家死守忽面重違王將節度退守三關爲賊所乘監察司聞之欲按方信罪王召監察大夫崔宰諭方信無罪事寢

具榮儉

具榮儉初名貞綾城人居沔州性强狠喜殖貨官累典理判書營以私忿懷人廬舍肆侵暴繫行省獄對省官言又倨傲省官杖之恭愍朝封沔城君初康允忠訪宰臣趙頊堅與語頊堅妻張氏窺而美之及頊堅卒使婢請允忠允忠不應婢三反乃往通焉後復有醜聲允忠弃之榮儉初娶安珪之女生二子又娶金子章之女生二子五女會金氏亡張固邀榮儉私之因以爲夫榮儉與柳濯等征高郵張又多穢行榮儉還而絕之張怨之及奇轍等伏誅元顓譖榮儉與左使韓可貴不捕轍等支黨王命下二人巡軍張昇判事金成與安祐申青等又訴于王矯命斬之王知之遣人止之使者到巡軍已梟首于市矣遂籍其家尋許收二人屍還其財產張又通大護軍李仇祝爲御史臺所糾榮儉子偉與偉義

吳仁澤

吳仁澤恭愍朝從安祐等擊走紅賊錄功爲二等累遷上將軍又從祐等收復京城又與崔瑩討興王賊錄功俱一等賜於王擅機密號爲內相時國家連年興師帑藏匱竭德興兵又至有功者皆賞以官仁澤達祥首建議添設文武官遂典銓注赴征將士皆得超遷人樂從軍然請謁大盛賄賂公行工匠賤隸無不除授官爵大濫宰相有勳王南巡避難者王頗然之仁澤田紅賊之難南幸而能收復者以其彼實猾賊故人人懷憤雲合致死而殲之德興非紅賊比所過皆爲其民大怨一南都城以北誰從殿下者今日之策親征爲上議遂寢王召瑩柳濯慶千興曰吳仁澤金達祥濫典銓注遺弃賢良進用親姻不記功勞惟視賄賂工匠之賤布列中外傷和召災罔不由此予甚悼之當屏諸遠方以荅天意時仁澤

達祥方在都堂遣中使宣旨流仁澤于清風達祥于沃州國人大悅仁澤子前軍簿判書英柱三司判官英佐與其母卜於盲人石天祿曰崔瑩李龜壽何時見斥天祿曰不久矣言洩乃流英柱于杞溪英佐于川寧幷杖流天祿辛旽當國召拜知都僉義仁澤與千興等謀去旽事洩繫巡軍杖流尙州又杖流英佐于水原皆沒爲奴後仁澤聞旽必欲殺已與英柱英佐逃旽遣使楊廣全羅慶尙道搜捕又繫仁澤妻子判事玉天桂養仁澤少子旽疑與仁澤同謀繫巡軍栲掠殺之尋獲仁澤杖配思利城烽卒

金普

金普金海府人忠定朝拜知密直恭愍初轉僉議評理錄燕邸侍從功爲一等賜忠勤亮節匡輔功臣號提調義成德泉倉有倉奴附倉官欲納布受信州租稅普許之吏具牒詣糾正鄭暉請署暉問之吏曰欲省陸運價錢耳暉問信州去京遠近吏紿曰七八日程也暉乃署之後知爲吏欺收其牒倉官共疾之他日暉又見庫外別置米五碩詰之吏以羨餘爲解暉意倉官竊用告于臺普由是積不平訴暉於王繫巡軍尋釋之王遂罷義成德泉官及監檢糾正稱內房庫別設提舉以掌之未幾召臺官諭曰閒卿等以革倉官欲勦金普予將復置勿彈諸道按廉期滿皆遞有李資者曾附普按楊廣道至是又附普請勿遞普白王下旨曰今農月不可煩驛騎但遞江陵道存撫普妻兄金隨新除江陵存撫故也資仍按楊廣普適居母憂時人語曰李資此行爲金相賻喪也金鏞等忌普擅權謀斥之察訪崔淵希鏞意又惡資廉問資賄普物多少遣人勾取文書繫從吏逼令解去鏞恐普復職誘人上書請行三年喪矯旨下都評議司普因此久不復職既而封金寧府院君奇轍等伏誅普以黨與逮捕杖流加羅山辛旽用事引爲都僉議贊成事尋拜左侍中賜忠勤亮節同德輔理功臣號普屢毀旽於王旽譖普復罷之

邊光秀 李普

邊光秀恭愍時爲兵馬使國家以全羅軍須漕運阻倭不得通選東北界武士刷喬桐江華東西江戰艦八十餘艘命光秀及兵馬使李善分將往誰之至代島有內浦民被虜者逃來告曰賊伏兵伊作島不可輕進善不聽鼓譟先進賊以二

艘逆之佯退光秀等追之俄而賊五十餘艘圍之兵馬判官李分孫中郎將李和尙等先與戰盡爲賊所殺諸船兵望見喪魄投海死者十八九光秀善等觀望不戰而退戰卒大呼曰兵馬使何弃士卒而退耶願小駐爲國破賊光秀等終不登船有一卒中矢亦投水援舷不能上承遠引登船晝夜手櫂三日得到南陽府戰艦還者唯光秀善等船二十艘而已喬桐江華東西江哭聲相聞光秀等竟不坐國人恨之後辛旽潛光秀流三陟

鄭之祥

鄭之祥河東郡人因其妹往來于元值恭愍入侍隨從有勞及王即位驟遷至監察持平不諳事理爲全羅道按廉入境過勢家所使輒榜掠徇示諸郡一道寒心嗟思不花本國人也入元有寵於順帝其兄徐臣桂爲六宰弟應呂爲上護軍

依勢作威福國人畏之不花降香至本國所至縱暴存撫按廉多被辱罵莫敢違忤至全州之祥迎候恭謹不花待遇甚倨接伴使洪元哲有求於之祥之祥不聽元哲激怒不花曰之祥慢天使不花繫縛辱之之祥忿恚大叫紿州吏曰國家已誅諸奇不復事元命宰相金敬直爲元帥守鴨江此使者易制耳若等何畏而不我救將見爾州降爲小縣也邑吏呼噪而入解縛扶出之祥遂率衆執不花元哲等囚之奪不花所佩金牌馳還京過公州執應呂以鐵椎擊之數日而死之祥來白王王慙愕下巡軍命行省員外郎陣逮捕全州牧使崔英起及邑吏等又遣車蒲溫賚內醞慰不花還其牌元遣戶部侍郎御史中丞官至判事卒性殘酷凡戮死罪必遣之之祥婁寄居潭陽爲倭賊所害辛昌時子從爲典理佐郎上復讎策自請爲召募別監得兵百餘人隨朴葳擊對馬島後改渾

任君輔

任君輔豐州人恭愍初拜密直知申事與大護軍卓五十四

爭寵罷尋復職進密直副使宦者金伯顏帖木兒詐傳王旨以君輔爲內乘提調事覺杖伯顏帖木兒流君輔于泰安郡又以君輔逼留移配濟州牧子既而召還奇轍等伏誅追捕其黨君輔祝髮匿三角山捕獲杖于市辛旽始用事引君輔復拜密直副使遂與金蘭陸仁吉掌庶務于宮中寵幸無比陞知司事賜誠勤翊贊功臣號又陞判司事君輔雖因旽復相內懷慚愧嘗白王曰崔瑩李龜壽等皆癸卯定亂功臣將宥十世何罪貶黜且師傅本倚也雖國朝乏人豈可使賤僧爲政取笑天下王不聽君輔退謂人曰予以累葉衣冠幸蒙上恩承乏政府使無識僧得肆其姦後世其謂我何金普亦屢言於王旽譏普罷相欲幷斥君輔王曰普與君輔同時復進今復無故盡逐人謂我與卿進退太輕不如緩之自是君輔雖在政府不復與聞國事及鄭樞李存吾以論旽見逐君輔營救旽益嫉之會旽謂睦仁吉竄全州君輔言仁吉竄人不可以小失去旽因謂曰奇田龍之還燕君輔有密言王信之遂竄于驪興子巨敬

羅興儒

羅興儒羅州人骨貌輕儇善詼諧頗涉書史隱泉不第開塾舍以訓童蒙恭愍朝補中郎將爲影殿都監判官須鬢皓白

羅興儒羅州人骨貌輕儇善詼諧頗涉書史隱泉不第開塾舍以訓童蒙恭愍朝補中郎將爲影殿都監判官須鬢皓白以王命監造木蟠龍爲殿門飾遂以技巧稱陞司宰令遷司農少卿撰中原及本國地圖敍開闢以來帝王興廢疆理離合之迹曰好古博雅君子覽之智臆開一天地也遂進于王王見而嘉之與儒能言前代故事王愛幸常目爲老生朝夕在左右或命賦詩或戲語時賜御膳至手調羹予之與儒輒夸語於人爲所賦命題詩送史館曰老臣獲紆上知類太公之遇文王賜膳給札賦詩同太白之遇玄宗豈無乘周柱董狐之筆者乎其自飾要名類此憲司劾與儒盜用影殿之材免其官辛禑初判典客寺事上書請行成日本遂以通信使遣之自辛巳東征之後日本與我絕交好與儒初至疑諜者囚之有良柔者本我國僧也見與儒遂請釋之時與儒年僅六旬紿曰吾今百有五十矣倭人駢闐聚觀至有畫像作讖而贈之者

睦仁吉

陸仁吉泗州人恭愍入元宿衛仁吉以中郎將侍從及王即位錄功爲一等又錄誅奇轍功爲一等累遷兵部尙書王避
公主從兄哈剌不花第索之甚急哈剌不花訴于王王怒辛
吨恐仁吉白其兄詐乘王怒謂之竄全州後與吳仁澤謀除
吨事洩杖流淸州爲官奴籍其家起拜贊成事辛禑時仁吉
與李增李蔣爭田有隙欲中傷之及池奇伏誅仁吉誣構爲
奇黨繫巡軍獄尋釋之仁吉嘗在都堂揚言曰倭賊肆侵掠
吾輩在此飽食略不愧恥可謂有人乎仁任怒其言逼已乃
遣仁吉擊倭于全羅道六年大司憲禹玄寶等誣劾仁吉陰
畜異志削職遠流籍其家尋卒于貶所

金庾

金庾金海人恭愍朝與諸將平紅賊收復京都錄功爲二等
又策興王定亂功爲一等元之立德興也庾奉使在元國人
在元者皆從之庾執節不貳及還拜密直副使賜推誠翊祚
功臣號以旌之累遷知門下事辛禑時授判開城封金海君
轉門下評理乳媪張氏之獄起庾責崔瑩抗君瑩怒白禑杖
流合浦未幾釋之久之陞贊成事與李子庸洪尙載等奉使
如
京師先是我使入朝由遼東輒不達故令庾等航海而往海

道險惡不及期
帝責庾等稽緩且曰向者汝國殺朕使臣又弒汝君其權臣
爲誰殿加栲問庾以李仁任對
帝引庾于內誘之曰汝先國王無子朕所知今王誰之子庾
不之辨明日本國宦者崔安至興聖寺紿庾從者段得春曰
汝主所出庾昨已奏汝何諱耶得春曰庾言安奚得春退至
鍾山寧國寺以語譯者鄭連仁任家奴亦在行中聞之
帝流庾等于大理距天竺二千餘里明年放還且許通朝聘
庾等至禮賜酒勞之曰卿等奉使　天朝宜于絕域跋涉二
萬八千餘里三年乃得生還予甚憫焉各賜鞍馬仁任家奴
以所聞得春語告仁任仁任白禑令贊成事禹玄寶密直姜
淮伯鞫之流庾于淸州連于陜陽時人以爲庾之還多賚錦
綺紗羅不賂仁任故獲罪尙載在海被倭寇獲橐一空故免
於禍尋許庾從便十二年復下庾獄杖流順天府籍其家仁
任戒押行吏往還限五日庾遂死敬天驛

楊伯淵

楊伯淵性便捷喜容飾貪財好色恭愍朝累轉判閤門事奸
判密直辛貴妻康氏康氏贊成允成女也憲司劾之罷職禁
錮後爲上護軍從崔瑩定興王之亂策功一等驟遷密直副
使陞判司事出爲西北面元帥擊倭于宣州斬五十餘級又
從我
太祖擊東寧府辛禑初拜門下評理時有邊報潘王率叛賊
金義來伯淵爲安州上元帥與諸將往備之遂潛草賊吳連
李英寶崔奴介等聞我國兵悉赴禦倭北境單虛遂率百餘
人渡江入寇伯淵捕斬連等四十餘人擒奴介以獻時鴨綠
江北屢有賊鋌國家疑金義引胡兵來至是始知非潘王兵
乃草賊也尋進贊成事提調政房時倭寇充斥以韓邦彥金
用輝慶儀爲楊廣全羅慶尙道助戰元帥使伯淵督戰知密
直洪仁桂副之民間開伯淵等來語曰寧逢倭寇勿逢元帥
倭賊騎七百步二千寇晉州伯淵與慶尙道上元帥禹仁烈
都巡問使裴克廉邦彥用輝儀仁桂等戰于班城縣大破之
斬十三級餘黨悉竄山谷遣判事金南貴中郎將全五惇獻
捷禑喜賜南貴等白金各五十兩五惇辭以無功不受都堂
曰君賜不可辭五惇曰然則既爲吾物請納都堂時議多之

賜伯淵金五十兩羅絹鞍馬宮醞仁烈等六人銀各五十兩紗絹宮醞及還命兩府迎于天壽寺伯淵以功微賞重辭所賜金禑不聽曰賞猶未稱其功更命都堂宴慰之伯淵恃功頗驕矜李仁任林堅味等惡之嗾憲司劾伯淵潛通妻弟又奪前判事李仁壽妾又夜還數十騎圍故密直成大庸母家強奸大庸側室爲尼守節者遂削職流陜州是夕宦者林甫韓軫矯旨召還使者爲巡綽官所捕瑩白禑曰上護軍全天吉嘗語臣云伯淵謀害兩侍中欲自爲首相請按治黨與禑命瑩朴普老李元紘張夏梁伯益都興等與臺省典法會巡都巡問使倭寇長與府湧奇道卓思清與戰于會寧縣擒斬九人遷知密直司事又爲全羅道元帥禑責湧奇不能禦倭杖其都鎮撫尋進密直使罷起爲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倭寇潘南縣湧奇與元帥李乙珍進戰却之獲一艘焚之斬九級賊投水死者亦多後以門下評理爲全羅道都元帥尋改本道都巡問使擊倭斬八級以獻又與倭戰于應嶺驛力戰中矢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擢門下贊成事賜中興功臣錄券封忠義

市等鞫之辭連洪仲宣遭版圖判書表德麟典法判書柳蕃殺伯淵仲宣于流所又殺濤季淵軫南貴琳甫淑卿枭首于市幷籍伯淵仲宣濤軫家沒子女爲奴婢杖石璘承順曼殊毅貴希甫有差配戍卒子淵仲淵廉得蔭放歸田里天吉斃獄中用輝伯淵之妻兄也嘗與伯淵爭田民有隙瑩等以爲必不與謀釋不問瑩之斷此獄刑戮過重時人冤之

池湧奇

池湧奇忠州人恭愍朝累除三司右尹辛禑初轉禮儀判書拜密直副使陞同知司事賜輸誠奮義功臣號出爲全羅道都巡問使倭寇潘南縣湧奇與元帥李乙珍進戰却之獲一艘焚之帥倭寇潘南縣湧奇與元帥李乙珍進戰却之獲一艘焚之斬九級賊投水死者亦多後以門下評理爲全羅道都元帥尋改本道都巡問使擊倭斬八級以獻又與倭戰于應嶺驛力戰中矢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擢門下贊成事賜中興功臣錄券封忠義

君敎曰卿以英邁之資雄偉之器常懷郭李之忠實兼關張之勇撫軍則有拊循之效臨陣則有敵愾之功自玄陵賓天姦猾用事禍昌父子貪線竊位濁亂紀綱傷敗彝倫九廟震驚卿與侍中

李太祖謚諒 奮不顧身決義定策以子於王氏最親俾承正統既墜之緒得以復續已絕之祀得以血食其視平勃之安劉漢狄張之復李唐爲有光焉嘗命有司崇爵以封祖考立閣以圖形像嫡長襲忠義之號支庶蒙永世之宥錫之土田兼及臧獲尙慮功鉅賞微不足勸後今賜卿銀錠馬匹綃帛俄判三司事蔡初之獄起憲司以湧奇爲金宗衍黨劾流三陟井邑民王仲明子益富湧奇妻族也出入湧奇家自謂忠宣王孽曾孫定陽君瑤知之以告遂捕之大司憲金士衡等言池湧奇與於功臣之列誠宜盡忠輔佐反以妻之再從兄弟王益富爲忠宣王曾孫陰養於家不忠莫甚願殿下族益富收湧奇告身及功臣錄券明正其罪於是下司平府鞫之絞益富與弟得富及其族十三人幸僧神照素善湧奇密白王曰拔立之功專在湧奇王信之右湧奇甚力只收告身功券郎舍陳義貴等又言池湧奇本系庸人寵遇既極願乃懷姦挾詐潛通宗衍反逆之謀以忠烈王賤妾之後王益富謂之宗孫將欲倚賴覬覦非分情見事白今只收職牒願斷以大義明正典刑王曰湧奇雖姦詐不忠然已於祖眞前盟以宥及永世不忍加誅義貴等復上疏極論憲司又言湧奇以王氏除孽潛匿家中愛養尊奉中興之初稍有不道之言殿下即位之後又不首告安知乘時竊發哉以爲君而逞其不軌之謀也王召鄭夢周趙浚議命杖百遠流籍家產四年許外方從便尋卒于貶所子有容

河乙沚

河乙沚晉州人忠惠朝擢第一人及第恭愍時爲江華萬戶倭舶集東西江寇陽川遂至漢陽府燒廬舍殺掠人民王責乙沚及漢陽尹辛廉不能禦並杖配烽卒辛禑初爲全羅道元帥乘都安撫使乙沚無才行又有盜盆之詩賂權貴得任圖寄士林鄙之乙沚捕倭一艘禑賜衣酒時乙沚簽軍於定額外又簽煙戶軍及別軍民頗失業體覆使郭璇還奏之即罷新簽二軍柳濕代乙沚爲元帥未至乙沚輒歸晉州田莊

倭賊二十餘艘乘開來寇羅州焚兵船又燒營舍民戶大肆剽掠禑怒命繫致乙沚于巡衙府杖百流河東縣尋釋之起與有功士卒爭死戰然賊倍於我故不能敵請濟師禑遣我太祖及三司右使金得齊知密直李琳密直副使柳曼殊爲助戰元帥仁烈與賊戰于太山新驛賊退仁烈夜遣精騎五百擊賊于沙弗郎松旨賊潰爭舟墜水中矢者亦多我太祖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銳戰無不克故州郡望若雲霓遝卒言賊船隱見海島不知多少我太祖行未至人心惕懼仁烈飛報繼至太祖幷日而行迫賊于智異山下相距二百許步有一賊背立負身手叩其臂示無畏以辱之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驚懼氣奪即大破之賊衆狼狽登山臨絕崖露及垂槀如蝟毛官軍不得上太祖遣裨將率衆攻之裨將還白巖高峻馬不得上太祖叱之又使恭靖王分麾下勇士與之偕行恭靖王還白亦如裨將言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見之乃謂麾下士曰我馬先登則汝

獲馬六十餘匹我軍死傷亦多仁烈每戰獲賊馬兵仗輒分與有功士卒爭死戰然賊倍於我故不能敵請濟師禑遣我太祖及三司右使金得齊知密直李琳密直副使柳曼殊爲助戰元帥仁烈與賊戰于太山新驛賊退仁烈夜遣精騎五百擊賊于沙弗郎松旨賊潰爭舟墜水中矢者亦多我太祖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銳戰無不克故州郡望若雲霓遝卒言賊船隱見海島不知多少我太祖行未至人心惕懼仁烈飛報繼至太祖幷日而行迫賊于智異山下相距二百許步有一賊背立負身手叩其臂示無畏以辱之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驚懼氣奪即大破之賊衆狼狽登山臨絕崖露及垂槀如蝟毛官軍不得上太祖遣裨將率衆攻之裨將還白巖高峻馬不得上太祖叱之又使恭靖王分麾下勇士與之偕行恭靖王還白亦如裨將言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見之乃謂麾下士曰我馬先登則汝

禹仁烈

禹仁烈丹陽人恭愍朝累遷判繕工寺事辛禑時拜應揚軍上護軍出爲慶尙道元帥兼合浦都巡問使倭人寇仁烈飛報偵卒言賊自對馬島截海而來帆檣相望已遣兵分守要害然賊勢方張防戍處多以一道兵分軍而戍勢甚孤弱請遣助戍元帥時江華之賊逼近京都備禦不暇雖得此報罔知所爲倭寇蔚州仁烈擊之斬九級又寇密陽仁烈與戰敗績典客副令崔方雨等數人死賊至靈山據險自固仁烈及副元帥裵克廉進擊不利又戰于栗浦斬賊將又斬十餘級

等要當隨之遂鞭馬互馳觀其地勢即拔劒用刀背打馬時日方中劒光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或推或拳而隨之於是奮擊之賊墜崖死者大半遂擊餘賊殲焉未幾仁烈以病辭又出爲慶尙楊廣全羅三道都體察使與倭戰中矢力戰破之遣人獻捷禑賜酒及鞍馬尋知門下出爲慶尙道上元帥兼都巡問使倭寇合浦仁烈與戰却之斬四級仁烈中流矢我軍死傷者八十餘人禑又賜衣酒倭寇蔚州清道密陽慈仁彦陽等地仁烈與克廉河乙沚吳彦戰于蔚州斬十級獲船七艘賊入蔚州刈禾爲糧侵及機張仁烈募兵夜戰于東萊斬七級又與克廉朴修敬彦擊倭于泗州大破之殺獲百四十餘人禑遣典理判書鄭南晉賜仁烈等諸將酒是戰也有韓加勿者力戰斬五級遂沒於陣都堂賻其妻子米十五碩布百五十匹倭又寇班城縣登碓山頂樹柵自保仁烈與修敬彦合圍攻之斬三十四級進贊成事商議恭讓即位金佇獄起辭連仁烈臺諫疏論請置極刑王不允但免官尋以仁烈爲雞林府尹命趣之官仁烈曰臺諫交章劾臣請竄臣一方以保餘生王曰若自求貶黜是實其罪也臺諫交章論劾不已乃流清風郡又辭連彝初繫獄竟釋之自此以後入

本朝

文達漢

文達漢平章事克謙六世孫也辛禑時授大護軍累遷同知密直司事賜推誠翊祚功臣號進知門下事轉評理出爲楊廣慶尙道都體察使禑命之曰往察將帥勤怠士卒強弱其有逗遛不進者元帥則囚以待命餘皆直斷時倭賊千餘人陷沃州保寧等縣遂入開泰寺據雞龍山達漢與王安德都興進攻之賊棄馬登山公州牧使崔有慶判官宋子浩與戰于仇岾子浩敗死達漢又與安德與金斯革安慶朴蓂年等戰于公州盤龍寺斬八級後禑如元中浦至一水渚水方漲莫測淺深禑躍馬欲濟達漢曰水之淺深未可知也豈宜遽入俄有一人渡而射獸禑望見大怒曰若果水深彼人飛渡耶文評理其誑我乎即令達漢歸第禁其出入尋削職久之崔瑩使密直副使崔鄂白禑曰達漢以忠直忤旨在家鬱悒乞許出入禑許之瑩在政房復達漢職禑見達漢名曰纔者鄂使金寶請宥達漢今已得免乎取筆勾去又削鄂實職遂

下鄆實巡軍尋起達漢拜評理加賜推忠翊戴輔祚功臣號
陞贊成事憲司劾達漢憑籍外戚縱肆貪婪流合浦都堂乞
置近地移鐵原尋拜三司右使恭讓即位臺諫交章以爲達
漢以李琳妹壻居中用事恣行不義琳之族屬皆已流竄而
達漢獨在鞫下請收告身斥黜乃流于外四年封順平君卒
子繼宗孝宗

金湊

金湊樂安郡人登第恭愍朝累遷成均直講諫官鄭樞等上
書論辛旽王怒下獄鞫之辭連湊杖流于卿尋宥許從便拜
秘書監丞辛禑時除司憲執義累轉知申事遷密直提學恭
讓初進門下評理兼大司憲與同僚上書曰孟子曰天時不
如地利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
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彼衆我寡戰於平原曠野
則勝敗存亡在於呼吸若堅壁固守則雖四面圍之曠日持
久而不能下庚寅以來倭奴肆虐侵陵郡邑剽掠人民郡縣
無城堡難以固守望風奔潰使賊如入無人之境以致四十
年生民之患自修築城堡之後倭寇不能侵掠生民免於俘
獲此目前之明效也夫人之一身腹心爲重而肢體次之以
一國言之則都城腹心也郡縣肢體也肢體雖完而腹心苟
虛則受病無日矣今郡縣雖有城郭而都城頹圮非所以爲
社稷長遠之計也乞於農隙集諸道丁夫更廣內城舊基修
築之王納之復上疏曰頃陳修城之策即賜俞允然只仍羅
城舊基陝隘太甚徒勞無益萬有一朝不虞之變則王畿之
民不知所止流移四散必矣願命攸司因舊基廣之今者諸
郡民聞殿下修城之令受國廩至京都者亦多竊聞有還放
之議是則失信於民也乞督攸司及期修築且停中外土木
之役以專其事王以役巨命待後年又言世子朝見之時侍
御僕從當用正人司僕副正邊伐介冑僞朝多行不義再被
竄逐中興之後全軀足矣又求爲內乘官從世子入朝請奪
告身明正其罪命削內乘職又論漢陽府尹柳爰廷婿子自
娶以亂風俗之罪流之然湊亦不能齊家妻女皆有醜聲自
此以後入　本朝

崔雲海

崔雲海字浩甫通川郡人父祿謹軍有功於高鄆之戰恭愍

王追念其功授雲海忠勇衛散員累轉典工摠郎辛禑時出
爲忠州兵馬使斬倭六級獲兵仗以獻又爲順興榮州等處
助戰兵馬使兼慶尙道兵船都管領事屢擊倭必捷遂除順
興府使賜馬綵帛兵器道之時倭賊據客館侵掠無虛日雲
海日與戰獲牛馬財貨輒與士卒及州民又於一處聚境內
人民作粥賑恤民不餓死咸稱嘉之賊退超授典法判書倭
寇原忠丹陽提川雲海爲助戰都兵馬使屢戰獲首級以獻
賜馬綵帛授忠州牧使倭寇全羅道移全州牧使尋拜密直
副使賜忠勤佐命功臣號又爲楊廣道廣州等處節制使兼
判廣州牧事擊倭于新昌走之雲海妻權氏性妬悍在廣州
妬傷雲海面裂其衣折良弓拔劒刺馬擊犬斃又追雲海欲
擊之雲海走免即去之然猶未絕嫁永興君環門下府牒憲
司鞫之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二十七

高麗史一百二十五

憲奉大夫判書雲觀殿大提舉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奉
敎修

李穡

李穡字顯叔賛成事穀之子生而聰慧異常讀書輒誦年十
四中成均試已有聲穀仕元爲中瑞司典簿穡以朝官子補
國子監生員在學三年穀在本國卒自元奔喪恭愍元年穡
服中上書曰草土臣穡言臣聞當國家無事之時公卿之言
輕於鴻毛及國家有事之後匹夫之言重於太山臣以匹夫
之賤冒進敢言狂妄之罪宜在不宥然涓埃之微高深所賚
葵藿之言聖人所取儻蒙殿下曲賜採擇宗廟幸甚社稷幸
甚臣聞經界之正井地之均治人之先務也洪惟我祖宗創
垂之制持守之規無所不至四百餘年末流之弊豈盡無有
而田制尤甚經界不正豪强兼幷鵲之巢而鳩之居者皆是
也有司雖以公文朱筆先後定其賚主甲若有力乙便無理

而況公文朱筆又多魚目混珍者乎然此受田之家皆王之
臣陳力之餘所以代耕彼雖失之此乃得之是猶楚人失弓
楚人得弓猶之可也至於民之所天者唯在於田數畝之田
終歲勤動父母妻子之養猶且未贍而收租者已至若其田
之主一則幸矣或有三四家者或有七八家者苟力焉而相
牟勢焉而相敵孰肯讓哉以是供其租而不足則又稱貸而
益之於何而養其父母於何而育其妻子民之窮困職此之
由詩不云乎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殿下即位之初首以田制
爲務繼降宥旨拳拳於此深謀遠慮出自聖心猗歟偉哉愚
以爲談魚不如結網膠柱何能調瑟不更其法難去其弊乞
以甲寅柱案爲主參以公文朱筆爭奪者因而正之新墾者
從而量之稅新墾之地減濫賜之田則國入增正爭奪之田
安耕種之民則人心悅人心之悅國入之增爲理之君所大
欲也殿下何憚而不爲或曰富人之田難以頃奪積年之弊
難以遽革此則庸君所行非所望於殿下也若其施爲之方
潤色之事輔相大臣必有運籌者矣豈新進小生所能妄議
然其行與不行唯在殿下誠與不誠耳近年倭寇侵軼至貽
聖上宵旰之憂世臣老德相與謀猷其所以處之之方俱得
其要然臣以父憂居濱海之地謀於野者熟矣今之爲計不
過有二曰陸守曰海戰車不可濟川舟不可行陸人性亦猶
是也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今夫平居之
民不習水故足未蹈船而精神已昏一遇風波則左顛右倒
相與枕籍乎舟中之不暇欲其坐作進退以與敵人賈勇難
矣臣以爲陸守則發平居之民利其器械屯其要害盛軍容
謹烽火以眩倭人之目此則按廉郡守足任之都巡問使何
所用之折辱守令賚費供億如是而已海戰之術則臣以爲
追捕使領之常在船上則州郡得便盜賊可敗矣二者禦寇
之要道也蓋陸守而不海戰則彼以我爲蔑其來未可量也
海戰而不陸守則彼或出其不意而其害有不小矣故陸守

所以固我也海戰所以威彼也如此則不兩得乎文武不可
偏廢文經武緯天地之道也唐虞三代遐哉邈乎且以兩漢
言之高祖之與楚角也有如蕭何者運籌而無汗馬之功此
文也有如韓信者分兵而有攻戰之勞此武也光武中興之
時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則其文武並用經緯俱張而爲後世
之不可及也由是觀之雖當戰鬪之時不廢講論之道況當
昇平之時可忘戰守之備乎是以先王知其然立官設職崇
文重武未嘗舉此而遺彼焉我國家熙洽漸磨加以東漸昇
平百年民不知兵萬戶之府係皇朝所立既是虛額諸衛之
職爲嵩梁所占又且無軍以今准古雖曰重武而無用武之
實矣近以倭賊中外騷然幾不土著又聞中原之民頗染賊
腥尙賴皇天眷順我元之深意吾皇涵養生民之洪恩今且
宴安不至顚沛然居安思危則雖滿不溢思患預防何蔓難
圖苟或因循一朝有緩急將何以備之乎楚國失猿禍延林
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可安然坐視乎況我國東有日本
北有女眞南通江浙之船止有朝天之路西走燕山倭賊之
來既已倉皇失措至請甲兵江浙之賊萬一帆船而來女眞
之人萬一南塵其騎則荷耒之民其遽爲干城之卒歟若變
起倉卒人皆踣躓無以衛社稷扶君王矣每慮及此竊自寒
心臣願設武擧之科令充諸衛之士試以武勇而習其藝賜
以爵祿而作其氣國足精兵人樂爲用庶幾無他日噬臍之
患矣昔賈誼當文帝無事之時大息痛哭況今薪火已然猶
寢其上乎寧使微臣獲妖言之罪不使聖朝有無備之譏臣
之願也孔子之道大以遠非臣所能贊揚古今崇奉廟學規
模亦非臣之所能悉論國家內立成均十二徒東西學堂外
薄州郡亦各有學規模宏遠節目縝密觀祖宗之意所以崇
重儒道者深且切矣蓋國學乃風化之源人材是政教之本
不有以培之其本未必固不有以濬之其源未必清古之帝
王有令名於天下者亦致意於斯耳殿下以生知之資夙慕
聖人之道痛學校之廢遂下修葺之令非惟吾儒之幸實生
民之福也然其朋徒解散齋舍傾頹有由然矣臣請言之古
之學者將以作聖今之學者將以干祿誦詩說書嗜道未深
而繁華之戰已勝彫章琢句用心大過而誠正之功安在或
變而之他誇其投筆或老而無成嘆其誤身其中英邁傑出

爲儒之宗匠爲國之柱石者幾何人哉詩云愷悌君子何不作人作人之妙實在王化士流之弊如此則在上之人庸得辭其責乎又況登仕者不必及第及第者不必由國學孰肯弃捷徑而趨岐途哉朋徒解散齋舍傾頹良以此夫臣伏乞明降條制外而鄉校內而學堂考其材而陞諸十二徒十二徒又摠而考之陞之成均限以日月程其德藝貢之禮部中者依例與官不中者亦給出身之階除在官而求舉者其餘非國學生不得與試則昔之招不來者今則麾不去矣臣將見人才輩出殿下用之不竭矣佛氏入中國王公士庶尊而事之自漢迄今日新月盛肆我太祖化家爲國佛刹民居參伍錯綜中世以降其徒益繁五敎兩宗爲利之窟川傍山曲無處非寺不惟浮屠之徒浸以卑陋亦是國家之民多於遊食識者每痛心焉佛大聖人也好惡必與人同安知已逝之靈不恥其徒之如此也哉臣伏乞明降條禁已爲僧者亦與度牒而無度牒者即充軍伍新創之寺並令撤去而不撤者即罪守令庶使良民不盡死緇臣聞殿下奉事之誠尤篤於列聖其所以祈永國祚者甚盛甚休然以臣之愚竊惟佛者

至聖至公奉之極美不以爲喜待之寔薄不以爲怒況其經中分明有說布施功德不及持經聽政之餘暫神之暇注目方等留心頓法無所不可但爲上者人所則效虛費者財所耗竭防微杜漸不可不愼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臣願於佛亦宜如此臣亦知逆鱗必至於碎首但恐濫觴或至於滔天故冒萬死不惜一言臣又復思惟盛衰相因理之必然我國家再世幼冲陪臣執權紀綱失墜人思其治殿下以聰明寬毅可以有爲之資當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時宜汲於用賢矣未見東帛戔戔宜急於聽政矣而未見庭燎晰晰賢能豈盡登庸姦邪豈盡屏退未聞一政之行徒殃百姓之望如此而望其治成是猶却步而圖前南轅而適燕臣甚爲殿下恥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修心之要出治之方無過於此惟殿下留心焉二年擢魁科授肅雍府丞中征東省鄉試第一名充書狀官如元應擧明年赴廷試讀卷官參知政事杜秉彝翰林承旨歐陽玄見穡對策大加稱賞遂擢第二甲第二名勑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還國王授典理正郎藝文應敎四年陞內書舍人

又如元禮任翰林院檜經歷五年以母老弃官東歸上書言時政八事其一罷政房復吏兵部選也王嘉納遂以穡爲吏部侍郎兼兵部郎中以掌文武之選六年試國子祭酒遷右諫議大夫請行三年喪從之七年以言事忤權貴一時諫官皆左遷擬穡尚州其夜命以穡爲樞密院右副承宣翰林學士謂宰相曰李穡才德出衆非他人比用舍不如此無以伏人心自是參掌機密凡七年十年紅賊陷京王南幸扈從錄功爲一等十一年王聽佛護寺僧言賜田會穡奉御寶印監試榜王遣宦官命幷印賜僧牌穡白曰此事宜議諸大臣不可輕易王怒甚穡恐即印牌王怒猶未解命停印榜知都僉議柳淑諫曰僧以非理干黷聖政穡爭之誠是殿下聽非理而罪爭臣於理何王怒稍霽乃印榜穡上箋辭職曰臨事徑情反激怒雷霆之下撫躬對影若難容天地之間王不允十二年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儒學提擧本國授密直提學同知春秋館事陽端誠保理功臣號自是與國政雖在罷閑有大政則必就問焉十四年簽書密直司事十六年重營成均館以穡判開城府事兼成均大司成增置生員擇經術之士金

九容鄭夢周朴尙衷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敎官先是館生不過數十穡更定學式每日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講畢相與論難忘倦於是學者坌集相與觀感程朱性理之學始興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十七年侍中柳濯等上書諫馬岩影殿之役王大怒下濯等獄使穡鞫之王欲以事誅濯命穡制諭衆文穡請濯罪名王曰久爲首相多行不義致天大旱一也奪演福寺田二也公主之薨三日闕祭三也其葬降用永和公主之例四也不忠不義孰大於此穡曰此皆既往事也近日濯等請寢影殿之役雖以四事歸罪國人皆以爲上書之故且此四事皆非可殺之罪願更思之王益怒趣益急穡伏俯曰臣寧得罪安敢爲文以成其罪且上書之事非獨濯領都僉議亦知之矣時辛旽爲領都僉議方在王側不得已乃曰老夫亦知之但以上怒不敢告耳王命侍中李春富封御寶春富俛伏不敢進旽曰宜令言者封之乃命穡穡恐王益怒乃封之書曰臣穡謹封王曰以予否德不從予言持此去求有德者事之我太祖初豈王孫哉予避位矣乃移御定妃宮不許進膳翼日旽欲解王怒啓王下穡獄

使贊成事李仁任知都僉議柳淵訊之坐以不從王命穡曰
臣自布衣謬蒙上知不有戰功不經吏職但以文墨小才曝
至宰相上恩深重國報無由嘗謂苟可以有益上德者不惜
身命力言之以報萬一今柳侍中作纍紲穡爲問事官而敢
盡言者欲王動心省悟不濫殺大臣也因泣曰穡之泣非爲
見恤於獄官非敢望達於上聰又非畏死也但恐因此一失
主上之名不美於天下後世也仁任等以聞王遂感悟放還
等命穡曰沐浴而朝予將與之言明日穡進謝王曰毋嫌前
怒宜更盡心十八年改三司右使二十年拜政堂文學加文
忠保節贊化功臣號我
太祖爲知門下府事王謂近臣曰近日物議何如對曰皆言
國家得人王笑曰文武皆用第一流以爲宰相誰敢議之王
每召見穡及李仁復必令左右洒掃焚香幸僧神照白王曰
君見臣何必致敬如此王曰爾何知此二公道德非庸儒且
穡學問含肌膚而得骨髓雖中國亦罕比烏敢慢哉尋丁母
憂起復仍舊職二十二年辭免封韓山君辛禑三年加推忠
保節同德贊化功臣號禑以穡爲師傅穡追父穀志成大藏
經禑聞之命知申事盧嵩降香八年判三司事稱病不視事
明年復封韓山君尋復判三司事十年以病辭進封韓山府
院君
帝遣張溥周倬等來溥等至境問穡安否禑以穡稱爲判三
司事出迎誥命十一年上書乞退禑不聽尋檢校門下侍中
十二年知貢舉以舊例享禑于花園禑以師傅敬重之親執
手引入欲對榻坐穡固辭禑親牽內厩馬賜之命作詩穡書
云聖主開興運愚臣荷異恩科場命分桂皇食特雞尊當面
山光滴臨身日色溫經筵參小技茂渥似乾坤是試穡嚴立
禁防舉子年未滿二十不許赴試判門下府事曹敏修子赴
試不中同知貢舉廉興邦欲取之力請於穡穡不聽十三年
禑修西普通塔命穡作記其略曰我太祖創業垂統弘揚佛
法以保子孫者非前世帝王之所可及先王能體太祖之心
歸崇三寶今殿下修塔如此殿下之心上合於太祖又可知
矣嗚呼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將不在於今日乎識者譏其諂
主佞佛一日穡稱病不出曰侍中李成林生長矮屋及爲宰
相廣占田民一時並起三第左使廉興邦亦以取歛爲事誤

國家者必此二人也十四年我
太祖回軍欲擇立宗室曹敏修謀立昌以穡爲時名儒欲藉
其言密問於穡穡亦欲立昌乃曰當立前王之子遂立昌昌
起穡拜門下侍中賜推忠保節同德贊化輔理號賜馬一匹
王大妃亦遣宦官饋酒果自恭愍薨
帝每徵執政大臣入朝皆畏懼不敢行及穡爲相曰今國家
有聲非王及執政親朝無以辨之王幼不能行是老臣之責
也即自請入朝我
太祖稱之曰慷慨哉是翁昌及國人皆以穡老且病固止之
穡曰臣以布衣位至極品常欲以死報之今得死所矣設死
道路以屍將命苟得達國命於
天子雖死猶生遂與李崇仁金士安如京師賀正且請王官
監國穡以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恐其未還乃有變請一子從行
太祖以我
太宗爲書狀官及入朝道有一官人語穡曰汝國崔瑩將精
兵十萬
李太祖諱執之易如捕蠅汝國之民
李太祖諱諱岡極之德何以報之
帝素聞穡名引見數四禮待甚厚從容賜語曰汝在元朝爲
翰林應解漢語穡乃以漢語遜對曰請親朝
帝未曉曰說甚麼禮部官傳奏之穡久不入朝語頗艱澁
帝笑曰汝之漢語正似納哈出回至渤海與二客船同行及
半洋山颶風大作二客船皆沒我
太宗所乘船亦幾不救人皆驚懼顛仆
太宗神色自若穡還語人曰今
皇帝心無所主之主也我意
帝必問此事則
帝不之問
帝之所問皆非我意也時論識之曰
大聖人度量俗儒可得而議乎時田制大壞我
太祖與大司憲趙浚欲革私田都評議使司議田制穡以爲
不可輕改舊法持其議不從穡謁禑于黃驪府未幾乞解職
舉李琳自代昌以穡爲判門下府事穡嘗與洪永通李茂方

等設白蓮會於南神寺佛者以穡藉口益肆其說又久與文
衡以其子種學再掌試種學素不能文士林頗譏穡私其子
昌將親朝穡曰遼野寒甚宜早行既而昌母李氏憫昌年幼
言於都堂寢其行昌命穡琳及我　㫜
太祖劻履上殿贊拜不名各賜銀五十兩彩段十匹馬一匹
下敎奬諭初崇仁副穡赴京至是崇仁以買賣事被劾流竄
穡不自安上牋乞退昌不聽命中官賜酒慰諭猶不出昌趣
令視事又命贊成事禹仁烈賜酒于第穡又上牋辭昌不聽
蓋穡嘗愛崇仁文章其再上牋意欲救之也穡遂歸長湍別
業昌遣中使李匡存問又遣知申事李行賜酒敦諭請還穡
不起恭讓即位穡自長湍還詣闕賀王召入內下床而待乃
曰平生閑遊不意今日得此也願卿補之復以爲判門下府
事王親禡大廟告即位將事之夕有司請撤禡毋神主穡曰
此事未保其終姑徐之左司議吳思忠門下舍人趙璞等上
疏曰判門下李穡事我玄陵以儒宗位輔相及玄陵薨無嗣
權臣李仁任自欲擅權貪立幼主而穡助議立禡諸將回軍
議立王氏之際大將曹敏修以仁任姻親欲立子昌以繼其
邪謀問計於穡穡亦嘗以昌爲心遂定議立之其子種學宣
言於外咸曰群臣議立宗室卒立世子吾父之力也穡之回
自京師也與李崇仁金士安等相期禡於驪興而穡先期
獨見其獨見之際所言公歟私歟是未可知也及
天子有命曰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非三韓世守之良謀忠
臣義士議復立王氏以遵
天子之命而賊臣邊安烈欲立奇功以要富貴與穡及禡舅
李琳及金佇鄭得厚等謀迎辛禡以沮復立王氏之議若以
爲既已十五年委質爲臣而不可復有他心則何負於五百
年之王氏而忠於十五年之辛氏哉穡世仕王氏受恭愍罔
極之恩附仁任則立辛禡而絕王氏諸將議立王氏則附敏
修黜禡而立昌忠臣義士議復王氏則附安烈黜昌而迎禡
修黜禡而立昌忠臣義士議復王氏則附安烈黜昌而迎禡
其在禡昌亦爲反側之臣矣然此不足論也世爲王氏之臣
諂附賊臣使王氏之宗祀永絕其爲罪惡天地宗社之所不
容也嗚呼王莽簒漢成於張禹者非禹與其謀而效其力也
但以禹爲儒宗素有重望者而附於莽則莽無所忌憚國人
亦且信從而不附於莽者反爲罪人然不能自解於朱雲之

請斬不能自逃於後世之公論穡附禡昌爲國人倡罪反有
重於禹也且穡爲仁任所重保其富貴而仁任與其黨堅味
興邦忝行貪欲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奪占田民怨積罪盈卒
致敗亡而穡不言其非爲禡帥傅屢受賞賜乳臭子弟咸擢
高科布列要職見禡肆其暴虐殺戮無辜而穡不正其過見
禡妄興師旅將犯上國之境以基東方無窮之禍而穡又不
言之國家以私田瘠公家而害民生興辭訟而毀風俗議欲
革之以正田法而穡爲上相固執不可使其子種學揚言於
人以倡巨室怨謗之端李琳貪墨孱劣國人所知穡又欲納
交外成以圖保全薦琳自代又以儒宗佞佛印成藏經舉國
爭効惟恐不及以誤風俗使子弟言於人曰非吾父意追祖
毅之志耳是則陷父於異端而不之恤也又以奉昌朝見迎
立辛禡之計未遂托李崇仁被劾歸于長湍覬望事變及殿
下即位公然而來受判門下之職立於百官之上丁無怍色
曲學阿世飾詐釣名請下攸司論穡父子及敏修之罪以戒
後世爲人臣而不忠者王命罷穡種學奪敏修告身思忠等
復上疏論劾流穡于長湍種學于順天遣斜正田時夠敏修

于昌寧時欲以敏修立昌之謀出於穡取辭敏修不服曰立
昌之罪予固獨當穡實無與焉累日逼之乃服二年憲司上
疏請治穡敏修立昌又欲迎禡之罪諫官又上疏請下穡敏
修于憲司嚴加鞫問置之極刑命削穡職與敏修徙遠地左
常侍尹紹宗以穡門生不署名臺諫復請穡罪王遣思忠時
及執義李阜鞫穡于長湍命之曰毋令穡驚動若不服當更
禀旨穡果不服曰倡立辛昌非穡所知穡若安言上天監臨
請與敏修對辨思忠遣時以聞王命加栲訊時還宣旨使獄
卒執杖立左右竟日通夜逼之且示敏修昌寧獄辭穡曰回
軍議立之際敏修問穡宗親與子昌孰當時敏修以主將領
兵還且與昌外祖李琳爲族同心穡不敢違以禡立已久當
立子昌爲對無首勸擅立之語去年朝
京師到禮部尚書李原明曰汝國逐父立子天下安有是理
王與崔瑩皆被拘囚是何義耶予愚之曰崔瑩教王謀犯遼
陽將軍曹敏修與
李太祖舊諱
以爲不可到義州不敢發瑩數趣之不獲已回兵繫
瑩獄於是王怒欲害諸將故太后廢王置于江華去開京二

十餘里舊都勝地怡養性情無如此地且宰相侍衛儀仗器物朝夕膳奉皆如平昔何放之有及還謂侍中

李太祖舊諱 曰原明之言耳可得聞口不可道驟興遠地迎置近地可免放君之名但此語而已固無迎立之議思忠等取辭乃還穡嘗語人曰昔晉元帝入繼大統致堂胡氏以爲元帝姓牛而胃續晉宗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含而創造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穡於立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臺諫再論穡敏修罪不報交章復論遂移穡于咸昌臺諫又論穡琳王欲與宰相議知申事李行曰臺諫之論安知非功臣意耶手書疏尾曰依申以穡爲座主令右代言趙仁沃代署名臺諫劾行黨附座主專事蒙蔽又劾仁沃侵官王不得已皆罷之我

太祖及功臣七人上書以爲臺諫論列非臣等所知人以此歸咎臣等禍昌之黨疾臣等造言興謗臣等請避位弭謗以保性命遂皆杜門大司憲成石璘聞之亦上書辭職臺諫論執愈堅王素未信李穡謀亂且禹洪壽馴馬成範之父故怒臺諫彈劾不已不進膳臺諫伏閤請命王曰琳穡等皆已流竄勿更論請王以功臣等不視事命評理裵克廉署事都堂大提學安宗源左使權仲和等白王曰都堂庶事至繁如兩侍中不可一日無也速令九功臣就職王曰卿等其圖之對曰古者一相辭職都堂皆改批今亦宜改九功臣批令出視事王從之九功臣詣闕拜謝王召入內殿賜酒慰之乃出視事臺諫以言不聽辭皆左遷爲守令流行于淸州王昉趙胖還自京師白王曰禮部召臣等曰爾國人有坡平君尹彝中郎將李初者來訴于

帝言高麗

李侍中立王瑤爲主瑤非宗室乃

李侍中姻親也瑤與

李侍中謀動兵將犯 上國宰相李穡等以爲不可郎將李初曹敏修李琳邊安烈權仲和張夏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穡貴生等殺害將禹玄寶禹仁烈鄭地金宗衍尹有麟洪仁桂陳乙瑞慶補李仁敏等遠流其在貶宰相等潛道我等來告天子仍請親王勳天下兵來討乃出彝初所記穡敏修等姓名以示之胖與彝等對辨曰本國事大以誠安有是乎因問

彝曰爾位至封君頗知我乎彝愕然失色禮部官曰

天子聖明亦知其誣矣爾速還國語王及宰相將彝書內人等鞫問來報於是臺諫相繼上疏請鞫彝初之黨留中不下會宗衍逃遂下玄寶仲和補夏仁桂有麟于巡軍大獄遽起令臺省刑曹雜治之先鞫有麟峻急辭連崔公哲崔七夕曹彦趙瓊公義韓成金忠安柱郭璇鄭丹鳳朴義龍等幷下獄初有麟從弟思康素無行黨爲僧犯贓亡入

上國改名彝有麟家臣丁夫介從胖赴

京師知而不言及還先往有麟家言其狀有麟在獄憂憤不食而死梟首于市籍其家囚夫介逮繫穡琳仁烈仁敏地崇仁近種學貴生等于淸州獄遣門下評理尹虎密直副使朴經右司議李擴刑曹佐郎申孝昌田時與楊廣道都觀察使柳珣鞫之虎等在淸州鞫諸囚皆不服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毀城南門直衝北門城中水深丈餘漂沒官舍民居殆盡獄官蒼黃攀樹木以免故老謂自有州以來未有水災如此其甚者王以水災下敎釋之仍安置咸昌尋宥穡許從便三年憲府請復治穡種學不從憲府復論穡罪王勉從之流于咸昌諫官又論種學流遠地俄許京外從便穡上書謝曰臣以不才幸遇殿下入繼正統即於初政叨受判門下事滿溢是懼愈增兢惕未洽旬日遽被彈劾連章累牘請置極刑閱歲三改益峻不衰臣之性命在於朝夕苟非殿下好生之德與天同功臣豈能得至今日以沐聖上作解之澤哉臣聞命之日急於謝恩即離貶所踰嶺而北蒙犯風雪忠曬之開宿疾發動難於跋涉致此淹留未得逕造闕庭伏望憐臣衰憊永示好生之德王覽書即命驛召穡及崇仁種學穡還京謁

我

太祖于私第

太祖慾喜迎之上座跪進酒請穡立飮穡不讓人皆非之極歡而罷王聞之曰此二公疇昔之情好也王嘗謂左右曰向者省憲數上疏請誅穡子以爲穡嘗事玄陵言事忤旨雖怒甚猶待以禮又爲僞朝奉使 大明

帝寵待優渥召待便殿厚賜宴慰天下想望其爲人以玄陵之容鑑

皇帝之威靈禮貌如彼況如寡人其敢害之居數日穡與崇仁種學詣闕謝恩召入內殿賜酒慰之命還告身復封韓山將請去金興慶斬金師幸罷影殿役玄寶知之託以紹宗曠職勤去之與同僚金允升徐鈞衡崔稹善盧碩等上疏曰事貴變通言要切時不通乎變事難有成不切於時多言何補臣等承乏言責未有一言能副聖慮散不罄竭衷悃思有以補聖德之萬一國家自庚寅年以來倭賊爲寇連兵追捕未相大臣恬不爲意制禦之方未有成筭如或群賊乘閒突至將何以處之凡事預定則有備無患倉卒則智者難謀願殿下謀及宰相謀及將帥謀及朝臣問以計策豈無方略可施者乎早定規畫毋失事機議者以謂賊善舟楫不可以水戰若造船艦是重困吾民是不然水賊不可以陸攻其勢明甚且攘賊禁暴本欲爲民其可念小弊於民而貽大患於國乎今東西江並置防守賊泛海揚揚而來我軍臨岸拱手而已雖精兵百萬其如水何哉宜作舟艦嚴備器仗順流長驅塞其要衝賊雖善水安能飛渡倘得勢便擒掩掃蕩亦可必也

補春秋檢閱累遷執義拜左司議大夫時正言尹紹宗草疏

不敎民戰是謂弃之況戰者危事一勝一負存亡關焉不可不愼國家素無預備民不知戰一旦有變搶攘顚倒方始驅聚以充卒伍兵刃未交望風披靡以此而戰烏乎有成雖孫吳爲將亦無能爲矣宜預先將帥蒐卒鍊兵敎而習之使人人耳熟金鼓目慣旌旗皆以戰爭不爲驚駭之事則雖遇勁敵皆能敢鬪豈有狼狽失次者乎用兵之道專在於將良將之才自古爲難宜擇子弟有器識者並令學兵法習武藝常加敎閱訓養精銳待其成才而用之良將何難得而用兵其有失律之患哉古有兵書取人之科即此意也食者民天不可不重孔子言兵先言足食食如不足兵雖衆將焉用哉國家用兵已多年矣未有蓄積以備不虞況今雨澤愆期豐歉難知宜廣儲偫以贍軍食人事動於下天變應於上天人相與之際休咎之徵不可誣矣邇來乾文示警地道與愆非一而再安得不謂之異乎古者有以祥而致灾以灾而反祥者在人主戒謹與否耳願殿下益加修省以弭天變殿下臨御以來勵精圖理屢下德音頒示條令其於憂國愛民慮甚遠也法悉備也然而理効無著敎化未孚其故無他但有司者

以爲文具循舊弊耳願取丙申以後累降條畫申勑有司舉行無遺便民之道不出乎此王下都評議使司然竟不行辛禑初授密直代言陞提學轉同知司事兼大司憲禑乳媪張氏將祭松岳禑使宦者鄭鸞鳳言於玄寶曰今禁酒令嚴乳媪欲祭松岳何如玄寶曰酒祀神之物若受司醞帖則可矣進政堂文學仍兼大司憲久之拜門下贊成事提調政房改三司左使尋復爲贊成事賜純忠翊戴佐理功臣號我太祖回軍禑削諸將職以玄寶爲右侍中幾數日而罷封丹陽府院君恭讓即位金佇獄起辭連玄寶郎舍上疏請置極刑不報復上疏請正典刑籍沒家產又不允郎舍伏閤待命王以玄寶於佇辭證不相干只免官郎舍更疏請不聽尋判三司事逮繫初獄以灾異得免憲府言不可輕赦又不聽大司憲金士衡等上疏言罪涉叅初者已皆遠竄而唯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慶補等留在京城不宜罪同罰異請一切逐之王以情狀未明事在赦前不允翌日又請皆不報於是士衡與執義安景儉崔遠掌令許周崔兢持平趙庸以言不聽辭職不允令視事又皆稱疾不出刑曹又上疏請竄玄寶等

直司事河崙簽書密直司事

禹玄寶

禹玄寶字原功丹陽郡人父吉生赤城君玄寶恭愍朝登第

王下都堂都堂請從刑憲之請王不得已流于遠地尋宥許
從便憲司上書請李穡罪而不及玄寶糾正朴子良等相與
議議時玄寶子洪得爲執義赴衙子良等不庭迎大司憲金
湊言子良等不迎執義又譏憲官爲曠職以下陵長請罪之
下子良等于巡軍鞫之子良曰沮王氏議立昌者穡也謀迎
禑欲使王氏不立者玄寶也二人之罪同一律也本府論穡
而不論玄寶其以子洪得爲執義也洪得論穡罪是即論其
父也與同列論父之黨而不即解去是不有其父也其父謀
絕王氏知而不諫是不有王氏也是無父無君之人也何以
迎爲頃者命省憲刑曹議玄寶等罪乃以罪疑惟輕論然謀
迎禑以絕王氏送舜初於上國將害本國罪之大者省憲刑
曹不能糾治反從輕論故曰贖職萬戶柳曼殊曰所司論玄
寶等罪密封以聞若等何由知之子良曰聞諸糾正安升慶
乃囚升慶鞫之升慶曰前此詣鄭道傳第問曰聞公上書言
事甚切然乎道傳曰然具言書中之事予聞之途不迎洪得
又見道傳問曰近者省憲刑曹論禑昌舜初之黨具密封以
聞見乎道傳曰若等以禑昌舜初之黨爲大惡然其事已夾
吾所聞止此爾於是杖子良升慶配水軍改洪得爲典校令
省憲刑曹上疏劾流道傳于奉化縣臺省交章論玄寶罪請
削職遠流疏再上王以其孫成範爲駙馬故皆留中召臺諫
曰玄寶罪狀雖或明白子必救之況罪狀未明曾被流放又
在赦前其勿復論臺諫退上疏又請不允知申事成石璘代
言柳廷顯等曰事關大體不可不聽王仰而思之臺諫復面
請王勉從之命玄寶曰今有司强請卿罪卿宜歸所安處乃
流鐵原尋宥之封丹山府院君鄭夢周誅鞫諫官金震陽等
辭連玄寶王以成範故釋不問都評議司執玄寶與其子知
延安府使安俊內府令申元弼兵曹摠郎崔咸宦官姜仁富
流遠地使經歷張至和白王曰玄寶等屢干罪犯過蒙寬宥
猶不改心乃更謀亂禍機急迫未及上聞將玄寶等分配于

外臣等聞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敢用先發後聞又上疏曰
賞罰人主之大柄也賞罰不明則善惡混淆紀綱紊亂而危
亡隨之伏見禹玄寶洪壽父子本以邪媚之行依阿取容竊
位苟祿但知其家不知有國無一念及於生民無一言及於
公道頃在僞朝黨於林廉廣行賄賂占奪民田免於戊辰之
誅幸也而玄寶則參於金佇得厚之謀洪壽則與於迎立辛
禑之議屢被彈劾冤免已罪陰造繇初造飾大言訴於
上國請親王勳天下兵誅害本國此實萬世不赦之罪近年
以來稍省抗疏論罪者數矣徂賴殿下寬慈幸蒙原免誠宜
改行易慮以報聖恩願乃深銜向之論己者擬欲報仇朋比
夢周援引私昵誚佞之徒布列攸司又與宗親等無時聚謀
誣陷忠良擾亂國家罪不容誅臣等備員相府以社稷大計
不可坐視而不言故於前日將罪魁玄寶及其子洪壽等五
人黨與南平君和等二十人已皆迸斥于外而罪惡貫盈未
厭衆心伏望明正其罪籍沒家產以明國家罰惡之典王命
流玄寶于雞林皆削職遠流憲府上疏曰殿下即位以來變
故相仍朝廷不睦此無他賞罰不明恩義不分之致然也禹
玄寶素無節義阿世取容位至宰相洪壽姦回諂媚一無可
稱緣緣戚里寵待優渥並宜恭謹守職以補王室也既與安
烈逆謀又與夢周陰謀構亂所犯屢著罪在難宥恃殿下數
宥之恩忽社稷安危之計曾無戒懼日益驕矜謀去忠臣惟
事報復遂使中外相疑臣隣不輯禍爲殿下痛甚法者國家
之大柄不可以私撓也今都評議使司上疏論列而殿下屈
法寬貸以缺衆心伏望殿下計以社稷斷以大義明正其罪
垂戒萬世郎舍亦上疏請一依都堂所啓皆不報憲府復上
疏曰天祐聖神以復王室而殿下勵精圖理幾至昇平實三
韓万世之幸也而禹玄寶父子前日所犯皆關國體法不當
宥賴上寬仁獲全性命而乃懷報復之志日肆姦邪之計朋
比夢周速結宗親陰圖構亂貽患國家是誠宗社之罪人恐
殿下不得而私也竊念殿下即位以來禍亂相繼迨今不解
無非此人之爲也薄昭文帝之親弟也一犯法而文帝不小
暇貸以存漢法楊妃玄宗之寵嬪也一有變而玄宗割愛正
法以安衆心蓋不得已也願殿下深思熟慮斷以大義永絕
禍階郎舍金子粹等言禹玄寶構釁生事之罪在所不赦輔

臣憲臣上章請罪而殿下不以大義處之務從寬典是愛克厥威流於姑息而大有乖於從諫之美意也願明示威斷一依前日所奏以快衆心王命永不敍臺諫復交章請罪留中不下伏閤力爭王曰玄寶父子罪雖重予本惡殺不忍加誅且予既從臺諫之言已還流矣臺諫宜亦從予言毋强言也臺諫又言震陽等獄辭云洪奇洪富指嗾上疏請明正其罪於是更流洪奇洪寶遠地永不敍玄寶入　本朝封丹陽伯卒年六十八輟朝三日賜賻致祭官庇葬事謚忠靖

李崇仁

李崇仁字子安京山府人恭愍朝登第授肅雍府丞累遷長興庫使兼進德博士本國選文士應舉京師崇仁爲首選以年未二十五不遣歷禮儀散郎藝文應教門下舍人辛禑時除典理摠郎與金九容鄭道傳等請却北元使坐流削職尋釋之起拜成均司成轉右司議大夫與同僚上疏曰從諫人君之美德故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殿下春秋鼎盛國家多故正當勵精求理之時也近日憲司請開書筵即賜俞允群臣喜慶以爲聖學日進當日與老成大臣講論治道終始惟一不可怠忽先王克謹天戒不敢遑寧故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竊聞近日瞢雲觀上言乾文有變是天仁愛殿下而譴告也宜減膳徹樂恐懼修省上以荅上天仁愛之心下以慰群臣顒望之情守令民之司命苟非其人民受其害民之憔悴莫甚此時乞令兩府臺諫六曹各擧所知擧非其人罪及擧主近來遷代大速雖得其人未見其效須做三載考績之法滿三年方許遞代令按廉殿最以聞如有政績尤著者不次擢用興師動衆必有其弊故遣將帥宜有節制國家已於各道置三元帥一道之任宜專委三元帥近來一有小寇三元帥外別遣諸元帥諸兵馬使非惟委任不專卒無成功往返之間民受其苦乞自今本道之任專委三元帥隨其成敗以明賞罰仍乞各道元帥依六道都巡察使軍目統率本道軍官毋得奪占以致紛擾詮官分職各有攸當故先王置內侍府以侍中官是爲令典不可改也乞復置此官將中官之小心謹愼者隨品轉用毋與朝官設險守國先王之制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近來海寇大熾侵玉畿甸中外城郭頹圮不修民無所據流移莫禁盜益深入乞內自都城外至沿邊州郡各令有司以時修築務要堅固使民安業且有功而賞人必相勸無功而賞人必不服國家土田之賜本以待有功近來冒受賜牌占田太多者有之乞令有司根究推刷其不盡與南幸與王癸卯三等功者收其田雖在三等之例其所占過其數者收其贏數以充軍餉官具成佑吳思忠南在沈仁鳳李堂等上疏勍崇仁曰傳曰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此天下古今之常典也苟爲臣子而不孝不敬罪莫大焉臣等竊惟崇仁性稟姦貪言行邪佞才無經國慮不及遠但以文墨末藝出身盜名久居樞要往者仁任用事既爲黨比堅昧盜國又爲腹心頗張威福恣行不法父母之喪未滿三年不得掌試國家之制也而崇仁爲散騎常侍當母憂求爲監試試官而不可以朝服試之故以常侍高官降求上護軍以掌其試且母死纔踰百日啗肉自若以毀人紀是不孝也比來上國以群兇貪鑒絕我國矣而群兇伏誅聖上中興侍中李穡以天下名望力疾入朝而崇仁從行不改本心身親買賣有同商賈以挽我侍中之行而使中國之人唾我三韓士大夫之面雖詩成七步曰

令公活我

太祖驚問之謂獄卒曰豈可貴子索父耶即命釋之令從者一人歸次若子家乃與侍中李琳白昌曰即位之初宜布寬仁請宥天祥等且崇仁侍講書筵啓沃有日乞令供職於是流天祥等于遠地崇仁乃出赴書筵憲司劾之崇仁辭不允諫官具成佑吳思忠南在沈仁鳳李堂等上疏劾崇仁曰傳曰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此天下古今之常典也苟爲臣子而不孝不敬罪莫大焉臣等竊惟崇仁性稟姦貪言行邪佞才無經國慮不及遠但以文墨末藝出身盜名久居樞要往者仁任用事既爲黨比堅昧盜國又爲腹心頗張威福恣行不法父母之喪未滿三年不得掌試國家之制也而崇仁爲散騎常侍當母憂求爲監試試官而不可以朝服試之故以常侍高官降求上護軍以掌其試且母死纔踰百日啗肉自若以毀人紀是不孝也比來上國以群兇貪鑒絕我國矣而群兇伏誅聖上中興侍中李穡以天下名望力疾入朝而崇仁從行不改本心身親買賣有同商賈以挽我侍中之行而使中國之人唾我三韓士大夫之面雖詩成七步曰願

誦堯舜之言皆犬豕之不若眞所謂小人儒也豈可以爲侍
讀而置諸左右乎至于近日肆其姦謀誣陷宗親欲敗父子
兄弟夫婦之大倫而情見辭窮遠命隱匿殿下以侍讀之故
命赦勿問又降宣麻優禮待之而崇仁不知天地包容之恩
遲留旬月不即進謝其無上毁禮之意甚矣其爲不敬孰大
於此敗常亂俗帝王所不宥願令憲司案罪痛理遠竄四裔
以懲不孝不敬與夫辱國之罪以正人倫以勵士節昌下其
疏于憲司令究問是夜憲司使臺卒守崇仁家崇仁穴墻逃
竄之上疏劾流京山府又劾前秘書監朴敦之嘗蒸妻母今
又從李穡入朝親自買賣幷流遠州敦之即啓陽也與崇仁
素善故及簽書密直司事權近上疏論救崇仁曰近日臺省
論執崇仁罪狀殿下優容復其爵位而論者愈堅指爲不忠
不孝殿下重違誅憲擯黜崇仁以示至公然有君如殿下之
明有臣如崇仁之賢而反以大惡得罪以累聖明甚可惜也
不得不辨夫謂崇仁爲不孝者以其母歿三年之內爲試員
也然當是時其父元具既老且病命在朝夕恤恤然欲及其
生得見其子掌試之榮也國家重崇仁之才憫元具之志俾
掌監試若崇仁苟辭則是知有死母而不知有生父也欲免
其身後之謗而不恤其父當時之志也故雖內不自安而祗
勉就職是雖有過孔子所謂觀過知仁者也誠是孝子之不
幸不可謂之不孝也今之仕者或有父母俱歿三年之內胥
干口傳赴試登第者或有踐華要坐府司刑人殺人不以爲
愧者不審此人父母俱歿爲誰榮乎爲自己也爲父忍母猶
爲不孝爲自己忘父母得爲眞孝乎況我國人能行三年喪
者萬或有一國家又設起復之法以奪其情若罪崇仁必求
能行三年喪者用之則是弃萬得一臣恐殿下不能得人而
用之也不察崇仁愛父之情累以不孝之名豈不甚可惜乎
夫謂崇仁爲不忠者以其推辨永興眞僞之事既禀上命宜
即自詣遷延不進以至隱避也然崇仁大臣永興眞僞之辨
言語之小失也以國家舊法處之不過送一公緘問之而已
又況前日憲司上書以爲大臣犯法不使就吏戮辱殿下然
之定爲判格故崇仁恃國家之舊法信殿下之判旨不即就
辨及至憲司發怒推致然後知舊法之不足恃判旨之不足
信勢窮事迫至於隱避是雖怯弱亦由處之失道使之驚懼
非是崇仁心懷不忠敢拒上命也其涉永興眞僞之事蓋其
天性慈祥篤愛朋友適與可與輩比隣相從得聞其言非是
崇仁誕妄倡爲此言也及復爵位不即進謝者誠畏憲司亦
非不敬上命也若夫奉使中國身親買賣之事其致謗有由
焉指揮姓陳者其妻即崇仁妻之宗族也因往其家經過市
巷又欲遊觀行于道上有與崇仁不協者因爲此言以誣毁
之聽者不察以爲實然若果買賣以辱國家則臣之奉使適
在崇仁使還之後當得聞之臣在中國未嘗一聞崇仁買賣
辱命之事不審議者其足未嘗蹈中國之境其耳何得聞此
事乎謗者果能賢於崇仁者乎徒信謗者之言而不信崇仁
之行又何偏也惟我國家臣事
大明以來表箋詞命多出崇仁之手恭愍得謚上王襲爵皆
崇仁文章之力也得免歲貢金銀馬布亦崇仁之力也
皇帝嘉稱文章之美謂我國有人物者亦是崇仁之功也崇
仁文章簡潔高古間世挺生中國罕有國家詞命不可不使
此人掌之也議者不此之察反信小人陰毁之言敢以大惡
加之豈不甚可惜乎親親尊賢二者爲天下國家之大經也
殿下親重宗室欲雪其恥特命所司以明永興眞僞之由親
親之道可謂得矣崇仁久爲侍講之官殿下所受教之臣也
纔有疑謗不爲辨理即命放黜尊賢之道有未至焉臣竊爲
殿下惜之也亦宜爲之特命所司推明其謗自出之由謗者
果能不買中國一毫之物者乎崇仁行貨必不能神轉而鬼
輸用車幾兩駄馬幾匹其車果皆崇仁之貨乎其馬果倍他
人之例乎一一推明謗者眞無一毫之買車皆崇仁之貨馬
倍他人之例然後明正崇仁之罪則崇仁自服而萬世稱殿
下之公矣若謗者亦有販買之物其車非盡崇仁之貨其馬
非倍他人之例則謗者眞誣陷君子之小人宜正謗者誣陷
之罪以雪賢臣受屈之辱則尊賢之道亦得而萬世皆稱殿
下之明矣議者又以爲崇仁讀書通理素有重名難同其他
無知之人所犯雖小宜置極刑又何不思之甚也不識義理
無補國家者有所犯則以爲不足數恒容而保之能通文章
有益邦家者小有疑則以爲不可赦必推而陷之則是後進
之士皆欲爲苟免無恥之人誰肯苦心極力窮經通理得虛
名而取實禍乎其毁人心術壞士風而誤後學也甚矣自古

有議賢議能議功之法賢者能者或有所失議其賢能從以
末減所以使人人皆勉於賢能也今之議者反重賢能之罪
是沮後人爲善之志也假使崇仁誠爲有罪若議文章之功
特加赦宥後進之士皆勉於爲學矣況今崇仁之罪如臣所
陳皆有可議者乎伏望殿下下臣此書于都評議使門下府
司憲司推詰謗者明其曲直以雪其恥以褒其賢以尊師儒
以勸後學公道幸甚昔周公孔子皆大聖也周公未免於有
過孔子未免於被毀微孟子之辨則匡章未免爲不孝無同
舍之歸則不疑未免爲盜金古之聖賢不幸被謗亦多有之
願殿下不以被謗而輕崇仁也殿下若以臣言爲可棄而施
之以爲不可宜付有司以正臣朋比罔上之罪臣寧欲與崇
仁同被重責雖死無恨不欲坐見崇仁以誣得罪而負位畏
威苟容緘默也大司憲趙浚時起復故以父母俱歿三年內
省又掌國試夫常侍諫官也不可以公然毀禮故降求上護
軍爲監試試官以吉服入文宣王廟坐明倫堂啗肉自若揚
揚然榮耀於人以禽獸之行導三韓後學之叢臣等誠恐以
不正之學累殿下惟新之理故不得不追論之也權近反以

門下府牒憲府問崇仁伴行通事宋希正希正云崇仁賫白
金苧麻布入市買彩段十六匹絹二十餘匹木綿五匹色絲
五六斤又鞫私隸白仁者亦如希正言諫官上疏論近日臣
等上疏論崇仁罪殿下命憲司鞫之崇仁逃匿簽書密直權
近上疏極言崇仁無罪且揚其賢請鞫論崇仁者臣等不得
不辨乞賜乘察惟我先王上法三代以立喪制及國家多故
權從唐宋之制奪情起復然其起之也甚謹必使禮部奉旨
牒中書中書牒諫院諫院牒憲司憲司復牒禮部督起視事
故名卿大儒固有不得已而起復者蓋急於用人才非所以
榮其人也是以宗廟大享正至誕節與夫八關燃燈凡諸朝
會則不與焉此國家成法也雖頑愚之人至於吉禮皆曰吾
父母三年之內不敢與焉況冠帶而掌國試乎崇仁讀書登
第盜名一世昕焉在衰絰之中謁附林廉求爲常侍而處華

其掌試爲孝父是欺殿下而毀人倫也近非不知崇仁之犯
法毀禮爲有罪而臣等之論勤爲有理也但阿私所好飾詐
文非蒙蔽上聰欲害所司耳且崇仁誣陷宗親詐窮獄成乃
逃殿下以侍讀之故命赦之臣等再論其罪而又逃其爲不
敬孰大於此而近反謂之賢以臣等爲誣陷君子請加推鞫
是欲使諫官杜口而開殿下拒諫之漸也所謂一言喪邦者
也其買賣之事一行宋希正及白仁等明白納辭而近黨比
崇仁欲害所司敢以妄言欺罔上聰其罪莫甚乞下憲司收
其職牒與希正白仁等對鞫以正其罪下都評議使司議之
郎舍復上疏曰崇仁誣陷宗親欲毀人之大倫其罪一也母
喪三年之內吉服掌試啗肉自若以毀風俗其罪二也奉使
上國身親買賣與市人爭利失使臣之節其罪三也所司法
官奉王命辨宗親眞僞而逆命逃匿其罪四也所司劾奏殿
下赦勿問又降宣麻優禮待之而不即進謝其罪四也崇仁
之罪如此而權近朋比飾詐欲以掩庇謀害所司其罪有甚
於崇仁固不在赦不宜付相府而更議也且案罪定法非宰
相之事也乞下憲司收其職牒明正其罪昌命勿鞫奪告身

流牛峯縣起居舍人孟思誠以嘗受業於近不署名於疏恭
讓時諫官論崇仁與河崙前爲仁任腹心後徇穡姦計以督
辛昌朝見而欲立辛禑以絕王氏之血食徙流他郡葬初獄
起逮繫淸州以水災免未幾許從便召還給告身除知密直
司事同知春秋館事又以鄭夢周黨削職遠流尋卒崇仁天
資英銳文辭典雅穡每歎賞曰此子文章求之中國世不多
得

高皇帝嘗覽崇仁所撰表嘉之曰表辭誠功中原士大夫覩
其著述亦莫不歎服有陶隱集行于世子次點次若次嶷次

列傳卷第二十九　高麗史一百十六

正憲大夫詳判書兼藝文館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奉
教修

沈德符

沈德符字得之寧海府青鳥縣人父龍吏曹正郎德符忠肅末蔭補司醞直長同正恭愍朝累遷判衛尉寺事辛禑初除右常侍陞禮儀判書拜密直副使商議會議都監事出爲西海道元帥進知密直司事賜推誠協贊功臣號尋判司事轉知門下事復爲西海道元帥與羅世等擊倭于鎭浦獻捷禑厚加賞賜久之拜贊成事時遣使如京師獻歲貢命德符檢方物于平壤府禁私挾金銀者押物禹堅犯令斬以徇又出爲東北面上元帥遇倭賊于北青咸州之境要外平斬先鋒五十級倭又寇端州德符與戰敗績倭百五十艘又寇咸州洪原北青哈蘭北等處殺虜人民殆盡德符與知密直洪徹密直副使安柱靑州上萬戶黃希碩大護軍鄭承可等與戰于洪原之大門嶺北諸將皆敗先遁唯德符突陳獨入中渠而墮賊欲復刺麾下劉訶郎哈馳入射之遂連斃三人奪賊馬以授德符轉戰出陣於是德符軍亦大敗賊勢益熾我

太祖請往擊之至咸州部署諸將營中有松在七十步許太祖召軍士謂曰我射第幾枝第幾箇松子汝等覩之即以柳葉箭射之七發七中皆如所命軍中皆蹈舞歡呼明日直指賊所屯免兒洞伏兵於洞之左右賊衆先據洞內東西山遙聞螺聲大驚曰此

李太祖諱旦螺也

太祖率上護軍李豆蘭散員高呂判衛尉寺事趙英珪安宗儉韓那海金天崔景李玄景河石柱李柔全世韓思友李都景等百餘騎按轡徐行過其間賊見兵少行緩不測所爲不敢擊東賊就西賊爲一屯

太祖登東賊所屯處據胡床令軍士解鞍息馬久之將上馬百步許有枯槎

太祖連射三矢皆正中之賊相顧驚服

太祖令解倭語者呼謂曰今主將即

李太祖諱諱

萬戶也汝其速降否則悔無及矣賊會對曰唯命是從方與其下議降未定

太祖曰當因其怠而擊之遂上馬使豆蘭呂英珪等引致之賊先鋒數百追來

太祖陽北自爲殿退入伏中遂回兵親射賊二十餘人皆應弦而斃與豆蘭宗儉等馳擊之伏兵又起於是

太祖身先士卒單騎衝突賊後所向披靡出而復入者數四手斃賊無算所射洞徹重甲或有一矢而人馬俱徹者賊徒奔潰官軍乘之呼聲動天地僵尸被野塞川無一人得脫者是戰也女眞軍乘勝縱殺

太祖令曰賊窮可哀勿殺生擒之餘賊入千佛山亦盡擒之禑攻遼德符以西京都元帥行從我

太祖回軍辛昌立拜判三司事我

太祖與德符池湧奇鄭夢周偰長壽咸石璘趙浚朴威鄭道傳議曰禑昌本非王氏不可奉宗祀又有

天子之命當廢假立興奉定妃敎放昌于江華迎立定昌府院君瑤是爲恭讓王即位之夕王壻姜淮季父蓍入謂王曰諸將相立殿下者只欲圖免已禍非爲王氏也殿下愼勿親信思所以自保王壻禹成範侍側聞之告其妹尹氏尹氏從兄紹宗聞之以告九功臣九功臣言於王曰殿下甫即位讒言遽入臣等惶懼無已殿下若信讒言即罪臣等若以臣等離僞姓復立王氏爲有功於宗社請罪讒人使上下無間焉王顧左右默然九功臣俯伏良久而退尋賜忠勤亮節翊贊佐命功臣號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門下侍中判都評議使司事吏曹尙瑞司事領孝思觀事兼八衛上護軍領經筵事封靑城郡忠義伯賜中興功臣錄券敎曰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祿之以賞若稽古典自有成規卿秉志忠勤飭躬廉簡用舍隨時安危注意適時通變善應兵機人用樂從惟其所令乃能諭群帥於危疑之際回大軍於險阻之中而使權姦擺沮狂謀

中國復修睦好尹承順回自

京師

帝責本國以君位絕祀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亦非三韓世

守之良謀於是守門下侍中
李太祖舊諱與卿共謀相與徇義忘身坐定大議天命所在人心
下裕獄語在宗衍傳
太祖白王曰臣與德符同心奉國本無猜貳趙裕之事必虛
亦隨朝市不爲兵革不用異姓之禍不日而除邦國之基既
安請勿鞫令我二臣終始保全王將釋之德符聞之大慟泣
傾而再平王氏之祀已絕而復續在昔平物之安劉漢狄張
請曰裕辭連於臣今若不問則臣之不與謀何以辨之請與
之復李唐雖時異而勢殊諒志同而氣合功在社稷澤及生
裕對鞫王召德符入德符不顧而出步至巡軍自請繫獄王
民余惟仰成嘉乃不績位上卿而極備恩數告祖廟而指習
命知申事閔開召之德符乃進謝王命釋裕憲府上疏請將
山河立閭閻形鐫碑頌德崇加三代祖考宥及永世子孫錫
裕龜澤對置王命評理朴葳同臺諫鞫治裕初不服葳欲先
之土田副以臧獲仍賜銀一錠馬一匹卿其永屑乃心以輔
拷訊龜澤執義柳廷顯曰先鞫告者何義也葳變色默然乃
予德王將幸長湍觀戰艦臺諫上疏諫止之王遣人問德符
拷訊裕服紋殺籍其家憲府又劾德符遂囚彦璇兆府种
曰今日之舉當如何對曰人君行止非臺諫所能止也王決
翼于獄皆杖百遠流罷德符又流湧奇等臺諫交章曰德符
意將行臺諫猶不退成石璘直入奏曰臺諫之言不可拒王
爲國首相乃令趙裕金兆府等姦兇之輩掌其兵權以致禍
勉從之又下敎錄回軍功賜田西京千戶尹龜澤告我
萌欲掩裕罪輕自就獄取笑於人又不從判官累日擁兵不
太祖曰金宗衍與侍中沈德符判三司池湧奇等謀將害
放無人臣之禮今麗下皆已服罪德符尙在國中人相疑忌
侍中判繕工事趙裕又謂子曰沈侍中令其鎭撫前密直副
禍不可測願殿下置之遠方以絕國人之疑以杜禍亂之萌
使曹彦郭璇前判書金兆府前判事魏种張翼與裕等勒歸
連日伏閤固請乃流德符于免山明年起封奇城郡忠義伯
下兵將害
復拜侍中從世子如京師諫官以德符獲罪未久上疏止之
侍中我

不聽加賜安社功臣號後與守侍中裵克廉等上疏請罷諸
道觀察使復按廉使罷節制使經歷都事復掌務錄事罷新
定監務諸驛丞諸道儒學敎授官資賜楮貨庫人物推辨都
監東西遞運所水站及戶口成籍牛馬烙印州郡鄕社里長
等法又諸司有受稟事皆直報都堂勿隸六曹尊辭職改判
門下府事自此以後入 本朝

李琳

李琳固城縣人父巖監察大夫琳恭愍朝累官密直副使辛
禑時陞判司事禑納琳女冊爲謹妃封琳爲鐵城府院君琳
母李氏爲三韓國大夫人妻洪氏爲卞韓國大夫人琳好佛
嘗欲往慶尙道四佛山寺禑以國舅不可輕出止之華嚴寺
僧覺然自稱得道雖達官亦惑之婦女空渠醜聲流聞憲司
鞫之棄敬信者皆惜之琳尤痛立門外大叫曰此僧有何罪
耶辛昌時拜門下侍中命劒履上殿贊拜不名琳乞解職不
聽恭讓即位金佇逸安烈之獄起辭連琳及子貴生流遠地
遣執義甫在等鞫之諫官尹紹宗等上疏曰今見慶尙道都
觀察使金湊執義甫在判事孫興宗獻納咸傅霖等同鞫李
貴生獄詞云去歲十月禑仁烈先到逸安烈家貴生隨父琳
繼至安烈謂琳曰令李乙珍李庾道郭忠輔等害侍中
李太祖舊諱 然後仁烈與王安德禑洪奭等在驪興迎辛禑計已
定矣仁烈不言微笑其情固當鞫問貴生之言明白與臣等
前所論奏金佇之言如出一口仁烈安德洪奭等黨於安烈
欲立辛禑絕我王氏之罪天地所不容祖宗所不宥而王氏
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殿下既不私安烈而誅之仁烈等三
人尙未就誅反側之禍甚可畏也請將仁烈安德洪奭明正
典刑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懲萬世亂賊之黨疏上留中不
下臺諫交章上疏曰伏覩
宣諭聖旨高麗國中爲陪臣者忠逆混淆雖假王氏以異姓
爲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此則
皇帝以剛明果斷之資信賞必罰能一天下而明容所照知
我外國之事如見肺肝其天下之人稱明見萬里者信矣其
懷諸侯繼絕世之義亦至矣今侍中
李太祖舊諱 素蘊忠義常厭心於僞朝而不敢發及辛禑狂妄日
甚遂有攻遼之舉崔瑩主之侍中

李太祖實錄 力沮不得行至鴨江聞義回軍退禑蹴鑾而議立宗親主將曹敏修以李仁任李琳之親謀於李穡立禑子昌則

李太祖實錄之忠憤益切矣及見

宣諭之語慨然有反正之志出萬死計倡大義定大策奉殿下而復正統宗廟得以血食臣等以爲此

天子所謂忠也仁任欲專政固寵詐以辛旽之子禑爲女陵所御宮人所出而立之以其族弟李琳之女妻之其後曹敏修李穡共立子昌邊安烈李琳李貴生鄭地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元庠等又謀害侍中

李太祖實錄 欲絕我王氏之祀幸賴宗社之靈兇謀不遂向使安烈之計得行豈惟侍中

李太祖實錄 不得免禍王氏宗親亦無遺類而殿下之大事去矣

臣等以爲此

天子所謂逆也安烈雖伏誅而其餘逆黨未正鈇鑕故臣等上疏請罪殿下不唯不允反加褒奬嘗再上而又不下忠逆混淆大爲中興初政之累也古今人主優柔不斷以致禍亂者甚多臣等大爲殿下惜之臣等所言只爲社稷殿下所重

未知何事殿下儻有此懼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私窺殿下也又恐

天子謂忠逆混淆亦如前日也狀望殿下斷以公義將李琳貴生鄭地仁烈安德洪壽元庠乙珍庚道等明正其罪則忠逆分辨朝廷清明亂臣賊子知所戒矣不報臺諫復疏曰法者天下古今所公共非一人所得而私也是故願理之君有罪者雖至親必罰有功者雖仇怨必賞周之管叔成王之叔父也將危周公而見誅漢之上官安昭帝之親舅也以謀霍光而赤族是皆以公滅私爲國不顧家者也假使周公霍光見疑於成王昭帝則周漢歷年之久亦未可期唐之張柬之等五人忠義社稷之臣也中宗以其推戴之力入紹正統灼知武三思之罪逆而牽於私意優柔不斷卒使忠義功臣束之等五王皆不得保其首領尋亦自免此以私滅公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也千載之下惜中宗之不斷恨五王之失計也我玄陵初政之美殿下所親見也及其末年遠忠直近憸邪而賞罰失當遂使功臣無一得全卒致十六年異姓之禍今

天子剛明果斷信賞必罰能一天下而以一驛丞之故拔盡親王之墳以謝天下

天子之尊而不得救其子者誠以法者非一人之所得私也

戊辰回軍之後諸將議立王氏曹敏修以主將沮衆議謀於李穡李琳而立昌李穡既與敏修李琳共謀立昌又謀迎禑此二人者世爲王氏之臣而又爲大將大儒宜其首倡大義以圖興復顧乃沮衆議而立異姓則其爲祖宗之罪人三韓之世讎而謀逆之罪明甚矣權近賛

天子復立王氏咨中路私拆預知密旨不付都堂先示李琳則其欺

天子負王氏黨附異姓陰謀不軌得罪於祖宗亦大矣李琳貴生李乙珍鄭地禹仁烈李庚道王安德禹洪壽元庠等與逆賊邊安烈謀害社稷大臣以迎辛禑凡謀殺大臣者倘且不宥況擁立異姓使我列聖之靈永不血食者乎倘使逆謀得遂則殿下何以成中興之業祖宗何以享孝孫之祀然則此逆黨者非列聖子孫所共戴天非王氏臣子所共立於三韓之地上者也願殿下爲三韓社稷慮爲萬世子孫計斷以大義明正其罪王我召

太祖及沈德符曰臺諫所論敏修權近既已罪之卿等宜論臺諫更不論執途徙琳于鐵原穡于咸昌地于橫川貴生于固城流仁烈于清風杖乙珍庚道謂安德洪壽有功庠但聞安烈言皆原之臺諫復請曰罪莫大於反逆天下萬世所不可赦者也邊安烈潛圖不軌欲殺大臣迎辛禑以還其欲臣等上疏請鞫其黨殿下命申孝昌朴爲生鞫李乙珍乙珍云李琳李貴生鄭地李庚道元庠實與其謀又命臺省巡軍鞫之貴生明言琳逆之狀問李琳則亦與貴生同而殿下皆宥之或反袂之或止杖之遠竄者或徙近邑或有削爵而置近境者或有不削爵者等爲逆黨而罰之不同有如是大失刑政之公矣將見紀綱不振讒佞日盛兇逆得志爭臣杜口忠良觖望而危亂將至中興之大業瓦解矣琳貴生與逆魁安烈潛圖不軌其狀已著禹仁烈與琳貴生往安烈第其同謀之狀明矣安烈欲使仁烈王安德禹洪壽迎辛禑人固多矣而必使三人迎禑則其與謀也必矣仁烈素無節行阿附仁任安德資緣軍功並至將相殿下反以此二人爲有功而加

爵賞何哉洪奢於辛禑時參掌機密賜推忠廣義請錄承家
蔭騶至卿相乙珍庾道頑愚無知拔身行伍濫稱軍功以盜
爵祿今皆爲逆魁之腹心首居馴客之列豈可杖之耐已乎
典刑以戒後來不聽臺諫復上疏曰大逆天地之所不容人
倫之所不赦故仲尼作春秋而誅亂討賊必先誅未發之禍
心況其已著之大逆乎殿下既爲太祖之神孫則安烈之黨
殿下之世讎也國人明知其罪而殿下宥之則殿下亦祖宗
之罪人矣柰何以姻婭之故聽信讒言宥此逆黨遂使憸邪
之輩得志於內忠義之臣解體於外乎凡謀逆者先植黨與
而後敢於爲惡未知殿下以謂安烈無黨與而獨謀乎伏願
殿下剸恩正法明徵琳等典刑又不允辭初獄起繫琳濟州
尋以水災免憲司又言不可輕赦不聽尋宥琳及貴生郎舍
許應等上疏曰殿下即位之初以李琳姜仁裕王興申雅等
常在僞朝憑恃女寵毀法亂紀悉皆流竄尋蒙恩宥完聚京
都無所懲戒請下憲司屏諸遠方王從之流琳于忠州仁裕
豐州興濟州雅全州琳病死貶所子貴生茂生

王康

王康宗室疏屬恭愍二十年應舉中會試康於辭藝年最少
王召見謂曰判官曹崇禮進士閔安仁老成儒者尙未中第
況此少者乎必假手也使寫會試策題不克王怒停殿試命
自今年未十五歲者毋得赴試踰數月獲試賜同進士第補
成均直學累遷江寧府丞辛禑立授典理總郎遷成均祭酒
尋爲西北面安撫使安集郡縣流離人物恭讓朝拜判典農
寺事出爲楊廣全羅慶尙道水軍體察使兼防禦鰲鐵使尋
轉禮曹判書陞密直副使兼楊廣全羅慶尙道水軍都體察
使鰲鐵漕轉招討營田緝城事敎曰國家中遭否運僞主昏
淫權臣貪暴紀綱大壞加以倭寇陸梁州郡凋瘵漕轉不通
倉庾虛竭撥亂之後思得才能以革弊堂臣薦卿以任海
道不數年間果有成效簡練戎兵而爲吏遵道轉輸糧餉而
國用不竭予嘉乃功今委以三道都體察使以總水陸之事
其軍吏有功者具名以聞予將擢用奉翊以上申請科罪三
品以下聽卿專斷康歷選三道軍須稅貢都堂必設宴勞之
康以利國爲己任務盡魚鹽之利錢貨之入鉅萬計國家賴
之康侵牟海道民多怨咨時謂康爲聚斂之臣康獻議曰楊
廣道泰安瑞州之境有炭浦從南流至興仁橋百八十餘里
倉浦自北流至尊堤城下七十里二浦間古有浚渠處深鑿
者十餘里其未鑿者不過七里若鑿鑿使海水流通則每歲
漕運不涉安興梁四百餘里之險請始役於七月終於八月
於是發丁夫浚之石在水底且海潮往來隨鑿隨塞未易施
功事竟無成康嘗舉前牧使呂稱爲副使將代己任人以劉
晏之徒目之

朴葳

朴葳密陽人初補于逢赤辛禑時爲金海府使擊倭于黃山
江斬二十九級賊投江死者亦衆又倭賊五十艘至金海南
浦舫示後來賊曰吾輩乘風利泝黃山江直擣密城葳偵知
之設伏兩岸將舟師三十艘以待之賊見舫一艘先入江口
伏發葳亦突至遮擊賊狼狽自刃投水死殆盡時江州元帥
裴克廉又與倭賊魁羈家臺萬戶著大鐵兜鍪至手足皆
甲令步卒翼左右躡馬而回馬旋漕而止我軍迎擊斬之報
至褒賞葳克廉甚厚後爲慶尙道都巡問使斬倭十四級禑
攻遼蔵以元帥行從我

太祖回軍復爲慶尙道都巡問使與安東元帥崔鄂擊倭于尙州中牟縣破之賜弓矢緋段又擊倭于高靈縣斬三十五級又以戰艦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及傍岸廬舍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夕朴子安等繼至搜本國被虜男女百餘人以還辛昌下敎奬諭曰我朝昇平日久武備稍弛肆致島倭恣爲寇掠迄今四紀擾我三陲國家唯務守禦將帥尙稽徂征而卿發憤于懷仗義而往凌不測之鯨波覆巢年之蟻穴宝庶船艦盡爲煨燼俘虜人民得還卿閒足以雪國家之恥足以復臣民之讎捷報初來予心寔喜今遣門下評理徐選衡賜卿衣領鞍馬銀錠等物蔵上簽謝時人以爲蔵但焼廬舍卉棓實無俘獲尋改都節制使捕倭船一艘斬三十二級後以判慈惠府事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拜知門下府事封忠義君賜功臣錄券及廐馬一匹白金五十兩帛絹五端敎曰卿以寬弘之度豁達之資逢時展才委身執掌其處事之敏衛上之忠女陵稱之四爲守令三鎭南服寇戢民安嘉有聲績才超耿賈之儔勇在關張之右城于州而金湯之利始驗劒基船而海道之警悉除載惟對馬之役有光辛巳之征

天子責立異姓爲王卿與守門下侍中

李太祖謚諱 首倡大義推戴寧邦以安邦家之基以定君臣之分嘉乃不績曰篤不忘追崇祖考之號仍加世宥之恩錫之土田副以臧獲卿其體此異數益勵忠誠金宗衍之獄起辭連蔵流豐州寔錄回軍功賜錄券及田自此以後人 本朝

李豆蘭

李豆蘭初名豆蘭帖木兒女直金牌千戶阿羅不花之子襲世職爲千戶恭愍時豆蘭遣其百戶甫介以一百戶來投仍居北青州事我

太祖屬麾下辛禑時遼瀋草賊四十餘騎侵掠端州豆蘭與端州上萬戶陸麗青州上萬戶黃希碩等追至西州衙海陽等處斬渠魁六人餘皆遁胡拔都來迓端州副萬戶金同不花內應盡以貨財故後陽被執麗希碩等異戰皆敗時豆蘭以母喪在青州

太祖使人召謂之曰國家事急子不可持服在家其脫衰從我豆蘭乃脫衰拜哭告天佩弓箭從行與胡拔都遇於吉州

平豆關爲前鋒先與戰大敗而還

太祖尋至胡拔都著厚鎧三重襲紅褐衣乘黑牝馬偕陣待之意輕

太祖智其士卒拔劒挺身馳出

太祖亦單騎拔劒馳進揮劒相擊兩皆閃過不能中胡拔都來及勒馬

太祖急回騎引弓射其背鎧厚箭未深入即又射其馬洞貫馬倒而墜

太祖又欲射之其麾下大至共救之我軍亦至

太祖縱兵大破之胡拔都僅以身遁時判書金世德妻尹氏寡居數年有穢行其母以嫁前洪州牧使徐義纔數日尹氏惡義而出之憲司劾之遣卒守其家李仁任等受尹氏厚賂謀欲寢之謂豆關慶立邊功以尹氏妻之拜禮儀判書又從

太祖大敗倭賊于咸州免罪洞賜宣力佐命功臣號拜密直副使攻逸之舉從

太祖回軍諏商議同知密直司事會議都監事辛昌立授知司事恭讓即位錄回軍功賜錄券上田墅密直使與張思吉擊倭于西海道進知門下府事司判都評議使同事自此以後入 本朝

南閨

南閨寧海縣人性豪邁無檢束自幼好奇計辛禑時補社稷壇直時倭寇大城三陟郡城小且危國家難其守閨自薦知郡事既到郡賊猝至閨率十餘騎開門突擊之賊敗走召授司僕正禑攻逸從我

太祖至威化島與超仁沃等獻回軍之議且密謀推戴以

太祖嚴謹不敢發言既還寢白

太祖曰從諫如流人君之德責難於君臣子尹邁密直副使上書曰從諫如流人君之德責難於君臣子之恭昔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之君臣更相勉勵如此後之人君可不鑑哉近殿下坐正殿進百官以天之譴告與夫八事之弊自責下敎求言然其直言極諫者非一而優游不斷臣恐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也昔賈誼上書以爲有痛哭者一流

涕者二長大息者三夫以文帝之時內外晏然紀綱備舉誼之言尙爾矧今日可言者多矣臣以庸劣荷殿下之重恩受殿下之厚祿凡所見聞不以上達是不忠也故以數語不避群邪切齒陰中之禍敢冒聰聽自甲寅以來忠臣義士常懷心於僞姓而不敢發辛禑之狂妄日熾遂有戊辰政遂之舉諸將仗義回軍退辛禑而黜崔瑩議立宗室之賢主將皆敏修不顧萬世之法力沮衆議謀於一大儒立禑子昌則忠臣義士之憤益深切矣及見尹承順權近貳來

聖旨曰高麗國中多事爲陪臣者忠逆混淆雖假異姓爲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於是九功臣慨然有扳亂反正之志出有死無生之計倡大義定大策而推戴殿下爲恭愍王後以來王氏之祀此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啓迪之也逆臣邊安烈因權近之私拆頇知密旨黨附外成反欲迎禑永絕王氏幾使

聖天子存亡繼絕之恩不得行其爲逆謀實金佇鄭得厚所明言官吏國人所共聞故益謙交章論執而安烈伏辜餘黨免於鈇鉞國人靡不欣慰向使安烈之計得行則殿下之大事去矣金宗衍潛結奸黨同惡相濟以圖不軌令尹辛李初流言

上國請親王助天下之兵遂啓

聖天子疑我之心罪莫大於此者而使臣王昉趙胖之還辭證明白何啻而不問乎使臣鄭道傳韓尙質等欽奉宣諭聖旨曰高麗有多小地方也有賢的也有愚的自要小見識使那小人來則其爲不軌之迹明矣始謀之黨見矣誠宜命有司推鞫其狀明示重典開于

天子可也而罪同罰異或誅或免何哉向使宗衍之黨之計得行而

天子不得明見萬里則三韓之民無遺類矣趙裕之言一也或遠竄或近流或有杖之者或有誅之者或有召還京師慰而安之者是亦何心哉向使趙裕之黨之計遂行則忠義祉稷之功臣不得保全矣戊辰回軍之際池湧奇乃曰有親王之子孫在焉其言果驗於王益富之事也然則湧奇之扶擁益富而潛圖之迹甚明矣殿下殺益富而赦其族活湧奇而全其首領則殊失用刑之公矣益富之死也爲有罪則湧奇

之生也何幸歟湧奇之生也爲無罪則益富之族奚罪歟向使湧奇之計得行則殿下之享國未必保也大逆不忠之黨

皇天后土之所不容三韓臣子所不共戴天之讎也殿下烏得而私之管叔成王之叔父也將危周公而就戮上官安昭帝之親舅也以謀霍光而赤族假使周公霍光見疑於成昭則周漢歷年之久未可期也殿下不以王法爲念索於姑息之仁蚤諫論勦而反見斥逐群邪保全而反見任用是物不忠不義於將來也忘祖宗五百年之社稷也然則其於

皇天眷命殿下之意何其於

天子復立王氏之意何其於祖宗扶佑殿下之念何其於臣民共戴殿下之心何臣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故有以窺殿下之私心也臣之所言公則請將安烈宗衍趙裕之黨與夫湧奇等即下憲司明正其罪布告中外以快人神之憤以懲亂賊之徒可也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公於萬世臣何惜一朝之命不顧萬世之法乎臣之所以極言不諱者寧得罪於殿下冀不獲罪於祖宗也又念君子陽類磊磊落落無所回互用之則升其國於明昌而衆臣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小人陰類啀喍諧諧變亂是非用之則降其國於昏暗而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不節此必然之理也伏惟殿下親君子訪以時政得失問以古今亂理從容談笑涵養德性無言不聽靡事不舉非法不道非禮勿行絕宦官遠小人斥異端存天理而滅人欲則可以共新於理化可以仰答於天心天災消地道寧賞罰明禮樂興陰陽和而風雨時天命益新人心益附隣國益慕之矣願殿下深思之熟慮之道傳以罪配羅州閭力不能救且自上審後怨讎旁興王亦忌之故稱疾自免諫官金震陽等劾論削職流遠地尋召拜同知密直司事時右侍中裴克廉等奉王大妃敎將廢王昺旣定乃白我

太祖太祖怒曰廢之而將立誰耶閭對曰我等必得明主願勿愛遂廢王王將出閭跪曰禹玄寶父子謀迎辛禑又黨於金宗衍欲危社稷於是大臣省憲以宗社大計請罪玄寶父子上以姻婭之故優游不斷曾未知五百年三韓之業在禹氏之生死也昔商王大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放之桐宮旣而大甲處仁遷義伊尹迎大甲復紹成湯之業今上若能遵

善改過則不待朝夕而復矣王曰予本不欲君爾等也而群臣强立之且予不敏未諳事機豈無怍群下之情乎因泣下曰禹氏於我爲仇讎矣途行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二十九

列傳卷第三十　高麗史一百十七

正憲大夫判典書漢城府判事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奉
敎修

鄭夢周

鄭夢周字達可知奏事襲明之後母李氏有娠夢抱關盆忽墮驚寤而生因名夢關生而秀異肩上有黑子七列如北斗年至九歲母嘗夢黑龍升園中梨樹驚覺出視乃夢關也因改夢龍既冠改今名恭愍九年應擧連魁三場遂擢第一人十一年選補藝文檢閱十三年從我

太祖擊三善三介于和州累遷典農寺丞時喪制紊弛士大夫皆百日即吉夢周於父母喪獨廬墓終禮俱盡命旌表其閭十六年以禮曹正郎兼成均博士時經書至東方者唯朱子集註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脗合諸儒尤加嘆服李穡頭稱之曰夢周論理橫說竪說無非當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十七年轉成均司藝二十年改大常少卿俄遷成均司成二十一年以書狀從洪師範如京師賀平蜀還至海中許山遭颶風船敗漂抵岩島師範溺死其得免者纔什二夢周濱死乃生割臗而食者十三日事聞

帝具舟楫取還厚加恩恤遣還辛禑元年拜右司議大夫移成均大司成初

皇明發與夢周力請于朝首先歸附至是恭愍被弑金義殺使國人惴惴不敢通使

朝廷夢周又陳大義以謂迴來疑故當早詳奏使

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禍生靈於是始遣使告哀且辨釋金義事時北元遣使賜詔權臣李仁任池奫欲復事元議迎其使夢周與文臣十數人上書曰爲天下國家者必先定大計大計未定則人心疑貳人心之疑百事之禍也念吾東方僻在海外自我太祖起於唐季禮事中國其事之也視天下之義主而已頃者元氏自取播遷

大明龍興奄有四海我上昇王灼知天命奉表稱臣

皇帝嘉之封以王爵錫貢相望者六年于玆矣今上即位之初賊臣金義因禮送天使中路擅殺叛入北元與元氏遣孽謀納濟王旣殺天使又背其君惡逆甚矣誠宜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而殺之然後已也國家不唯不問金義之罪反使宰相金濟奉貢北方與季南封疆之臣也擅殺遣衛三人張子溫等金義一行之人也不遂定遣衛公然還國又置而不問今北使之來議遣大臣禮接境上乃曰不欲激怒北方以緩師也夫元氏失國遠來求食宜得一飽以延須臾之命名爲納君實自利也絕之則示我之强事之則反驕其志其欲緩師實速之也竊聞其詔加我以大逆之罪因以赦之我本無罪又何赦焉國家若禮待其使而送之則是舉國臣民無其實而自蒙大逆之名不可使聞於四方爲臣子者其可忍乎又況

朝廷初聞金義之事固已疑我矣又聞與元氏相通而不問金義之罪則必謂我殺使與敵無疑也若興問罪之師水陸並進國家其將何辭以對之乎其欲緩小敵之師實動天下之兵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廟堂之上若不能言者其故不難知也蓋以前日群小之變當時宰執恐被

朝廷實詰實有與金義通謀欲以絕上國安師琦情見自刎是也師琦既死宜速定計以快衆憤而至今未有聞也人情洶洶恐生他變伏惟殿下斷自宸衷執元使收元韶耦吳季南張子溫幷金義帶行之人送至

京師則曖昧之罪不辨自明乃約與定遼衛發兵待變聲言向北則元氏遁種欲迹遼通而國家之禍無窮期矣池奎深忌之貶流彦陽二年許任便居住時倭寇充斥濱海州郡蕭然一空國家患之嘗遣羅興儒使覇家臺說和親其主將拘留來我國見責

朝廷皆大臣過也卿博通古今且悉予意今平仲疾不能行乃代以卿卿意何如對曰君父之命水火尚不避況朝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候風渤海實九十日程今去歲節纔六旬脫候風旬浹則餘日僅五十此臣恨也禑曰何日就道對曰安敢留宿遂行晨夜倍道及節日進表

帝覽表畫日曰禑國陪臣必相托故不肯來日迫乃遣爾也爾得非往者以賀平蜀來者乎夢周悉陳其時船敗狀

帝曰然則應解華語特賜慰撫勑禮部優禮以送遂放還尚

圖判書六年從我

太祖聿倭雲峯還拜密直提學明年簽書司事十年拜政堂文學本國與

朝廷多釁

帝怒將加兵于我增定歲貢乃以五歲貢不如約杖流使臣洪尚載金賚生李子庸等于遼地至是當遣使賀

聖節人皆憚行規避最後乃擬道密直副使陳平仲平仲以戚獲數十口賂林堅味遂辭疾堅味即舉夢周禑召面諭曰

涵來我國見責

朝廷皆大臣過也卿博通古今且悉予意今平仲疾不能行乃代以卿卿意何如對曰君父之命水火尚不避況朝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候風渤海實九十日程今去歲節纔六旬脫候風旬浹則餘日僅五十此臣恨也禑曰何日就道對曰安敢留宿遂行晨夜倍道及節日進表

帝覽表畫日曰禑國陪臣必相托故不肯來日迫乃遣爾也爾得非往者以賀平蜀來者乎夢周悉陳其時船敗狀

帝曰然則應解華語特賜慰撫勑禮部優禮以送遂放還尚

試等十一年同知貢舉取士故事每試一場輒考較出榜初場不合格者不得入中場終場亦如之懿妃弟盧龜山童騃無學中場不入格禑大怒欲罷試李成林廉興邦等詣龜山父英奮第請使龜山赴終場英奮辭以不可獨入於是幷試不合格者十數人竟取龜山德昌府行首文允慶本宦官李匡從祖寫其友策夢周點之知貢舉廉國寶乃取之崔瑩戲語人曰前月監試學士尹就弃塞士取昏童致天大震盛殺我麻今東堂學士復致何等天變耶十二年如

京師請冠服又請蠲免歲貢夢周奏對詳明得除五年貢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及還禑喜甚賜衣帶鞍馬拜門下評理明年請解職封永原君與河崙廉廷秀姜淮伯李崇仁建議革胡服製華制十四年拜三司左使辛昌元年改爲藝文館大提學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拜門下贊成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戶曹尚瑞司事進賢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領書雲觀事封益陽郡忠義君賜純忠論道佐命功臣號敦信守節同德翊戴功臣崇德報功二國家之令典惟卿天人之學王佐之才射策而連捷魁科應募而克伸孝志惟根本培植於內者確乎不拔故英粹發越於外者煥乎有文先王任用而俾掌絲綸後生景慕而如仰山斗倡鳴濂洛之道排斥佛老之言講論惟精深得聖賢之奧致誨不倦蔚有人材之興德望由是而益崇聲名以之而大振

聖明勃興之伊始國家歸附之最先慎簡臣僚擧充書狀航滄海而乃往因颶風之所漂僅脫萬死以旋歸優荷九重之眷顧迫玄陵賓天之後嘗金義奔胡之初有權臣執狐疑之心謂庶官懼駿奔之役莫肯遣使於上國將欲嫁禍於生靈卿與鄭道傳等力言以爲遲來變故之相仍盡具事情而申達荷獲罪於

天子難延祚於邦家故有使介之行以明臣子之分願東方之寧謐繇卿號之謀猷厥後胡使之來嘗辭不順當時郊迓之議大小皆然率李齊伯英之徒極陳不可忤仁任池奎之旨未得兒容竄逐嶺南者數年往還日本者經歲由小邦覲聘之緩致

天朝誕責之嚴國步危疑人心洶懼踐履山川親瞻天日始

通王覲之途終滅歲貢之額惟自昔罔愆事大之禮肆至今克有保民之休粵自甲寅以至己巳不幸有禑昌僭竊之禍居常懷狄張興復之忠天實臨於爾心事竟成於有志洪武二十二年十月門下評理尹承順等回自京師欽奉

聖旨高麗君位絕嗣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卿等定策宣

天子之命稟太妃之言推戴寧躬俾承正統纘十六年既絕之祀延千萬世無疆之休於是整頓紀綱修明禮樂正田法而息爭訟汰冗官而舉賢良廊廟施爲實堯舜民之志經筵啓沃皆伊訓說命之言奇材允協於股肱盛烈難忘於帶礪苟無褒崇之異數何以勸勵於將來是用立閣圖形勒碑紀績追贈三代祖考宥及永世子孫錫之土田副以臧獲仍賜白金五十兩厩馬一匹於戲予惟襲艱大之業思免厥愆卿益輸弼亮之誠以永終譽王御經筵夢周進言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飲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即是堯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氏之教則不然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滅爲崇豈是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榮英爲師故夢周講及此然王方惑佛不納彝初獄起棄諫論其黨甚力夢周請因封崇四代大赦臺諫猶論執不已王下都堂議夢夢周請因封崇四代大赦臺諫猶論執不已王下都堂議夢周以爲罪狀不白今又經赦不宜復論刑曹劾夢周右彝初黨夢周再上牋辭皆不允召夢周宴慰之尋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尚瑞寺事領景靈殿事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經筵事益陽郡忠義伯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尚瑞寺事領景靈殿事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經筵事益陽郡忠義伯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尚瑞寺事領景靈殿事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經筵事益陽郡忠義伯三

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近日殿下下敎求言曰言之者無罪於是人皆抗疏極論政事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眞所謂不諱之朝也有國子博士生員等亦以排斥異端上書陳說言語不謹觸犯天威在朝之臣不勝恐懼臣等以爲斥詆佛氏儒者之常事自古君王當而不論況以殿下寬大之量豈爾狂生在所優容乞賜寬恩一皆原宥示信國人王從之貊等得免又疏曰賞罰國之大典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非至公至明不足以得其中而服一國之人心也自殿下踐祚以來省憲法司交章擧劾以爲某人乃沮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某人與於逆賊金宗衍之謀於行在所爲內應者某人於諸將承

天子之命以辛禑父子爲非王氏議復王氏之時謀迎辛禑永絕王氏者某人送葬初於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者某人陰養先王孽孫潛謀不軌者章疏屢上雖勞聖慮之勤至今未見明白必於其間有罪者曲蒙肆宥無辜者未能昭雪其於公道似乎兩失是以言者紛紛至今不已臣等以謂宜令省憲法司共議商榷將連涉人等獄詞文案更加詳覆某人罪在不宥宜置于法某人情在可疑宜從輕典某人無罪被誣宜令辨釋獄章既上殿下坐朝門召宰輔臣僚親臨審錄使無冤抑然後加以罪黜施以肆宥則人心服而公道行矣從之於是省憲刑曹論列五罪曰沮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曹敏修李穡也與於金宗衍之謀爲內應者朴可興池湧奇李茂鄭熙啓李彬尹師德陳乙瑞朴葳李沃李仲華陳元瑞金軾李龜哲也但湧奇葳茂熙啓彬師德乙瑞元瑞沃仲華等皆不問流貶又無供辭情在可疑然湧奇葳名在功臣之列位至將相宜盡心輔佐而多聚軍官使宗衍有所依賴欲遂其謀其情難測軾龜哲等雖有供辭辭不分明情亦可疑謀迎辛禑永絕王氏者證安烈李乙珍李庾道元庠李貴生鄭地禹玄寶禹洪壽王安德禹仁烈及穡熙啓也大逆安烈雖無供辭既已伏誅然不籍產擧國欵望乙珍與安烈同謀擾亂國家供辭明白今據乙珍之辭則庾道之與謀亦無疑矣且以安烈腹心爲其都鎭撫豈有安烈謀事而庾道不知者乎宜與乙珍同處較問庠貴生知情不首且據李琳父子供辭則洪壽雖涉迎禑而無供辭其情可疑以鄭地供辭

覩之地之無罪被誣明矣以朴義龍供辭觀之則穡之謀迎
辛禑固可罪也玄寶安德仁烈熙啓等已皆免職分配于外
皆無供辭故問其時問事巡軍官皆云玄寶等之與謀金佇
已明言矣然不以其時與佇對辨又無供辭情在可疑而仁
烈則以委官坐巡軍不明取佇之供辭安德則都屯串敗軍
後往見禑於驪興累日之程其間難測又觀李琳父子供辭
則安烈之欲使仁烈安德迎禑明矣其見於蔡初書者避安
烈金宗衍已伏誅李琳曹敏修病死禹仁烈鄭地李崇仁權
近李貴生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李種學慶補已承服李穡陳
乙瑞李仁敏韓俊鄭龍仇天富李大卿皆無供辭其不在蔡
初書中而見於洪仁桂供辭者崔公哲已杖死崔七夕安柱
公義郭宣鄭丹鳳曹彦王承貴張忠立已承服趙卿病死陰
養先王孽孫者亦池湧奇也湧奇陰養益富事狀明白其罪
不可赦也王御正殿召夢周及判三司事裴克廉僉大司憲
金湊門下評理柳曼殊左常侍許應右常侍全五倫諫議朴
子文全伯英獻納權軫正言柳沂金汝知掌令崔咸仝献持
平李元紘李作刑曹判書具成祐摠郎成浦正郎何係宗佐

郎朴猗等議定五罪王曰自寡人即位以來臺諫每以五罪
交章上疏然罪狀不白難可罪之不唯予之軫念臺諫因此
或落職或左遷紛紛不已即今宜以明辨其有罪者不可以
私赦被誣者亦不可不赦卿等毋面從退有後言乃問立昌
迎禑之事欲寬李穡曰戊辰年諸將回軍議立王氏問計於
穡而曹敏修以辛昌外戚爲時大將穡實怯懦故曰父廢子
立有國之常乃立昌襲位罪可恕也夢周對曰然但穡無飾
操耳何有罪乎湊啟曰當殿下龍潛之日僞辛稱玄陵之後
穡知其非王氏而倡立子昌曰父廢子立是成辛氏爲君也
成辛氏爲君則殿下以辛氏之臣而篡辛氏之位矣穡爲世
大儒就斷國論貪生忘義罪可恕乎當時大將如
諸軍事可不恃賴而固畏敏修乎諸郎舍但唯唯汝知獨希
旨曰臣亦以謂穡等無罪也王又欲原禹玄寶朴可興湊又
曰殿下似有私意王勃然變色曰卿以予私耶遂釋穡玄寶
等以無供辭而但有金佇鄭得厚之言也王命敏修安烈籍
其家湧奇可與依舊付處仁烈安德戚外方從便餘皆京外
從便初安德亦在京外從便中湊曰安德藍浦之役專軍覆

沒其還也必道驪興而謁辛禑議迎立謂之罪狀未白可乎
外方從便其賜亦大矣王從之夢周啓王著令曰今後如有
論上項人等罪者以誣告論尋賜夢周安社功臣號四年夢
周取大明律至正條格本朝法令參酌刪定撰新律以進
夢周忌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又知趙浚南誾鄭道傳等有推戴
之謀嘗欲乘機圖之及世子奭朝見而還
太祖出迎黃州遂畋于海州隆馬
體甚不平夢周聞之有喜色遣人啾喜諫曰
李太祖實錄今隆馬病篤宜先剪羽翼趙浚等然後可圖也遂劾
浚道傳問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
太祖
太祖還至碧瀾渡將宿
太宗馳至告曰夢周必陷我家
太祖不答又告不可留宿於此
太祖不許固請然後力疾遂以肩輿夜還于邸夢周憂不濟
事不食已三日
太祖又自曰勢已急矣將若何
太祖曰死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
太宗與
太祖弟和壻李濟等議於麾下士曰李氏之忠於王室國人
所知今爲夢周所陷加以惡名後世誰能辨之乃謀去夢周
太祖兄元桂之壻卞仲良洩其謀於夢周夢周詣
太祖邸欲覘變
太祖待之如初
太宗曰時不可失及夢周還乃遣趙英珪等四五人要於路
擊殺之年五十六
太宗入告
太祖震怒力疾而興謂
太宗曰汝等擅殺大臣國人以我爲不知乎吾家素以忠孝
聞汝等敢爲不孝乃爾
太宗對曰夢周等將陷我家豈可坐而待亡此乃所以爲孝
也宜召麾下士備不虞
太祖不得已使黃希碩白王曰夢周等黨庇罪人陰誘臺諫

誣陷忠良今已伏罪請召浚問等與臺諫辨明於是鞫臺諫流之幷流其黨梟夢周首于市揭榜曰飾虛事誘臺諫謀害大臣擾亂國家

太祖麾下士又上疏籍其家夢周天分至高豪邁絕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研窮性理深有所得

太祖素器重每分閫必引與之偕屢加薦擢同升爲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事決大疑不動聲色左酬右答咸適其宜時俗喪祭專尙乘門法夢周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又以守令雜用參外吏胥秩卑人劣始選用參官有淸望者嚴其黜陟又以金穀出納都評議司錄事白牒施行事多猥濫始置經歷都事籍其出納又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鄕校以興儒術其他如立義倉賑窮乏設水站便漕運皆其益也所著詩文豪放峻潔有圖隱集行于世

本朝贈大匡輔國宗祿大夫領議政府事修文殿大提學兼藝文春秋館事益陽府院君諡文忠子宗誠宗本

金震陽

金震陽字子靜雞林府人性慷慨不群少孤力學恭愍朝登第調藝文檢閱十不年歷華要出爲西海道按廉有聲續由門下舍人陞左司議恭讓時彝初獄起震陽語同僚曰彝初之事三歲小童亦知其誣憲司劾以輕論大逆以沮正論請削職遠流不敍王止罷其職起爲右散騎常侍尋轉左常侍與右常侍李擴右司議李來左獻納李敢右獻納權弘左正言柳沂等論三司左使趙浚前政堂文學鄭道傳前密直副使南誾前判書尹紹宗前判事南在淸州牧使趙璞等曰鄭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去本主無由獨擧嗟一以傷天地生物之和二以傷殿下好生之德歲庚午淸州大水辛未城市乘桴天災荐至年穀不登豈非所召也殿下若曰浚爲功臣雖有罪當恕臣等又竊聞去年戊辰開國伯立殿下之心已發於回軍之日而浚不在軍中其不

參其議明矣至己巳

開國伯立殿下之策已定矣浚則却之而言他類

開國伯不許之故殿下得以立焉執此論之浚前不參謀於始議之日後欲沮其既定之策謂之殿下之功臣可乎浚若曰吾嘗無此言不唯左右諸相聞之天高聽卑昭然可畏焉能庾哉至哉

開國伯之忠也遏僞朝猶夏之衆而活斯民也如彼拒趙浚立他之謀而立殿下也如此其忠之至可謂貫乎日月矣向若行兵萬里挑戰上國則斯民之衣食於斯舍飽鼓腹於壽域之中其可得乎況

天子特遣使介錫以內帑之珍寵遇世子序於諸侯之上又可得乎若浚也者其言如彼其心可知然則不惟不得爲功臣實爲大不忠之臣也貪緣僥倖反得功臣之名卑於功臣之列寫容垂耀與大功臣無異超資受職與真功臣十倍而榮莫大焉曾不思遷善掩罪猶復陰與羽翼喉舌之輩無時聚謀豈徒然哉臣等竊畏必有不遂其所圖而又有不忠之論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也又臣等聞浚於上前乍泣乍

哀外示遷善之狀內要寬罪之計此乃僞悔也殿下天性正直以爲實然臣切恨之浚嘗姦計方肆之初天誘其衷遂悟昨非而悔之如是則其悔也眞矣厥今其同惡唱亂之輩幾乎垂翅而衆怒群猜極矣安得不如是而免其罪乎此實不得已而然也非僞悔而何哉若他日幸復乘勢其生變有甚於前必矣伏望殿下毋恃而早圖之可也又臣等聞閫營陳言曰殿下內多慈而外施仁義此言何謂也且閫於國家別無殊功驟登台府殿下之賜大矣乃希合浚與道傳之意曾無感恩知足之心敢發輕辱不敬之言所以激上意而逞其欲也其用意姦惡如此誠可畏哉蓋此人輩厥罪惟均殿下若因循不斷不唯天怒人怨恐有不可及之後悔也臣等本非故欲害人者也安敢效彼輩私讎未報勞心忉忉者爲哉但以公義如此事勢如此故不敢不請也此言如飾皇天上帝實先誅臣等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伏望殿下收浚閫在紹宗璞等職牒功券鞫問其罪明正典刑逭傳仍於貶所典刑垂戒後來疏上留中不下震陽之疏雖竝

太祖其實將欲危之也震陽等牒憲司發吏卒守浚閫于家

浚讓嘗不報曰吾爲社稷耳又何憂乎明日震陽等伏閤更請王召侍中沈德符鄭夢周議遂依申流浚遠地削閤紹宗于巡軍且曰流之於外可矣不必問也翌日兩府詣闕請鞫命判三司事裴克廉門下評理金湊同巡軍提調金士衡等治之臺官曰據門下府移牒爲之非吾等本意也震陽曰鄭夢周李穡禹玄寶使李崇仁李種學趙瑚謂臣等曰判門下李太祖潛邸特功專擅今隧馬病篤宜先翦羽翼趙浚等然後可然則宜痛杖之

太祖曰既已寬之何杖之有震陽等由是得免玄寶孫成範病免又流詹及代言李士顏于外

太祖麾下柳曼殊尹虎黃希碩等上書請籍夢周家幷治其

浚讓嘗不報曰吾爲社稷耳又何憂乎明日震陽等伏閤更請王召侍中沈德符鄭夢周議遂依申流浚遠地削閤紹宗于巡軍且曰流之於外可矣不必問也翌日兩府詣闕請鞫命判三司事裴克廉門下評理金湊同巡軍提調金士衡等治之臺官曰據門下府移牒爲之非吾等本意也震陽曰鄭夢周李穡禹玄寶使李崇仁李種學趙瑚謂臣等曰判門下李太祖潛邸特功專擅今隧馬病篤宜先翦羽翼趙浚等然後可

太祖曰既已寬之何杖之有震陽等由是得免玄寶孫成範病免又流詹及代言李士顏于外

太祖麾下柳曼殊尹虎黃希碩等上書請籍夢周家幷治其

黨王從之奪震陽攘崇仁瑚種學種善告身臺諫交章曰金震陽翟攘生事以致禍亂者其謀非一日其黨非一人今又因仍姑息置而不問則臣等恐群疑無自而釋衆心無自而安疑故之生姦邪之作將不弭矣願殿下令巡軍萬戶府將震陽等究問情狀隨其輕重以明其罪以斷厲階王命更勿鞫訊但據前日獄辭分其輕重以聞於是杖震陽一百徙流遠地尋卒

姜淮伯

姜淮伯晉州人父蓍門下贊成事淮伯辛禑初登第累遷成均祭酒歷密直提學副使簽書司事賜推忠協輔功臣號恭讓即位以淮伯趙浚徐鈞衡李至爲世子師淮伯以年少無學固辭隆判密直司事兼吏曹判書上疏曰吉凶非自外至禍福惟人所召安有憑佛敎信術數以祈福利之理乎佛氏之道清淨寡欲爲第一義若窮竭民力造佛造塔則反得罪於佛氏而殃禍隨至矣近日演福之役民有破產失業是乃傷仁政之大端也天時地利不如人和一治一亂自然之理安有地氣衰王而國祚有盛衰乎開國以來四百餘年何嘗

巡住三京而朝三十六國乎辛禑信圖讖而移都酒京矣未知何國朝於漢江乎災異之出實惟上天仁愛人君正當恐懼修省日愼一日檢身節用時使薄斂則上答天譴下慰民心何必遷都漢陽盡驅農民以供營繕之役科斂徵發使失耕穫之時以搖邦本而傷和氣乎宴安邪侈斲喪良心之斤斧也今殿下於宮中構新亭植花卉以爲宴安之所臣恐侈心自此而生矣又御衣褥令倉庫買賣供進一匹之絹價或倍蓰謀利之徒坐取重利乞令倉庫奴隸習織綾絹以供內用王納之出爲交州江陵道都觀察黜陟使召還拜政堂文學兼大司憲與同列言人事乖於下天變應於上今星失其躔月有食既又當農月耕播之時寒冰未解候如隆冬必有召致不可不慮願殿下恐懼修省明其政刑恪勤天戒以答天心乃勑京外不急土木之役一皆停罷以弭怨氣王從之諫官金震陽等承鄭夢周指嗾劾趙浚鄭道傳等罪淮伯亦率臺官上疏論劾浚等及夢周誅震陽等皆杖流淮伯以王壻淮季兄得不坐遂稱疾辭職左常侍金子粹等上疏曰姜淮伯等羅織無辜欺罔宸聰而殿下命二大臣窮問得情

晨陽鄭熙等十人皆服厥辜遠竄于外獨淮伯與柳沂苟免
在家若不與於其議者罪同罰異願殿下斷以大義削淮伯
沂職流遠地以正邦憲王不得已從之流淮伯于晉陽入
本朝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卒年四十六子宗德友德進德碩
德順德

李詹

李詹洪州人恭愍王辛九齋試經義賜詹等七人及第授詹
藝文檢閱三轉爲正言上疏曰史典之法尙矣古者諸侯無
私史邦國之志藏於王室而已及其三史繼作列國皆有史
官掌記時事本朝自統三以來褒貶可記之事常多史官筆
不停書易世而後乃編摩然其所載只陰晴日歷耳若其先
王行事之跡與夫國家興廢之典官或失之其故何歟大抵
事之形迹雖已著明已之耳目皆不可信史臣非不欲見聞
於陛下書生辭色拙訥人亦不以情狀告之故退而瞎不知
何事嘉言善行至於再傳而狃於私見然後掇拾以爲實錄
是非混淆世莫能矯是豈獨天地之罪人抑殿下之罪人也
然亦非史臣之罪嶽史臣之過也傳曰君舉必書此言君之
言動左右史皆得以書之也伏望殿下親近史臣言動施爲
令悉書之又令諸司具事以報而錄之則紀載必不差謬此
乃殿下觀感修省之機也臣又聞古之帝王未有宴安而能
致治者文王不遑暇食宣王常設庭燎二君用心於民如此
其勤故垂統之功莫不緜遠中興之業益有光明終始成周
而爲有道之長後世人主之所當取法也殿下即位之初勵
精圖理御殿聽政自宰相至于群有司咸得進言各以其職
聞奏故民情上達事無壅塞幾致昇平及其涉歷萬機自有
私見以謂臣下之言莫能予智賞罰廢置斷自宸衷無所咨
諏故國之理亂政之得失庶官無敢言者誠可嘆也願殿下
親臨庶政自宰相至于大司憲六部尙書諫議大夫皆得以
言事之得失則昇平之理庶幾可復若計較小功糾摘細過
有司之任非殿下所當爲也殿下近值冬雷之變以爲此百
職懈位政刑不明之應乃令諸司日書坐目具劄子以聞此
誠殿下畏天勤民之美意也然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若
殿下昧爽夙興平旦視朝以示百官誰敢曠官尸祿以自安
乎苟不然則必將托以疾病事故誣殿下者多矣焉能人人

而誅之臣計以爲使考功考各司勤怠凡在官者日出而聚
日午而散其有不如法者憲司糾理伏惟殿下法文宣之成
憲無安於位無倦于政以達與情王從之令每月六衙日六
部臺省官親奏事又令史官近侍全羅道都巡問使李金剛
貪財喜酒色奪羅州牧使河乙沚玉頂兒又漕運後期致漂
沒憲府將劾之知申事廉興邦聞之曰金剛賄賂絡繹憲府
何能爲金剛果以賄免罪後拜四宰諫官不署告身辛旽謂
詹曰何不署金剛告身詹曰何可署也吾父若祖俱令同正
吾得爲正言足矣旽默然後貶知通州事召復爲正言辛禑
初陞獻納與正言全伯英上疏請誅李仁任池奫貶知春州
事伯英榮州事尋杖流河東蒙宥從便累歷閒下舍人典理
摠郎辛昌立拜司憲執義書唐太宗帝範以進曰王者高居
深宮厭聽阻明恐有過而不聞有闕而莫補所以設紹樹木
思獻替之謀傾耳虛心訏忠正之說故忠者灑其心知者盡
其策臣無隔情君無偏照昏主則不然自聖而拒諫故大臣
惜祿而莫諫小臣畏誅而不言肆其荒暴自以爲德兼三皇
功過五帝至於身亡國滅豈不悲哉臣嘗得是書而讀之人
主傷躬闇化之道求賢納諫之方去邪誠盈之訓備載其中
臣今承乏言責雖使臣觸冒天威抗辭極諫豈出於是書之
外哉伏惟萬機之暇幸垂睿覽恭讓即位轉成均大司成改
右常侍經筵講讀官歷工禮二曹判書尋拜密直代言時成
均博士金貂上書曰人事動於下則天變應於上災異固不
虛生德必未孚於帝心政必未協於輿望刑賞必戾於正任
用必失其宜寃抑必有所未伸財用必有所妄費此無他以
好惡也好惡則失中失中則不和此天地之氣所以未順也
所謂惡者釋氏也釋氏潔身亂倫逃入山林此亦一道也然
其禍福之說妖妄尤甚其曰張皇梵呗能厭妖異而降香絡
釋供億浩廣未見天灾地惡之消弭也其曰我以祈福能使
人壽而不惜萬錢俾之祝壽未見百齡之驗也其曰賴我接
引破地獄生樂土然死無復生者其見樂土與地獄者誰歟
其曰地鉗之應置金剎寶塔以鎭之然三代以上未有釋氏
不知何物以鎭之而致雍熙之治歟且其法曰禁而相生養
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然其徒寄食吾民無所愧恥可
笑之甚也嗚呼爲此道者閉口居山與禽獸同群然後可也

雜處民間毀傷風俗亦獨何哉殿下中興雖在先王之法猶有所損益之者況此誤世之大惟尤好而不黜之可乎柰何造堵之役農民勞憊禪僧之養錢穀虛耗上所好者下必有甚焉恐斯民駸駸然入于釋氏弃恒產而背君父矣昔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寺殫府庫以事浮屠卒之淨居呵呵之聲爲千古所笑也我文陵師懶翁惑辛旽深尙是敎終未獲福此則殿下之所親見也淫祀又惟之甚者也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三代以後正道不行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妖家爲巫史民瀆于祀弃父母之神於草葬而諂事無名之鬼嗚呼神不享非禮其能使之有以感格乎如是而欲合帝心弭天灾其可得歟故邪氣凝而陰陽失道夏霜殺草日食星變風雹水旱無歲無之天之示警至矣此皆人心風俗不正而好惟之所致也臣願回天聽驅出家之濫還歸本業破五敎兩宗以補軍營中外寺社悉屬所在官司奴婢財用亦皆分屬放巫覡於遠地不令在京都使人人設家廟以安父母之神絕淫祀以塞無名之費而嚴立禁令剃髮者殺無敎淫祀者殺無赦議者謂此二弊根深蒂固不可遽革然殿下中興一新法制豈可因循若能革之堯舜之治可及也若委任徵臣不聽讒言聽以便宜痛禁則不出數年庶乎其盡革也王覽疏不悅會貂以陵辱長官下巡軍罪當笞王指貂名曰此人背上書詆毀佛法者也欲殺之而不得罪名詹曰自我太祖以來歷代崇信佛法今貂斥之是破毀先王成典以此罪之不患無辭王然之命刑曹按律刑曹以貂罪輕遲留不決王益怒賴鄭夢周論救只坐陵辱長官罪一日王御經筵講貞觀政要至唐大宗欲再伐高麗房玄齡上表諫之之語詹曰我國自古能守臣節昔梁武帝爲侯景所逼而我遣使往朝至則朝市鞠爲茂草使者見而泣侯景執之以問答曰不如古昔盛時是以泣侯景義而釋之唐玄宗避祿山之禍西幸蜀我使至玄宗喜親製詩十韻賜之此皆載在簡編昭然可觀至若元末北遷上都而奔問猶謹此臣等所親見也故固守臣節他國莫及況今堂堂

天朝安敢稍違臣節知門下金士衡亦曰我國僻在遐陬山川險阻若能謹守侯度誰敢侮之王深納其言詹進九規一曰養德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導之敎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故書曰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易曰果行育德又曰愼言語節飮食蓋事之至近而所係至重者莫過於飮食言語而已在身爲言語一國之榮騙奢過至淫佚易來此或不察必至於過差矣出一言而大臣不可則當察之委身而順之若昌勉順之而曰姑且如是事終不爾則是吝之也行一事而省愆不可則當察之捨己而從之若隱忍從之而曰業已爲之不宜中止則是憚之也人莫難於知過莫甚難於改過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若有一毫吝憚之心必至文過遂非之地矣伏惟殿下愼其所存而已四曰敦本天爲萬物之本而物亦各自有本論一已則身爲理天下之本論五常則孝悌爲行仁之本論爲天下國家則誠爲九經之本且民爲邦本農爲養民之本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正謂此耳夫禮失之奢喪失之易而其本則儉戚而已仁流於姑息孝敗於狎褻而其本則愛敬而已是故人君必敦本抑末而後民不偷薄矣恭惟殿下立法祛弊以布初政而有司以省徭役禁淫祀獻議且請行三年之喪以敦愼終之義而其儉

成之風則殊未之見也頃者殿下憫囚徒之冤滯敷布寬恩且令中外始造家廟以勸追遠之道而其愛敬之實則抑未可知也法制之類此者率多臣竊思之夫上所以使下者信也故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今茲國大妃尚康强無恙殿下誠能夙夜問安以行文王之孝則民化而敬矣常時供御務令裁損遂能無名之費仍停不急之務則寡儉之風興矣竊惟孝愼之殿遺像儼然陟降左右顧瞻而興哀則寧成之化行矣儉成愛敬乃喪禮仁孝之本信之一字所以行儉成愛敬之本也其法制之未盡行者當躬行以率之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務敦本之敎行抑末之令則浮靡之俗可變而淳訛之風可弭也伏惟殿下留意焉五曰謙己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聖人序卦大有之後受之以謙古之明君卑以自牧虛以受物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以致國祚之緜長也不然則反是矣今殿下每出言必先曰予不敏且不讀書不更事何足以知之臣愚以爲是乃自知明而無矜己訪人之失也人亦孰不樂告以善哉一言可以興邦是心足以王矣臣猶記在玄陵朝爲正言以臨報平近史官具疏以

聞時方興土木役民於影殿故疏未拆而臆以爲必是事也怒氣甚盛及拆而視之乃他事也則反曰吾固知堅僞淺近言耳當時雖勉强從之逆料物情而不中不嗜善言而自足是乃驕吝之心也臣願殿下秉心無驕行已謙抑終始不渝則謙而又謙自不知其入於道矣六曰施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生者也論其體則五常之一論其用則愛之理論其施之之方則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自有等殺不可混施也殿下常自謂予之過固在於仁慈臣愚以爲此誠天地生物之心生民永賴之本非過失也但有優游與果斷之異耳譬之仁慈路頭也優游果斷二岐也從仁慈而出於果斷則應機酬酢事無執迷之惑矣入於優游則臨事罔知所措終爲倒行逆施之舉矣殿下既有仁慈之美意當兼行制事之義節文之禮是非之智一日萬機惟斷乃成則民安物阜開壽域於四方矣昔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以致時雍是乃施仁之序也齊宣王功不至於百姓而不忍過堂之一牛是乃仁之失序也大本已失豈可謂之仁哉伏惟殿下法帝堯而戒齊宣捨優游而取果斷施仁之序不

慈仁之路不差可以入德矣七曰比類臣竊見殿下嘗有意於貞觀之理讀政要者于今二年矣凡物必有其類比而同之則未有大相遠者竊惟太宗之爲煬煌公即殿下之爲定昌君時也貞觀元年即殿下即位之始年也比古死刑除其大半即殿下之仁慈也上畏皇天下憚群臣即殿下之謙己也引諸學士講論文籍即殿下之經筵也吞蝗數枚即殿下之憂旱也樂聞諫諍即殿下之求言也群臣之罄竭心力知無不爲如玄齡者有之轉籌帷幄坐安社稷如如晦者有之處繁理劇如戴胄者有之以諫諍爲己任如魏徵者有之激濁揚清嫉惡如讎如王珪者有之矣然太宗自武德以前經略四方戰勝攻取則與殿下潛邸時異矣除隋之亂草創唐室則與殿下一姓再興異矣貞觀中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則今日之罹刑者多矣弘文之講論或至夜分而今日之經筵或作或徹矣殿下之謙己果以未副天意人望爲念乎殿下之憂旱果能如忘物之成疾乎太宗末年諫者頗有忤旨殿下之求言果不如是乎群臣之陳事千里如對面語果如玄齡乎勤行仁義綽有成效果如魏徵乎犯顏執諫果

如戴胄乎一言而感人主果如王珪乎今既比類而同之而其異者不可不慮也太宗末年魏徵上疏論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今日即貞觀之初也今日以後即不克終之幾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殿下自謂與太宗孰愈以太宗之英明而魏徵之說如是之切也臣竊比焉伏惟殿下裁之八曰明政賞罰國之大柄也賞當功則千萬人勸罰當罪則千萬人懼苟或僭濫民無所措乎足矣古先哲王爵人於朝刑人於市皆與衆共之故賞者不德君罰者不怨上以其功罪之收當也後世公道日昧爲善者不必蒙賞爲惡者不必獲戾混於所施變亂是非良可嘆已伏惟殿下鑑古今之得失秉心平直如持權衡無有此佢彼昂之殊則賞之者如庶草之過春陽自生自長而造化自若也罰之者如衆卉之值秋霜自凋自瘁而玄天幽嘿也故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罰之柄付之人君爲人君者代天而行耳今殿下之賞善罰惡未盡出於天道之無爲抑有說乎今人謂事之無大得失者曰可東可西臣竊以爲甚無謂也此必求售其所欲者說闊大以瞞人耳夫天下之理公私而已耳天下

之道善惡而已耳其兩立而不相容如薰蕕冰炭之相反也泛指而通稱之可乎有議人者曰某人雖有某功可賞然有某罪可罰也則人主罔知所施若其功輕罪重罰之可也罪輕功重賞之可也功罪相等較其錙銖斷之可也殿下當於賞善罰惡之時心無二致務要果斷則可東可西之說自不行矣伏惟殿下防其害源開其利本顯罰以威之明賞以化之則威立而惡者懼化行而善者勸矣九曰保業國家重器也得之至難守之至艱要在夙夜兢惕修德行仁以保先王之業而已夫保業之術無他如守巨室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固其堂基壯其柱石疆其棟樑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敬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雖千百年無頹毀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大臣者棟樑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人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踰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若逸豫以踰之讒諂以敗之則神怒民怨遂至顛沛而不振矣臣不敢遠引古昔請以爲朝之事言之爲辛以猜忍狂暴之資當王氏不弔之時竊我重器恣行無度又不量力師出無名至使生靈於大國罪盈惡積以底滅亡向使爲辛小心恭己謹守法度而不借大臣回軍之力定策之功則天命未可知也殿下之今日亦未可期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伏惟殿下遵聖祖之成憲戒爲朝之覆轍以保中興之業以固後世之基則人道順於下而天變弭於上矣陛知申事以事流于桂城未幾釋之任便居住自此以後入　本朝

成石璘

成石璘字自修昌寧縣人父汝完昌寧府院君石璘恭愍朝登第選補史館累遷典醫注簿王見而器之命爲割字房必閣赤歷典理佐郎典校副令王曰石璘善書且諳鍊陞爲知印遷典理摠郎不阿附辛旽旽惡之譖于王出爲海州牧使召還爲成均司成擢密直代言陞知申事辛禑初拜密直提學倭賊大至入昇天府石璘爲助戰元帥隸元帥楊伯淵將戰諸將欲退度橋石璘曰若度橋人心忒矣安能力戰不若背橋而戰諸將從之人皆殊死戰賊果敗賜輸誠佐理功臣號進同知司事伯淵之獄起辭連石璘杖百七配咸安成卒蒙宥徙使封昌原君賜端誠翊祚佐理功臣號拜政堂文學出爲楊廣道都觀察使時適饑荒石璘請發州郡義倉從之仍令諸道皆置義倉召拜門下評理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俄兼司憲府大司憲與同僚上疏曰僞主所除官爵不可混於聖朝請皆收奪其以軍功都目除拜者吏兵曹毀其眞僞移牒尙瑞司俟其改授方許帶銜雖素負名望衆所信服者亦令臺省具聞改授其有冒妄者痛行糾理並以詐僞論王難之下都堂議又上疏曰臺諫職專諫爭宜近禁中今在疏外事無大小必具疏聞不唯煩冗下情亦不能盡達殿下即位之初尤宜開廣聰明豈可深居安逸以虧中興之業願自今事有可言者使得面啓其大者只令疏聞從之賜中興功臣錄券封昌城郡忠義君下敎褒美曰卿端慤之資慷慨之志早通鄒魯之書遠繼鍾王之筆荷玄陵簡注之深將爲大用以遁屯忌憚之甚遂致左遷不阿世而取容唯樂天而知命嘗被憲司之薦乃有觀察之行予在潛邸悉聞高風幸禑盜據王位既流毒于生靈又得罪於上國守門下侍中

李太祖藎謚　首倡大義卿贊佐決策推戴寡躬載惟功烈增光簡冊若不褒嘉何以勸勵爰命勒碑紀德立閣圖形錫之土田副以臧獲後昆襲忠義之號永世蒙赦宥之恩仍賜白金五十兩廐馬一匹卿其體此異數諒我至懷賜端誠保節贊化功臣號遷三司左使請減宦官祿王止能月俸詩以疾辭不允加賜定祚功臣號轉藝文館大提學拜門下贊成事以李穡禹玄寶之黨與弟石珚流于外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一　高麗史一百八

正憲大夫詹事兼成均大司成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等
修

趙浚

趙浚字明仲侍中仁規之曾孫自幼倜儻有大志恭愍王在潛德宮望見浚挾書過宮前召見奇之問其家世即命屬寶馬陪指諭王使洪倫輩强辱諸妃浚嘆曰人道滅矣復奚言哉且王以威福與奪常與群小謀而不及君子今日之勢豈發乎殆哉母吳氏嘗見新及第綴行呵喝嘆曰吾子雖多未有登第者何用哉浚聞之跪泣指天誓曰予所不第者有如天自是勤學遂登第辛禑初以通禮門副使出按江原道威惠並行至旌善郡有詩云滌蕩東溟當有日居民洗眼待澄清識者知其有大志召拜司憲掌令轉監門衛大護軍知製敎撰祈穀疏云疎正直忠信之人狎諂佞讒邪之徒知中事金濟代言朴脩祿金湊曰王若問正直忠信而疎者何人餡佞讒邪而狎者何人則何以對今浚改撰遂白禑語院所撰宣令書題宰臣監申然後判可禑從之累遷典法判書時倭奴充斥慶尙道陷爲賊藪州郡騷然民皆奔竄山谷國無紀綱將帥玩寇環視不戰賊勢日盛都統使崔瑩辱浚爲體覆使浚至召都巡問使李居仁數其逗遛之罪斬兵馬使命益桓居仁及諸將股慄曰寧死敵莫犯趙公威威力戰告捷一道賴安浚又上書都堂旌表孝子烈女之死賊者擢密直提學商議令議都監事禑召浚曰楊廣慶尙道倭賊大熾元帥都巡問使懊怯不戰卿其往察軍機浚曰臣母年踰六十又罹沉痾乞遣他人禑曰卿正直無私且有威望無以易卿浚曰殿下若命臣全制兩道其將帥逗遛敗績者聽臣區處則臣謹奉命不然元帥都巡問使位在臣上豈畏臣就死地乎將帥族黨忌之白禑止之倭寇江陵交州道以浚爲都檢察使賜宣威佐命功臣號禑荒淫無度權姦當國忌浚亢直不阿浚杜門不出以經史自娛者四年瑩誅林廉浚方居母憂起爲簽書密直司事浚辭不起浚嘗憤王氏絕嗣與尹紹宗許錦趙仁沃柳爰廷鄭地白君寧結爲友密誓有興復之志我

太祖見浚器宇不凡與論事大悅待之如舊識及回軍擧爲知密直司事兼大司憲事無大小悉咨之浚亦以經濟爲己任知無不言先是田制大壞兼幷之家奪占土田毒痛日深民皆怨咨我

太祖與浚鄭道傳議革私田浚與同列上疏辛昌極論之語在食貨志舊家世族交相謗毀執之愈固都堂議利害侍中李穡以爲不可輕改舊法持其議不從李琳禹玄寶邊安烈及權近柳伯濡附穡議道傳紹宗附浚議鄭夢周依違兩間又令百官議議者五十三人欲革者十八九其不欲者皆巨室子弟也太祖卒用浚議革之未幾世臣巨室動浮言欲復之浚又上疏論之諫官吳思忠李舒李崇等亦以爲不可復上書固爭從之浚又率同列條陳時務曰謹按周禮天官家宰以卿一人掌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其司徒以下各以其職聽焉而六卿之屬又有三百六十是則三百六十之屬統於六卿而六卿又統於冢宰也官職之增損名義之沿革代有不同大義不出乎此六部也洪惟我太祖開國之初設官分職置宰相以統六部置監寺倉庫以承六部甚盛制也法久而弊爲典理者不知選擧而流品濫爲軍簿者不典兵額而武備弛至於戶口之盈縮錢穀之多寡獄訟之無章盜賊之不理爲版圖典法者漫不知爲何事禮儀之禮典工之工果能各擧其職乎盖六部百官之本而政事之所出也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於是百僚庶司渙散無統不務庶績名存而實亡雖君相夔勤而政事之修擧其亦難矣臣等願以六典之事歸之六部以各司分屬乎六部宰臣自侍中已下以次判司事密直又以次兼判書提綱於上以奉翊爲六部判書領諸郎及所屬收司各以其職聽命於下大事則六部郎小事則六色掌以時奉承行移如是則簡以制繁卑以聽尊上下相維大小相統如網擧而目張領挈而裘順君相優游於上而百職奔走於下敎令易行政事易擧也人主之職論相而已宰相之職進君子退小人以正百官而已相得其人則天下理矣況一國之政乎周召太公文武成康之相也蕭曹房杜漢祖唐宗之相也本朝之制中書則曰令曰侍中曰平章曰參政曰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也樞密之七則法天之北斗也宰臣樞密之合坐始於事元之初至于近

代坐都堂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官職之濫古未有也願自今非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正己以正百官者非清白忠直疾惡好賢國爾忘家者非戰勝攻取勇寔三軍威加殊俗者不許兩府漢之光武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減損吏員十置其一以致中興之理凡不急之官雜冗之吏一皆汰去以復祖宗代天設官之成憲以示盛朝惟新之化六寺七監本無判事近來又階通憲奉翊不親視事曠官廢職坐費天祿願自今陞通憲奉翊之階者如有材幹者降其階使親其職新授者不許階奉翊通憲春秋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夫子盖傷夫周家以父兄之故官其幼弱之子弟尸天祿而曠天工也我文廟三十有八年之理蔚有太平之盛者以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願自今公卿士大夫幼弱子弟不許拜東班九品以上官其有冒受者罪其父兄糾正職察百官爲人主之耳目凡祭祀朝會以至錢穀出納悉皆監檢秩卑而責重願自今令臺諫薦舉以授其職陞其秩於正言之次以振紀綱守令近民之職不可不重近日所除守令頗有士林所不知者願自今非經顯秩有名望者非歷試中外有聲績者不許除授其田獵宴飲之事一皆痛禁監務縣令職又近民近世仕出多門人恥爲之乃以府史胥吏不學墻面之輩以毒于民願自今以臺諫六曹所舉有才幹者遣之陞階參官以重其任諸安集一切罷之其府史胥吏之徒只除權務之職其公私奴隸州驛吏工商雜類冒受官職者請許憲司不論官品皆奪其職供驛署專掌八道之驛近年不坐公廳而在私家行移文牒凡以權勢豪强之托親戚朋友之請乘馹騎而率郵吏者絡繹不絕驛卒凋殘職此之由願自今以供驛署之馬政周之伯冏之任也親近左右其選最重近代別立內乘內豎之徒專擅其職日者縱暴尤甚其收芻粟也劫奪萬端輸入城也農牛瘠什殘破幾縣毒流諸郡一州之內穀草之價布幾至九百匹州郡皆是而又驅其貢戶名爲驅吏至千百人不付公籍私置農莊而役使之若奴隸然害民病國甚可哀痛願自今以尚乘屬之司僕寺不許內豎除授謹擇廉幹者任之更日入直凡其芻豆身親量給幾內芻粟計馬定數分月而供日使糾正監檢每一番罷獸醫五人驅吏

三十人餘皆罷之屬之府兵凡都監有事則置無事則罷例也造成都監初因宮闕之作而置後以繕工之職歸之使管一國材鐵之用遣官吏而煩驛騎竭民財而盡其力一木之曳至數十牛一墟之治至廢十農一束之麻一把之爲至費十布取之於民也剝膚椎髓用之於私也如泥如沙願罷都監屬繕工寺幷罷防禦火桶都監屬之軍器寺愼揀廉正者官之且使糾正監檢以壺串宮闕之材瓦被罪籍沒之居室兩江之材諸窯之瓦供諸營造凡斫木陶瓦之役且停三年以休民力都城根本之地風化之所先其民衙王室而已近來敎養無法奸詐相習力役煩重日就凋弊願罷都監將五部屬之開城府每一里擇耆老有學者爲社長依鄕序之法敎養子弟其賤人及工商子弟各事所業毋使群戲街巷以長浮薄之風違者罪社長及父兄其都官宮司倉庫奴婢及近日誅流人祖業新得奴婢令辨正都監皆計口成籍毋使遺漏每有土木營繕之役賓客佛神之供皆以役之其於坊里雜役一皆除去以安其生以衙王室李仁任專擅威福踰二十年罪盈惡積幸天殛之願削官爵不賜諡誄以懲爲惡之人貞烈公慶復興淸白自守爲仁任等所逐卒於貶所願賜敎書弔祭其墓侍中李子松廉謹守節死非其罪國人惜之願賜諡誄厚恤其家祖宗衣冠禮樂悉遵唐制迨至元朝壓於時王之制變華從戎上下不辨民志不定我玄陵憤上下之無等赫然有志於用夏變夷追復祖宗之盛上表天朝請革胡服未幾上賓上王繼志得請中爲執政所改殿下卽位親服華制與一國臣民渙然更始而尙猶不順其品制以梗惟新之政願令憲司定日立法其不從令者一皆糾理近年奸凶相次執政隨賄厚薄高下其官視其從違殺活其人士風一變朝夕奔走於權門虛曠天工願令攸司各以斷獄決訟之事當兩衙日上之各司日坐本司視事其有奔走權門不供其職者停職徵祿刑無定法內外官司出入由已今典校一官皆文學之臣無他所掌願委刪定刑書以惠萬世又中外官司相接之節文書相通之格亦使刪定頒行古者風淳俗厚詐僞不生百官謝牒堂後宮署之世道日降奸詐日滋近來上將軍已下令軍簿司印之奉翊已下典理司印之防詐胃也今都評議使移文中外官司者皆出納錢

殺殺生威福發號施令等事所係至重而使一錄事署名非通變防奸之道也願依印朝謝之例凡都堂文牒必令印之舊制下王牌於諸倉庫宮司必印以行信寶今內豎獨署其名亦非所以防奸也願凡所內用令都評議使供之毋下三牌以塞內豎盜竊之源士大夫於聽訟決事之官出納錢穀之司交通私書顛倒是非耗竊官物其弊彌甚願一切禁止如有違者其請與聽者以不廉論各司各成衆愛馬之求索外官之贈遺一切禁止如有違者亦以不廉論古者民年十六爲丁始服國役六十爲老而免役州郡每歲計口籍民貢于按廉按廉貢于戶部朝廷之徵兵調役如指諸掌近來此法一毀守令不知其州之戶口按廉不知一道之戶口當徵兵調役之際而鄉吏欺蔽招納賄賂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戶不堪其苦而逃則富壯之戶代受其苦亦貧弱而逃矣其任徵發者憤鄉吏之欺蔽痛加酷刑割耳剝鼻無所不至鄉吏亦不堪其苦而逃矣鄉吏百姓流亡四散州郡空虛者戶口不籍之流禍也願今當量田審其所耕之田以田多寡籍其戶爲上中下又戶分良賤守令貢于按廉按廉貢于版圖朝廷凡徵兵調役有所憑依及時發遣而守令按廉如有違者輒繩以理諸道魚鹽畜牧之蕃國家之不可無者也我神聖之未平新羅百濟也先治水軍親裂樓船下錦城而有之諸島之利皆屬國家資其財力途一三韓自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瘠之田在於濱海沃野數千里陷于倭奴兼葭際天國家既失魚鹽畜牧之利又失沃野良田之入願用漢氏募民實塞下防凶奴故事許於亡邑荒地開墾者限二十年不稅其田不役其民專屬水軍萬戶府修立城堡屯聚老弱遠斥候謹烽火居無事時耕紵魚鹽鍛冶而食以時造船寇至清野入堡而水軍擊之自合浦以至義州皆如此則不出數年流亡盡還鄉邑而邊境州郡既實諸島漸次而充戰艦多而水軍習海寇遁而邊郡寧謐轉易而倉廩實矣水軍萬戶諸道元帥能置屯田修戰艦結人心施號令滅賊安邊者賜之島田世食其入傳之子孫其失一城堡亡一州郡者處以軍法毋得輕宥以示懲戒全羅慶尙楊廣三道貢賦之所出國家之腹心也今倭奴橫行攻陷我州郡蹂踐我禾稼殺戮我老弱奴婢我丁壯而擁旌節者嬰城竄伏莫有鬪志賊勢日熾願令大擧及時掃淸西北一面國之藩屛頃者奸兇擅國廣置私人元帥萬戶加於舊額州郡供額不貲民不堪命相與流亡願自今擇文武兼備威望風著者每一道元帥一人上副萬戶各二人餘皆罷之商賈之徒競托權門以千千戶之任侵漁棓克靡所不至願自今令其道元帥擇威惠爲民服信者除授之毋數易置權勢之家競爲互市貂皮松子人參蜂蜜黃蠟米豆之類無不徵斂民甚苦之扶老携幼渡江而西可爲痛哭願自今抑買者一切禁止如有違者痛繩以法前此被罪奸兇之徒抑買之貨其在民間未畢收者宜令刷括以充官用其應鶻貂皮之曲獻乞皆痛禁禾尺才人不事耕種坐食民租無恒產而無恒心相聚山谷詐稱倭賊其勢可畏不可不早圖之願自今所居州郡課其生口以成其籍使不得流移授以曠地俾勤耕種與平民同其有違者所在官司繩之以法昌下其書都堂又上書陳時務曰古之爲國者必先立紀綱國之有紀綱猶身之有血脈也身無血脈氣有所不通國無紀綱令有所不行法令不行國非其國矣殿下即位大開言路相臣憲臣各陳時務然舊弊甫革新法不行怨讟方興紀綱紊亂病自血脈達于宵肯雖有扁鵲卒難治也願自今判付法制刊板施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敢有犯法觸禁者一委憲司治之謹按寢園置禮文凡與祭者不飮酒不茹葷凡四日是謂散齋或在於本司或在於尙書省齋明端坐致其誠敬凡三日是謂致齋今則不然諸執事者自散齋至于致齋之日各於其家或與婦女押處且不習禮文故其祼獻登陟贊謁奠徹皆不合度甚不敬也其於殿下報本追遠之意爲如何哉願自今凡與祭者散齋四日在於其家則令糾正監之正順已下令錄事察之致齋三日則集於公所以習禮文以致誠敬違者以不敬論本朝樂節凡宴饗賓客必用唐樂繼以鄕樂今娼妓歌舞聲音之節終不合於中和殊失禮樂之本謹按朝廷儀注其視朝宴饗只使伶人按樂而娼妓不與焉願遵此法宮中宴饗只奏唐樂毋令娼妓近前南州之民近因兵亂板蕩失業又因水災禾穀耗損咸不聊生誠宜培養邦本俾不搖動各道既有節制使又有觀察使徵兵調役紛擾如雲民不堪苦其節制觀察使外諸奉使者一皆召還士大夫之仕宦于朝者既已委

質從仕克勤乃職固其分也今則不然顯官任職者託以覲親上家冒干口傳便歸鄉曲淹延歲月曠官廢職非事君致身之義願自今父母奔喪外不許出關外其事有不獲已者必辭職然後乃行違者痛理州縣之吏在京都典掌其鄉之事曰其人法久弊生分隸各處役之如奴隸不堪其苦至有逋亡者主司督京邸主人日徵賠布人一匹稱貸於人而不能償之直趨州縣倍數督徵縱暴侵掠州郡凋弊亦或由此頃者繕工寺日徵其人賠布以供無名之費至不仁也既不能當其任以供其州之事又不能用其人之力以供國役徒剝民膏而用如泥沙噫邦本殊失殿下憂民之心也願自今一切罷去使還鄉里其各殿之役以近日革罷倉庫奴婢代之各司之役使者亦以辨正都監所屬奴婢充之司設幕士注選之屬亦皆革罷以安民生尋知門下府事仍兼大司憲賜推忠翊節佐命功臣號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與同列上疏曰賞罰國之大柄也有功而不賞則人無以勸有罪而不罰則人無以懲守文之主猶然況殿下中興之初政乎我國家自太祖統三以來聖子神孫繼繼相承至于玄陵不幸絕嗣祖宗艱大之業歸于辛氏國統中絕王氏之廟不得血食者十有六年民怨於下神怒於上守侍中

李太祖從諫 出萬死之計奮其忠義與一二大臣定大策戡殿下入承大統克紹前烈三綱九疇既敷而復敍天命人心既去而復留雖平勃之安劉氏張狄之復唐室豈能加於此乎誠宜特加殊禮賜劒履上殿贊拜不名錫之茅土宥及十世立閣圖形以報大功則後之爲善者知所勸矣爰國大長公主玄陵之配也而以僞后韓氏爲配以忝宗廟宜亟撤之且韓氏之懿陵禍昌之胎藏亦宜掘破以雪神人之憤其勢是懲濫加官號若沔城黃驪固城禮安諸郡一皆降從本號其妃曰謹曰懿曰淑曰憲曰安曰寧曰靖曰賢曰善諸妃及諸翁主無論貴賤以一時之寵愛皆封爵賜印內帑珍寶錫與無算願令攸司收印章徵其珍寶以還內府其有係公私之賤者各還本役諸妃翁主之父母兄弟濫入樞省或至府院君封國大夫人翁主宅主者亦當收其爵牒其中憑勢逞惡者流竄遠方則後之爲惡者知所懲矣苟賞罰不明則紀綱不

立而無以興善理矣王皆允之又上疏曰東方自朝鮮之季離爲七十合爲三韓千戈爛熳而相尋生民之肝腦塗地者歷兩漢三國六朝隋唐迄于五代而未息我太祖受命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南征北旆始成一統垂五百年于茲矣閒者僞辛盜國宗廟絕祀殿下新紹三十一代中絕之統三韓億兆之民懽欣拭目以望殿下中興之理殿下一身皇天上帝之所眷命太祖列聖之所付托山川鬼神之所依歸百萬生靈之所寄命崇高之極有甚於萬億負荷之艱有萬於泰山一言之出如雷霆之動於天而三韓莫不聞一事之行如日月之出於天而三韓莫不覩敬之一字帝王所以作聖之基公之一字帝王所以致治之本願殿下上畏皇天之鑑臨下畏億兆之瞻仰賞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禍善之心罰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禍淫之鑒衆悅而後賞衆弃而後刑弊袴必藏一笑必惜命一官則曰斯人也果君子而可以理天工可以養天民而天不罪我乎潛邸之舊畏上帝而不敢私以賞咸里之親畏上帝而不敢私以爵勤咨訪以廣其聰明好學問以崇其德業接群下以禮奉母后以孝去邪勿疑令出必行處九重則念吾民之不庇於風雨御八珍則念吾民之不足於糟糠服輕煖則念蠶婦之赤立而法大禹之惡衣臨宴享則念農夫之餓孚而體隋文之一肉崇儉戒奢節用愛民樂直言而惡面從親君子而遠小人夫極言不諱面折廷爭無小回互知有社稷不知有其家者君子也殿下親之信之則堯舜之理可坐而致太祖之業可繼而興矣姻亞必欲進恩怨必欲報聞百姓之疾苦則泰然曰何與於吾身見人主之過失則默然曰口是禍門也唯行諂佞以盜富貴知有其家而不知有社稷者小人也殿下悅而庸之則桀紂之亡可立待而太祖之烈不旋踵而敗矣二帝三王莫不由學精一執中堯舜之學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願殿下擇鴻儒之通經史正心術者更日入直討論經史商摧治道以成緝熙光明之學且令史官更迭侍側左言右事無不悉書以詔萬世又爲世子開書筵以當世大儒爲師傅經明行修之士爲僚佐朝夕與居講明經籍以明端本澄源之學且府兵領於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所以嚴禁衛禦外侮

也自事元以來昇平日久文恬武嬉禁衛無人乃於近侍忠勇皆設護軍以下等官以代禁衛之任而祿之於是祖宗八衛之制皆爲虛設徒費天祿而其于達赤速古赤別保等各事注簿等官如此則祿不費而事功舉矣其務頒寺監倣此兼攝庶便於公學校風化之源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莫不由斯近因兵興學校廢弛鞠爲茂草鄉愿之托儒名避軍役者至五六月間集童子讀唐宋人絕句至五十日乃能謂之及課爲守令者視之泛然曾不介意如此欲得經明行修之士以補國家之盛理其可得乎願自今以勤敏博學者爲教授官分道五道各一人周行郡縣其馬匹供億並委鄉校主之又以州郡閑居業儒者爲本官教導而令子弟常讀四書五經不許讀詞章而教授官巡視一道嚴立課程身自論難考其通否登名書籍誘掖奬勸以成實材其人材衆多有成效者擢以不次若不能教誨而無成效者亦將論罰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以其絕祀也故古者父母終既葬於野虞而安神廟而祀之此事亡如事存之道也吾東方家廟之法久而廢弛今也國都至于郡縣凡有家者必立神祠謂之衙

慶陵朝不得參官近來以宮中傳命之任得與論道經邦之列非所以尊朝廷也願自今宦官除授遊慶陵之制不許拜朝官又軍器繕工務副員少請以上大將軍郎別將爲兼判

護是家廟之遺法也嗚呼委父母之屍於地下不爲家廟而祀之不知父母之靈何所依乎甚非人子之心也但習以爲常未嘗致思耳願自今一用朱子家禮大夫已上祭三世六品已上祭二世七品已下至於庶人止祭其父母擇淨室一間各爲一龕以藏其神主以西爲上朔望必奠出入必告食新必薦忌日必祭當忌日不許騎馬出行對賓客如居喪禮每歲三令節寒食上墳之禮許從俗禮以厚追遠之風違者以不孝論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是以古者上自公卿下至胥徒莫不重祿凡仕於朝者未嘗涉意於營私專心乎公務自豪强兼併以來租稅日減祿秩歲縮先王制祿之數徒爲文具宜令有司參酌古制豐其祿秩則士有恒心而廉恥可興矣京畿八縣徭役甚煩然非正宮之所統觀察之所理又無守令之宜化故科斂不均賦役無藝民不聊生無所控告願自今依各道例縣置五六品官使開城府考績以明黜陟近年以來將兵之任不問其才但位宰相則率命遣之節制失宜賊勢益張以致侵掠郡縣蕭然古人謂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擇將制倭誠今日之急務也願令都評議使臺諫各擧威德夙著者命爲將帥以申軍政且軍政多門則號令不肅今一道三節制殊非古制願自今東西北面外每一道只遣一節制餘皆罷去兵者民之司命國之大政所以衛王室而消禍亂也本朝五軍四十二都府蓋漢之南北軍唐之府衛兵也遼金氏接壤兩界立晉帝而子之虎視天下求好於我而我太祖絕之屏遼宋三帝威振四海而莫敢旁窺式至于今者以祖宗之軍政得其律令也近世兵制大毀用兵三十餘年軍政無統以無術之將戰不教之民望風奔潰千里暴骨蓋爵倭奴爲國之病可不爲痛心哉願自今閑散四品以上屬之三軍軍置將佐五品以下屬之府衛而統于軍簿使上下相維體統相聯軍政出于一衆心統于一然後申明軍令訓鍊士卒則百萬之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何守不固何攻不取哉近世奸臣亂政材非將帥者布列重房百戰勤勞者方除添設賞罰無章軍士解體所至無功願自今其有摧堅陷敵之功斬將擧旗之勇百戰勤勞之效者大則上護軍次則護軍中郎將以至別將散員皆受眞差以奬破賊之功則人皆親其上而死其長

矣且近日擧羣拔亂之時從事于軍者亦加官賞以勸後人
國家選觀察使擇任守令撫綏五道獨東西北面尙循舊習
未蠲王化願自今依諸道例置觀察使巡行郡縣黜陟軍民
之官近來驛戶凋廢凡鋪馬傳遞知路指路之役州郡代受
其苦以至流亡欲使州郡復業當先恤驛戶國家雖置程驛
別監安集諸驛而一人不能獨理每驛置私屬以爲耳目然
非都堂所遣人人得以侵侮不能安集願自今每驛置五六
品丞一人其薦擧如守令例且給半印而遣其有能致驛戶
殷富馹騎蕃盛者觀察使報都堂以補守令之闕且授京官
以示褒賞邊遠驛丞令觀察使擧補常平義倉之法救荒之
長策耿壽昌義倉之奏長孫平社倉之議其法蓋出於周官
委人之職有國家者所當先務也去歲盛夏興師加以倭寇
耕種愆期收穫失候今年又被水災東南州郡蕭然赤立救
荒之策不可不慮也國家旣革私田所至皆有蓄積願自今
郡縣皆置常平倉其豐凶斂散之法一依近日都評議使所
奏爲開場廣道已置常平倉宜令諸道依此施行守令有不
如法者罰之食爲民天穀由牛出是以本國有禁殺都監所
以重農事厚民生也韃靼禾尺以屠牛代耕食西北面尤甚
州郡各站皆宰牛饋客而莫之禁宜令禁殺都監及州郡守
令申行禁令其有捕獵告官者以本人家產充賞犯者以殺
人論州郡因朔膳使客供支等事雖當盛農驅集農民馳騁
荊棘旬月弋獵農失其時民不足食職此之由若夫鷄豚之
畜則取之牢中不擾於民願自今京畿築鷄豚場二所一令
典廐署主之以奉宗廟祭祀之用一令司宰寺主之以供御
庖賓客之須至於州郡各驛皆令畜之擅節愛養不害胎卵
則不出數年而供上祭祀賓客之奉充吾民養生之用足而
無弋獵廢農之患矣司饔每歲遣人於諸道監造內用鍮器
而所得馬匹器仗與凡民殺賊所得之物所在軍民官傳牒
境內鞫如盜賊悉輸京都以希重賞罔上毒民莫甚於此故

士卒解體賊勢益張甚非計也願自今諸道將帥破賊者獻
馘而已軍民所得倭物勿使推鞫著爲令典則人樂其利而
勇於戰矣犯者內而憲司外而觀察使以不廉論宰相人君
之武也所與其天位代天工者也其尊莫有倫比不幸有罪
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乃令下吏縲紲枷鎖梟
首露體弃而不葬甚矣漢文帝時賈誼上疏謂刑不上大夫
帝深納之自是大臣有罪皆賜死無加戮辱以禮遇下故當
時士大夫恥言人之過失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禮俗願自今
兩府大臣雖有死罪其大逆不道外法文帝故事無加顯戮
以成國家重大臣之盛典書曰罰不及嗣傳曰罪人不孥故
舜殛鯀而相禹武王誅紂而封武庚卽天地生物之心也至
於近世殺人如飮食滅人之族猶恐其有後不仁甚矣願自
今凡有罪者法三代盛王之制妻子無隨坐以示盛朝不忍
之政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玆此成周之致理陳平不知
錢穀之數君子謂知宰相體以其不侵官也本朝之制都堂
總百揆頒號令憲司察百官糾風俗典法都官辨曲直決獄
訟其職也近者儌幸貪利之徒欺罔大內冒弄都堂訟牒雲
委行移之間因循苟且不勝其煩非設官分職之本意也願
自今令訟者各訟攸司其直達大內都堂者一切禁之以尊
大內以嚴都堂凡公私滋息一本一利耳比來貨殖之徒惟
利是祝一本之利或至十倍貸假之徒鬻妻賣子終不能償
故國家已有禁令今供辦都監寶米滋息無窮至使貸者喪
家失業非國家恤民之意也願自今一本一利毋得剩取三
司及六部官以時親到所屬諸司將其所報勾校文書會計
點考毋致陵夷如有不奉法者使憲司糾理大罪降等別敍
除名不敍隨罪論之小罪下牒巡軍杖還職凡京外大小
官吏除目旣下累日不卽上官赴任以致公務稽遲其文書
錢穀皆爲奸吏所容匿此則弊之大者而又非臣子誠心事
君之道也願自今除臺省政曹官外其京官大小員吏自下
批之後京官限三日外官限十日進闕謝恩卽行上官赴任
稱權知行事新舊相對將文書錢穀明立契券手相交付以
憑考課謝後卽眞有不如法者京中憲司外方觀察使痛繩
以法比年以來紀綱陵夷州縣之吏或稱軍功冒受官職或
濫雜科謀避本役或托權勢濫陞官秩者不可勝記州郡一

空八道凋弊願自今雖三丁一子三四代免鄉而無的實文契者軍功免鄉而無特立奇功受功牌者雜科非成均典校之請追停仁任賜謚弔祭之典蓋痛仁任之立異姓而絕宗祀也卿爲億兆而忘一身恣巨室而任衆怒革私田而復三韓建議遣使馴陟將帥守令而民安寇戢令百官陳得失臺府非登三科者不除百司皆屬六曹大夫無加刑工商叙告弟不授官諸道省元帥八縣置守令覆試定律籍丁口置常平軍吏受眞職水軍食島田私膳私書雜使別遣俱有常刑罪不及孥訟毋直達監務皆遣參官守令專理本郡凡所陳列益時救弊之術頓綱振紀之法化民成俗之方豐財足兵之政結人心而收人望者至矣及昌請入朝而禮部責以異姓爲王時昌舅李琳爲家宰秘不發兇謀不測王氏之孤危甚於累卵卿冒萬死與薨周道傳贊

李太祖舊諱 無可與圖興復之功於是殫敏修以貪婪撓法而逐

李太祖實諱 議立王氏曹敏修以仁任之黨立禑子昌而自爲家宰

李太祖舊諱 以絳侯梁公之忠始與國政寄卿憲綱卿方在毋憂不少辭而就職是卿誠以爲非

列傳卷第三十一

列傳卷第三十二　高麗史一百十九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等奉
敎修

鄭道傳

鄭道傳字宗之檢校密直提學云敬之子恭愍朝登第調忠州司錄累轉通禮門祗候連喪父母廬墓終制召授大常博士王親享宗廟命道傳按圖製樂器歷禮儀正郎藝文應敎成均司藝以文學見稱王甚愛之辛禑初北元使來李仁任池奫欲迎之道傳與金九容李崇仁權近上書都堂以爲不可迎仁任慶復興却其書不受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復興第曰我當斬使首以來不爾縛送于

明復興怒曰如此則與叛臣金義何異道傳備陳利害辭頗不遜又白太后以爲不可迎復興益怒與仁任不視事乃流道傳會津縣臺省侍從官送至東郊廉興邦道裴尙度曰吾已言於侍中怒稍解姑徐待之道傳方飮酒奮然曰道傳之

言侍中之怒各執所見皆爲國也今王有命豈以公言止乎
遂上馬去宰相聞之以爲猶不悛欲遣人杖之會有釋器之
亂乃止尋宥任便居住結廬三角山下講書學書多從之常
以訓後生開異端爲己任固城妖民伊金自稱彌勒惑衆曰
若不信吾言至三月日月皆無光僧粲英曰伊金所言皆荒
唐無稽其言日月無光尤爲可笑國人何信之如此道傳曰
伊金釋迦其言無異但釋迦遠言他生事人不知其妄伊金
近言三月事虛妄立見耳僧嘿然起除典儀副令陞成均祭
酒乞郡出守南陽府我
太祖薦之召拜成均大司成展獻計辛昌立充書筵侍讀未
幾擢密直副使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封忠義君賜推忠論道佐命功臣號拜三
司右使敎曰卿學通天人識貫古今早提科第遂躋膴仕居
父母憂克終聖制敎誨幼弟俾克樹立臧獲强壯悉與弟妹
自取老弱孝友之性然也女陵選置胥庠仍掌制誥倡鳴濂
洛之道排斥異端之說敎誨不倦作成人才一洗我東方詞
章之習

聖明龍興我玄陵先天下奉正朔
天子嘉之賜祭服樂器王於是躬祼大室卿爲大常協音律
定制度尤爲玄陵所重玄陵賓天權臣議立辛禑卿謂許錡
柳伯濡曰勢已成矣難以去之欲請王大妃臨朝訃未遂與
伯濡嘆曰今日之舉無一介忠臣矣先是金義僧
帝使赴遼東聞玄陵訃音遂生異圖殺使奔胡卿與鄭夢周
林樸朴尙衷白執政曰先王不幸　天使不返不早達　朝
廷社稷危矣執政緘口以爲人皆畏難莫敢欲行卿與夢周
等諭崔源入覲遂使東人免罪於
天朝權臣以禑稱玄陵後報于胡欲固其位書成卿與尙衷
樸不肯署名其事遂寢卿之有狄張平勃興復之忠於此可
見既而胡太子遣使稱詔以來書辭甚逆權臣欲率國人以
迎卿乃力言以謂苟爲玄陵臣子者不可迎此使執政皆勉
從之然忤其意被斥南荒凡歷七年殊無難色非信道篤者
疇克如是哉後金庾洪尙載金九容等入朝皆被拘留朝聘
道絶卿與夢周入賀
聖節倍日兼行

帝乃嘉之遣還庾尙載等我國不失事大之禮宗社生靈之
永賴惟卿與夢周之力也及平東歸將欲大拜乃求外補意
有以也南陽之民感卿惠政至今稱之禑昌父子將繼僭號
殄絶我宗祀害虐我蒸民神人怨恫者凡十六載及
天子責異姓爲王而卿與諸大臣定策以予於神廟正派最
親且長俾承宗祀一日之內克復社稷以延萬世之洪休豐
功偉烈求之古今罕有倫比卿展所蘊行所學革去弊政修
明禮樂眞所謂王佐之才也是用圖形紀功追贈祖考宥及
永世嫡長世襲仍錫土田臧獲銀帛其服休命益勵忠誠時
有獻大虎者道傳曰諸道貢獻却之便否則請付有司以備
國用如大虎道路舁至數十人且其肉不登俎豆將安用
天子責異姓爲王而卿與諸大臣定策以予於神廟正派最
親且長俾承宗祀一日之內克復社稷以延萬世之洪休豐
功偉烈求之古今罕有倫比卿展所蘊行所學革去弊政修
明禮樂眞所謂王佐之才也是用圖形紀功追贈祖考宥及
永世嫡長世襲仍錫土田臧獲銀帛其服休命益勵忠誠時
有獻大虎者道傳曰諸道貢獻却之便否則請付有司以備
國用如大虎道路舁至數十人且其肉不登俎豆將安用
事然則政得其宜體統嚴矣又問居外者處之何如對曰在
京城者處之如此則在外者爭來赴衙王室矣然後以秩高
下或爲提調或爲提擧王從之置宮城宿衛府道傳又言唐
用人之法條目有五一曰敎養成其才德二曰選擧取其秀
出三曰銓注當其職任四曰考課黜其功過五曰黜陟示其
懲勸條目中又各有條目博學經史通曉律令肄習射御三
者敎養之條目也文學才幹武藝門蔭四者選擧之條目也
有德望識量者爲相有智略威勇者爲將敢言不諱者爲臺
諫明察平恕者爲刑官通習算數者主錢穀巧思精敏者主
工匠此六者銓注之條目也公耳忘私勤其職任爲公瘠公
肥私曠官廢職爲過此二者考課之條目也進職秩加俸祿
爲陟削官職竄貶爲黜此二者黜陟之條目也本朝用人之
法大畧欲敎養則師道不明欲選擧則以私蔽公欲銓注則
賢愚雜進欲考課則請謁煩盛欲黜陟則賄賂公行五者皆
廢何從得人乎近分遣五道黜陟使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也王深然之令經筵檢討官韓尙敬書其言以進金星貫月
也王謂道傳曰將有何灾道傳曰答在上國不關我朝時議非
王謂道傳曰將有何灾道傳曰答在上國不關我朝時議非

之憲府劾檢討官申元弼矯世子旨王爲罷其職既而怒言者欲罪之道傳曰元弼乃殿下潛邸舊臣若宥其罪言者必引而歸之於已開廣言路冀聞過失辭古哲王未之或過也謂殿下喜怒出於私非初政美事也王怒稍解拜政堂文學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兼成均大司成王命撰積慶園中興碑賜衣一襲厩馬一匹省五軍爲三軍都摠制府以道傳爲右軍摠制使道傳辭曰三軍之作臣在中朝憲司所建臣不知也然罷元帥爲三軍以臣爲摠制使則諸帥失職者必快快曰道傳革元帥自爲摠制怨刺並興臣又不便弓馬不敢當且革私田改冠服等事皆非臣所爲也左右皆目臣臣又言處是任則譏言日至臣其危乎願更命他人王曰大國三軍古制也中爲權臣所廢宰相各稱元帥一民莫非其有今革元帥立三軍此復古之機也摠制寔重任議諸兩侍中以卿爲之卿毋辭道傳曰儻有譏言請勿納永保微臣遂不辭王悅王自南京還都次檜巖寺以誕辰禮佛飯僧道傳曰誕辰飯僧雖非古典但出於臣子則可矣未聞人君自祈福利不聽王欲營演福寺塔殿令京畿楊廣民輸木五千株牛盡斃民甚怨之道傳極言其害請以病乞退不允王下敎求言道傳上疏曰臣伏讀敎書上以謹天文之變下以求臣庶之言而以八事自責臣讀之再三不勝感嘆殿下以天之譴告者欲罪之道傳曰元弼乃殿下潛邸舊臣若宥其罪言者必引而歸之於已開廣言路冀聞過失辭古哲王未之或過也謂殿下喜怒出於私非初政美事也王怒稍解拜政堂文學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兼成均大司成王命撰積慶園中興碑賜衣一襲厩馬一匹省五軍爲三軍都摠制府以道傳爲右軍摠制使道傳辭曰三軍之作臣在中朝憲司所建臣不知也然罷元帥爲三軍以臣爲摠制使則諸帥失職者必快快曰道傳革元帥自爲摠制怨刺並興臣又不便弓馬不敢當且革私田改冠服等事皆非臣所爲也左右皆目臣臣又言處是任則譏言日至臣其危乎願更命他人王曰大國三軍古制也中爲權臣所廢宰相各稱元帥一民莫非其有今革元帥立三軍此復古之機也摠制寔重任議諸兩侍中以卿爲之卿毋辭道傳曰儻有譏言請勿納永保微臣遂不辭王悅王自南京還都次檜巖寺以誕辰禮佛飯僧道傳曰誕辰飯僧雖非古典但出於臣子則可矣未聞人君自祈福利不聽王欲營演福寺塔殿令京畿楊廣民輸木五千株牛盡斃民甚怨之道傳極言其害請以病乞退不允王下敎求言

望殿下毋以稟賦之善自恃而以修爲之未至者爲戒則德修而政舉矣伏讀敎書曰任用之人或徇於私歟賞罰之道有戾於正歟臣愚以爲任用之人出於公私在殿下自知之耳臣何足知之然除自既下外人目而議之曰某也故舊也某也外戚也外議如此臣恐徇於私者雖之也賞者勸有功也刑者懲有罪也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刑之柄付之人君爲人君者代天而行之耳賞刑雖曰出於人君固非人君所得私而出入之也殿下即位以來濫賞受刑之人有事同而施異者金佇之言一也有置于極刑者有加擢用者金宗衍在獄致逃一也其監守官吏一誅一用其在逃謀亂一也同謀容隱之人或生或死臣愚不知刑誅而死者爲有罪邪則擢用而生者獨何幸歟禑昌竊我王氏之位實祖宗之罪人而誅而死者獨何幸歟禑昌竊我王氏之位實祖宗之罪人而爲王氏子孫臣庶所共讎也其族烟黨與不加刑誅則屏諸四裔而後快於人神之心昔武才人以高宗之后奪其子中宗之位五王奉義退武氏復立中宗武氏毋也中宗子也以毋之親奪子之位胡氏尙譏五王不能斷大義誅其罪而滅其宗況禑昌之於王氏無武氏之親有武氏之罪則族姻及其黨與奚啻武氏之宗也頃者臺諫上言遂之於外縱不能明示天誅庶幾小雪祖宗臣民之憤也曾未數月俱承寵召聚會京城出入無禁今雖以諫官之言放其數人殿下聽勉從之有遲留顧惜之意不知此舉果何義也諸將回軍議立王氏此上天悔禍祖宗陰相王氏復興之機也有沮其議卒立子昌使王氏不復興者有謀迎辛禑永絕王氏者其爲亂賊之黨王法所不容也殿下既全其生置之遠方可也今皆召還于家慰而安之若以其罪爲誣也其沮王氏而立僞昌者諸將之所共知也親自招服明有辭證其迎辛禑而絕王氏者金佇鄭得厚言之於前李琳李貴生招承於後辭證甚明此而謂之誣也天下安有亂臣賊子之可討者也大抵人之所爲不合於公義則必有合於私情殿下此舉以爲合於公義則禑昌之黨皆祖宗之罪人也以爲合於私情則留禑昌之黨以遺後日之患如尹彝李初之請親王勳天下兵亦何便於人情哉若曰有罪者赦之恩莫大焉他日必得其力人心自安而禑亂自止矣臣愚以爲刑法所以禁亂也人君望殿下毋以稟賦之善自恃而以修爲之未至者爲戒則德修而政舉矣伏讀敎書曰任用之人或徇於私歟賞罰之道有戾於正歟臣愚以爲任用之人出於公私在殿下自知之耳臣何足知之然除自既下外人目而議之曰某也故舊也某也外戚也外議如此臣恐徇於私者雖之也賞者勸有功也刑者懲有罪也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刑之柄付之人君爲人君者代天而行之耳賞刑雖曰出於人君固非人君所得私而出入之也殿下即位以來濫賞受刑之人有事同而施異者金佇之言一也有置于極刑者有加擢用者金宗衍在獄致逃一也其監守官吏一誅一用其在逃謀亂一也同謀容隱之人或生或死臣愚不知刑誅而死者爲有罪邪則擢用而生者獨何幸歟擢用而生者爲無罪邪則刑誅而死者獨何幸歟禑昌竊我王氏之位實祖宗之罪人而爲王氏子孫臣庶所共讎也其族烟黨與不加刑誅則屏諸四裔而後快於人神之心昔武才人以高宗之后奪其子中宗之位五王奉義退武氏復立中宗武氏毋也中宗子也以毋之親奪子之位胡氏尙譏五王不能斷大義誅其罪而滅其宗況禑昌之於王氏無武氏之親有武氏之罪則族姻及其黨與奚啻武氏之宗也頃者臺諫上言遂之於外縱不能明示天誅庶幾小雪祖宗臣民之憤也曾未數月俱承寵召聚會京城出入無禁今雖以諫官之言放其數人殿下聽勉從之有遲留顧惜之意不知此舉果何義也諸將回軍議立王氏此上天悔禍祖宗陰相王氏復興之機也有沮其議卒立子昌使王氏不復興者有謀迎辛禑永絕王氏者其爲亂賊之黨王法所不容也殿下既全其生置之遠方可也今皆召還于家慰而安之若以其罪爲誣也其沮王氏而立僞昌者諸將之所共知也親自招服明有辭證其迎辛禑而絕王氏者金佇鄭得厚言之於前李琳李貴生招承於後辭證甚明此而謂之誣也天下安有亂臣賊子之可討者也大抵人之所爲不合於公義則必有合於私情殿下此舉以爲合於公義則禑昌之黨皆祖宗之罪人也以爲合於私情則留禑昌之黨以遺後日之患如尹彝李初之請親王勳天下兵亦何便於人情哉若曰有罪者赦之恩莫大焉他日必得其力人心自安而禑亂自止矣臣愚以爲刑法所以禁亂也人君

所恃以尊安者也刑法一搖禁亂之具先毀力未得而禍先至心未安而亂不止矣請以中宗三思之事明之武氏之黨最用事者三思中宗以母之親姪誅討不加待遇甚厚自今觀之五王既立武氏之子爲帝故三思得免其机上之肉則五王不惟有功於中宗於三思亦有天地再造之恩也彼三思曾不是思自疑其罪爲世所不與日夜譖五王曰權重恃功以惑中宗之心中宗以三思愛己而親之以五王爲權重而忌之五王日踈三思日密卒之五王斃而中宗弑使中宗譯計不過曰不能保全功臣而已豈知親見弑於三思之手乎以親則母之姪也以恩則活其生也不得其力而得其禍讒人之難保也如此讒人之謀其初不過自保其身而已爲惡不止則馴致其道至於亡人之身滅人家國以底自敗而後已如三思者豈有古今之殊也天人之際間不容髮吉凶災祥各以類應今內則百官受職庶民安業外則上國和通島夷嚮服亂何由生讒人交構於下則虞夏之象著於上客星孛于紫微臣恐三思之在於側也火曜入于輿鬼臣恐終有三思之禍也臣等雖遭五王之害無足恤也爲王氏已成之業惜之也若曰保無此事言之者妄也彼中宗之心豈不爲保也卒貽後人之笑臣恐後之笑今猶今之笑古也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先出災異以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之也伏望殿下當用人刑人之際不論其親踈貴賤一視其功罪之有無處之各當其可使不相陵則任用公而賞罰正人事得而天道順矣伏讀敎書曰民弊未盡除而財用妄費歟下情未盡達而冤抑未伸歟茂異之才未擧者誰歟讒佞之徒未斥者誰歟臣聞三司會計佛神之用居多焉財用之妄費者莫斯若也然佛神之害自古難辨也爲其徒者曰此好事也善事也歸我者國可富也民可壽也爲人君者聞是說而樂之殫其財力諂事佛神人有言之者則以爲我事佛而彼非之我善而彼惡也我道而彼魔也我之事佛神爲富國也爲壽民也非爲我也持是說以固其心而人之言莫得而入也殿下即位以來道場高峙於宮禁法席常設於佛宇道殿之醮無時巫堂之祀煩瀆此殿下以爲善事而不知其實非善事以爲富國而不知國實瘁以爲壽民而不知民實窮雖有言之者擧皆不納不自以爲咈諫是臣所謂爲善福壽之說先入之也昔梁武帝屈萬乘之尊三舍身爲寺家奴殫江南之財力大起佛塔其心豈以爲非利而苟爲之也匹夫作亂身遭羈辱子孫不保而國家隨之佛氏所謂修善得福者果安在哉此猶異代也玄陵崇尚佛敎親執弟子之禮於髡禿之人宮中之百高座演福之文殊會無歲無之雲花之金碧輝映山谷炫殿之棟宇簪于霄漢財殫力竭怨讟並興而皆不恤事佛可謂至矣卒不獲福豈非明鑑乎周末神降于莘太史過曰國家將興聽於人國家將亡聽於神周果以亡由是言之事佛事神無利而有害可知矣伏望殿下申明有司除祀典所載外凡淫怪諂瀆之祭一皆禁斷則財用節而無所妄費矣殿下即位以來人或犯罪有不問者有放免者疑若無寃抑之未伸者也然赦者奸人之幸良善之賊也則其數赦乃寃抑之所在也近者臺諫以宗社大計上書論執皆遭放逐臣恐寃抑之未伸茂才之未擧者此其時也至於讒佞之人蹤跡詭秘言語隱密難可得而料也大抵君有過則明爭之人有罪則面折之落落不合矯矯獨立不畏他人之議者正士也秘其蹤迹惟懼人知在衆不言獨對浸潤者讒佞之人也殿下於外而士大夫內而小臣宦寺試以臣言觀之則讒佞之情得矣人雖至愚皆知自愛至於妻子之計孰無是心昔漢成帝時日有食之言者皆以爲外戚用事之象成帝疑之問於張禹禹以身老而子孫微弱恐得禍於外戚不明言其故卒使王莽移漢鼎谷永輩直攻成帝略無忌憚至於王氏之用事畏避不言漢室卒以亡亦爲妻子計而不暇及漢室也臣雖狂妄不至病風敢不自恤乎臣以一身孤立於群怨之中非不知言出而禍至殿下以不諱問臣敢不以切直對此臣所以寧得禍而不恤切言而不諱者也伏望殿下留神採擇以白臣忘身徇公之意萬死無憾仍徵辭箋以進不允當時上書者甚衆而道傳對爲第一玉每稱之然以盡言不諱忤旨且以武三思比禹玄寶黨玄寶孫成範爲駙馬故王不悅道傳而玄寶及李穡之黨亦惡道傳道傳又上書都堂請誅穡玄寶曰宰相之職百責所萃也故石介市曰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安黎庶爵賞刑罰之所由關政化敎令之所自出愚以爲宰相之任莫重於此四者而尤莫重於賞刑也所謂調和陰陽者非謂無其事而陰陽自調

自和也賞而當其功則爲善者勸刑而當其罪則爲惡者懲矣竊謂刑之大者莫甚於簒逆其沮王氏而立子昌迎辛禑而絕王氏者簒逆之尤亂賊之魁也苟免天誅今已數年矣又飾其容色盛其徒從出入中外略無忌憚而其子弟甥姪布列要職莫敢誰何則今居宰相之任守賞刑之柄者無所辭其責矣宜當具論罪狀啓于殿下與國人告于大廟數其罪而討之然後在天之靈慰矣臣民之忿雪矣天地之經立矣宰相之責塞矣若曰人之罪惡非我所知也生殺廢置之權人主所司也宰相何與焉則崔狐豈以趙盾不討弑君之賊加惡名乎春秋之時晉趙穿弑君直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弑君者非我也史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弑君者非子而何孔子曰董狐良史也趙盾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夫盾以正卿不討弑君之賊受弑逆之名而不辭然後討賊之義明而亂賊之黨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故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陷於簒弑之罪此之謂也恐雖不才得從宰相之後與聞國政敢不以良史之識自懼乎若曰所謂罪人有儒宗爲有連婚王室者焉其法有難議者也則昔林衍廢元王立母弟溫衍先定其謀而後告侍中李藏用藏用不知所爲但曰唯唯而已後元王反正以藏用位居上相不能寢其謀禁其亂廢爲庶人今李穡之爲儒宗就與藏用其首唱邪謀沮王氏而立子昌者就與藏用但唯林衍之謀而已胡氏曰昔文姜與弑魯桓哀姜與弑二君聖人例以遂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夫弑桓者襄公也弑二君者慶父也文姜哀姜疑若無罪焉聖人以二夫人與聞乎故深絕而痛誅之如此夫嗣君夫人所出也不以子母之私恩廢君臣之大義況其下者乎或曰穡之言曰禑雖屯子玄陵稱爲己子封江寧大君又受天子誥命其爲君成矣又既已爲臣矣而逐之大不可也此其說不亦是乎則曰王位太祖之位也社稷太祖之社稷也玄陵固不得而私之也昔燕子之與燕少子噲或曰燕可伐歟孟子曰不可子之不得與人燕子噲不得受燕於子之聖賢之心以爲土地人民受之先君者也時君不得私與人也又周惠王以愛易世子齊桓公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當是時嫡庶之分雖殊其爲惠王之子一也且以天王之尊不得私與其愛子以諸侯之衆上抗天子之命聖人義之未聞世子拒父命桓公抗君命誅以天下之義大也玄陵豈以太祖之位之民而私與逆屯之子乎又天子誥命一時權臣以爲玄陵之子歟而得之也後見先王之法造言惑衆者在所當誅況敢倡邪說以濟亂賊之罪者乎或曰其謀迎辛禑者正子昌在位之時雖無辛禑之迎王氏安得復興乎其曰迎辛禑而絕王氏以罪加之之辭也當是時忠臣義士奉天子之命議黜異姓以復王氏僞辛之黨先得禮部咨知天子之有命忠臣之有議謂子昌幼弱謀立其父以濟其私此非謀迎辛禑而絕王氏乎或曰穡與玄寶於行爲前輩有斯文之雅故舊之情子力攻之如此無乃薄乎昔蘇軾於朱文公爲前輩文公以軾敢爲異論滅禮樂壞名教深訶力詆無少假借乃曰非敢攻訶古人成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予亦畏上帝故不敢不論夫軾之罪至於立異論滅禮法耳以朱子之仁恕攻之至以成湯誅桀之辭並稱之況黨異姓而沮王氏者祖宗之罪人而名教之賊魁也豈以前輩之故而貸之也況彼之言曰戊辰年廢立之時斯文有異議所謂異議者議立王氏也又倡言於衆曰諸將議立王氏吾父沮之吾父之功大矣此言流聞於禑昌之耳者深矣使禑昌得志斯文與諸將果得保其首領乎其自處之薄爲何如也自士豈不聞此說乎其執迷不悟倡爲邪說以惑衆聽於此可

以立王氏爲異議沮王氏爲己功今以立僞辛爲異議沮王氏之說乎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也豈不重於弑也今黨異姓而廢王氏之宗祀者實胡氏所謂移其宗廟而滅同姓也其罪亦不止於弑也又古之大臣人有告其罪者囚服請罪如漢霍光以武帝顧命大臣擁立昭帝功德至大人有上書告其罪者不敢入禁中而待罪於外以此觀之苟有告罪者則當涕泣切請躬對有司辨明其罪然後其心安焉豈有誘妻子上書假托疾病就醫於外不與明辨乎是則自知有罪辭屈難辨必矣春秋討賊之法雖其蹤迹未著尙探其意而誅之況蹤迹已著如此者乎泯然無迹遂良五王之英聲義烈輝映簡策貫宇宙而同存愚雖鄙拙恥敬宗而慕遂良傳曰始與之同謀終與之同死既不以愚拙弃之得參反正之議安敢畏奸黨之禍默然無

氏之說乎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也豈不重於弑也今黨異姓而廢王氏之宗祀者實胡氏所謂移其宗廟而滅同姓也其罪亦不止於弑也又古之大臣人有告其罪者囚服請罪如漢霍光以武帝顧命大臣擁立昭帝功德至大人有上書告其罪者不敢入禁中而待罪於外以此觀之苟有告罪者則當涕泣切請躬對有司辨明其罪然後其心安焉豈有誘妻子上書假托疾病就醫於外不與明辨乎是則自知有罪辭屈難辨必矣春秋討賊之法雖其蹤迹未著尙探其意而誅之況蹤迹已著如此者乎泯然無迹遂良五王之英聲義烈輝映簡策貫宇宙而同存愚雖鄙拙恥敬宗而慕遂良傳曰始與之同謀終與之同死既不以愚拙弃之得參反正之議安敢畏奸黨之禍默然無

言以苟免乎伏望法春秋討賊之法以孔子石碏之心爲心則宗社幸甚又上箋辭曰臣之得謗難可悉陳請以殿下之所明知者言之殿下以臣充三軍都摠制府右軍摠制使臣面請曰諸將用軍士爲私屬其來尙矣一日革之舊家世族無其役而食其田久矣一日名屬軍籍役加於身臣恐大小歸怨於臣也殿下曰將帥之革憲司言之三軍之設斷自予心卿何與焉保無此謗也臣復曰臣若得謗必達於聰聞則殿下亦知臣無其事而得其謗皆此類也而臣之他謗亦明豈非幸之中者乎臣受命後果有謗之者曰道傳回自中原而三軍之府遽設此以五軍都督之法而爲之也舊家世族自此皆服賤役矣萬口一談牢不可破戶口成籍堂臣言之殿下可之其事出於臣在中原之時也刷盲人巫師之子充樂工典儀寺奉殿下之命而行之者也無籍冒名之徒怨戶籍之不便於己者曰道傳之所爲也盲人巫師以此議爲出於臣而詆之革私田之議臣初以爲皆屬公家厚國用而足兵食祿士夫而廉軍役俾上下無匱乏之憂臣之志也而志竟不行尋請殿下免提調官久矣而分田不均之怨皆歸於

臣然此小事也殿下之所明知臣不得辨焉況事之大而怨之深者雖非臣之所知臣何自而免也臣死於崔源之道則內以正先君之終上以不欺於
天子矣死於不肯署名之事則足以明僞辛非玄陵之後矣死於胡使之却則上以脫君父之惡名下以免一國臣民與弑之罪矣臣身雖死有不死者存豈非榮乎若夫陷於讒謗之口則上以遺君父不能保全功臣之累下以招不能明哲保身之議臣甚懼焉願殿下解臣見職以保餘生諫官言道傳功在社稷上箋辭職累日不荅待功臣不可如此其薄乃復爲政堂文學臺省交章請玄寶罪王以成範故不聽使人於我

太祖請禁臺省論奏

太祖嘆曰王曾謂我指揮臺省乎時王忌

太祖功高得衆心又舊家世族怨革私田多方誣毀禍昌之黨連姻王室朝夕譖訴王信讒言日夜與左右潛圖除之

太祖困於讒說謂道傳南閻趙仁沃等曰吾與卿等戮力王室而讒言屢騰恐吾躬不得容吾當東歸以避之先令家人

趣裝將行道傳等曰
公之一身宗社生靈之所係豈可輕其去就不如留相王室
進賢退不肖以振紀綱如此則王庶幾有悟而讒言自息矣
今若退居一隅彼讒者必諫以嗜異心禍且不測矣
太祖曰昔者子房從赤松子遊高祖不之罪我心無他王豈
罪我哉相與論議未決都鎮撫黃希碩因家臣金之景白夫
人康氏曰道傳閤等勸
公東歸事將非矣不如去此數人康氏信之告于
太宗曰道傳閤等皆不可保對曰
公困於讒說有引去之志道傳閤等力陳利害以止其行者
也乃責之景曰數人與
公同休戚者也汝勿更言王召道傳道傳辭疾不赴遣代言
安瑗敦諭乃至王問穡玄寶罪道傳對如疏意語若縣河王
曰穡罪狀稍著玄寶罪猶未白道傳曰穡罪已著宜置極刑
以示不忠若玄寶者罪狀未白故臺諫交章請流遠地臣亦
以爲宜使淑慝異處王曰穡玄寶事疑之已久今有抗疏者
必卿疏爲之階也卿近不見寡人者亦以此也道傳曰君臣之義情同父子譬如父責子不孝而明日又愛之如初者天理之不掩也殿下今雖責臣後若推誠任臣敢不奮勵令當農月天久不雨殿下召臣面議天乃雨昔堯禹霖禾穀不茂殿下召臣議政事陰雨霽殿下以爲何如脫有奸黨矯旨罪臣請面啓然後伏罪王不悅憲司劾糾正朴子良等不迎執義禹洪得下獄鞫之辭連道傳出爲平壤府尹省憲刑曹上疏劾道傳陰誘糾正非毀臺諫請置極刑王以功臣宥之復論道傳濫居功臣之列內懷奸惡外施忠直染汚國政請加其罪王放歸其鄉奉化縣臺省交章曰道傳家風不正派系未明濫受大職混淆朝廷請收告身及功臣錄券明正其罪王只收職牒錄券移配羅州大司憲金浚等上疏論其子典農正津宗簿副令澹廢爲庶人尋量移道傳于奉化縣鄭夢周嗾諫官金震陽等上疏曰鄭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去本主無由獨舉織成妻婁之罪連坐衆多之人請於貶所典刑垂戒後來初女資族人金哉嘗爲僧私其奴樹伊妻生一女人皆以爲樹伊女哉獨以爲己女密加愛護以嫁士人禹延生女女適云敬生道傳故云後夢周誅召還賜米豆百石給其子告身復封忠義君自此以後入　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三

高麗史一百二十

監修國史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奉
教修

尹紹宗　會宗

尹紹宗字憲叔贊成事致仕澤之孫恭愍朝擢魁科選補史官累轉爲正言草疏陳時事曰皇天生民而不能使之各得其所必命聖人爲之君以代治之故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而設官分職則代天工也本朝之制中書則有令侍中平章參政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也樞密則天之北斗也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郎官之微亦皆上應列宿故名器官爵非人君之自有乃天之所有而人君代設之者也人君不可以名器爲己之私有而妄與之而人臣亦不可不量其才德而敢居之也自昔帝王分天下之民爲四等曰士農工商農工商各世其業以供上惟士無所事也而入學讀書修身正家事君治民之道皆得學焉而後官之是以公卿大夫未有不盡其

職而人君代天之政成仲尼曰名器君之所司也不可以假人政亡則國家從之而亡蓋名器既輕則朝廷不嚴而王室自卑王室卑則小人生陵慢之心民志不定上下不辨而社稷危矣我祖宗非能則不使在職非賢則不使在位有罪必誅無功不賞是以愚不肖者不得在官而百官正矣慶陵之入朝也中官李大順有寵於世祖請授其兄別將慶陵曰汝兄順而日與之親豈不大爲盛德之累乎宮禁嚴肅非雜類和順而日與之親豈不大爲盛德之累乎宮禁嚴肅非雜類伍尉也越散員授別將非祖宗法也大順言於世祖曰願諭所得而窺也今也群小出入自恣大內不嚴大內既不嚴則我王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與焉汝其自請之則我主上安得而獨尊哉代言金興慶不學墻面唯唯諾諾非獻甚賤也由是雖以五尉而至散員散員而爲中郎將亦不喜也平時如此萬有危急之難殿下復將何物以賞之而勸以立功耶願自今非有軍功才德則雖近倖者不安授以官使工匠商賈各安其業毋使賤人汚穢朝廷則民志有定上下

有辨朝廷有嚴而王室尊矣臣聞諸葛孔明有言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自古及今治亂興亡之分決於人主所親信之得失耳殿下當天下危亂國家危會之時深居九重或一月不聽政親近頑童群小而罕接宰相耆德彼頑童群小唯知逢迎上意承順顏色其所事者不過鷹犬飲食男女之間而已殿下樂其和順而日與之親豈不大爲盛德之累乎宮禁嚴肅非雜類伍尉也越散員授別將非祖宗法也大順言於世祖曰願諭所得而窺也今也群小出入自恣大內不嚴大內既不嚴則我王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與焉汝其自請之則我主上安得而獨尊哉代言金興慶不學墻面唯唯諾諾非獻甚賤也由是雖以五尉而至散員散員而爲中郎將亦不喜也平時如此萬有危急之難殿下復將何物以賞之而勸以立功耶願自今非有軍功才德則雖近倖者不安授以官使工匠商賈各安其業毋使賤人汚穢朝廷則民志有定上下

相耆德忠直之士力行祖宗之仁政則社稷之福也臣聞養天民者興殘天民者亡是以人主受天命而立天位則必上順天心以養天民如父母之愛赤子然後民心附而天命固焉太祖當泰封奢虐之際奉天討罪誅除群兇愛養民生衣服取其禦寒茅宮室期於庇風雨深仁厚澤涵育元元列祖相承咸以儉德養民爲心景靈殿孝思觀顯毅二陵其制度儉小不爲奢麗此皆子孫之所當法也殿下即位于今二十有三年適當厄會國步多難賊旽用事包藏異心蔽惑聖聰斲喪國脈遂使殿下與仁熙殿之役搥百姓之髓腰百姓之膏輸材鼓冶供給之費日以萬計辦事之吏暴於猛虎督責之令疾於風雨中外之民困於力役三農失時老弱失養而父母妻子不相自保倉廩無半月之儲百姓無十日之糧五道兩界積年所儲之軍須供竭於供給而亦不足矣三韓嗷嗷歸怨賊旽六年之間大水大旱百萬生靈如在湯水之中而畏旽之威不敢出諸其口垂頭拱手號訴于天地曰是役也皆賊旽及中官廣大從臾而爲之也旽既伏誅役猶未已民又怨之曰是役也旽雖首唱實廣大欲固富貴而力賛之

三韓之民之怨廣大也甚於賊旽矣國家自庚寅以來東鄙倭寇丙申以後北鄙糧鞾己亥辛丑之戰吾民死亡者大半不三年又有癸卯之亂死亡又倍於辛丑矣己亥以至于今十五年間水旱相仍餓莩相望民之存者僅十之一羅慶二道連歲大饑而今年尤甚三月大寒四月不雨麥不成穗而種不入土吾民將何以生乎民者王之天食者民之天也民無食則死矣王者無民則奚以獨守國哉今京中倉庾空竭而兩界五道又饑饉不幸有辛丑癸卯之變則將何以備軍儻乎百姓困於土木困於賦斂冤怨通天不可遏解雖有急難誰復有爲殿下効死哉嗚呼景靈殿太祖皇考之別廟孝思觀太祖之眞之所在顯毅二陵太祖皇考之墓也而其制度比之仁熙殿正陵則百分不及一矣吾東方天下號爲禮義之邦而子孫后妃陵殿反過祖宗天下後世以爲何如也殿下奈何以一后之故取天下後世之笑乎且預凶事非禮也而廣大欲興事固寵胃妄殿下預作石室開者憤歎以爲大不祥也而不忍言之今災異荐臻百姓饑饉又非人主玩北卉之時也而廣大乃作花園廐損殿下之德而離散民心

其罪固可斬也願殿下正廣大之罪斬于都市罷陵殿石室之役塹花園以解天怒以弭民怨疏未上獻納金允升知之與司議禹玄寶托以紹宗累月在告曠職劾罷之辛禑初授典校寺丞轉成均司藝改典儀副令藝文應教紹宗不顧産業家甚貧知申事李存性白禑賜米十碩移典校副令我太祖回軍紹宗詣軍前因鄭地求見懷霍光傳以獻其意欲復立王氏也辛昌立陞典校令與同僚奏本朝舊制凡闕丘齋四日致齋三日今殿下端拱日御經筵聞正道近正人則宗廟社稷山陵眞殿神祠祭享祝文道殿佛宇詞疏本寺官一人每月輪直清齋寫進上齋沐親押天地宗社則必親祀佛宇道殿神祠則或命大臣攝行近以祈禳猥多或命正字小臣代押其源一開今唯四時大享親押其餘則皆代押甚違誠敬之義願遵祖宗舊制祝文詞疏齋沐親押闕丘社稷宗廟籍田大享必皆親祀朔望奠及凡祈禳擇大臣攝行御正殿親授祝文詞疏皆從之又奏殿下既允臣等親祀之請今大享宗廟乃以大臣充大尉是殿下不欲親享也以謂禮文未備奠物未具耶則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神明豈以文之未備物之未具而幷棄其誠也哉以謂權署國事不敢主祀耶則舜之受終禹之受命皆攝政也而率百官親格于文祖神宗之廟舜禹天下之大聖萬世帝王之所當法也殿下不法之臣等竊爲殿下惜之今殿下之不親享有三不可焉吾不與祭如不祭則是不誠也無疾病大故而無居九重使臣攝行則是不敬也既許親祀下之兩府播之百姓未幾而有攝祭之命是示國人以不信也夫誠敬信三字人君之大寶也捨是三者能有其國者未之有也禮將祭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今殿下端拱日御經筵聞正道近正人則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天命之性本善無惡人與堯舜初無小異古之聖王固稟胎教及在襁褓有保以保其身體而適起居之宜有畏愼之心有傅以傅之德義而節嗜好之過防聞見之非特選端士與之出入起居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

言外物之誘無自入天性之眞得其養方寸之間受敎之地澄淨無蔽故皆可以爲堯舜矣臣竊見殿下受讀論語今十有三月矣每日所新知者多不過三四字而已倘或難讀以殿下明睿之資得於天稟其於受學非不能也但由殿下暫御書筵須臾入內狃於近習心繫外物而不在於書故也至於近日怠學之端形於外師傅未退訓音未通輒讀輒起俄稱御膳失時輒入於內聖學何由而進聖德何由而明乎上王初立聰明向學而姦臣爲盜國之計即罷經筵誤我上王幾覆宗社殿下即位之初大臣以前朝爲戒首開經帷以勸聖學以堯舜之聖望殿下矣如或怠學則奈宗廟何奈生靈何今孟秋吉傷穀風作害國家生民之大命上天之譴莫大焉洪範云曰聖時風若曰蒙恒風若殿下怠學之端見而咎徵之風應之天之以蒙儆戒殿下豈不明甚哉古之時八歲而入小學十歲而出就外傅居焉書魯襄公年總六歲而出從天下諸侯之會同何嘗御膳必於深宮之中乎昔程子爲講官而上言曰人主一日之內親寺人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願殿下每朝問安慈闈之後出便殿進御膳命諸講官館閣學士常侍左右從容宴語開說道理至於日晨至於夜分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背稼穡之艱難征成之勞苦治亂之源興亡之迹古今禮樂人物賢否日陳於前則上聽積久自然通達習與性成堯舜同德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熏染婦寺之邪化聖爲蒙其益豈不甚大哉雙使近習之褻慢實害聖德之萇莠賢士大夫之薰陶乃養聖德之甘露凡宮人內臣亦用程子經筵之奏並選年四十五十已上厚重之人以備左右其年少者不使進於左右以絕其導上邪私之原凡服御器用以紂之象箸玉盃爲戒以禹之惡衣服爲法侈靡之物不進於前淺俗之言不接於聽今領書筵知書筵古之大師大傅也侍讀古之小師小傅也願自今正殿受讀之際知書筵進則必爲之起避席受經退則亦爲之起侍讀進退亦爲之避席改容以致尊師重傅之意此所謂湯之於伊尹必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必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者也養成聖德莫急於此願殿下上念太祖五百年之垂統下念三韓億兆之向望不罪微臣懇懇之言察納修省以開千萬

年之大平侍讀鄭道傳見之曰議論切至深得告君之體恭讓即位以大同憲趙浚爲左常侍經筵講讀官浚皆從紹宗學故有恩憐之舊凡有章疏紹宗皆具藁初紹宗姊李崇仁才高又忌李穡舉崇仁而不舉已及永興君獄起紹宗讒崇仁於浚欲殺之紹宗與同列請誅邊安烈疏六上從之王欲覽貞觀政要命鄭夢周講之紹宗進曰殿下中興當以二帝三王爲法唐太宗不足取也請講大學衍義以開帝王之治王然之初禑之移江陵也門下評理尹虎柳曼殊簽書密直禹洪壽同知密直俞光祐等押行又廢昌之日商議門下府事崔元沚密直副使柳龍生守宮門判慈惠府事鄭熙啓慈惠府尹

李恭靖王 密直副使金仁贊知申事李行等守傳國寶密直使妾淮伯知密直尹師德封府原王諭其功賜虎等爲功臣紹宗言賞罰國之大柄不可濫也我太祖征伐四十年稱功臣者止六人金樂金哲代太祖而死尙不與六功臣之列今殿下既以

和寧伯等九人告廟行賞虎等之功人所未聞請削之不聽復上疏爭之竟不從王遣東曹摠郎李滉迎曹溪僧粲英爲師紹宗與兼大司憲成石璘等伏閤諫石璘曰釋氏以清淨寂滅爲宗無補國家昔成湯師伊尹文王師太公以致商周大平之治未聞以釋氏爲師也紹宗曰殿下如欲求師有元老大臣在何用僧爲遂退交章論奏曰綱常天下國家之大本堯舜三代享國長久以臻至理由此道也自漢明帝崇佛以來亂亡相繼至于梁氏惑佛太甚宗廟以麵爲犧牲綵帛禁織鳥獸之形卒致侯景之亂餓死臺城唐憲宗迎佛骨于禁中刑部侍郎韓愈極言以爲自佛氏入中國以來事之愈謹年代尤促憲宗不聽未幾暴殂我太祖深懲積弊禁後代君臣私作佛刹是時太師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爲新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骨髓人人以爲死生禍福悉佛所爲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若遽去佛法必生反側乃作訓曰宜鑑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亡聖祖所以扵誕妄之源本期後王之繼述者至甚切矣臣等竊聞殿下將迎曹溪僧粲英于太內曾爲王師臣等爲殿下惜之三代帝王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爲師故湯師伊尹伐夏救民以開六百祀之商武王師太公鷹揚誅紂以開八百年之周姚秦以胡僧鳩摩羅什爲師不旋踵而亡前元以蕃僧婆羅跋陀爲師及其季世以天子之尊奴事指空發其福壽卒致應昌之敗佛之爲教無父無君姚秦前元以五胡北狄之俗不法帝王之治以毀綱常得罪於天以速亂亡今殿下中興方將作法垂範爲聖子神孫億萬世之所遵今乃復襲胡狄之失乃以胡教爲師有國家者立政立事循其名當責其實所謂師者師其道也釋氏以臣子背君父逃入山林寂滅爲樂若師其法必毀三韓之民必絕九廟之祀然後稱其名耳願殿下勿以無君父者爲師尊堯舜孔孟之道以開三韓太平之業疏上王勉從之英至崇仁門臺省遣吏逐之不得入而還王罷臺省面啓之法紹宗與同列上疏曰堯舜咨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嘉言罔攸伏尙慮下情之或壅而不達乃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又曰汝亦昌言三代聖王率由是道咨于鰥堯工執藝事以諫有誹謗之木有進善之旌匹夫匹婦之言皆達于上上下交而爲泰及周之衰謗者使監以止之遂朱文武之天下秦以忠諫者爲妖言而禁之至有指鹿爲馬而莫有言者故得天下二世而亡自漢迄元言路開則治且安言路閉則亂且亡自異姓竊國以來臺諫緘口至於戊辰攻遼之擧而無一人言者此殿下之所親見也殿下即位以來五日一視朝令臺諫面啓時政得失三韓蹈舞想望大平而今者乃令臺諫勿復面啓豈不大爲中興之累乎一言喪邦此之謂也願殿下更命臺諫面啓其餘各司亦令各以其職進言以廣聰明以臻至理又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不可頃刻而離左右也日者以辛禑父子事關大體殿下命臺諫往驗其狀此所以重宗社一時之權宜也因此遂分遣臺諫於外以虧殿下耳目之任甚非中興之美法也願自今毋令臺省出外以委繩愆責難之任從之王將幸長湍紹宗與石璘等上疏云傳曰君擧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伏聞殿下將幸長湍閱戰艦此誠安不忘危之意然自異姓竊國以觀逸遊田毒痛生靈惡聲聞于上國今賴天祐興復舊物宜以遊田爲戒乃何即位之初不修德政復徇僞朝之獲轂乎東作方興大役之行千乘萬騎道路供億之費弊不可言若以緩急爲言則郊天拜陵耕籍田謁文廟在所當先願殿下姑停

此衆以解國人之惑不允又上疏曰竊觀祖宗之制凡有所
知春秋館事卒子淮弟會宗辛禑時登第累官至司宰副令
恭讓即位上疏曰女陵上賓之後權臣李仁任等以逆昵之
子禑嗣我王氏九廟絕祀者十有六年幸賴天祐王室旣亡
而復興殿下宜深思明斷以辛禑父子告于祖廟而斬于都
市然後得以慰九廟之靈蒼臣民之望而杜禍亂之源矣夫
管叔兄也周公弟也管叔與武庚流言倡亂周公誅而王室
安焉王莽簒位天下思漢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興者莽
殺之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眞子興而稱帝天下響應衆至數
百萬光武困於滹沱幾塡於餓虎之喙然後能克而斬之以
中興帝室曹操盜漢家四百年之天下及其子不稱帝改元
以據中夏諸葛亮相昭烈以圖興漢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當
奬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兇復興漢室其志將欲繫顯曹
不告于高祖光武之廟而斬之然後足以小謝天下也當是
時天下皆爲魏有而昭烈所據之地唯蜀爾之蜀耳作史者
皆書曹不之年以帝魏矣獨朱文公修綱目黜曹不之年而
特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以正漢家之統唐之則天后廢中
宗而自立爲帝改國號曰周欲傳天下於武氏唐已亡矣張
柬之等舉兵復中宗之位誅張易之張昌宗還則天於上陽
宮復國號曰唐後之君子責柬之等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
變而討唐室之罪人乃曰以武后至大廟數其九罪廢爲庶
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則足以慰在天之靈
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此言深切而著明矣初二
張之伏誅也洛州長史祥季祺謂柬之等曰二兒雖誅產祿
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
耳夫何能爲季祺歎曰吾不知死所矣謂賊武三思尚在故
也旣而中宗與韋后復信用三思柬之等五王果爲武三思
所殺天下悲之彼辛禑父子盜據王位十有六年姻親蒙右
布列中外萬一姦兇之徒推擁而出則臣恐噫噎無及而殿
下之大事去矣周公之於管叔至親也而猶爲天下誅之則
天中宗之母也君子以不誅爲責況今賊臣之子孫非有管
叔則天之親今旣反正有何所疑猶廆養而不誅以啓群邪
之心乎其於祖宗十六年絕祀之意何如其於季祺去草之
說何如夫天下之變常起於所忽終至於不可得而制也其
於殿下社稷之大計可不爲深慮乎今在廷之臣虢不欲言
之其不言者恐其言之不行而有後悔也經曰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願殿下與大臣謀於禁
中以禑父子告于大廟而誅之明示中外毋令再亂王室再
毒生民以垂萬世之統王從之會宗臣事禑昌職非言官而
上書請誅人有議者轉刑曹摠郎又上疏曰國家運祚之長
在乎人君積德累仁培養邦本而已夫豈恃都城地勢之旺
氣哉盤庚之去耿以有河決之害大王之去邠以有狄人之
侵平王之東遷以有犬戎之亂今無此數事而欲遷都漢陽
物議騷駭胥動訛言是殿下以江水赤沸太白晝見乃信讖
緯不經之言欲移蹕以避之殿下如欲弭災惟當避殿減膳
兢業小心下罪己之令以求直言明其政刑愛養黎元而已
僞禑惑邪臣之言徙居漢陽貪殘之徒恣意誅求楊廣一道
爲之騷然今若移幸則修宮室備供儲將家抽戶斂侍從百
司宿衛臣庶將傾城以赴之朝夕餱糧之不繼風霜雨露之
無庇辛勤旅次可勝言乎況今禾穀被野萬騎所至踐蹂且
盡漢陽吏民失其家室奔竄山谷披荊棘刈蓬藋秋耕秋取

又失其時臣恐民之受患甚於禑時也又惑浮屠法祝之說重修演福寺盡撤旁近人戶臣爲殿下不取願罷移都鼎法祝以副與望昔晉惠帝時雨血太白晝見大子與皇后見殺臺省交章申奏殿下聽而行之然法雖立而民未見効革私田正經界之論巨室之所大忌有志之士勁直之言邪黨之自是宗室相殘天下大亂懷愍二帝終爲劉聰所虜夷狄亂華者數百年唐高祖時太白晝見經天秦王殺太子及齊王所深疾胥動浮言以惑衆聽中外曉曉此扇亂之漸也況天變屢見星緯失度霜降之後烝霧發洩元吉太宗季年太白屢晝見而則天廢中宗自立革唐稱周大殺唐之宗室社稷幾亡天之垂戒豈偶然哉今春夏之交太白屢晝見今又晝見經天者月餘天之所以戒殿下者至此二氣有乖之驗也臣等竊謂殿下當克謹天戒好學從諫修省於上群臣當各供其職無敢怠荒恐懼於下然後天變可消人愛不作能保無窮之業今也大臣每用樂宴飲供費十千賀非敬天勤民憂災恤變之道願自今迎候上國使臣及勞慰有功將帥外凡中外公私宴飲用樂痛行禁斷以謹天戒以節國用以厚民生昌納之恭讓初與舍人趙璞等上疏極論李穡曹敏修之罪又曰李仁任擁立辛禑之罪亦殿下之所親見也請委諸憲司斬棺磔宅以聲其罪又曰三司右使金續命倡爲未辨其母之說見黜而死公山府院君李子松諫禑興師遂爲大戮請命攸司祭其墓錄其子孫以慰賢能崇而陟之絕塞言路蒙蔽聰明邦家殄瘁幸賴天地宗社之靈群兇伏誅朝野厭清殿下初即大寶旁搜賢俊布列庶官大開言路冤抑必採其禮樂制度之宜救時拯民之策

吳思忠

吳思忠初名思正其先迎日縣人後徙寧遠鎭登第累遷監察糾正歷獻納執義辛昌時爲司諫大夫上疏論復私田之弊從之又與同列上書曰往者群姦秉權援引朋黨用舍顚倒骨鯁忠直之士指爲迂闊排而斥之貪邪諂諛之徒號稱

忠魂命罷穡父子廢敏修爲庶人又與璞等上疏曰今殿下上承

天子之命下應臣民之望拔亂反正紹我祖聖旣絕之大統廢辛禑父子爲庶人此則正名分定民志以開萬世大平之時也昔衞君待孔子爲政孔子欲先正名曰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漢呂后取宮妾子弘爲惠帝嗣大尉周勃以弘非惠帝子而誅之迎立代王以定民志以開四百年之大平唐則天后廢其子中宗欲立異姓武三思爲太子丞相張柬之誅則天之黨張易之昌宗等復立中宗留三思以待中宗自誅之辭季昶等謂柬之曰去草不去根後必復生三凶雖誅三思尙存公輩終無葬地矣若不早圖噬臍無及柬之等不從曰大事已定彼一三思猶机上肉耳後三思果殺柬之等而中宗亦過弒矣君子論之曰則天旣得罪於唐之宗廟中宗亦不得私於其母柬之等旣立中宗以則天賜死而中宗以大義不與其議則可以解祖宗之怒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亦孔子正名之義也今一二大臣推戴殿下以繼恭愍王後以正辛禑非恭愍王之子布告中外三韓僉兆之民相聞

曰吾生復見太祖之孫矣往者洪倫之亂之源及禑母般若之言之死亦殿下之所明知也聖天子之所已聞也今李穡心亦知其非於仁任擁立辛氏之際曾無一言敏修立昌之時首倡定策今年又欲復立辛禑其罪前疏未盡之矣今殿下旣紹正統李種學獨倡言於人曰玄陵旣以禑封江寧君而立府矣而又

天子曾命禑矣

天子何人敢違玄陵之命廢我驪興王乎今殿下不正禑父子之罪以告大廟以定民志又不正穡父子附禑昌之罪以絕群小之陰謀則殿下亦不得一日安天位也或曰辛氏父子

天子所知不可不待明降而正其罪是大不然

天子旣責三韓陪臣以異姓爲君矣又安有二命乎且或上國欲存辛禑則未審殿下亦可存而不定民志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先發後聞可也又何待於明降乎仁任推戴辛氏之罪乃太祖列聖在天之靈所共誅者也乃何不從臣等之請此而不誅則是開萬世亂賊之門也宜令有

司斬棺磔宅籍沒家産稽種學父子止於停職屬散則萬世奸賊何所懲乎宜下攸司明正其罪李崇仁河崙前爲仁任腹心後徇禑奸計以督辛昌朝見而欲立辛禑以永絕列聖之血食罪不容誅者也亦令攸司論罪又種學以立昌爲父之功言於宦官李芬芬言於李琳之女黨附李琳欲遂奸計顯下芬于攸司鞫其情狀以正其罪權近私拆

聖旨先示李琳又示李稽其心不在王氏明矣既而托以崇仁事上嘗被劾其間亦未可知上流遠方不正其罪則何以懲後世不忠之臣乎前漢陽尹文遠漢以琳姻戚居中用事恣行不義琳之族屬已皆流竄而獨在禁下請收職牒斥去外方於是潚仁任宅流稽父子崇仁崙分遠漢又上疏曰宦寺本以宮內掃除爲職無與外事至秦毀古制以趙高爲中車府令而二世死於其手西漢以弘恭爲中書令殺戮忠良而王莽簒曹節等用事而東漢亡唐以仇士良爲中尉廢置人主宋以童貫爲將帥陷二帝于女眞前元院使用事遂失天下古今之明鑑也在我祖宗之制宦寺無官文廟之世時不過十數人亦未嘗

食祿忠烈王朝亦不許參官至于玄陵使宦寺得與兩府入衙之列卒致萬生之變亦殿下之所親見也殿下即位復立內侍府階三品是殿下以中興之主復蹈亡國之轍也願自今宮中宦官給事者只給衣食罷內侍府不聰還成均大司成以其彈劾不已奪其言職也詳判典校寺事諫官承鄭夢周指嗾論趙浚尹紹宗等請置極刑憲府乃劾思忠罪與紹宗同乞幷究理命削職遠流及夢周誅召還任轉左常侍自此以後入　本朝

金子粹

金子粹字純仲雞林府人恭愍末擢魁科授德寧府注簿辛禑初爲正言時慶尙道都巡問使曹敏修擊倭于密城斬數十級禑賜衣酒及馬敏修上箋謝命子粹製回敎子粹辭曰敏修摠一道兵金海大丘之戰怯懦敗沒多殺士卒密城小捷功不掩罪衣酒厩馬賞已過矣又何回敎且回敎錄功績今敏修無功可紀不敢奉命禑怒下子粹巡衙府命池奫及大司憲河允源鞫之奫等欲坐以違旨子粹曰先王置諫官所以補君之失也自古王言有不可諫官靜之願諸公察國

家設諫官之意奫大怒欲杖流議于都堂諸相畏之無敢出言密直副使李寶林曰子粹雖小儒諫官也且所謂違旨者蓋如置人于東擅移于西者也子粹之罪恐不得以此論都堂是其言只請流之禑曰巡衙府已議其罪今復可輕耶遂不聽右使金綏命入白太后曰臣武人不曉事然文臣皆言諫官雖忤旨不罪者所以開言路也今子粹罪小不宜重論太后乃謂禑曰予老經事多未聞杖辱諫官若爾人皆杜口國事將日非矣於是免杖流于全羅道突山成奫等意子粹必與郎舍議又流諫議大夫鄭寓于慶尙道竹林戍踰年許從便給告身久之拜典校副令累遷判司宰寺事恭讓朝除成均大司成世子左輔德上書曰伏覩敎書以天文示異責己甚切訪求直言謹條狂妄之言殿下潛德著聞人心推戴廓除異姓之禍光復祖宗之業皆奉玄陵大妃之命而行之其主盟定策之功實殿下之所由興三韓之所共賴故即位之始即封王大妃以正位號獻冊寶甚盛典也殿下事之之禮當厚於所生者自去年南幸之時以至今日其於國大妃之殿親幸非一奉養亦至獨於王大妃之殿曾不一詣是狃於生育之恩忽於承祧之重其可乎傳曰爲之後者爲之子此古今之大義也王大妃萬世之後亮陰之禮固所自盡生事之禮其可不盡心乎願自今歲時伏臘必先詣王大妃殿以奉寒暄然後詣國大妃殿以明大義近日設封崇都監以冊王世子臣不能無惑焉殿下未受宣命而世子先受冊寶之禮其可乎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言先後之序不可亂也待殿下親朝

帝所受命而後徐議而行未爲晚也況今朝廷使臣來徵良馬萬匹百司疲於奔命當此之時強欲行封崇之禮恐未合於輿論也唐韓愈言於憲宗曰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此之時未有佛法自漢永平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降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此非韓子之臆說考之史冊瞭然可見殿下即位之始修廣演福寺堵破民家三四十戶今又大起浮屠廣興土木之役厥今農務方劇而交州一道斫木輸材人畜盡悴曾不小恤欲以徼未可必得之冥福以貽現在生靈之實禍爲民父母其可若是乎乞申降明勑以寢其役以寬民力或者以

爲役遊手之兒徒無害也兒徒果梽腹而趨役乎糜費國用莫甚於此欲怨于民亦莫甚於此殿下卽位以來其於大廟營見臺省有言事者遽見天威或奪其見任或黜之外寄或抑之下官臣恐求言之敎雖切而拒諫之念猶在也乞前日落職之臣一皆畢用所言之事一皆施行以勸將來則有志之士孰不爲殿下盡言乎成均生員朴礎等亦上疏曰伏惟國家自聖祖創業以來金枝玉葉繼繼承承無墜厥緒者幾景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成王惑流言之讒而雷電以風由是觀之人君一心之得足以感天心一行之失足以召天五百年于玆矣中遭否運異姓之禍口不忍言惟我殿下以變願殿下存心以居對越上帝雖居幽暗之中常若有臨之者及其應接之際尤謹其念慮之萌視聽言動必以禮出入起居罔不敬而其處事不蔽於私欲不流於姑息則此心之敬足以感天心而消變異幹敎化而興邦國矣又何必崇奉聖恩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排斥異端者有日矣然無路而不得行無位而不得達懷憤鬱抑竊議私嘆得通上聽一悟以至於亡神聖垂訓其可違耶浮屠之說猶不可信況怪誕荒幼之巫覡乎國中設立巫堂旣爲不經所謂別祈恩之處者及其應接之際尤謹其念慮之萌視聽言動必以禮出入起居罔不敬而其處事不蔽於私欲不流於姑息則此心之敬足以感天心而消變異幹敎化而興邦國矣又何必崇奉聖恩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排斥異端者有日矣然無路而不得行無位而不得達懷憤鬱抑竊議私嘆得通上聽一悟以至於亡神聖垂訓其可違耶浮屠之說猶不可信況怪誕荒幼之巫覡乎國中設立巫堂旣爲不經所謂別祈恩之處又不下十餘所四時之祭以至無時別祭一年糜費不可殫記當祭之時雖禁酒之令方嚴諸巫作隊托稱國行有司莫敢詰焉故崇飮自若九衢之上鼓吹歌舞靡所不爲風俗不美斯爲甚矣乞明勑有司除祀典所載外一禁淫祀痛斷諸巫出入宮掖以絕妖妄以正風俗近日下敎求言甚切然臣等見臺省有言事者遽見天威或奪其見任或黜之外寄或抑之下官臣恐求言之敎雖切而拒諫之念猶在也乞前日落職之臣一皆畢用所言之事一皆施行以勸將來則有志之士孰不爲殿下盡言乎成均生員朴礎等亦上疏曰伏惟國家自聖祖創業以來金枝玉葉繼繼承承無墜厥緒者幾景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成王惑流言之讒而雷電以風由是觀之人君一心之得足以感天心一行之失足以召天五百年于玆矣中遭否運異姓之禍口不忍言惟我殿下以變願殿下存心以居對越上帝雖居幽暗之中常若有臨之者及其應接之際尤謹其念慮之萌視聽言動必以禮出入起居罔不敬而其處事不蔽於私欲不流於姑息則此心之敬足以感天心而消變異幹敎化而興邦國矣又何必崇奉聖恩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排斥異端者有日矣然無路而不得行無位而不得達懷憤鬱抑竊議私嘆得通上聽一悟以至於亡神聖垂訓其可違耶浮屠之說猶不可信況怪誕荒幼之巫覡乎國中設立巫堂旣爲不經所謂別祈恩之處者及其應接之際尤謹其念慮之萌視聽言動必以禮出入起居罔不敬而其處事不蔽於私欲不流於姑息則此心之敬足以感天心而消變異幹敎化而興邦國矣又何必崇奉聖恩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排斥異端者有日矣然無路而不得行無位而不得達懷憤鬱抑竊議私嘆得通上聽一悟以至於亡神聖垂訓其可違耶浮屠之說猶不可信況怪誕荒幼之巫覡乎國中設立巫堂旣爲不經所謂別祈恩之處又不下十餘所四時之祭以至無時別祭一年糜費不可殫記當祭之時雖禁酒之令方嚴諸巫作隊托稱國行有司莫敢詰焉故崇飮自若九衢之上鼓吹歌舞靡所不爲風俗不美斯爲甚矣乞明勑有司除祀典所載外一禁淫祀痛斷諸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此天下之達道古今之常經不可須臾離也苟或廢焉者則獲戾所不容日月所不照鬼神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也彼佛何人也以世嫡而叛其父絕父子之親以匹夫而抗天子滅君臣之義以男女居室爲非道以男耕女織爲不義絕生生之道塞衣食之源欲以其道思以易天下信如此焉則百年之後人類絕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惟草木禽獸魚鼈龍蛇而止爾三綱五常之道竟何寓其於間哉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類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威福刑德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以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兒良人男女以居之雖榮之璇宮象廊紂之傾宮鹿臺楚靈之章華呂政之阿房不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嗚呼痛哉其誰正之必也上之人德修於己敎成於下以明禮義使斯民知天理之所在然後可以正之矣洪惟我東方自新羅之季奉浮屠之法至於閭里比其塔廟佛氏之說洋洋乎盈耳淪於肌膚浹於骨髓未可以義理曉也亦未可以口舌辨也惟我太祖統三之初深懲積弊禁後代君臣私立願刹於是大師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爲新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骨髓人人以爲死生禍福悉佛所爲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若遽革佛氏必生駭心乃作訓曰宜鑑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亡然則太祖之垂訓於後世者至深切矣歷代君臣不能體聖祖之遺意因循苟且營葺立塔無代無之式至于今其弊滋甚爲人心世道計者可不痛心哉傳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蠶或受之寒彼佛氏之徒不耕而飮食充不蠶而衣裳具安居自養者不知其幾千百萬由是而凍餓者不知幾何人矣彼雖飮風吸露巢居野處爲國家者所當斥之者也況坐華屋食精饌遊手而揖君親者其可一日容於天地之間乎誠不共戴天者也奈何殿下以英明之資惑於浮屠讖緯之說往還于南以國君之尊親幸檜葩以倡無父無君之敎以成不忠不孝之俗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此天下之達道古今之常經不可須臾離也苟或廢焉者則獲戾所不容日月所不照鬼神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也彼佛何人也以世嫡而叛其父絕父子之親以匹夫而抗天子滅君臣之義以男女居室爲非道以男耕女織爲不義絕生生之道塞衣食之源欲以其道思以易天下信如此焉則百年之後人類絕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惟草木禽獸魚鼈龍蛇而止爾三綱五常之道竟何寓其於間哉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類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威福刑德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以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兒良人男女以居之雖榮之璇宮象廊紂之傾宮鹿臺楚靈之章華呂政之阿房不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嗚呼痛哉其誰正之必也上之人德修於己敎成於下以明禮義使斯民知天理之所在然後可以正之矣洪惟我東方自新羅之季奉浮屠之法至於閭里比其塔廟佛氏之說洋洋乎盈耳淪於肌膚浹於骨髓未可以義理曉也亦未可以口舌辨也惟我太祖統三之初深懲積弊禁後代君臣私立願刹於是大師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爲新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骨髓人人以爲死生禍福悉佛所爲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若遽革佛氏必生駭心乃作訓曰宜鑑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亡然則太祖之垂訓於後世者至深切矣歷代君臣不能體聖祖之遺意因循苟且營葺立塔無代無之式至于今其弊滋甚爲人心世道計者可不痛心哉傳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蠶或受之寒彼佛氏之徒不耕而飮食充不蠶而衣裳具安居自養者不知其幾千百萬由是而凍餓者不知幾何人矣彼雖飮風吸露巢居野處爲國家者所當斥之者也況坐華屋食精饌遊手而揖君親者其可一日容於天地之間乎誠不共戴天者也奈何殿下以英明之資惑於浮屠讖緯之說往還于南以國君之尊親幸檜葩以倡無父無君之敎以成不忠不孝之俗

以毀我三綱五常之典臣等爲殿下中興之美惜也且誕降之辰殿下宜率百官上壽太妃以示殿下中興孝理之盛德於三韓臣庶也此之不爲反遵胡敎區區於拜僧供佛以沮臣庶中興至理之望可乎至若窮人之方斂人之怨演福塔廟之役中外嗷嗷士民觖望臣等未知所營之木鬼輸神轉之所用之財天降地湧歟欲求福於冥冥之中反貽患於昭昭之際臣等意一旦風塵再擾粘竿蓁莎彌不能操干戈塔廟不能禦飢僅昔後周壞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周興齊滅然則佛氏之不能作禍福於人世者亦可知矣伏惟殿下法堯舜三代之所以興鑑齊陳梁蕭之所以亡上繼聖祖之遺意下副吾儒之素望使彼佛者勒還其鄉人其人以充兵賦廬其居以增戶口焚其書以永絕其根本所給之田使軍資主之以贍軍餘所屬奴婢使都官掌之以分各司各官其銅像銅器屬於軍器寺以修甲兵其所用器皿屬於禮賓寺以分各司各官然後敎之以禮義養之以道德不數年間民志定而敎化行倉廩實而國用周然則向之背君父毀人倫逆天理者將去其舊染之汚以發其

秉彝之良心知父子君臣之倫知夫夫婦婦之道男耕女織以生其生含哺鼓腹以樂其樂致理之豐可以肩三代而軼漢唐矣且今佞臣金興以不肖之資無知之見阿意順旨變亂是非欲興無父無君之敎以廢古今聖賢之道以爲太祖開國皆藉佛力指闢佛者爲太祖之罪人太祖聖德神功順乎天而應乎人心同堯舜行法湯武三韓之民其畏威也如爲君子之國宋朝以爲文物禮樂之邦題本國使臣下馬所曰小中華之館自庚癸之後不死兵亂則逃入山林通儒名士百無一二存者彼學佛者始倡邪說上誣群臣下誑愚民仍作太祖九世之像曰太祖前身某生爲某院主某生作某塔某生造某經至曰某生太祖爲某寺之牛至某生乃得王位上賓之後今爲某菩薩成書開板藏于深山以欺萬世玄陵見之深加敬信於是內佛堂之法席演福寺之文殊會講經飯僧至屈千乘之尊拜髡爲師親執弟子之禮至于甲寅

未蒙事佛之福臣等未知太祖九世像釋迦達摩復生於東方親見太祖於天堂佛刹而作此像歟太祖前身爲牛爲院主之時親見者何僧歟彼之邪說誣上以太祖爲牛此豈聖子神孫之所可開口者也嗚呼正學不明人心不正不修德而惟福之是求不知道而惟怪之欲聞豈不痛哉豈不惜哉自孟子闢楊墨曾孔氏以來漢之董子唐之韓子宋朝之程朱子皆扶斯道闢異端爲天下萬世之君子也王安石張天覺等與佛敎易風俗而爲天下萬世之小人也若董韓程朱之羣安石天覺之徒並生於今日則殿下用董韓程朱爲天下萬世之法歟用安石天覺倡夷狄禽獸之敎歟臣等未敢知也殿下若遵安石天覺之所好髡三韓之民弃國弃家弊屣王位入山求佛則納金興之言可也若遵董韓程朱之學以正人心明人倫去民之蟊賊以興堯舜三代之理以光中興與天無疆之業則彼金興者當轅諸都市以示三韓萬世之不惑於邪說可也殿下以金興爲忠於國家之臣則禍昌父子絕我太祖列聖三十一代之祀之時彼興者能立與復王氏之策乎兼大司成鄭道傳發揮天人性命之淵源倡鳴孔孟程朱之道學闢浮屠百代之誑誘開三韓千古之迷惑斥異端息邪說明天理而正人心吾東方眞儒一人而已是上天授殿下以皐陶伊傅之佐以興堯舜三代之盛於中興之日也殿下以道傳闢佛之策爲祖宗之罪人歟金興奉佛之說爲殿下之忠臣歟臣等亦未敢知也殿下疑道傳之正學信金興之邪說則豈不取笑於天下見譏於萬世哉此臣等所以敢言也爲理之本捨正人心所以哉蓋人心之趨向不正則其本亡矣雖有屑屑於事爲之末皆苟而已未有源未潔而流清者也亦未有本未固而末茂者也故臣等獨以闢異端爲正人心之本獻焉伏惟殿下萬機之暇特留宸念舉而行之非特當今之幸抑亦永有辭于萬世矣若殿下以臣等之言勿以爲迂採而納之臣等更爲殿下陳理道之萬一疏上王大怒初司藝柳伯淳知礎等將上疏招諸生止之曰天下既廣雖有異端何害吾道生員尹向曰天下安有二道伯淳曰諸生之志則大矣雖上書王必不聽何補於治向曰孟子云吾君不能謂之賊吾雖不才安敢背前賢之格言受賊君之名哉伯淳竟不能禁唯礎向及韓

皐許遲金縡李子撰等十五人上書餘皆不從伯淳又言於知申事成石璘曰礎等疏請勿上聞礎等知之議欲不受業子粹等惡其無禮博士金貂金祖學正鄭包學錄黃喜等以生員徐復禮不署名於疏鳴鼓劾之子粹等又怒貂等不告長官擅劾生員因貂等家奴召復禮還入學及子粹赴衙貂等不庭迎子粹上箋辭職略曰臣斗筲淺量樗櫟微材曾忝言官旋竄遐陲之遠暫爲郡守遞懼縲紲之拘每因事而徑情反招尤而速禍貪緣驟貴超拜大司成榮幸逾涯又兼左輔德既尸素而曠職宜引退而避賢況爲下官之侵陵能不中心之蒼愧君子貴於見幾小臣安於知止伏望賜以命晉遂其恩抱不允下貂等子巡軍尋釋之未幾判典校寺事轉左常侍與同列上疏曰年前

朝廷所遣宣官十人皆是本國之人乃有僥倖冒進之徒或攸倡妓或聯親戚邀請宣醞殿下一皆曲從眞差添設動以百數名器之濫廉恥之喪一至於此乞付攸司盡奪其職以儆後來又三司官數至十五署祿牌外無餘事自今凡中外錢穀出納先報都評議使司使司移文三司使精核會計量

正憲大夫前判書僉書樞密院事兼修國史臣鄭麟趾等奉
教修

良吏

高麗太祖初定三韓事尙草創未遑置州縣官成宗始分十道定郡縣置守令自是厥後遣廉問黜陟之使屢下勸農蠲租之詔宜若良吏輩出而今見於史者惟庾傾以下數人豈史逸而不傳耶此數人者或以清愼律己或以仁厚撫民俱有遺愛可謂不愧於古之良吏矣作良吏傳

庾碩

庾碩平章事弼曾孫高宗初擢魁科籍內侍累遷閤門通事舍人歷忠淸全羅二道按察東南道都指揮副使皆有聲績後爲安東都護副使時巡問使宋國瞻移牒於碩令修山城又牒興判官申著同議著素貪汚碩恥與共事所牒事皆委著曰與儒士嘯咏而已著嗾之訴于崔怡曰修城大事也副使不留意狄兵若來必敗怡流碩于岩墮島將行老幼遮道號哭曰天乎我公何罪公去我何生爲舉挽使不得行押送別抄呵叱路得開妻携子女以行私馬只三匹或有徒行者邑人泣請留一日不得出駱從謾送妻辭曰家公流配妻子皆罪人也何煩人馬邑人固請竟不許邑人嘆曰非夫人豈得配我公復起爲東北面兵馬使先是有一兵馬使始以江瑤柱餽怡遂爲常例江瑤柱海物出龍津縣捕之甚艱邑民五十餘戶因之失業逃散幾盡碩一禁絕之流亡盡還時守令爭事侵漁以媚權貴碩移牒禁之有忌碩者收牒示怡怡曰碩不餽我足矣何苦禁道內東北人感碩淸德呼爲父母秩滿當還請借三年召拜禮賓卿爲蒙古使館伴譯者以失禮告怡乃配蓮花島崔沆襲權欲收人望召知刑部事有上將軍金寶鼎欲奪人奴婢訟之碩立辨其僞寶鼎怨之又大將軍李輔與一進士爭奴婢誣告進士辱罵我碩訊知其妄不問輔恚曰尙書右同風一小儒不顧重房三品官乎碩曰若謂我護一儒士者大將軍可盡護一國軍卒乎輔深銜之二人交訴于沆貶安北都護副使碩季女稍解書猷詩于沆

乞留父沈愚論之因與殺帛碩至安北數月而卒性剛直清白不阿權貴屢以徵過見斥執節不小屈後朴惟長守安東自謂爲政不下於碩嘗獨坐郡齋見一小吏質愼者語曰吏自謂爲政不下於碩嘗獨坐郡齋見一小吏質愼者語曰吏尺之地障以潘離耳目莫得見聞況處一堂欲察四境之內不亦難哉今得無姦吏弄法窮民飲恨者乎小吏曰自官之來民不見吏之弄法有不及知民之飲恨未之聞也惟長坐贓免之錫到州日即獨貢豆馬選厮吏十人以充衙吏政清如水吏民懷服先是有慶世封者守濟州亦以清白稱州人曰前有世封後有之錫

崔碩

崔碩忠烈朝人登第累遷昇平府使秩滿入爲秘書郎昇平故事每太守替還必贈馬八匹倅七匹法曹六匹惟所擇及碩替還邑人進馬請擇良碩笑曰馬能到京足矣何擇爲至家歸其馬邑人不受碩曰吾守汝邑有馬生駒帶來是我之貪也汝今不受豈知我之貪而爲貌辭耶幷其駒授之自是其弊遂絕邑人頌德立石號八馬碑

鄭云敬

年乃復舊任諱沈毅剛正清白有大節凡所計畫無不便民三十三年辛卯者驚歎曰國之重寶去矣

金之錫

金之錫未詳其世係高宗末爲濟州副使州俗男年十五以上歲貢豆一斛衙吏數百人各歲貢馬一匹副使判官分受之以故守宰雖貧者皆致富有井奇李著二人嘗守是州俱坐贓免之錫到州日即獨貢豆馬選厮吏十人以充衙吏政清如水吏民懷服先是有慶世封者守濟州亦以清白稱州人曰前有世封後有之錫

鄭云敬奉化縣人忠肅朝登第補尙州司錄有誣告龍宮監務贓者按廉遣云敬鞫之云敬至龍宮見監務不問而還曰吏之貪汚雖曰惡德非才足以弄法威足以畏人者不能今監務老且不勝任誰肯賂乎按廉果知其誣嘆曰近官吏尙嗇酷司錄誠長者也州有宦者得幸天子奉使來欲加以非禮云敬即弃官去宦者慚懼夜追至龍宮謝之乃還入爲典校校勘累遷弘福都監判官忠惠時出知密城時密人有貸宰相趙永陣布者永陣託御香使安祐移牒徵之云敬寢不行祐馳入金海府以不及郊迎笞府使密之候吏齎告邑人皆危之祐至問前有移牒何如云敬曰密人貸布者趙自徵之非公所宜問祐怒令左右辱之云敬正色曰今已郊迎天子之命將何以罪我公不布德音惠遠民敢爲是耶祐屈而止遷福州判官州吏權援管與云敬同遊鄉學至是持酒肴求謁云敬召與飮謂曰今與若飮不忘舊也明日犯法恐判官不汝貸也州有僧於瓮川驛路爲賊所捶垂死驛吏問其故曰予持布若干匹行見餉糞田者又見耘田者俄有人自後厲聲曰我耘田者呼與語汝何不應未及對即聲之奪布去未幾僧死吏執耘田者告于州鞫之獄已成云敬自外還曰殺僧者恐非此人牧使曰已服矣曰愚民不忍鞫訊之苦恐怖失辭耳牧使令云敬更鞫之即召糞田主問曰汝餉糞田人時有言及僧者毋隱田主曰有一人言僧所持布可充酒價於是拘其人證外先鞫其妻曰吾聞某月某日而夫遺汝布若干何處得之妻曰夫以布歸曰貸布者還之即詰夫誰貸汝布者夫辭屈自服牧使驚問之云敬曰凡盜賊秘其迹惟畏人知其曰我耘田者詐也邑人皆服忠穆時以書雲副正充書狀官賀正如元時奇后專寵中貴多東人來僧顏倨傲云敬正色曰今日之僧爲舊主也中貴愕然曰秀才敎我矣歷按楊廣交州道轉典法摠郎恭愍即位以云敬與佐郎徐浩守法不爲權貴所撓召入內殿賜酒尙嘗玄慶言曰兩宮寢殿地禁甚嚴今外人出入無制宮殿司門宦寺之職今使忽赤守之視事之時陛衛宜謹今左右如市奏事未了已洩於外掌刑之官不可呢近今鄭云敬徐浩賜酒寢殿皆戾古制王然之尋出牧全州有僧娶妻家居者一日出外爲人所殺其妻訴于官無證久不決云敬視事其妻又來訴即

問其妻有所私者妻曰無但隣有一男常戲曰老僧死則事諧矣於是執其男證外先鞫其母曰某月日而子在家耶出外耶母曰是日男自外來言與友人飲酒醉困即睡其男所與飲者誰即自服時有元使盧某暴橫所至凌辱守令疾馳入州欲罪以不及郊迎云敬引禮不屈即日棄去父老呼哭侵官也未幾拜刑部尚書後以檢校密直提擧謝病歸榮州卒子道傳道尊道復道傳自有傳

忠義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者也夫人孰不惡死哉而忠臣義士一遇變故雖鼎鑊在前刀鉅在後而不辟者以所欲有甚於生故也高麗自仁宗以降王室多難而伏節死義之士亦不乏人今敍次其事作忠義傳

洪灌

洪灌字無黨唐城郡人登第歷御史中丞文德實文二學士睿宗嘗覽編年通載命灌撰集三韓以來事跡以進又與李軌許之奇朴昇中金富佾尹諧等論辨陰陽書仁宗朝拜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李資謙之亂灌直宿都省聞變歎曰主辱臣死吾可自安詣西華門叩扉請入自內縋上之遂入侍王側及宮闕延燒資謙逼王出御延德宮灌老病不能步在後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禮部事上柱國謚忠平

高甫俊

高甫俊仁宗時人李資謙拓俊京謀不軌同知樞密院事智祿延與上將軍吳卓甫俊兄大將軍碩等謀誅不克資謙殺卓碩甫俊與卓子升奔匿北山資謙使其黨朴永追捕之甫俊等登高岩罵永曰資謙俊京竊寵擅權流毒生民甚於豺狼將覆社稷汝輩皆姦諂以事之曾奴隸之不若吾儕舉義以謝吾民而不克者命也義士豈死於汝輩奴手乎乃呼

天即俱投岩下而死

鄭顗

鄭顗清州人初名俊儒高宗四年顗以臺吏分司西京契丹兵入寇詔西京兵馬使上將軍崔俞恭判官禮部郎中金成等率西京兵令援五軍擊之時俞恭好侵漁士卒離叛有卒崔光秀不肯行堅壁召集軍士還向西京俞恭倉黃失措成醉臥不省光秀遂據城作亂自稱高勾麗興復兵馬使金吾衛攝上將軍署置僚佐召募精銳傳檄北界諸城將舉大事麟諸神祠顗素與光秀同里閈相善乃憤其所爲率校尉金億白潘畢玄甫申竹等十餘人袖斧就光秀所與語因斫殺之誅其黨八人餘皆不問城中遂安王大喜超授顗攝中郎將仍屬內侍賜衣冠鞍馬加億儒別將其餘賞爵有差顗累官將軍侍郎拜大將軍二十年玄甫以西京叛大臣議招安以玄甫嘗爲顗用即擧顗馳傳宣諭既至大同江從者請無遽入顗奮然曰受命以出敢少稽乎死固分也既見玄甫玄甫喜得顗欲以爲主且誘且脅顗竟不屈遇害子儆仕至監察御史儆子璘自有傳

文大

文大高宗十八年以郎將在瑞昌縣爲蒙古兵所虜蒙古兵至鐵州城下令文大呼諭州人曰眞蒙古兵來矣可速出降文大乃呼曰假蒙古兵也且勿降蒙古人欲斬之使更呼復如前遂斬之蒙古攻城甚急城中糧盡不克守將陷判官李希績聚城中婦女小兒納倉中火之率丁壯自刎而死

曹孝立

曹孝立高宗四十年以文學在春州蒙古兵圍城數重樹柵二重坑塹丈餘累日攻之城中井泉皆渴刺牛馬血飲之士卒困甚孝立知城不守與妻赴火死按察使朴天器計窮力盡先燒城中錢谷率敢死卒壞柵突圍遇塹不得出無一人脫者遂屠其城

鄭文鑑

鄭文鑑登第補直學元宗十一年三別抄叛僞署文鑑爲承宣使乘政文鑑曰與其富貴於賊無寧潔身於泉下卽投水死其妻邊氏見文鑑死亦投于水邊氏西海按察使胤之女也

孝友

孝友人之恒性也自世敎衰民失其性者多矣然則有竭力於是者可不表而奬之乎高麗五百年間以孝友書於史冊見於旌表者十餘人作孝友傳

文忠

文忠未詳世系事母至孝居五冠山靈通寺之洞去京都三十里爲養祿仕朝出夕返告面定省不少衰嘆其母老作木鷄歌名曰五冠山曲傳于樂譜

釋珠

釋珠文宗時人早孤無托剃髮爲僧刻木爲父母形加繪飾晨昏定省奉養之禮悉如平日有司奏之王曰丁蘭之孝無以加焉命厚賞之

崔斐伯

崔斐伯水原吏尙翫之子尙翫獵爲虎所害斐伯時年十五欲捕虎母止之斐伯曰父讎可不報乎即荷斧跡虎虎旣食飽臥斐伯直前叱曰汝食吾父吾當食汝虎乃掉尾俛伏遽斫而刳其腹盛虎肉於瓮埋川中取父骸肉安於器遂葬弘法山西麓嘉一日假寐尙翫來詠詩云披榛到孝子廬情多感淚無窮負士日加塚上知音明月淸風生則養死則守誰謂孝無始終詠訖遂不見服闋取虎肉盡食之登第毅宗朝累遷起居舍人國子司業翰林學士

尉貂

尉貂本契丹人明宗朝爲散員同正父永成患惡疾醫云用子肉可治貂即割股肉雜置餌鈍中饋之病稍間王聞之詔曰貂之孝冠絕古今傳云孝者百行之源又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貂之孝在所必賞命宰相議加褒賞韓文俊文克謙等奏曰唐安邑縣民李興父被惡疾興自割股肉假他物以饋父病甚不能啖經宿而死刺史上其事旌表其閭里今貂契丹遺種不解書乃能不愛其身殘肌饋父及沒又廬墓三年不懈可謂能盡其孝宜表里門書諸史策垂示無窮制可

徐稜

徐稜長城縣人高宗時養母不仕母發項疽請醫膠之醫曰若不得生蛙難愈稜曰時方沍寒生蛙可得乎母之病必不愈號泣不已醫曰雖無生蛙姑合藥試之乃炒藥于樹下忽有物從樹上墮鼎中乃生蛙也醫曰子之孝誠感于天天乃賜之子之母必生矣合藥傳之果愈同縣人大將軍徐曦每說此事必泫然泣下

金遷

金遷溟州吏小字海莊高宗末蒙古兵來侵母與弟德麟被虜時遷年十五晝夜號泣聞被虜者多道死服衰終制後十四年有百戶習成自元來呼溟州八於市三日適旌善人金純應之成曰有女金氏在東京云我本溟州人有子海莊托我以寄書汝識海莊否曰吾友也受書持以與遷書云子生到某州某里某家爲婢飢不食寒不衣晝勤夜舂備經辛苦誰知我死生遷見書痛哭每臨食嗚咽不下欲往贖母家貧無貲貨人白金至京請往尋母朝議不可乃還至忠烈王入朝又求往朝議如初遷久留京衣敝粮罄懷怛無聊道遇鄉僧孝緣涕泣求哀孝緣曰吾兄千戶孝至今往東京汝可隨去即囑之或謂遷曰汝得母書已六載安知母存沒且不幸中途遇賊徒喪身失貲耳遷曰寧往不得見豈惜軀命遂隨孝至入東京與本國譯語別將孔明歸北州天老寨尋訪之母在至軍卒要左家有一嫗出拜衣懸鶉蓬髮垢面遷見之不知其爲母也明曰汝是何如人曰予本溟州戶長金子陵女同產進士金龍聞已登第予嫁戶長金宗衍生子二曰海莊德麟德麟隨我到此已十九年今在西隣百戶天老家爲奴何圖今日復見本國人遷聞之下拜涕泣母握遷手泣曰汝眞吾子耶吾謂汝爲死矣要左適不在遷不得贖乃還東京依別將守龍家居一月與守龍復往要左家請贖要左不聽遷哀乞以白金五十五兩贖之騎以其馬徒步而從德麟送至東京泣曰好歸好歸今雖不得從如天之福必有相見之期母子相掩泣不能語會中贊金方慶回自元至東京召見遷母子稱嘆不已言於摠管府給引尉傳以送將至溟州宗衍聞之迎于珍富驛夫婦相見而喜遷舉酒以進退而痛哭一座莫不潸然子陵年七十九見女喜劇倒地後六年天老之子携德麟來遷以白金八十六兩贖之未數歲盡傾前後所貸白金與弟德麟終身盡孝

黃守

黃守世居平壤府忠肅時爲本府雜材署丞父母年俱七十餘有弟曰賢曰仲連曰季連又有姊妹二人同爨而食日三時具甘旨先泰父母退而共食二十餘年子孫服習無小怠

贊成姜融判密直金資親訪其第父母皆皓首出迎于庭止之使坐融垂涕歎曰今世士大夫聞亦所罕聞豈意此城中有此孝子之門令府人具狀以聞里閭登觀

鄭愈

鄭愈晉州人知善州事任德之子恭愍二十一年與弟慈從父戍河東郡倭寇乘夜猝至衆皆遁任德病不能騎馬愈與慈扶擁而走賊追及之愈騎馬射殺數人賊不敢前有一賊

德得免慈竟歿於賊事聞授愈宗簿寺丞時又有民兄弟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水兄怪而問之答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之言誠是矣亦投金於水時同舟者皆愚民故無有問其姓名邑里云

曹希參

曹希參守城人也累官軍器少尹嘗避倭寇扶其母將往京山府城行至加利驛東江無船不得渡賊追及之母謂希參曰吾老且病死無悔汝其走馬以免希參曰母在予何往遂與母匿田間賊獲之以槊刺希參又將害其母希參盡以弓馬貨產與賊以身蔽母云願殺我勿害我母賊以劒擊希參殺之舍其母而去辛禑時體覆使趙浚馳書聞于朝遂立石紀事旌表之

鄭臣祐女

鄭氏于達赤臣祐女也父以罪謫海州荻篤寄書其家母得書痛哭鄭時年十七在室謂母曰父死在朝夕我欲往見母曰汝父得罪於國豈許汝往見耶曰我且請諸朝即馳至京具狀告都堂不受鄭立門外候諸相出前執侍中馬轡曰妾父臣祐罪非反逆遠竄異鄉今又疾革請許妾往見諸相感泣即白辛禑放臣祐歸田里

孫宥

孫宥清州吏也每因公幹出入村落一毫不取時稱清白吏

辛禑四年倭寇所居里兒女攜衣號泣宥不顧徑走母家負而匿得免州人敬服

權居義 附俊恭

權居義白州人官累副令辛禑時喪母哀毀廬墓三年又光州人盧俊恭亦廬墓三年時喪制廢壞皆服百日而除二人獨能出於流俗故國家嘉之並旌表門閭

辛斯蒭女

辛氏靈山人郎將斯蒭女也辛禑八年倭賊五十餘騎寇靈山斯蒭挈家避亂至箕浦乘舟其子息及悅推挽之會夏潦水駛纜絕船著岸賊追及之殺舟中人殆盡斯蒭亦被害有一賊執辛氏下船辛不肯賊露刃擬之辛大罵曰賊奴殺則殺汝既殺吾父吾之讎也寧死不汝從遂扼賊吭蹴而倒之賊怒遂害之時年十六體覆使趙浚上其事遂立石以於

尹龜生

尹龜生贊成事澤之子累官判典農寺事退居錦州立祠宇以朔望四仲俗節祭三代多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一用朱文公家禮考妣祖考妣墓立石誌其忌日又於考墓立碑墓

南作齋室刻高曾以下忌日于石俾後世不忘恭讓三年全羅道都觀察使盧嘉移牒錦州曰今國家下令立家廟無一人行之者龜生自未令前立廟修祀敬事祖考其孝實爲衆人之標準先王之政旌別淑慝樹之風聲今宜旌表門閭立孝子碑給復其家以勸諸人予昌宗紹宗會宗紹宗別傳

潘膩

潘膩安陰縣人以散員居鄉里辛禑十四年倭賊猝至執其父歸膩以銀錠銀帶赴賊中乞哀請買父賊義而許之

君萬

君萬優人也恭讓元年其父夜被虎攫君萬號天持弓矢入山虎食之盡負嵎視君萬哮吼而前吐所食支節君萬一箭殪之遂拔劒剖其腹盡收遺骸焚而葬之

烈女

古者女子生而有傅姆之教長有彤史之訓故在家爲賢女適人爲賢婦遭變故而爲烈婦後世婦訓不及於閨房其卓然自立至臨亂冒白刃不以死生易其操者嗚呼可謂難矣

作烈女傳

胡壽妻俞氏

胡壽妻俞氏未詳其世系高宗四十四年壽出守孟州時孟避兵僑寓海中蒙古兵陷神威島壽遇害俞恐爲賊所汚投水而死

玄文奕妻

玄文奕妻史失其姓氏元宗十一年三別抄在江華叛文奕逃奔舊京賊船四五艘翼而追之文奕獨射之矢相接妻在側抽矢授之賊不敢近文奕船膠于淺賊追及射之中臂仆舟中妻曰吾義不爲鼠輩所辱遂携二女投水而死賊執文奕惜其勇不殺既而文奕逃還舊京

洪義妻

洪義妻史失姓氏恭愍朝義爲上護軍趙日新作亂遣人害義于其家投劒將斬義妻遽以身蔽之號叫攀援挺刃交加面目肢節多折傷幾至死義得不死

安天儉妻

安天儉妻史失姓氏天儉恭愍朝爲郎將家夜失火天儉適醉臥妻冒火入扶之以出力不勝以身覆天儉遂俱焚

江華三女

三女者江華府吏之處子也辛禑三年倭寇江華恣殺掠三女遇賊義不辱相携赴江而死

鄭滿妻崔氏

崔氏靈巖郡士人仁祐之女適晉州戶長鄭滿生子女四人其季在襁褓辛禑五年倭寇晉州時滿如京賊闌入所居里崔携諸子避匿山中崔年方三十餘貌且美賊得而欲汚之露刃以脅崔抱樹拒罵曰死等耳與其見汚而生寧死義罵不絕口賊遂害之房二子以去子習甫六歲啼號屍側襁褓兒猶匍匐就乳血淋漓入口尋死後十年都觀察使張夏以事聞乃命旌表其閭獨習吏役

李東郊妻裴氏

裴氏京山府八莒縣人三司左尹仲善女也適郎將李東郊辛禑六年倭賊逼京山閭境擾攘無敢禦者東郊時赴合浦帥幕未還賊騎突入裴氏所居里裴負其兒至所耶江江水方漲度不能脫投水賊至岸持滿注矢曰而來可免死裴顧罵賊曰何不速殺我我書生女嘗聞烈女不更二夫我豈汚

賊者耶賊射之中其兒引滿又語如前竟不出遇害體覆使趙浚具事以聞遂旌表里門

康好文妻文氏

文氏光州甲鄉人既笄歸判典校寺事康好文辛禑十四年倭賊突入州兵倉卒不得制文氏有二兒負幼携長將走匿忽被虜欲自絕不肯行賊縶其頸逼令前行又逼弃所負兒文氏知不免裹幼兒置樹陰謂長兒曰汝且在此將有收護者兒强從之行至夢佛山極樂菴畔有石崖高可千尺餘上有路如線文氏謂同被虜隣女曰汚賊求生不如潔身就死奮身而墜賊不及止之罵極口殺其兒而去崖下有蘿蔓蒲草又密得不死折右臂久而復蘇適里中人先在崖窺見而哀之饘粥以養居三日聞賊退乃還鄉里莫不驚嘆

金彦卿妻金氏

金氏書雲正金彦卿妻也居光州辛禑十三年倭寇剽掠猝至其家家人四竄金與彦卿弃匿林莽間賊獲金縶頸以去欲汚之金仆地罵賊大叫曰汝即殺我義不辱賊恚遂害之

景德宜妻安氏

安氏昌平人判事邦奕之女適典醫正景德宜居井邑縣辛禑十三年倭賊闌入安氏所居里德宜時在京安蒼黃携二子與婢三人匿後園土宇賊得之欲汚之安罵且拒賊捽其髮拔劒脅之安極口罵曰寧死不從汝賊遂殺之虜其一子一婢而去

李得仁妻李氏

李氏古阜郡吏碩女也適郎將李得仁居井邑縣辛禑十三年倭賊至執李欲汚之李以死固拒遂爲賊所殺

權金妻

淮陽府民權金夜被虎搏家有丁壯七八人懼不敢出妻抱權金腰據門限大聲叫號虎舍之攫牸牛而去明日權金死恭讓二年交州道觀察使報都堂旌表其閭

列傳卷第三十五　高麗史一百二十二

張思天春秋館大提學知　經筵事致仕臣金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等
教修

方技

盖以一藝名雖君子所恥然亦有國者不可無也自遷史立日者龜策倉扁傳而後之作史者皆述方技傳豈非是意耶

作方技傳

金謂磾

金謂磾唐宗元年爲衙尉丞同正新羅末有僧道詵入唐學一行地理之法而還作秘記以傳謂磾學其術上書請遷都南京曰道詵記云高麗之地有三京松嶽爲中京木覓壤爲南京平壤爲西京十一十二正二月住中京三四五六月住南京七八九十月住西京則三十六國朝天又云開國後百六十餘年都木覓壤臣謂今時正是巡駐新京之期臣又竊觀道詵踏山歌曰松城落後向何處三冬日出有平壤後代賢士開大井漢江魚龍四海通三冬日出者仲冬節日出巽方木覓在松京東南故云然也又曰松嶽山爲辰馬主鳴呼誰代知始終花根細劣枝葉然總百年期何不罷爾後欲覓新花勢出渡陽江容往還四海神魚朝漢江國泰人安致大平故漢江之陽基業長遠四海朝來王族昌盛實爲大明堂之地也又曰後代賢士認人壽不越漢江萬代風若渡其江作帝京一席中裂隔漢江又三角山明堂記曰舉目回頭審山貌背壬向丙是仙龍陰陽花發三四重親祖負山臨寺護案前朝山五六重姑叔父母山登登內外門犬各三爾常侍龍顏勿除心青白相登勿是非內外商客各獻珍寶名降客如子來輔國匡君皆一心壬子年中若開土丁巳之歲得聖子憑三角山作帝京第九之年四海朝故此明王盛德之地也又神誌祕詞曰如秤錘極器秤幹扶踈樑錘者五德地極器百牙岡朝降七十國賴德護神精首尾均平位與邦保大平若廢三諭地王業有衰傾此以秤諭三京也極器者首也錘者尾也秤幹者提綱之處也松嶽爲扶踈以諭秤幹西京爲白牙岡以諭秤首三角山南爲五德丘以諭秤錘五德者

中有面嶽爲圓形土德也北有紺嶽爲曲形水德也南有冠嶽尖銳火德也東有楊州南行山直形木德也西有樹州北嶽方形金德也此亦合於道詵三京之意也今國家有中京西京而南京闕焉伏望於三角山南木覓北平建立都城以時巡駐此實關社稷興衰臣干冒忌諱謹錄申奏於是日者文象從而和之睿宗時殷元中亦以道詵說上書言之

李寧

李寧全州人少以畫知名仁宗朝隨樞密使李資德入宋徽宗命翰林待詔王可訓陳德之田宗仁趙守宗等從寧學畫且勑寧畫本國禮成江圖既進徽宗嗟賞曰比來高麗畫工隨使至者多矣唯寧爲妙手賜酒食錦綺綾絹寧少師內殿崇班李俊異俊異妬後進有能畫者少推許仁宗召俊異示寧所畫山水俊愕然曰此畫如在異國臣必以千金購之又宋商獻圖畫仁宗以爲中華奇品悅之召寧誇示寧曰是臣筆也仁宗不信寧取圖拆粧背果有姓名王益愛幸及毅宗時內閣繪事悉主之子光弼亦以畫見寵於明宗王命文臣賦瀟湘八景仍寫爲圖王精於閻畫尤工山水與光弼高惟

訪等繪畫物像終日忘倦軍國事慢不加意近臣希旨凡奏事以簡爲尚光弼子以西征功補隊正正言崔基厚議曰此子年甫二十在西征方十歲矣豈有十歲童子能從軍者堅執不署王召基厚責曰爾猶不念光弼榮吾國耶徽光弼三韓圖畫殆絕矣基厚乃署之

李商老

李商老中書舍人仲孚之子仲孚坐與妙清善流清州商老隨之及壯放浪逐酒徒有異僧授以醫方商老因業醫後至京有達官患疽商老治之驗毅宗患足疾不痊聞其名召鍼之立愈賜綾帛超授良醞令屬內侍眷待厚不數年遷至郎官明宗朝拜大府少卿時算業及第彭之緒譜承宣宋知仁進士秦公緒陰與南賊石介史謀作亂王命內侍李存章郎將車若松等鞫之逮繫甚多更命內侍尹民瞻上將軍崔世輔按驗勿分眞僞皆流海島又閉城門大索其黨商老亦以讒連逮配島百官雖知其冤然恐怖無敢言者尋召還復職籍內侍後拜吏部尙書商老無學術識者譏其不稱

伍允孚

伍允孚復與郡人世爲太史局官忠烈朝累遷判觀候署事
允孚精於占候竟夕不寐雖祁寒盛暑非疾病不廢一夕有
星犯天樞曰當有飮者奉使來有星犯女林曰當有使臣來
選童女皆驗又善卜筮元世祖召試之益有名允孚言國家
營以春秋仲月遞戊日爲社按宋曆及元朝今曆皆以近
戊日爲社自今請用近戊日從之王親祫于大廟上謚冊公
主亦欲與祭允孚曰大廟祖宗神靈所在可畏公主懼而止
允孚又言於公主曰天變屢見加以亢旱請弛營繕修德弭
災後如有悔恐被不言之罪故言之公主將如元臨發召宰
樞令卜日作宮室允孚曰今年與土功不利於人主臣不敢
下亦自此返旆矣至期登輦容殿後岡北望久之喊謂允孚
卜公主怒將奪官笞之柳璥諫止之宰樞遣人白公主曰疑
殿材尤已備日官伍允孚以土功不利於王公主世子不肯
卜日乞令扈從日官文昌裕卜日降旨公主怒欲流允孚王
不得已免其官後王以允孚不早卜日杖之允孚曰卜日者
欲避凶就吉也嘗而涓之不如勿涓臣寧就戮不敢阿旨火
星食月允孚與昌裕泣白王曰火星食月非常之變豈飯僧
旨別監及公主食邑王只龍公主食邑以其布帛歸左倉充
百官俸允孚性切直每因災異言甚愍至時政有可言即入

役徒允孚語典法惣郎朴仁澍曰司中事何稽滯之多也仁
澍曰內教判旨如雨安得不滯允孚以告王王使語仁澍曰
我非偏聽右其人凡有告者欲令有司早剖決故命之耳豈
爲私耶仁澍對曰若不下判旨內教而臣等容私聽理則罪
當死矣一日龍化院池魚死浮出莫知其數允孚言歲甲戌
東池有此怪而宮車晏駕請王修省順昌宮災王召允孚昌
裕曰卿等嘗言當有火災何以知其然也對曰天譴章章此
火猶爲小災也允孚又言天變可畏請設消災道場王曰天
漸寒今將往南京還當行之世祖親征乃顧王率兵助征行
至平壤先遣柳庇旣行使允孚卜之對曰某日庇必還而殿
下亦自此返旆矣至期登輦容殿後岡北望久之喊謂允孚
曰汝卜得無謬乎使左右執之允孚進曰今日尙未昏可小
待有頃驛騎揚塵而來果庇也庇至曰帝平乃顧罷諸道兵
王益信之允孚因星變白王曰星變不利於王公主王問所
以禳之對曰百姓無怨可以禳之不若罷金羅慶尙二道王
百官俸允孚性切直每因災異言甚愍至時政有可言即入

諫不聽涕泣固爭期於必從王憚之常告朔于奉恩寺且拜
且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事日非矣因嗚咽不自勝其誠愍
類此爲人貌醜寡言笑公主嘗謂王曰何故數引見此人王
曰允孚吾之崔浩貌雖醜不可棄也後公主顏改容禮之嘗
自圖天文以獻日者皆取法焉官至僉議贊成事致仕卒

薛景成

薛景成雞林人自言弘儒侯聰之後世業醫精其術初補尙
藥醫佐累遷軍簿惣郎驟陞同知密直司事轉知都僉議司
事致仕忠烈每遘疾必使景成治之由是有名元世祖不豫
遣使求醫安平公主賜裝錢及衣二襲遣之用藥有效世祖
喜賜館廐勑門者時得出入至使圍碁於前親臨觀之留二
年告歸世祖賞賜甚厚且曰得無念室家耶汝歸挈家以來
景成還欲與妻行妻不可乃止未幾世祖召之自是數往還
世祖遇之益厚前後所賜不可勝紀成宗寢疾又召之因留
元忠宣受禪韓國公主妬趙妃誣妃父仁規罪元遣使鞫問
以景成副之景成不與用事者通特加贊成事致仕卒年七
十七景成身長美風儀性謹厚雖見知天子豪幸國王未嘗
爲子孫求恩澤亦不治產業子文遇登第官至成均大司成

宦者

高麗閹人其本系非氓則賤隸也高麗不用腐刑在襁褓爲
狗所咮者皆是然但備宮闈永巷之任而已不得拜參官其
慮深遠矣教宗時鄭諴白善淵始用事然諴之爲祇候宰相
臺諫固爭而不奉旨蓋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齊國公主嘗獻
數人於元世祖頗得執侍閨闥出納帑藏有奉詔來使復其
家官其族恩寵至厚於是殘忍僥倖之徒轉相慕效父宮其
子兄宮其弟又其強暴者小有憤怨輒自割勢不數十年閒
刀鋸之輩甚多元政漸紊閹人用事此輩或官至大司徒者
遙授平章政事者其次皆爲院使司卿姻婭弟姪並受朝命
第宅車服僭擬卿相富貴光榮漢南閹人所不及國家每有
奏請必賴其力故忠烈之世已有封君者忠宣久留于元數
出入三宮此輩因與相狎多有請謁王擇其尤近倖者皆封
君賜爵餘皆拜檢校僉議密直由是舊典盡壞而流弊未熄
者亦輕視本國如伯顏禿古思方臣祐李大順禹山節李三
奠高龍普等皆反吠其主譖譖構禍言之可謂痛心恭愍在

位日久猶忌大臣以群小爲耳目倚任閹寺至列於經邦論道之位坐廟堂議國政而屈之社稷亦不久矣可不戒哉作宦者傳

鄭諴

鄭諴仁宗時爲內侍西頭供奉官以毅宗乳媪爲妻毅宗即位賜甲第一區授內殿崇班王封德興宮主設曲宴右諫議王軾見諴帶犀諴臺員曰此而不彈臺官無目者也御史雜端李綽升作色曰君安知不彈耶即令臺吏李份取其帶諴以賜物不肯與份强取之諴訴于王王大怒命內侍李成允執份份走入臺門乃執他吏閔孝旌以來中禁抄奴等歐縛之囚宮城所王不悅罷宴解所御犀帶賜諴下孝旌刑部獄臺官知王怒未霽還其帶于內侍院內侍執事韓儒功曰汝既取矣何用還爲遂却之往來再三而後受之臺諫伏閤論成允等王不聽臺諫杜門不出王黜成允儒功等五人諫官不出臺官出視事尋以諴權知閤門祗候臺官以宦者參朝官無古制爭之不聽臺官又不出王召諭之曰已收諴祗候僕役於不臣之類有乖太祖立法垂統之意請削諴職凡與諴結黨者亦降爲庶人王大怒還其疏諫官伏閤二日竟不得遂左正言許勢修揮淚太息弃官而去復召臺諫督署之公升又不奉旨淑上疏力爭王不得已降制削諴職布告中外頃之復其職諴嘗饗王仍獻衣允儀元膺等侍宴樂聲聞外聞者莫不嘆息曰權在內豎矣

白善淵

白善淵本南京官奴毅宗嘗幸南京見而悅之號爲養子宮人無比亦官婢也嬖於王善淵狎之頗有醜聲善淵與王光就常出入王臥內專擅威福嘗吏奏得文事二人如奴隸得拜寶城判官以竹造几案及候獻之王悅召爲內侍內侍金獻璜亦諂事善淵者也御史臺劾奏削其籍廣州書記金鏐歛民財買珍玩器皿重賂宦者於是善淵王蕭恭鴈脚內侍禮成江人賂善淵蕭恭榮儀請以禮成爲縣善淵等勸王遊幸於江江人歛民白金三百餘斤爲奇技淫巧王欲觀水戲命內侍朴懷俊等以五十餘舟皆掛彩帆載樂伎綵棚及漁獵之具張戲於前有一人作鬼戲含火吐之誤焚一船王大嘆善淵嘗淮王行年鎔銅佛四十萱觀音四十以佛生日點燈祝釐於別院王乘夜微行觀之又於萬春亭構延興殿靈德亭壽樂堂鮮碧齋玉笋亭沿澗植松竹花草王每汎舟南浦爲流連之樂皆善淵懷俊劉莊等從臾而成之也

崔世延

崔世延怒其妻悍妬自宮爲閹宦者陶成器方得幸於忠烈及公主世延附之得入宮闈寵幸過成器不數年與成器俱拜將軍二人倚勢橫恣王嘗幸奉恩寺還世延馳馬出入仗前上將軍李貞止之不聽監察司畏不敢劾中軍都領乃西班要職必歷諸軍都領而後得補世延超授其兄世安諸軍都領指諭等白王爭之王亦不能改也世延買贊成趙仁規家嫌其隘陋更起樓於後洞樓近闕公主望見謂世延曰此忌方不宜犯之世延不從公主怒曰仁規宰相不以爲陋汝一小豎耳不聽予言益廣其居耶命左右批其頰枷脰囚巡馬所尋釋之世延擅權用事多受賄賂臣僚升黜多出其口雖宗室宰輔不敢逆其意郎將金弘秀與張良庇訟奴婢于典法良庇度自屈蓋以其奴婢四十餘口贈世延世延過弘

大寧侯暠爲王按問不驗宰相諫官伏閤奏誠以私怨謀陷臺諫罪不可赦論請不已乃罷其職黜之尋召還復充內侍郎將崔淑清密謂左僕射權正鈞曰鄭諴與承宣直門下省李元膺等乘勢弄權吾欲誅之何如正鈞即以聞流淑清于遠島未幾復諴權知閤門祗候王命右承宣左諫議大公李公升督門下省署誠告身宰臣及諫官論執不可公升往來再三王曰卿等不聽朕言朕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平章事崔允儀右諫議崔應清元膺公升等不得已署之給事中李知深司諫崔祐甫崔景義獨不署伏閤力爭左遷知深爲國子司業祐甫尚舍奉御景義殿中內給事誠自是得列搢紳權寵日盛多樹親黨引官奴王光就白子踰爲羽翼蔽王耳目交構讒訴陵轢朝臣侵漁閭巷宰相臺諫畏威脅勢含嘿不言誠第在闕東南三十步許廊廡凡二百餘間樓閣嶙峋金碧交輝僭擬宮禁宦寺亂法莫盛於斯王召知御史臺事李公升等督署誠告身公升不奉旨知門下省事申淑率諫官上疏曰鄭誠之先在聖祖開創之時逆命不臣錮充奴隸區別種類使不得列於朝廷今授誠顯任以太祖功臣之裔反

秀慢罵之弘秀亦慢罵世延諧王下弘秀典法獄佐郎沈愉阿世延意盡奪弘秀奴婢流海島弘秀面叱愉曰爾爲法官阿附小人乃流無罪之人而奪奴婢耶愉慚屈世延又奪內侍朴樞奴婢二十餘口又誘良民康柱爲奴柱不肯世延托以盜鈔十錠徵銀瓶十口柱貸銀瓶四口納之匿上將軍車信家世延謂信曰君何匿康柱信曰柱苦爾徵督貸我銀瓶四口償之十錠鈔價已足復欲徵乎世延白王請以巡馬軍搜捕王許之遂與世安到信家捕之急信詣王宮具言其故白王曰世延多行不義流毒一國宜竄逐以懲其惡世延常父事印侯王納侯言有難色世子泣固請侯怨世子世子叱侯曰宰相腹大如甕者世延酒肉充之耳汝與世延同惡相濟此奴豈當置一錙世延知不免詭言曰願一言於公主而死盖欲訴王陰事以圖免也且曰我則已有罪成器有甚於我公主大怒杖成器幷世延囚巡馬所成器疑駭無知姦不如世延成器謂世延曰我嘗鳶汝今反譖耶諺曰畜犬反噬汝之謂也於是籍沒成器奴婢田庄資產銀瓶至七十餘口世延以侯故不籍產唯弘秀奴婢國妙蓮社樞奴婢鵑內房庫世延盡以財寶與侯曰願免我配島侯以爲若受賂不能救恐世延復用有異圖遂白王流世延成器于遠島未幾俱召還世延從王在元日令衛士拾馬矢以備行厨爨柴人皆笑之宮人無比泰山郡人柴氏女選入宮王之往來都羅山必從之爲留連之樂人號爲都羅山寵幸方隆其附托者縱暴中外世子甚疾之自元來奔公主喪白王曰殿下知公主所以致疾乎必內寵妬媢者所爲請鞫之王曰且待服闋世子使左右捕無比及其黨世延成器將軍尹吉孫李茂少尹柳琚指論承時用宋臣且內僚金仁鏡文玩張祐中郎將金瑾閹人全淑方宗氏宮人伯也眞四之鞫無比巫蠱事巫女術僧皆服稍得呪詛狀斬成器世延淑宗氏瑾無比伯也眞流其黨四十餘人國人震懾時宦者寵盛人皆歛慕多自宮

者監察司錄事崔成爲宮所笞辱遂發忿自宮又昌寧縣民爲造成都監役徒被徵銀不堪其苦至世延家前亦自宮以弟故嘗爲密直副使至是聞其誅懼而逃乃籍其家

李淑

李淑小字福壽平章郡人母太白山巫女淑有寵於忠烈封壁上三韓正匡平章君選入元爲太監王有所奏請淑有功王待甚厚嘗奉御香來請以愛妓子鄭承桂爲內乘別監王既許猶不用以淑將往金剛山設宴邀之淑怒不至王更許之乃至後與王惟紹謀廢忠宣王立瑞興侯珣事在惟紹傳

任伯顔禿古思

任伯顔禿古思尙書朱冕家奴也自宮爲閹忠宣時封庇仁君貞緣事元仁宗於潛邸佞險多不法忠宣深嫉之伯顔禿古思知之思有以中傷以仁宗及皇太后待之厚不得發嘗無禮於忠宣忠宣請皇太后杖之又以皇太后命刷其所奪人土田臧獲歸其主怨恨益深及仁宗崩皇太后亦退居別宮伯顔禿古思益無所畏厚啗八思吉百計誣譖之英宗遣使復給田民竄王于吐蕃伯顔禿古思讒訴不已禍幾不測賴丞相拜住營救得免忠肅十年伏誅其兄瑞初名于文伊

方臣祐

方臣祐小字小公尙州中牟人忠烈時給事宮中從安平公主如元謁裕聖皇后因留之賜名忙古台宣宗授掌謁丞加泉府大卿武宗朝事薨元皇太后與聖宮改將作院使進平章政事忠宣時遼陽行省右丞洪重喜誣訴王不奉法恣暴等事于中書省請與廷辨中書省以奏王甚憂之臣祐白薨元皇太后曰重喜高麗逋民也敢肆誣妄謀覆宗國罪已可誅願令與王對辨耶皇太后悟言於帝勑中書毋令對辨杖重喜長流潮州元遣臣祐來監書金字藏經皇太后送金薄六十餘錠臣祐聚僧俗三百人寫之開城判官李光時以其女妻焉臣祐轉藏經于神孝寺爲皇太后祈福令攸司放囚檠攸司知臣祐挾私不肯放强之再三乃放初臣祐入國境郡縣守宰皆被罵辱至有受杖者其降香諸道也提察守令抽斂民財贈遺甚厚全羅提察使李仲丘贈以紙臣祐不受因折辱之王封中牟君臣祐又事泰定皇后有寵除太子詹事改徵政院使後加儲慶司使朔方潘王入朧迷思率衆歸

元元將處之鴨綠東臣祐奏高麗地陝多山無所田牧北俗事初忠烈如元大順請于帝詔王以公世爲別將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臣何與焉賜大官羊上尊酒令大順自白于王王曰汝兄校尉耳越散員而授別將非舊例也大順不敢必不樂居徒令東民騷動耳帝然其言而止又嘗欲立省于本國臣祐白書元皇后事遂止由是忠肅亦厚遇之封上洛府院君賜推誠敦信亮節功臣號其父得世本中牟縣東也以其子故起家爲管城縣令不數年拜尙州牧使妹壻朴侶復言後聞帝言乃授之公甫亦其弟也以田夫暴貴至僉議以田夫暴貴驟陞至僉議評理侶子之貞驟遷摠郎典書貪評理封泰安君方臣祐管奉帝命來與宰樞會晏天寺酒酣公甫及臣祐妹壻朴侶皆起舞臣祐謂公甫曰能爲我爲若故戲乎公甫即爲扶耒耕田狀一坐大笑三眞亦得幸于元婪不法人皆嫉之臣祐事元七朝二太后參掌機密累賜貂遙授平章忠宣封淮陰君恃勢縱暴其降香諸道守令徵有裘珠衣胃金玉七寶腰帶江南腹田四千畝黃白金寶鈔不過輒杖之嘗謁淑妃妃宴慰甚厚賜銀瓶二十口令買其父可勝計忠肅十七年乞退東歸修禪興寺極其壯麗忠惠後三年召還于元明年死

李大順

李大順蘇泰縣人入元得幸用事忠宣陞蘇泰爲泰安郡封大順泰安府院君嘗娶韋得儒女與永平宮爭奴婢白于帝下制令諮部決之時典書金士元散郎李光時主其案不與韋氏大順怒使八扎等稱制杖流士元等郎將白應丘奉使全羅道奪大順所占人戶大順又使李三眞稱制問之囚應丘于行省其恣橫類此其弟公世仕本國爲元帥又判三司

禹山節

禹山節忠肅時封豐山君忠宣除其父碩春州府使令養賢庫資贍司及諸宮司出銀有差以賕之山節嘗娶金牧卿女牧卿爲密城副使察訪別監朴淑貞勤牧卿貪暴罷之牧卿憑山節勢干謁兩府復之任

高龍普

高龍普入元有寵拜資政院使忠惠封完山君以帝命來賜

王衣酒月餘元遣朶赤別失哥等托以頒郊赦詔來王欲托疾不迎龍普曰帝常謂王不敬若不出迎帝疑滋甚王率百官聽詔于征東省朶赤等蹴王縛之王急呼高院使龍普叱之朶赤等執王馳去令龍普整理國事龍普遣人捕王之侍從郡小朴良衍林信崔安義金善莊承信等十餘人囚之宋明理趙成柱尹元祐姜贄等素與龍普善故免龍普與省官奇轍等封內帑既而如元忠穆即位賜十二字功臣號龍普在帝側用事天下疾之御史臺奏曰龍普高麗媒場人席寵怙勢作威作福親王丞相望風趨拜招納貨賄金帛山積權傾天下恐漢之曹節侯覽唐之仇士良楊復恭復起於今日請誅之以快天下之心帝放于金剛山尋召還後復還國龍普嘗殺無辜典法司欲治之龍普乃辛裔妹壻佐郎崔仲淵裔之門生正郎姜君寶裔之同年友以故疎放之趙日新之亂逃匿免死遂爲僧在伽耶山海印寺恭愍遣御史中丞鄭之祥斬之世傳忠惠之執龍普爲內應故有是刑

金玄

金玄恭愍時紅賊入寇從刑部尙書金緯率數百騎自祥原郡從間道擊誅于西京猝遇賊三百餘人殊死戰斬百餘級錄功爲二等官者數十人同署狀要賞名多僞署玄實首謀王察其姦欲杖之時宦官勢盛相與力救得免尋封延城府院君錄扈從收復興王侍衛功俱爲一等玄貪汚巧詐外飾勤恪善爲承迎辛禑立益見寵幸且爲明德太后所信任悉管機務用事于中女謁公行每銓注玄輒至禑前予奪無忌嘗在禑側踞傲近臣啓事禑未及言玄先揑斷決一日禑視事玄喧鬨禑罵曰汝是家奴何不敬乃爾玄默然及般若獄起大司憲安宗源等上疏曰玄專恣內事不能防禁使般若直入宮闈驚動太后以駭觀聽乞下攸司鞫問科罪乃流玄于懷德縣

安都赤

安都赤恭愍十二年賊犯行宮與王寺斬守門者徑至寢殿殺宦者姜元吉宿衛皆奔竄宦者李剛達負王從牖出走都赤貌類王欲以身代王遂臥寢內賊認爲王而殺之

申小鳳

申小鳳從恭愍入元宿衛凡十一年及王即位除大護軍錄

隨從功爲一等遷上護軍後封寧原府院君魯國公主薨小
祥守陵褒異賞其勞賜忠勤節義翊衛功臣號拜密直使商
議會議都監事命百官迎于迎賓館是日松嶽崩時議以爲
祖宗之法宦者不得受參官今毁舊法置之嚴廊國鎭之崩
未必不由是也轉僉議評理卒官庇葬事特賜謚忠禧

李得芬

李得芬有寵於辛禑位至贊成事貪婪納賄多行不義與同
知密直睦忠謚毁李仁任崔瑩宰樞臺省會議白禑曰得芬
嘗提調普源庫收田稅入其家又奪養賢庫田使不得養士
多歛人財奪土田又嘗迎侍元子於其家私改乳母以結私
黨是非人臣所得爲也借亂之禍自此萌矣禑然之流得芬
于雞林籍其家黜假子宦者鄭鸞鳳等二十人又流忠于安
東先是睦仁吉奪養賢田庫在延安府者百餘結仁吉死得
芬又奪之至是成均館上疏請復屬養賢庫從之

金師幸

金師幸初名廣大得幸恭愍累遷判內府事性傾巧逢迎王
意大起正陵影殿之役極其侈麗由是財力耗竭民不聊生

王薨論以媚惑先王興工役沒爲益州官奴籍其家辛禑立
釋其罪給告身恭讓朝判內侍府事王欲御經筵師幸止之
曰日月多矣一日不講無害於政又以佛敎導王曰佛氏之
敎不可誣也均是人也或爲天下主或爲一國主至於庶人
貴賤不同者無他前世修善有厚薄故也憲司奏宦官金師
幸金完嘗以巧侈得幸玄陵流毒生民不宜在左右請黜之
諫官又上疏論之皆不聽自此以後入 本朝

酷吏

古者任人而不任法中世始專任法法令滋章而酷吏出焉
有論其害比之猛虎者豈過論乎高麗以寬厚爲治刑無慘
酷及其中葉多故以來倚用辨事之吏而殘酷之風始興舊
史逸而不備今得二人作酷吏傳

宋吉儒

宋吉儒性貪酷便佞起於卒伍高宗時諂事崔沆爲夜別抄
指諭每鞫囚必縛兩手毋指懸梁架又合繫兩足毋指絓以
大石去地尺餘燃炭其下使兩人立左右交杖腰脅囚不勝
毒輒誣服累遷將軍尋拜御史中丞有司以系賤不署告身

沆强逼乃署加大將軍爲慶尙道水路防護別監率夜別抄
巡州縣督民入保海島有不從令者必撲殺之或以長繩連
編人頸令別抄等曳投水中幾死乃出稍蘇復如之又慮民
愛財重遷火其廬舍錢穀死者十八九又奪人土田財物腹
削無厭按察使宋彦庠劾報都兵馬使其黨金俊等私謂大
司成柳璥侍制柳能曰吉儒吾所善聞按察劾書已至都堂
若遲發勢難營救吾將乘間白令公庶可免願圖之令公指
崔瑄也璥等以俊兄弟昵於瑄不得已陰戒堂吏停寘瑄則
巨成元拔聞之以告瑄怒流吉儒于秋子島罵璥能俊等曰
吾以爾輩爲腹心何專擅若是耶皆俯伏待罪及俊誅瑄吉
儒訴彦庠於俊謀害之王以彦庠嘗有功命赦之吉儒官至
尙書右丞暴得足疽潰爛而死

沈干慶

沈于慶宜寧縣人性深刻辛禑時爲雞林判官晉州人中郎
將鄭卓無子養州牧事李仁敏兒爲子年六歲墮井死仁敏
意卓族人所爲遂訟于雞林于慶繫卓姪汝諧希範鞫之割
足灌以油加炮烙極慘酷府尹尹承順謂于慶曰此輩栲訊

踰年尙不承當更鞫之汝諧希範聞之曰吾輩死乎途亡去
獄吏捕之于慶曰汝若無辜何用逃爲汝必殺此兒復鞫之
尤慘汝諧希範誣服曰從姊姜乙恭妻實知之于慶執乙恭
妻訊之又酷或盛石革囊亂擊口耳牙齒皆折落于慶謂承
順曰吾今得情矣乃殺乙恭妻又密直朴天常嘗過雞林承
順置酒慰之有進士李桂芬等二人見賓校環列譏之曰鄉
徒宴也承順門士以告承順怒囚桂芬等及見代以其事屬
于慶于慶裂足炮烙二人尋死承順聞之慘然盡逐其門士
國俗結契燒香名曰香徒相與輪設宴會男女少長序坐共
飮謂之香徒宴

列傳卷第三十五

列傳卷第三十六　高麗史一百二十三

正憲大夫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奉
教修

嬖幸一

自古小人伺人主之所好逢而長之或以諛佞或以聲色或以鷹犬或以聚斂或以土木或以技術皆有以投其所好而求中之也高麗有國既久憸佞嬖幸之臣亦多今據舊錄作嬖幸傳

庾行簡

庾行簡父稟廉衛尉少卿行簡姿美麗穆宗嬖愛有龍陽之寵驟遷閤門舍人每宣旨必先問行簡然後行由是怙寵驕蹇輕蔑百僚願指氣使近侍視之如王知銀臺事左司郎中劉忠正本渤海人無他技能亦甚寵於王王嘗以水房人吏分屬二人出入騶從僭擬無極王不豫行簡忠正並直宿於內宰臣請入寢問疾行簡傳旨曰微氣漸平取別日召見宰相再請不許王欲迎大良院君爲後行簡不欲迎立王庶事洩戒蔡忠順勿令行簡知之及康兆作亂殺行簡等七人

榮儀

榮儀卜者也父司天監尙嘗配島妥島內逆民之後生儀形貌怪異性姦猾毅宗初充內侍使令常自言曰國家基業之遠近人君壽命之脩短在禳禱勤怠巡御疏數王頗惑之御史中丞高瑩夫侍御史韓惟靖崔均深等伏閤三日請黜之不聽十一年元日風自乾來太史占奏曰國有憂王懼儀因進禳禬之說王信之命於靈通敬天等五寺終歲作佛事以禳之儀每伺王憂懼輒奏云某年某月恐有禍災若依某法禳之則無患矣於是置司祈禳幸而無事儀即曰咸我力也又奏曰如欲延壽須事天帝釋觀音菩薩王多畫其像分送中外寺院廣設梵采號曰祝聖法會發州郡倉廩以支其費儀乘傳巡視守令僧徒皆畏苛酷爭遺賄賂又於安和寺塑置帝釋觀音須菩提聚僧晝夜連聲唱諸菩薩名號稱爲連聲法席儀陽示勤苦終宵禮拜王時幸觀之特加褒賞又信儀言遍祀遠近神祠使者絡繹或取閭巷名第以爲離宮別館或營山齋野醮巡幸無時又於大小佛寺皆張法會至有千日萬日爲限者京外府庫空竭人皆怨之又奏闕東新成翼闕則可以延基王奪弟翼陽第創離宮又奏來歲國有災宜修古寺以禳之王率日宦幸海安寺相風水後正言文克謙數儀罪請黜之充牧子不聽儀以逆民之後限其職王嘉祝釐之功令有司據遠近戶籍政案注脚改錄施行鄭仲夫之亂與嬖宦白子端王光就倖臣劉方義等被殺梟首于市

金存中

金存中龍宮郡人性聰慧有詩名仁宗時爲春坊侍學登第補簽事府錄事與宦官鄭諴相善毅宗即位以春坊舊恩屬內侍特被寵幸累遷刑部郎中起居注寶文閣同提舉及知奏事鄭襲明卒王欲得有名望者代之諴力薦擢爲右承宣自是出入禁中圖議國政勢傾朝野存中與內侍郎中鄭敍有隙以敍交結大寧侯暠與諴等交構嗾其族左諫議王軾起居注李元膺等上疏論之流敍于東萊敍旣流存中益寵幸營密白王曰太子幼宗親盛恐致覬覦宜選兩府宰相以爲東宮師傅以効周公霍光故事王然之以庾弼爲太師崔允義爲太傅居無何弼卒存中代爲少保王命宗室宰相文武百僚就賀其第守門者皆衣紫佩劒存中與諴相結用事大張威福附己者進異己者斥久典銓注賣官鬻爵財累鉅萬甲第至數四兄弟親戚恃勢驕恣十年背疽遣醫問疾絡繹於道及卒王悼甚贈輸忠內輔同德功臣吏部尙書政堂文學修文殿大學士

鄭世臣

鄭世臣世系未詳高宗末爲右副承宣王不豫移御閔脩第遣世臣設法席于穴口寺世臣還奏其狀王曰予夢有老比丘勸念法華經及大日經頗今聞卿言實符所夢且予在潛邸嘗遊穴口聞文殊鳥聲卿亦聞之乎世臣對曰神怪所當諱臣未敢先奏臣詣法席誠如上所夢況有一老比丘在側誦經更視則不見俄而復來臣恐其去不敢正視又有鳥來鳴其聲云文殊師利摩訶薩世臣與同僚李應韶皆輕薄人也王疾彌留國家多故二人不以爲慮百官奏啓皆抑而不納每直宿與僚脫冠帶閉門圍碁擁妓酣飮時議憤之

白勝賢

白勝賢業風水高宗末補郎將王在江都嘗問延基之地勝賢曰願幸穴口寺談揚法華經又捌闕于三郎城以試其驗王命兩府合坐令勝賢與景瑜判司天事安邦悅等論難利害勝賢以數馬馱道錄佛書陰陽圖讖左抽右取詭辨無窮景瑜等不能折其談鋒兩府曰如之何景瑜等不得已曰勝賢之言雖不可信姑試之於是命營假闕于三郎城及神泥洞元宗五年蒙古徵王入朝勝賢又因金俊奏曰若於摩利山塹城親醮又於三郎城神泥洞造假闕親設大佛頂五星道場則未八月必有應而可寢親朝三韓變爲震旦大國來朝矣王信之命勝賢及內侍大將軍趙文柱國子祭酒金坵將軍宋松禮等捌假闕禮部侍郎金軌謂右僕射朴松庇曰穴口凶山也勝賢以爲大日王常住處嘗奏高宗作穴口寺以安御衣帶未幾昇遐今又敢作浮言奏營假闕且請於穴口親設大日王道場是不可信也請公禁之松庇以告俊俊深惑勝賢之言欲斬軌乃止勝賢又奏曰圖讖有姬龍之後重興之說宜以周康王諱釗字改御押從之既而忌高勾麗王釗不得其死乃復舊諱

康允紹

康允紹本新安公之家奴解蒙古語以姦黠得幸於元宗累使于元以功許通官路累遷將軍林衍之誅金俊也首與其謀稱一等功臣加大將軍衍逼王遷于龍巖宮王問將軍李汾成曰允紹何如對曰允紹已貳於王矣及王復位朝于元衍以允紹爲己腹心使扈從及還又加上將軍然以前事常不自安及世子率衣冠子弟入侍于元允紹不在選中不告于王遂行開剃而還自比客使見王不拜王怒不能制有司莫敢詰其在元也附洪茶丘安言本國多畜軍粮茶丘以告中書省於是遣使來督軍粮忠烈王元年拜軍簿判書應揚軍上將軍時群臣以新官制改衙唯允紹系賤爲監察司所劾免尋轉密直副使論未改允紹自出視事復爲監察司所劾免尋轉密直副使與大將軍金子延詐稱賜牌多占民田事覺沒其田于新興倉九年加判三司事致仕鄭子璉亦譯者也本靈光郡押海人初爲僧歸俗補譯語都監錄事因習蒙古語累入元以勞轉官至知僉議府事

廉承益

廉承益初名惟直政堂文學信若之後嘗得惡疾念浮屠神祝穿掌貫索精勤疾愈遂以祝人疾病爲事爲李之氏所鴈得幸忠烈王王嘗暴得疾承益侍及移御天孝寺公主以從者少忿恚遂與王誦聲承益進曰王賴佛力疾愈今主怒若有魔障間之公主怒解李樞曰廉郎中無實之言時有可用元求術士王進承益王女有疾承益白王令僧天其治疾天其言病不瘳當盡焚經像裂裟裰祝之精勤終日是夕王女死拜承旨律學助敎全子公嘗爲東安法曹坐受賄見罷路承益復職邑人權文卓疏子公罪令婢壻鬱商告僉議府起居舍人李仁挺語承益籍王命囚文卓及鬱商竟殺商以滅口承益權傾一國臺諫莫敢問嘗私役其人五十構第畏公主譴請獻爲大藏寫經所許之王數遊田承益勸以浮屠法由是遊田稍疎李英柱括民戶告王曰聚逋民者廉承益爲首將鞫之承益及諸嬖人皆怒衆謗紛然事遂寢時騶坊怯怜口及內豎賤者皆受賜田多至數百結誘齊民爲佃凡民田在旁近者並收租州縣賦稅無所入守令有繩以法者誣譖抵罪承益及尹秀李貞朴義元卿高宗秀李之氏鄭承伍朴卿等尤甚典理佐郎尹敦郎將吳淑富等相言用事臣廉承益可斬謹軍曹允通聞以告王命流之籍田民分賜宰樞後陞副知密直東寧府千戶韓愼崔坦玄孝哲執千戶桂文庇管下人等誣謂欲與宰相廉承益同謀欲殺我輩遣人告遼東按察府元遣使與遼東按察使來訊王遣承益及金周鼎趙仁規柳庇僧元使往東寧府辨詰愼等伏其誣拜僉議評理尋知都僉議司事公主將入朝命承益印侯等選良家女承益等使巡軍忽赤搜索人家或夜突入密室或縛拷奴婢無女者亦驚擾怨號遍閭巷洪子藩時爲首相趙仁規爲亞相承益次之承益得幸兩宮常居禁中希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曰國人謂洪公眞宰相謂我爲老譯謂公爲老呪我等不預眞宰相之目唯當勤朝衙夕直耳承益即日辭免十七年判版圖事尋判監察司事密城人趙佾與郡人謀殺按廉事覺獲免附承益拜典理佐郎監察侍史金有成不署告身承益以王命督之有成固執不可承益怒罵曰爾豈賢於佾耶何不從吾言且爾年老遠謫汝其安乎承益尋以病免未幾丁母憂公主病命脫衰入內設法席穿掌

祈佛二十八年以與法佐理功臣都僉議中贊致仕祝髮爲僧被袈裟燒炭火掌上焚香念佛顏色不變時人謂承益不足責名器可惜是年卒謚忠靖子世忠仕至安南副使其妻中贊趙仁規女與驅奴裴三通醜聲流播子悌臣自有傳

李汾禧 楫

李汾禧鹽州人父大將軍松爲崔沿門客汾禧與弟楫事金俊爲腹心汾禧補行首指諭拜將軍爲元宗所寵及林衍誅俊疑汾禧欲收其心除大將軍直門下俄轉上將軍忠烈即位授樞密院副使固辭拜知奏事陞知密直司事韋得儒盧進義之誣告金方慶也忻都茶丘鞫理甚劇舉國洶洶楫謂汾禧導之及臣製位汾禧兄弟每違臣命懲其罪以戒後爾汾禧適入直故引告者言於達魯花赤汾禧何功之有茶丘曰然則何以得至宰相曰先王常語予云汾禧兄弟佞猾多機變若黜其爵位祇速禍亂故循資授職以觀其變罪既貫盈故懼如有籍宣旨爲不法者輒以聞因問楫曰官吏皆欲抗我命何也對曰今僧徒僕隷有所欲皆托左右受宣旨官吏若不問是非而從之民弊可勝言哉且人臣豈欲抗其主人主而屈於臣所以爲盛德王然之齊制凡命令徵求必下宣旨王自即位以來宣旨數下州郡疲於迎命楫建白小事不足煩宣旨宣旨所至必焚香迎命請令承宣奉王旨爲書署名紙尾謂之宣傳消息於是消息蜂午州郡苦之王謂楫曰予聞諸武臣言軍旅之事則委之我輩至如按察守令臨民之任只用東班我輩不得無慽今欲交差何如對曰武人有東才知民事者蓋寡如有才兼文武寬猛相濟者宜勿限東西以授王納之楫言於僻朴卿曰養鷹者日殺人家雞犬宜移養遠地鄉語鷹坊李貞曰大家以鷹鷂故多取衆謗盡養之他所貞許諾令尹秀養于安南一日王與達魯花赤觀獵楫語人曰始謂尹秀以鷹鷂市寵今乃知王自篤好也生扳鵠腹背毛而放之縱鷂啄食觀以爲樂此非篤好其忍視耶有散員田裕訴王曰臣昨捕鷂過安東司錄金琮曰鷹坊已罷何爲到此待之甚薄疑宰相移書諸道以禁鷹鷂王曰予固疑之姑待戢來言耳召新按察慮景綸曰毋以安戢

國人益信汾禧兄弟貳於茶丘金周鼎朴球厥承益歷陳汾禧兄弟過惡金深證之及王還國周鼎等因內僚諷王王召方慶密議流汾禧于白翎島楫于祖忽島籍其家或謂若茶丘聞之必告都省究問不如殺之乃遣人皆沉于海未幾茶丘果訴帝遣速魯哥來問速魯哥欲率方慶許珙以歸公主曰王既入朝國方空虛方慶珙非有帝命不可以歸速魯哥欲從之金甫成不聽甫成本北界人其父叛入遼陽爲茶丘腹心與汾禧楫甚厚聞其死從速魯哥來凡詰責我者皆其謀也王謁帝帝使樞密字剌諭王曰金方慶官高權重多行不法每爲汾禧兄弟所沮諷王殺之是否對曰在江都時汾禧之父事權臣金俊後與林衍謀殺俊衍之廢立危社稷皆汾禧導之及臣製位汾禧兄弟每違臣命懲其罪以戒後爾速魯哥茶丘甫成在傍茶丘進曰汾禧兄弟有二功於朝廷如元汾禧從之會張舜龍等還自元謁王曰帝勑方慶父子得儒進義等從王入朝對置王駐白金灘欲召方慶父子議可否于從行宰樞汾禧楫曰忻都茶丘本不欲辨此事今雖有帝命彼必以無勑嘗不聽不如入朝吏奏召之餘皆曰帥府豈敢違聖旨不聽乎我則有辭矣乃遣舜龍召方慶至是王與達魯花赤拖捕誅戮以安百姓此二功也王曰茶丘前言吾若妄言罪當死今所言皆妄也庚午之事禿赤哥請遣使江都諭以官軍壓境於是以汾禧與惟茂交偕鄭子璵往說之大將軍宋松禮將軍洪文系將誅惟茂召汾禧計事汾禧杜門不出松禮等既誅惟茂奉社稷來松京以待吾父子汾禧踵後乃至吾與松禮等入奏帝賜松禮等鞍馬賞其功汾禧果有功豈不與於此賞也功德崇讎之亂人有告者汾

然則何以得至宰相曰先王常語予云汾禧兄弟佞猾多機變若黜其爵位祇速禍亂故循資授職以觀其變罪既貫盈故懼如有籍宣旨爲不法者輒以聞因問楫曰官吏皆欲抗我命何也對曰今僧徒僕隷有所欲皆托左右受宣旨官吏若不問是非而從之民弊可勝言哉且人臣豈欲抗其主人主而屈於臣所以爲盛德王然之齊制凡命令徵求必下宣旨王自即位以來宣旨數下州郡疲於迎命楫建白小事不足煩宣旨宣旨所至必焚香迎命請令承宣奉王旨爲書署名紙尾謂之宣傳消息於是消息蜂午州郡苦之王謂楫曰予聞諸武臣言軍旅之事則委之我輩至如按察守令臨民之任只用東班我輩不得無慽今欲交差何如對曰武人有東才知民事者蓋寡如有才兼文武寬猛相濟者宜勿限東西以授王納之楫言於僻朴卿曰養鷹者日殺人家雞犬宜移養遠地鄉語鷹坊李貞曰大家以鷹鷂故多取衆謗盡養之他所貞許諾令尹秀養于安南一日王與達魯花赤觀獵楫語人曰始謂尹秀以鷹鷂市寵今乃知王自篤好也生扳鵠腹背毛而放之縱鷂啄食觀以爲樂此非篤好其忍視耶有散員田裕訴王曰臣昨捕鷂過安東司錄金琮曰鷹坊已罷何爲到此待之甚薄疑宰相移書諸道以禁鷹鷂王曰予固疑之姑待戢來言耳召新按察慮景綸曰毋以安戢

怒謂櫚曰何損於宰相而禁之乎必使按廉罷症任對曰裕與宜結爲兄弟請王傳旨曰宜遞期已近其徐之承益佯若不與交親曰宜之橫暴如此也誰爲按廉宰樞皆默然不對宰樞復以也速達言告王令監察侍史閔萱代宜郎將金義光代英柱命諸道按廉毋得酷刑後宜拜正郎殺延事覺僉議府劾流海島罷晉州副使徐寧十三年爲全羅道王旨別監以能辦供進授版圖摠郎賜紅鞓一腰白金十五斤米十五斛時忠宣以世子如元宜獻銀四十斤虎皮二十張爲行李之資忠宣曰此物皆剝民斂怨非吾所欲遣還其主宜又與按廉李熙有隙以熙不謹供進譖王罷之有蔡謨者平康人累遷侍御史忠烈因東征如合浦時慶尙道因軍旅飢饉民不聊生謨爲王旨別監厚斂於民饋遺屢從權貴又以油蜜遺內豎梁善大善大不受執其人以徇由左承旨進知申事歷副知密直僉議參理二十八年以僉議侍郎贊成事致仕謨嘗爲慶尙道勸農使多斂細麻布以獻又賂左右權貴市私恩李德孫代謨稍增其數後薛仁永又倍尺數布極細密民甚苦王聞之禁獻細布德孫僕射淳牧之子累歷監

怒謂櫚曰何損於宰相而禁之乎必使按廉罷症任對曰裕籍捕鵜侵擾百姓聞殿下解縱鷹鵜自恐得罪言此以試上意耳王然之乳媪子內侍郎將黃元吉以其科田磽薄白王易郎將韓貞市科田櫚言元吉雖無此田不至貧乏貞市惟祿是資豈宜奪彼與此請各復其舊從之櫚上時務十餘條王覽畢按而擲之櫚耿介恃王寵任政令有不合者必爭之多所裨益內僚請謁一皆杜絕內僚嘗切齒遂諷王殺之年三十九櫚臨死曰吾以兄故死人皆惜之

權宜 蔡謨 李德孫

權宜忠烈時人性險佞每依內僚求使四方酷刑厚斂民甚苦之與承旨廉承益善承益薦爲慶尙道按廉使宜依勢無所顧忌奪晉州人鄭延愛妓延有勇力走及奔馬直入宜廳所負妓而逃宜縶其母延自詣獄宜殺之元使也速達因征日本往慶尙還謂宰相曰南民雖貴皆有榮色貴國多遣別監專尙苛暴枉刑重賦民多死者民即天子之民可令至此耶中贊金方慶告王王曰程驛別監李英柱嘗言朝廷以拷掠爲不法又禁賄賂誰肯從令也速達之言豈指此輩

察雜端按慶尙全羅忠淸三道掊克作威吏民畏之忠烈朝拜東京留守王因東征道過東京以德孫能辦供億加府尹後爲慶尙道王旨使用別監剝民膏血以市寵超授衙尉尹近侍別監金龍劒題壁云慶尙州道殘民血染出德孫三品職德孫訴王流之歷官至知都僉議司事年六十一以疾乞退拜贊成事致仕一十六年卒謚莊淑子傑官累贊成事初妹壻宋璡嘗於王惟紹離間王父子傑寄璡書曰願努力使王父子如初毋怵人邪說以自誤璡伏誅忠宣得其書嘉忠直授密直副使

林貞杞

林貞杞元宗朝登第昧學術有吏能爲長興副使值其父允蕤大祥當至京恐失職依內僚請在任行祭尋以娶盧進義之女爲貳妻坐免忠烈時除正郎監察侍史金弘美左司諫李行儉等不署告身貞杞附燕房以王命督署弘美等不從貞杞訴王流海島未幾爲全羅道王旨使用別監務苛暴聚斂事權貴欲悅衆弭謗令新島句當使韓允宜漕運豪家田租與內庫米並到禮成江凡八十餘艘其奸狡如此由是譽言日至寵幸益隆時慶尙道按廉閔萱專擅啓事以媚於王人謂內按廉王同日賜貞杞及萱帶紅人語曰如今邑宰紓朱紱盡是生靈血染成指兩人也以王旨使用別監仍爲全羅按廉時權瑞精按慶尙黃守命忠淸崔崇西海鄭良佐交州金仁琬安集東界貞杞姦瑞精暴良佐愚而貪崇佞而惏仁琬浮虛少實守命枉直相半時之任用如此貞杞進橘二株用十二牛曳入宮中路遠累日而至桐葉皆枯貞杞亦知不可用但欲媚王獻之貞杞以白粒一舟遺承旨崔守璜不受貞杞慚怒以其米賂權貴即代守璜爲承旨時人鄙之嘗掌監試取士命賦題曰太宗好堯舜之道如魚依水不可暫無以好堯舜道不可暫無爲韻諸生曰韻中六字皆則音貞杞慚改曰堯舜之道如魚依水諸生又曰韻中五字皆平音貞杞大慚又改曰好堯舜道如魚依水貞杞初爲試官享王珍膳花果豐侈無比酒酣貞杞起舞王歡甚故事掌試者放榜後宴賀客三日厥後先試期享王謂之品呈蓋以宴品先呈于王也後遂爲例十三年拜副知密直明年加監察大夫卒時有宰相洪休女寡爲尼喜言人短公主欲聞外事令出

入臥內公主聞貞杞死愴然尼曰貞杞之死不足怪也以血成身其死宜速謂剝民血以立其身也公主變色萱平章事令謨四世孫累轉衛尉尹爲全羅道指揮使承旨缺萱及李德孫權宜皆附內僚求之王難於取舍手書薦令三人探之萱得焉遂拜右承旨進副知密直司事邀都僉議參理改知都僉議事王欲改嫁忠宣妃韓國公主道萱賚表如元萱告咨議都僉議贊成事後忠宣以萱進改嫁表流之忠宣二年辛萱起於刀筆與世俯仰

朱印遠

朱印遠悅子也忠烈朝登第累遷慶尙道按廉使時正郎宋洪少尹辛需亦按諸道宰樞以皆非人望啜之王怒不聽印遠貢細黃麻布二匹王開織令左右爭取以爲戲宰相言朱印遠重欵諂事左右又惡聞烏鵲聲常令人操弓矢嚇之一聞其聲輒徵銀甁民甚苦之宜罷其職王欲以金貂代之宰相曰貂曾爲龍山別監侵漁百姓及爲安東判官坐贓流海島若以貂代印遠是以暴易暴甚不可也今又令諸道貢二十升黃麻布紡績於女工最難村婦安能細織必求諸京價貴難買民將不堪且帝諭曰事体有未便民情有未安塔其審圖之請頒罷王納之既而以貂爲忠清道按廉印遠竟不罷細布貢如舊時有內僚從容白王聞諸道路曰宰臣朱悅無子天道無知豈不信然王曰不有印遠乎對曰悅淸直絕倫印遠貪邪無比故云然王大笑尋爲其道勸農使宰樞言印遠虐民不可用宦者李信嘗降香慶尙具知印遠貪汚以聞王是命信與左承旨趙簡宦官柳允珪往都堂與印遠辨詰信曰印遠嘗待我甚厚感恩則有之然供億之費皆民膏血又吾歸自開骨山道見民扶老携幼往東界者絡繹閒之則皆曰避朱按廉暴虐也允珪又列印遠所賄物於前曰此亦君之所橫欵也印遠俛首不能對官至三司左尹子暉時有太僕少尹李桂材者暴欵類印遠以旌善別監兼東界安集使務侵漁以市私恩東界多產崖蜜桂材不時徵欵濫取無遺蜜蜂無以自養蔽天飛去墮海而死

李英柱

李英柱父應公英柱初爲僧後歸俗娶良家女生一子爲管城縣令忠烈爲世子聞鞋工金淮提之妻美納之時有身已數月及生女養於宮中如已出英柱弃其妻娶之時稱國壻及忠烈即位以內竪丞超拜郎將出入宮禁權勢日熾多行不義流毒中外人謂之英柱難爲人物推考別監白王曰大臣及內僚多置田莊爲逋逃淵藪乞徵銀布以充國用且疏姓名以進王大怒命侍史權宜將鞫之英柱又言聚逋民者廉承益爲首於是承益與諸嬖皆怒衆謗紛然王由是惡英柱遂寢其事爲忠清道安集使選官婢有姿色者五人以進又聞忠州民丁香多畜銀酷刑督納香悉所有不足又貸三十餘斤以充之又爲忠清道脫脫禾孫侵割驛吏奪越縣令李恂亦貪暴不法民甚怨之有民庾允明乘衆怨作亂詐稱新皇帝使者招集無賴驛吏十餘輩乘傳橫行殺恂及縣吏一人又將殺英柱英柱知而掩捕之累轉軍簿判書應揚軍上將軍英柱性貪汚嘗暴奪占田民家人嘗運米到江英柱親往載輸爲路人所辱其無恥類此金州民大文者族黨近百人英柱倚勢欲壓而爲奴都官佐郎李舜臣性諂曲阿英柱意舞文爲賤大文訴王府斷事官趙仁規仁規考其案具陳英柱姦僞王囚舜臣罷英柱職僧日英誣告英柱與韓希愈謀反鞫之英柱誣服流海島未幾召還語在希愈傳二十六年拜密直副使

李之氐 高宗秀 金儒

李之氐禮安縣人以內僚進忠烈嘗獵于馬堤山樂而忘返之氐與文昌裕言獵騎踐踩禾稼民多怨咨請頒還從之王又取民閒家鴿納宮中之氐與車得珪以爲不可遂還之元將征日本之氐時爲將軍欲避赴征遂乞免時內僚皆受賜田之氐尤多又請加賜忠宣爲世子謂之氐曰汝雖無田亦不乏之氐慙而退舊制受王旨者必先關承旨酌可否奏而行之至是內僚皆先白王承旨但署押而已尋除大將軍有金義光者亦以內僚拜將軍銓選甚濫時議譏之進同知密直元授合浦等處鎭邊萬戶府副萬戶行中書省副鎭撫賜

虎符歷資政院使知都僉議事加贊成事出鎭合浦忠宣即位拜檢校僉議政丞王以爲式目都監掌邦國重事乃授之氏爲商議式目都監事封禮安君改封承安君忠肅四年卒子實恃父勢狂暴甚於猘犬嘗有國擧諸生過其門實令小奴呼之至則持挺逐之有李悅者後實擊其額仆地從而蹴踏諸生欲告之氏實當門揮劒曰當殺汝輩數人諸生詣世子告之以之氏故不問公主聞之囚實巡馬所謂王曰小豎橫至此王何不禁尋命釋之義光忠州官奴父壯附崔怡義光遂爲其府內豎官累密直副使高宗秀金儒亦內僚也宗秀忠烈朝以善吹笛得幸用事官至三司左史王表請于帝授武略將軍巡馬千戶賜金牌後加王京等處管軍萬戶府萬戶賜三珠虎符儒性貪婪傾狡忠宣惡之祝髮置八頓寺及忠烈復位儒髮而拜將軍爲慶尙全羅揚廣採訪使務爲漁奪逞欲固寵民聞其來莫不痛憤歷典理摠郎親從護軍儒告譖軍朴圭郎將吳仁贊嘗使外潛備船艦資粮必有異謀王命宰樞鞫之具疏謀亂狀王大怒手裂其疏既而悔之後元使塔察兒令行省鞫之圭等果伏王遣密直高世于

潘陽括人物儒時爲大護軍與護軍高汝舟潛以書達忠宣事覺王怒杖之

印侯 承旦

印侯本蒙古人初名忽剌歹齊國公主怯怜口怯怜口華言私屬人也與三哥車古歹從公主來補中郎將忠烈欲拜將軍令易名忽剌歹語大將軍印公秀曰吾與爾善盍借爾姓名忽剌歹語大將軍印公秀曰吾與爾善盍借爾姓名遂改姓名爲印侯與張舜龍車信爭起第極其奢僭王嘗如元至虎平縣縣令將宴王侯以不先饋已恚曰爾用幾羊欲以此宴乎又川州達魯花赤宴王王欲賜物侯曰川州小邑之民多受其害有吳仲侯者宰密城詔事王旨別監蔡謨決可勿與王怒命李之氏賜之之氏畏侯竟不與後有人牽牛而過者侯家奴奪而槌之牛主畏其勢不敢告又有都將校金希迪者托侯勢暴橫白晝擊殺判事金碩家奴流海島侯即放還侯之專恣如此元於金州等處置鎭邊萬戶府以侯爲昭勇大將軍鎭邊萬戶賜虎符及印出鎭合浦全羅慶尙守山縣古陂爲田欲以賂權貴侯如合浦仲侯盛張妓樂宴舟中侯與仲侯卮酒飜頭仲侯戴飜頭起舞失脚墮水死王

嘗謂宰樞曰國小民貧旱災滋甚欲罷應坊侯曰應坊請於帝而置之豈宜遽罷忠清道按廉黃守命稍不廉然頗恤民侯挾憾譖以盜官米罷之十二年授副知密直賜籍昇平郡王開乃顏大王叛遣柳庇請舉兵助征宰樞或云請待帝命侯曰父母家有變奚暇待命王從之練兵將親征以侯爲中軍萬戶侯白王令赴征士卒見人家及道路有馬則取之士卒爭劫奪千戶高宗秀請王禁之道聞帝擒乃顏還陞判密直進知都僉議辭職尋拜贊成事哈丹之侵王召宰樞議備禦侯曰上親將出東界以斷賊路賊如閑入近境上入江華令臣等將兵禦之王曰民惟邦本予豈先避以撓民心賊雖長驅而至予爲三軍之殿以全社稷遣侯禦之追至撚岐與韓希愈金忻擊破之告捷獻俘帝以侯爲鎭邊萬戶府達魯花赤賜玉帶一腰銀一錠鞍一面賞之王嘗在元司徒撒里蠻謂世子曰帝有命諸王駙馬各還國蓋欲鎭安軍民然後來赴大會今世子與父王直欲赴上都父王縱未遽還世子宜先往鎭撫之世子曰已遣忽剌歹等矣司徒曰忽剌歹君家一老奴耳其能鎭百姓乎世子不荅二十四年改官制拜

光政使參知機務尋改重大匡僉議侍郎贊成事判兵曹監察司事初韓希愈鎭合浦侯奉使至與爭席希愈扼其項跨其腹久之乃釋侯還白公主請加希愈罪公主曰希愈有功齒且長非希愈誰敢侮汝其勿復言侯與金忻元卿謀傾軋之及公主薨王相希愈侯等畏莫敢發會僧日英構誣語謂郎將李承祐曰希愈等謀不軌承祐以告侯忻侯忻等發兵執希愈及上將軍李英柱千戶石天補及其弟天卿將軍李茂朴松堅元冲甲韓大莊俞守大前中郎將白瑞卿別將裴仁儉等十餘人告行省左丞哈散曰希愈等將殺侯忻挾王竄海島事急不先圖禍且不測今已被執左丞其圖之哈散曰王亦知否曰王豈不知哈散密令其子往侯王宮仍謂曰王若知之必嚴警備汝見王曰吾父聞有變恐懼無兵衛故遣我借兵其子黎明往王宮宮中闃然衛士皆臥不起及上謁王趣召見賜弓劒其子還告哈散曰前言乃妄也然業已執希愈等詣王宮請訊之王與哈散鞫之不服囚巡馬所日英逃王與哈散又鞫希愈等子與國寺凡五日惟英柱仁儉誣伏又鞫希愈等三日竟不伏侯忻卿與其黨上將軍姜祖

大將軍金七貂將軍桓貞李瑤少尹閔頔等以日英逃希愈
等不伏將如元訴帝王使承旨金深留之不從王謂宰樞曰
侯等之去西北面都指揮使尹瑞飲食之罪一也不拘留罪
二也給貞頔驛騎罪三也宜罪之中贊洪子藩唯唯知都僉
議崔有渰曰殿下且不得留侯瑞安得止之宰相入朝者指
揮使其能不飲食之耶驛騎貞等擯騎非瑞給之也宰相非
人乃致此事不罪宰相而罪瑞可乎議疑然瑞竟坐罷王流
希愈英柱于海島徐皆杖之哈散還帝問希愈事對曰希愈
本無異謀但忽刺歹欲爲益知禮普化王地耳王亦遣判三
司鄭仁卿判通禮柳璉如元辨侯誣妄元遣塔海闍闍不花
等來執希愈英柱元卿及判密直柳庇都評議錄事宋之罕
以歸庇乃哈散鞫希愈時譯者之罕主文案者也庇還王疑
與侯同心欲罪之庇逃乃罷其職又罷侯職奪侯所佩萬戶
符與王惟紹希愈復相有寵侯憚之因留元不敢還及希愈
死惟紹伏誅侯拜咨議都僉議司事平陽君復佩萬戶符忠
烈薨忠宣嗣位入朝侯始東還王命僉議密直出迎于國門
外後加檢校政丞賜忠勤輔佑功臣號三年卒年六十二性
狂縱貪婪但善於將命忠烈與公主數入朝侯未嘗不從凡
有事奏聞必遣侯以行辨金方慶誣得解復平壤隸本國侯
與有功焉賜券一等侯初甚貧窶及得幸廣被賞賜家貲鉅
萬又濫籍勢力多受賄賂奪人土田奴婢無有紀極人多怨
之及死至有相賀者謚莊惠子承光庶子承旦侯慕科第之
榮令承光赴擧張舜龍亦令其子瑄赴擧承光瑄俱不學無
才試官阿侯等意取之承光仕至護軍

承旦寮仕遷歷未詳元執忠惠以歸遇誕日承旦獨與鄭天
起詣德寧府賀百官無一人至者忠穆元年拜左政丞恭愍
初封延安府院君時權豪奪畿縣公田承旦所占尤多辨整
都監收其田仍徵累歲之租承旦惡之一日入侍經筵請罷
都監王不應但曰穿窬夜行惡月之明尋復爲左政丞百官
賀朝當詣王后宮監察大夫元頙執義慶千與以王后戚
屬故先詣宮賀承旦欲令式目劾之議於同列四宰李公遂
以爲不可承旦怒不視事時監察司不署承旦政丞告身承
旦嘯之後罷封延安伯未幾以事流于保安居四年召還卒
斐不以禮有婢妾子完護軍

張舜龍 車信 盧英

張舜龍本回回人初名三哥父卿事元世祖爲必闍赤舜龍
以齊國公主怯怜口來授郎將累遷將軍改今姓名忠烈獵
于馬堤山時設道場于壽康宮大集緇徒舜龍曰王奉佛飯
僧又射獵如此有何功德元授宣武將軍鎮邊管軍摠管征
東行中書省都鎮撫王遣舜龍如元獻女求買公主眞珠衣
帝賜舜龍雙珠金牌進副知密直王與公主曲宴內人迭起
獻壽贊成事趙仁規佯醉不飲舜龍曰何不飲無乃詐耶仁
規怒曰汝輩詐我則否王與公主入內二人詰不止舜龍弟
三哥欲右其兄仁規歐且批其頰三哥攘臂而進左右解之
二十三年以僉議參理卒年四十四舜龍與印侯車信爭權
競爲奢靡起第宅極侈麗以瓦礫築外垣狀花草以爲文時
稱張家墻其第與起居郎吳良遇家隣比舜龍欲奪之不得
夜率無賴人壞其垣墻于將軍尝豪奢不檢嘗於八關會直
上五鳳樓手取案上橘柚因而失儀者多王不悅乃罷車信
盧英亦怯怜口也信初名軍忽解本國人嘗沒入于元居燕
京其母貪緣得乳公主及公主薨降遂爲媵臣累遷上將軍
官至贊成事初與王寺婢年未五十者托信求免役寺別監
李源執不可信毆源源詣宮門訴之王怒召信數之曰別監
吾所命也汝何毆耶願謂信母及印侯舜龍曰汝輩之言吾
皆勉從今汝不法何至此遂囚信于街衢所莢初名式篤兒
河西國人官至將軍嘗以事如元未還而死性溫厚聰敏頗
知書非印侯舜龍之比

曹允通

曹允通耽津縣人以善知名又善玄鶴琴所製別調行於世
元世祖召與南人善琴者試之允通輒勝帝許乘傳隨意往
來忠烈時遣使召允通挈家入朝帝問曰世傳人參產汝國
者嘉汝能爲朕致乎對曰臣若管其事歲可得數百斤帝賜
傳遣之自是允通歲巡州郡發民採之或小有朽敗或非地
產未及期者輒徵銀幣以營私利民甚苦之王遣張舜龍奏
曰曹允通奉聖旨採人參人參唯產東北界允通强令諸道
民就產處採納臣請隨所產處以時採貢帝又命允通管東
界鷹坊王亦賜紅鞓官至贊成事致仕卒

列傳卷第三十六

列傳卷第三十七　高麗史一百二十四

正憲大夫判書兼藝文館事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嬖幸二

尹秀　吉甫

尹秀漆原縣人父養三爲無賴行奔市江都因號其地爲養三岐秀元宗朝拜親從將軍時同知樞密趙璉夜召秀謀誅林衍秀諾璉遷延不發秀懼以其謀告衍衍殺璉初秀勇隊正宋義隨使如蒙古知蒙古將加兵于我逃還以告得遷都江華以功累遷樞密副使致仕至是復都舊京義懼蒙古詰前事秀亦懼追理殺璉之故二人相與謀挈家投頭輦哥叛入蒙古忠烈之在蒙古爲禿魯花也秀以鷹犬得幸及即位秀自濟陽挈家還管鷹坊恃勢縱惡人以禽獸目之嘗如元獻鵰還言帝以鷹坊子五十人處之羅州凡屬鷹坊者勿使侵擾且令朴義掌之口秀自請也未幾帝遣鷹坊子郎哥歹等二十人往慶尙道河陽永州之地以秀及元卿伴行又以秀爲全羅道鷹坊使卿義李貞爲慶尙忠淸西海道王旨使用別監初秀等分管諸道鷹坊招集逋民稱爲伊里干伊里干華言聚落也按察及州郡牧守小忤其意必譖而罪之故伊里干人肆毒良民無敢誰何都兵馬使屢請罷鷹坊秀等恐王聽之諷王奏帝各受聖旨鷹坊牢不可破又假使別監之名其權益重自後秀貞卿義每分遣其屬稱提鷹別監者不可勝數所至擊鮮飼鷹民閒雞犬殆盡秀官至軍簿判書入蒙古忠烈之在蒙古爲禿魯花也秀以鷹犬得幸及即位秀自濟陽挈家還管鷹坊恃勢縱惡人以禽獸目之嘗如元獻鵰還言帝以鷹坊子五十人處之羅州凡屬鷹坊者勿使侵擾且令朴義掌之口秀自請也未幾帝遣鷹坊子郎哥歹吉孫鷹揚軍上護軍吉甫大護軍後吉甫忤伯顏禿古思失職東還尋貶務安監務起爲合浦鎭邊使子桓自有傳宋義子和義之叛入也和泣諫不聽至中路逃歸義告頭輦哥追還之和少習騎馬擊毬弄杖妙絕古今帝甚歎賞謂左右曰若非神助則是幻術康守衡曰致高麗入都江華抗拒王師義之所爲也今高麗出陸義懼罪來耳由是義貧困失所和益怨其父請帝挈妻東還元宗喜擢爲御率龍行首至中禁指諭以其母賤限職三品後義亦還

李貞　金支庇　李玢

李貞本賤隷也常屠狗爲業以勇力聞見愛於金俊子柱及柱敗逃免爲忠烈乳媪女壻遂有寵管鷹坊多聚無賴之徒流毒郡縣國人皆惡之累遷將軍貞自元還謂王曰帝問國王馳馬放鷹熟乎貞欲使王數遊田故有是言尋辭職避日本之役國制伶官限七品貞愛伶官金大直女諷王授大直祇候賜犀帶王幸壽康宮貞設宴迎于道先散栗林閒手自拾煨以獻王悅官至副知密直司事貞以鷹犬得幸不數年驟登樞密賤隷之濫授大官未有如貞者子郎將琨張舜龍之壻與元卿子也性豪奢好射御不喜儒忠烈朝累遷中郎將爲三道人物推考別監忤公主旨公主怒杖之全羅道巡撫使幕僚李贊道見驛馬馱物如京者詰之乃鷹坊人私物也贊繫其人輸其物國庫卿譖王曰李贊見進鶴者罵曰安用此爲撲殺其鶴王怒流贊海島未幾尹秀白王釋之王留鷹坊都監卿與朴義爲副使由將軍轉大將軍印侯以公主怙怜

元卿

口驟登宰輔權傾中外卿欲籍侯勢以子善長娶侯女自是黨於侯好生事爲國害進右副承旨陞副知密直司事時卿兄瑚位在卿下卿白王曰兄弟同爲宰相弟居兄右心所未安乃改卿爲三司使瑚爲副知密直後拜中京留守果毅軍都指揮使以同知密直司事卒卿幼習蒙語屢從王入朝世祖常呼之曰納麟哈剌以其應對詳敏舉止便捷故曰納麟駿髦美黑故曰哈剌嘗受元命爲武略將軍征東行中書省都鎭撫帶金符

朴義

朴義密陽人以鷹犬嬖於忠烈累遷將軍先是密城人趙阡殺守應賊降密城爲歸化部曲義賂左右白王曰密城大郡貢賦甚夥降爲部曲無鎭撫者恐其民流散乃置蘇復別監義常養一鵪郎哥歹曰鵪尾羽十二者罕此鵪十四若獻帝必厚賞義隨郎哥歹如元獻之及還自言帝有命以己爲大將軍王猶于安南義獲一鵪以進王大悅賜衣忠宣爲世子嘗謂義曰每以鷹犬從臾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慚赧後忤公主旨流海島籍沒家產未幾拜右副承旨歷左僕射副知密直同知賚政院事忠宣即位加僉議贊成事封密陽君忠肅八年卒義富而吝初欲以黃金二十錠銀三十斤爲忠宣施佛寺義死子正尹惟正私用之忠宣囚惟正于巡軍徵金二十兩銀七十斤銀瓶六百布千匹奴婢三十口田二十結

朴景亮

朴景亮初名瑄抄奴祿大之子忠宣趙妃姊妹之壻韓國公主妬趙妃專寵譖于元元遣使治之景亮亦被執如元遂籍其家後累歷軍簿判書權授密直副使忠宣賜景亮鞓帶又敎曰大德七年奉奸臣佞竪至行在香水園謀不利於孤朴景亮劉福和洪詵許有全李連松姜融李珍李茶趙通等舊義忘生力沮奸謀忠勤特異宜別錄功用之景亮親子及堂兄弟姊妹至于子孫並爲良又以其族抄奴金泰補南海縣令泰元嬖宦李淑友壻也國人言自今抄之路開矣遷僉議評理從王如元李思溫金深以爲王之久留京師實由景亮等爲之腹心言於徽政院繫獄語在深傳忠肅時封與禮君忠宣奉香江南景亮與遂安君李連松等從之行至金山寺元遣使急召王令騎士擁還以行侍從臣僚知伯顏禿古思用事恐忠宣不免皆奔竄景亮連松皆仰藥死

全英甫

全英甫本帝釋院奴治金海爲生元嬖宦李淑之妻兄也淑嘗黨於王惟紹謀廢忠宣及忠宣誅惟紹乃籍英甫家流遠島初忠烈授英甫郎將諫官不署告身及忠宣復位二年拜大護軍即署之時人語曰開者人言小王立政必公今既免英甫罪又授大官何私昵如此英甫嘗爲資贍司使多竊銀幣王以白元恒嘗知讞部監選軍有能名命勾較諸司契卷元恒究問英甫不置英甫甚怨之會元恒杖殺司僕令史英甫訴王流元恒靈興島忠肅時授密直副使累轉知司事兼大司憲盞宮閉門不署告身後改評理陞贊成事又拜三司使忠肅之留元也潛王嗣謀奪王位奸臣交構王遣朴仁平謂宰相曰昔有小廣大隨大廣大渡水無船謂諸大廣大曰我短小難知深淺君輩身長宜先測水咸曰然入水皆溺獨小廣大免今有二小廣大在吾國全英甫朴虛中是也置我禍網妥然坐視何以異此國語假面爲戲者謂之廣大英甫嘗壓良人一百六十人爲賤事覺整治都監決還本籍忠穆四年死

康允忠

康允忠本賤隸始事忠肅拜護軍嘗强淫郎將白儒妻監察司鞫問具服請罪之不允監察僉議典法交章極論留中不下監察司累日不視事乃杖流海島曹頔之亂侍從忠惠有勞錄勞爲一等授密直副使時王求四件奴婢甚急允忠與閔渙主之遷僉議評理出爲楊廣全羅慶尙三道問民疾苦使閔渙分遣惡少諸道誅求無厭允忠執送惡少囚巡軍忠穆朝拜贊成事初趙得球從王煦如元煦與得球議整治事得球曰允忠在幼主之側納君於邪苟欲整治宜先去之允忠聞而啣之及煦與金永旽以奇三萬死不克整治欲如元奏帝允忠恐得球圖已誘王貶于耽羅時德寧公主盛年居中允忠與斐伾出入得幸秉政權作威福有人貼匿名榜于監行領云贊成事康允忠以一宦者一侍女通媒君母恣行淫亂得寵于內與河有源沮整治都監若誅此兩人國無患矣密直印瑞贊成權謙李壽山言於院使高龍普曰允忠通乎君母罪惡貫盈今允忠聞院使來白王曰龍普謀陷先王

薨于岳陽今得罪而來王何必待以厚禮龍普聞而憾之謂
允忠曰爾爲內臣恣行無禮何哉自今毋昵于內允忠懼謝
誤整治之事又至正七年天子復命脫歡等整治殿下召脫
病不出數日賂龍普毋以請龍普對允忠語瑞等曰今欲辨
康贊成事公等毋隱前言瑞等相視默然龍普陽詰之願謂
允忠田公宜復視事會王率百官迎詔允忠遂扈從金倫李
齊賢朴忠佐等上疏曰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
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其有欺君罔民不憚天下之公論不畏天下之大法則不仕
之大者也與之言尙不可況信之任之乎竊見康允忠起自
賤隸得幸先王奸諂荒淫旣經杖斷宜畏法以退藏猶匿過
名復貪榮而冒進百端逞欲一代肆凶先王所以詔獄就徵
岳陽反悖允忠一賊實是根株閔渙九人只爲枝葉積釁尊
歸於上狡謀獨免其身斯則一國之痛心而疾首者也臣倫
等俱抱願忠之志不勝疾惡之心謹疏其罪以聞蓋允忠者
強姦金南寶之妻又姦白儒之妻累經杖斷身帶瘢痕冒受
征東員外仍兼僉議贊成豪橫不法現有王妻又娶故密直
趙石堅服喪妻據有石堅家產又至正六年天子命王脫歡
金那海整治本國弊政脫歡因言前代之事允忠實爲禍根
當先黜退可以整治允忠恐懼潛用譎謀紿那海抑脫歡以
誤整治之事又至正七年天子復命脫歡等整治殿下召脫
歡等宰臣耆老議所以奉行者耆老以爲聽斷田民之訟只
爲整治之一事必先整治選法中外之官各得其人令監察
舉劾非違然後可以土剖帝意允忠方爲政房提調恐失其
利且怨王脫歡前言作色拂袖而起不以衆論入白尋用所
親安子由等不諳民事之人爲整治都監官陞脫歡爲領都
僉議竇奪其權焉能整治脫歡不能舉行卜事者實允忠所
沮也宗廟之事國之大事子由攝行大廟擬以犧牛與願堂
僧使血祀有闕監察劾論其罪以其壻李浥爲允忠門客百
計營救反陞子由爲贊成事諫官宋天鳳李芳實安元誦不
署子由謝牒允忠矯王命召芳實等勒令請暇尋奪其職且
允忠監傳之奴安知流品清濁乃爲政房提調揀銓選之權
與奪由已賄賂公行門戶如市專權於國流毒於民至使先
王存被譴訶歿稽贈謚若不舉正此賊之罪無以追明先王
之忠伏乞轉呈上國以明前代之事非先王之過皆允忠所

爲加此賊兩觀之誅雪先王萬世之恥王及太妃感悟轉呈
于元恭愍三年復爲贊成事尋判三司事五年護軍林仲甫
欲率忠惠孽子釋器潛圖不軌繫治巡軍僻連允忠貶爲東
萊縣令八年殺之

裴佺

裴佺興海郡人其母宮婢佺爲忠惠嬖幸累轉護軍委以機
務歷官軍簿判書曹頓之亂侍從有勞錄功爲一等封興海
君佺嘗在元王夜幸佺第淫其妻與其娣金琯妻佺與康允
忠得幸德寧公主居中用事有人作匿名狀錄佺罪惡貼版
圖門公主召諸宰相謂曰自今裴佺勿復近侍忠定時爲行
省理問元以佺及中郎金永煦員外郎李元弼等受賕放倭
賊囚鞫之會赦免佺猶在公主宮中用事如舊時都僉議尹
時遇在王側弄權人目之曰尹王干謁者不因時遇則必托
佺及李齊賢爲權省下佺于行省獄恭愍有之時人憾其曲
貸元惡居十年卒子尙絅尙度尙志尙恭

閔渙

閔渙密直事頠子也爲忠惠倖臣官累代言又以禧妃之舅

役王怒稍緩杖渙等於是人家寺院材瓦礎砌靡不撤取及王被執于元印瑞以檻車載渙等九人如元流渙于辰州路後還國拜同知密直司事紅賊之亂渙爲元帥以發摠兵官鄭世雲與李芳實等伏誅子稶軾

尹碩

尹碩善州海平縣人父萬庇官至副知密直司事碩忠宣時爲別將元使至以盞人立王前元使傳帝旨令兩王子入侍碩聞之默自念吾當從弟歸告其父父曰兒計失矣所以從王子者爲後日計兄在而弟先有國乎碩曰吾亦知其然然吾見少則敬心生見長則否此所以決吾策也遂從之長早亡少即忠肅也及忠肅即位授護軍爲王嬖幸累遷代言僧松戒嘗有穢行見黜於其徒以其妹與碩碩薦於王由是與碩俱見寵出入無禁碩巧言令色善逢迎姤賢嫉能顚倒是非忠宣恐其誤國諭王斥之貶于金海後與孫琦附曹頔蔡河中覬望生事爲國害官累同知密直司事元欲立省于本國碩與金怡李凌幹等奏于帝議遂寢論功爲一等轉僉議評理封海平府院君拜政丞王有疾不親除授碩與代言李天祐等銓注於其第碩性急數罵辱嬖人嬖人多怨之贊成事林仲沇與碩有違言碩以馬策扶之嬖人白王王怒下碩巡軍杖之忠惠初改中贊加壁上三韓十字功臣號忠肅復位在元遣閔祥正趙炎輝將伯祥仁守等下碩及宰相孫琦金之鏡上護軍裴佺吳子淳康庶朴連代言李君侅尹桓大護軍丘天祐護軍崔安壽金天佑郎將盧英瑞等于巡軍皆忠惠嬖幸也伯祥鞫碩以四事曰王之朝元也汝勒止行邸錢粮前王與小人亂政汝爲相不言又與前王謀叛上國又與內豎朴連等交構王父子乃囚其子之彪之賢奪之彪告籍流于海平卒葬以庶人之彪官至知門下省事封海平君謚忠簡性寬厚不立崖岸略通蒙古語子寶大護軍寶子可觀自有傳

孫琦

孫琦本商人爲忠肅倖臣累遷大護軍以侍從勞賜田及臧獲由摠部典書陞知密直司事賜推誠協輔功臣號王見譖留元奸臣附濟王謀竊王位琦能忘身辨理王復位還國賜鉄券加推誠守義佐理功臣號拜僉議評理進贊成事後王還自元次平壤琦與萬戶曹碩政堂文學朴遠大司成張公允等泝大同江携妓縱樂王命衛士執琦等反接囚巡軍恭愍以王弟入朝琦從之及即位封平海府院君尋以政丞致仕

鄭方吉　林仲沇　姜融

鄭方吉登第累官判典校事轉成均大司成入密直司忠肅見留于元方吉與韓宗愈等會百官晏天寺爲書請還王又請執送誣訴本國者後拜僉議政丞時盜發金馬郡馬韓祖武康王陵捕繫典法司盜逸方吉欲劾典法官贊成事林仲沇沮之曰賊繫獄二年無現贓死者多矣方吉曰吾固知發塚人多金且云潛用巨濟田租者誰屬罵辱之仲沇慚恚移病人以方吉言爲是時方吉年七十六王賜以杖代金台鉉權行省事忠惠在元襲位忠肅將如元至海州方吉與贊成事姜融前評理金元祥白忠肅曰今王之位殿下與之宜誠心事殿下反如仇讎殿下之臣皆褫職唯以義成倉屬殿下供億不給辱莫大焉又與龍山元子不友勢不可兩存請殿下與元子入朝曹益清力陳不可忠肅嘉納之然以方吉言猶未能自安仲沇嘗與議郎曹光漢應教韓宗愈參銓注官至贊成事嘗與蔣伯祥攝征東省事忠肅嘗謂仲沇曰卿亂我之政人目曰林權有鄭權者貪典銓選多受賄賂故王比之融本姓名康莊其祖晉州官奴融忠宣時拜內府令妹爲巫食松岳祠大護軍金直邦以其所善巫代之融不可直邦罵融曰汝是官奴何驕乃爾忠肅賜端誠協贊功臣號累陞贊成事封晉寧府院君忠定元年卒子千裕婢妾出也恭愍以其妹爲元丞相脫脫寵姬命密直金敬直以其子妻之千裕後封河城府院君

申青　朴青

申青一名松多仁縣伐里驛吏嘗入元爲瀋王燾從者得幸及忠肅如元館於瀋邸青得見由前散員授護軍累遷上護

軍及忠肅倦勤靑假威用事勢傾一國無忌憚與朴靑李靑齊名時號三靑忠肅每言忠惠過失從臣曹益淸尹桓謀去忠惠所狎惡少輩以上護軍吳子淳大護軍洪瑞與靑善遣二人與靑共圖之時靑爲巡軍千戶稱奉旨執其惡少之尤者宋八郎洪莊等囚之栲掠甚嚴忠惠欲其疏放屢召靑不至忠惠憾不置忠肅薨忠惠立令權省洪彬囚靑子理問所命者老府院君權溥等疏靑罪告行省曰木有蠹不除則萎國有盜不去則危故孔子爲政七日誅少正卯所以除國害侵擾罪六也家起大樓金畫其壁朱粲其楹奢僭類此罪七也凡其所犯或在赦前恣行不悛迄至于今不敢不告行省錄其書授金永煦呈中書省永煦妹壻別哥不花時爲平章於王兩姨兄弟故賜永煦鈔一百錠綾一十五匹紵布三十匹道之移囚靑巡軍遣宋明理宋八郎以糞塗靑口旣而籍沒靑家撤其樓轝材瓦於崇敎池恭愍時授平壤道巡問使官累工部尙書樞密院副使朴靑一名松素微賤以養鷹得幸忠肅累遷上護軍以罪收賜田屬興善宮後爲密直司使其妻普興族父李臣桂通靑則兩人告監察司鞫之

也靑矯先王旨勒取人金不與其直又盜德泉庫布一千八百匹義成倉布二千四百五十匹寺社田二百六十餘結自餘取人田民不可勝記罪四也令親屬擯乘驛騎械繫多仁縣吏黃仁贊奪其奴婢一十七口恐嚇檢校裴尙書別將宋全令同正朴得侯李均吳天世等逼淫其女其餘難以盡數罪五也令親屬率二百餘人執金化郡吏文世益守等五十餘人壓良爲奴婢毆殺文世及丁延妻典法判書安軸監察執義尹奕持平李敏等守正不聽其言靑矯旨囚巡軍百計不聽其言靑矯旨囚巡軍百計

王三錫

梁栽　曹華卿　崔老星
尹賢　安珪

王三錫本南蠻人性狙詐輕躁無才術嘗隨商舶至燕糊口於人忠肅在元三錫因幸臣求見王悅之遂從王東還以醫術媚王得近幸寵眷無比稱爲師傅妬賢嫉能賣官鬻獄至於庭辱臺官王不悟三錫以陰陽幻術勸王幸漢陽富原龍山久留公主在龍山生元子而薨時有飛書云禪師祖倫師傅王三錫誘王久留龍山濱海下濕之地使公主免身匿幕遷疾不救若達帝聰二人之罪在所不赦三錫嘗爲儒學提舉欲塑文宣王像成均館閉大成殿不納三錫署之囚博士李暄學錄申詩於理問所並罷其職其專恣如此梁栽初名將燕南人附三錫貧緣用事朝野疾之三錫死栽還燕及忠肅如元栽又與蔣伯祥構兇謀不克遂諂事王左右得幸封佑文君與郎將曹幸卿掌銓注交結宦寺竊弄政柄請謁盈門賄賂公行士大夫多出其門以幸卿爲左代言崔老星懷義君申時用大匡元尹尹賢持平行錢得官者幾至百餘王不之覺栽又以所善李閨屬蔡洪哲安珪中第時商賈雜類競依栽以栽男王天祐與宰相李僖金元軾爭奴婢摠郎尹奕瞻依違久未決栽奪奕瞻以賢代之賢即斷與天祐僉議司會署告身蔡河中見栽所用漢人告身遂裂去三四紙幸卿嘗爲僧相風水賣術爲生亦因栽以進同掌選遂以代言帶提學士林毅望嘗矯旨令楊廣道貢物別監申淑獻熊掌豹胎淑督紫州郡事聞王怒罷淑職幸卿陽若不知老星色目富商本名黨黑廝亦因栽得封君栽嫌物議詭書批目云百四歲老人崔老星賢尙州人以典法掾爲時用家臣得拜典法佐郎賣獄受布百五十匹事覺憲司劾其罪時批目下已二日賢與宦官謀寢其劾收批入內抹持平李孫寶名改注賢不用印臺官不署告身賢昏夜乞哀又托權豪宦寺促署之珪忠肅潛邸時侍學也家世本平微無他技性柔訥善逢迎忠肅薦於忠宣權補典校校勘忠肅自元還國百官班迎忠肅目珪笑之數引見忠宣俾擇謹愼者爲王府知印忠肅乃以珪爲選部散郎委以銓注時議非之後拜代言仍掌選累遷政堂文學卒

崔安道

李宜風　金之鏡　李仁吉

崔安道小字那海其先海州人徙居龍州安道母宮婢以內

僚事忠宣於燕邸遂通蒙漢語後爲忠肅僚屬錄其勞賜田及臧獲與李宣風俱爲忠肅嬖臣曹頔與許慶爭財安道與宣風右慶謂頔頔方得幸忠宣謂安道杖流海島未幾復見幸與宣風常在王側專事報復忠肅被譖留元以安道侍從有勞加賜田民王留燕五年憂悸傷性及還國常居深殿忽忽不樂不親政事安道與金之鏡申時用僧祖倫等擅權柄有南氏者忠肅所幸女也安道與之鏡通焉忠惠後元年卒賣官鬻獄無所不至鎣諫章疏中沮不啓時元欲立省本國安道與金怡等力辨乃止以功又賜田民累轉上護軍元使年四十七子濡源淑臣文丘源即璟也忠定時爲代言轉版圖判書恭愍朝倭焚喬桐甲山倉源與戰獲二艘拜密直副使賜陳力協謀功臣號趙日新伏誅源益有寵常侍左右嘗因事杖公主殿嬖人八思不花八思不花訴曰源揑我致公主黜胎大不敬王下巡軍命贅成柳濕嚴加訊鞫不服貶爲光陽監務時謂宰相金普妬寵而構之也元將討高郵賊召募將卒王召源還封龍城君道之時南賊日盛我軍陷六合移防淮安路源與李權等六人戰死濡自有傳宣風本元人善射御爲忠肅嬖臣朝夕出入禁闥年十五補散員嘗從王獵鹿走超前一箭寔之王悅授別將行首驟拜摠部典書

璟年綴十餘不學得中試提學韓宗愈代言李君佐掌貢舉璟又中獻納許邕正言趙簡鄭天濡等上書言安道遥居風憲子璟乳臭中第請罪之不從以其書示安道臺官以璟借逃登第祖母又賤不署依牒凡九年王督省官署之改同知密直司事賜協謀同德功臣號元授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入元宿衛元授中尚監丞轉太府太監尋奉詔還國有南氏者忠肅所幸女也安道與之鏡通焉忠惠後元年卒年四十七子濡源淑臣文丘源即璟也忠定時爲代言轉版圖判書恭愍朝倭焚喬桐甲山倉源與戰獲二艘拜密直副使賜陳力協謀功臣號趙日新伏誅源益有寵常侍左右嘗因事杖公主殿嬖人八思不花八思不花訴曰源揑我致公主黜胎大不敬王下巡軍命贅成柳濕嚴加訊鞫不服貶爲光陽監務時謂宰相金普妬寵而構之也元將討高郵賊召募將卒王召源還封龍城君道之時南賊日盛我軍陷六合移防淮安路源與李權等六人戰死濡自有傳宣風本元人善射御爲忠肅嬖臣朝夕出入禁闥年十五補散員嘗從王獵鹿走超前一箭寔之王悅授別將行首驟拜摠部典書

累陞密直副使性奇巧惟務媚悅招權納賄恣行威福愛晉陽妓月娥貪緣得官者甚衆祖倫亦諂事宣風遂近幸頗與朝政逞私撓法之鏡亦忠肅嬖臣也累遷密直副使王幸白州元使完者來之鏡白王曰完者族黨在本國完者將欲官之王命之鏡及高用賢奉天祐掌銓注申時用至政房罵之鏡曰今日除授爲使臣也爾輩謂官何不官吾子孫耶時失職者皆在庭時用顧曰若等無錢又誰怨耶求官者雲集之鏡等夜匿村舍注擬上護軍申丁求官未得罵之鏡天祐曰爾何壅蔽聰明專擅除授也又大呼曰無錢者毋求官之鏡等不能對批成李仁吉擅改于其第及批目下用事者爭相塗竄朱墨至不可辨時有童謠云用綜布作都目政事眞黑白冊我欲油之今年麻子少噫不得初之鏡誘王辭位立忠惠自以爲功忠惠不用之鏡快快忠肅復位以之鏡背恩因巡軍憂悉瘦死仁吉一名成柱本商人亦忠肅嬖臣也累官密直副使與護軍李安爭奴婢毆安又毆其妻傷胎監察司囚仁吉家奴仁吉至監察司門伺辈官出罵辱之仁吉又以姦汝以供其費市鋪皆閉又勸王起樓崇敎寺蓮池旁爲迅宴之諂幸於忠惠忠肅嘗見忠惠衣冠太侈訓戒之且謂仁吉曰汝眞犬豕也杖流于島忠惠中止之

盧英瑞　朴良衍　宋明理

盧英瑞忠惠嬖臣也嘗從王如元舍於回回家竊其妻杖之遣還有宦者父與英瑞同名者除瑞州英瑞自謂得之即之任事覺杖之王憐而益幸授內乘別監曹頔之亂元徵王囚刑部又繫英瑞等獄及王復位還國錄侍從功爲一等封直城君爵其父母妻子賜田及臧獲王嘗欲褫人官授宮人親戚英瑞白王曰臣亦欲以是官授人王問爲誰曰有嘗遺我屋材者王笑許之忠穆初豐儲倉副使李仁壽丞李汝就竊倉貨監察司囚鞫之仁壽英瑞姻婭也以王命沮之尋以仁壽爲軍簿正郎謫執義趙淵爲水原府使後德寧公主流英瑞于光陽及李齊賢爲權省流加德島朴良衍宋明理亦忠惠嬖臣也良衍嘗以親從護軍管內乘潛易良馬八匹事覺徵布八百匹流之累遷大護軍明理歷官上護軍每從王徵行王嘗作儺戲命明理主之賜布二百匹役百工奪市中物以供其費市鋪皆閉又勸王起樓崇敎寺蓮池旁爲迅宴之所王命良衍植花木王又起新宮于三峴命良衍及金善莊

閔渙等督役書雲副正閔臧季以陰陽拘忌言其不利王怒
殿之良衍求媚於王大加營度點西江人戶輸甓瓦又令悉
深營入直據胡床王見之怒使上護軍盧璿拳毆幾斃後王
又以事咨與慶與慶怒毆內侍宋良哲復矯命杖之拜代言
馬絡繹州郡騷然農者輟耕時京城民訛言王將取民家小
有上護軍金用輝諂附與慶嘗奸高家奴妻當坐與慶因誕
兒數十埋新宮礎下家家驚駭多抱兒逃竄者惡少乘間恣
辰請王赦遂得免王寘于弟衎以洪倫韓安權璿洪寬盧瑄
行剽竊王怒營宮稍緩責善莊良衍等曰若不斷手十月必
屬焉與慶惣之王強使與慶倫安等通益妃與慶寵倖既極
受重刑且徵賜物及工費善莊等晝夜督役不少懈又張榜
勢傾中外嘗以事衙典法惣郎楊允發矯旨召之允發辭以
曰自宰相至權務輸材不及期者徵布五百匹分配海島於
是鬻材絡繹新宮殿宇門戶皆飾鍮銅乃命百官下至胥吏
每二人給五綵布一匹徵鍮銅二斤人皆苦之又斂諸道銅
鐵鑄鼎鑴鑄釜納之新宮民間農器盡括無餘王猶怒其稽
緩親杖善莊良衍渙於是人家寺院材瓦礎砌靡不撤取其
宮室制度不類王居及王被執如元高龍普捕良衍善莊等
十餘人囚之明理以與龍普善故免印瑞檻載良衍等如元
元流良衍于杭州路

金興慶

金興慶侍中就礪之曾孫聰慧便佞恭愍朝選補于逆赤王
外王以體貌使李傑生輕決河乙沚等罪殺之傑生臨刑談
笑自若人謂傑生剛直敢言嘗忤興慶故及興慶愛倡妓小
斤莊恐人竊之日使其黨崔仁哲伺之見李成林宿其家以
告明日興慶戲之曰宰相宿倡家可乎成林變色曰無之由
是交惡白王出成林爲楊廣道都巡問使適禦倭軍敗都巡
察使崔瑩希興慶意欲殺之成林異父弟廉興邦亦有寵於
王力救免死杖配烽卒斬其都鎮撫池深興慶當直使判典
校林樸代之又與安師琦等張樂宴禁中其無忌憚類此每
出入騶從之盛與辛旽無異及王被弒辛禑立右司議安宗
源門下舍人金濤補闕林孝先正言盧嵩閔由誼等上言古
人云大姦似忠大詐似信金興慶不更事無知惟以年少憸
利荷先王寵眷超擢高官得任喉舌朝夕呢侍怙權陵僭蒙
蔽聰明專擅威福縱肆貪婪王旨擅傳而不奏御膳先已而
後進刑政自任賄賂盛行用公府之財爲己物取內廐之馬
爲已畜奪人之妻陽令離異受人之奴陰許扶援慢罵宰相
辱郎吏以普通佛舍作其馬坊役七站人馬輸其私米誘
扇群小恣行不法虧君德斂人怨遠近莫不痛憤畏威莫敢
指斥使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達馴致堅冰之勢釀成

前日之禍蓋起禍者萬生也而媒禍者興慶也昔趙高專於
秦而卒成望夷之禍朱异專於梁而俄有臺城之變今在惟
新之朝宜先正興慶誤國陷君之罪以快一國臣民之憤迄
至今日略無譴訶興慶曾不自悔所在群聚謀自安之術駭
駭視聽沸騰物議且興慶之縱惡至此者亦由王伯安沼鄭
龍善爲其腹心相濟爲之耳請令憲司明正其罪以誡後來
禍留中不下臺省請至再三禑乃流興慶于彦陽除名籍其
家餘皆免官初吳獻聞洪倫等謀以告興慶興慶以倫等有
寵於王恐王不信反爲所害猶豫未發及亂作獻具告崔瑩
瑩遣獻于興慶貶所對辨興慶謂獻曰汝尙乳臭吾鳶汝先
王汝反欲噬我耶獻曰吾以倫等逆謀告公乃所以報公德
也興慶無以對遂誅之

潘福海

潘福海巨濟人爲辛禑累嬖幸累遷密直承旨嘗直禁中與
知申事李存性戲褫知印尙書高士嘉衣相與誼鬧禑聞而
問之福海存性對曰士嘉使酒臣等不能禁禑怒罷士嘉職
後福海陞密直副使禑畋于西海道福海從之至瓮津禑射

豕豕突觸馬禑驚墜福海躍馬直前一箭殪之禑得免自是
寵遇日隆賜姓王爲子擢門下贊成事賜推忠亮節翊戴佐
命輔理功臣號超拜其父門下評理益淳爲右侍中以福海
福海意問曰何以處堅味福海不對復問曰唯爾言是從對
曰若宥臣勇臣當以死報禑應曰諾既而下福海獄誅之籍
其家事在堅味傳

申元弼

申元弼門地單微恭讓在潛邸時常賜衣食與之學登第累
遷部令罷歸久居鄉曲王即位七日特遣使召之授弘福都
監判官經筵檢討官一日王謂元弼曰余久居深宮脚膝酸
珍對曰每夜宮中宜拜天拜佛以養氣王從之益仁王佛於
別殿朝暮禮拜遇災異輒祈禳命給田都監賜元弼田仍趣
成案給之元弼矯世子旨憲司劾之王命罷其職既而悔之
欲罪言者知申事李行密白世子諫止之王不聽左使鄭道
傳又諫之怒稍解王御經筵代言成石璘論刑制之紊曰往
者趙胖枉受酷刑然且不死命也元弼在側曰胖嘗來釋數
其得免死實由果報也禮成江水赤沸三日王有憂色元弼
曰安知其不爲祥也元弼每進諛言且以異端之說蠱惑王
心出入房闥與宦寺同流恣爲邪媚士林鄙之驟遷禮曹摠
郎轉內府令皆滯經筵經筵官更日侍講唯元弼日侍左右
以諂佞得幸士大夫多趨附者後以禹玄寶黨流遐地

列傳卷第三十七

正憲大夫詹事兼藝文館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姦臣一

世未嘗無姦臣也惟人主明以照之而叙之得其道故不得
騁其術苟人主一陷其術則鮮不至於危亡高麗自仁宗以
後姦臣相繼而出竊弄權柄蠹民敗國其事皆足以爲後世
戒作姦臣傳

文公仁

文公仁初名公美南平縣人父翼官至散騎常侍公仁雅麗
柔曼侍中崔思諏以女妻之中第直史館家世單寒以連姻
貴族恣爲豪奢嘗以戶部員外郎奉使如遼私贈館者白銅
螺鈿器及書畫屏扇等奇玩自是遼人每於行李必投公仁
徽索無厭遂爲鉅弊轉樞密院右副承宣副王字之使宋字
之亦富者二人誇飾粧務相繼綰仁宗初拜樞密院副使

與韓安仁爲李資謙所忌流于忠州語在安仁傳資謙敗召還歷禮吏部尚書累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西京僧妙清與白壽翰唱妖言鄭知常等交譽公仁亦和之及妙清叛壽翰子清自西京覺親舊招壽翰書來壽翰奏之王以書示公仁公仁曰是事可疑難究眞僞姑囚之西人斬妙清道尹瞻請降元帥金富軾移書兩府曰宜厚對瞻以開自新之路公仁不聽奏下瞻獄困辱之由是西人復叛至踰年乃克諫官彈奏公仁薦用妙清以玉誤國流毒生靈左遷守大尉判國子監事卒謚忠懿

朴昇中

朴昇中字子千羅州務安縣人曾祖遜事顯宗爲南幸扈從功臣昇中好學善屬文登第補常安府錄事轉中書注書容宗朝除翰林侍讀學士與李載朴景綽金黃元崔璨李德羽等爲詳定官定禮儀遷國子祭酒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坐讒清讌閤侍臣語侵王左遷判將作監後復爲翰林學士知禮部事一日臧經行香與洪瓘李瑮綴侍臣班笑語聲徹王所爲遣官所劾免尋授翰林學士承旨是時久旱王御清讌閤命昇中講洪範其日偶大雨或有以爲講經之效者仁宗即位拜樞密院使李資謙當國用事勢傾朝野昇中與許載崔湜朋附王嘗遣昇中于資謙第賜詔令釋衰赴朝資謙表請終制昇中欲媚資謙意上劄子曰臣伏蒙宣差至太師私第傳詔近淫雨過旬不霽以行禮爲慮及其日禺中陰雲忽卷天日清明傳宣拜詔並無失儀而觀者無不嗟異苟非感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孰能如此乎臣始至其第太師縞冠出迎詔與瞻望其顏頗有慼慘之色初太師丁憂卒哭祭畢陛下凡軍國重事皆咨問然後行之爰命有司稽古制以聞有司謂尊卑異序禮亦從宜太師爲王室尊行宜據諸侯既葬除服之制從吉視事而太師抗表辭免至于三四非知人即哲大孝慕親則又孰能如此乎願陛下以所賜詔札及太師所上表章宜付史館以彰陛下親親賢賢之意大臣至誠行孝之節與其神天幽贊聖賢之德從之又奏加資謙中書令封朝鮮國公又請依王太子禮數立府置寮屬遂令中外進戔獻方物時又追封資謙祖考昇中建議請以竹冊封崇焚黃日賜敎坊樂又令禮司定資謙生日號禮司不從昇中自

號爲仁壽節其諛佞無恥類此驟陞參知政事進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資謙敗諫官論奏流于尉珍後以昇中仕累代有文名屢移務安縣卒許歸葬子深造深道深逢深通深造屬內侍資謙之亂自宮涅中出衣上矢汁淋漓徑至資謙第告宮中事狀資謙贈衣冠勞慰之有司論以謀叛長流東鄙深道從父死貶所

崔弘宰

崔弘宰字令如稷山縣人本將家子少尙氣喜馳騁蔭補閤門祗候睿宗朝從尹瓘伐東女眞頗有功累歷淸要出爲西北面兵馬使與元帥金仁存收復抱州又築義州城以功拜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初參知政事嘗附李資謙構韓安仁殺之語在安仁傳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善射御屢從軍及貴顯擅威福衆心憤服權勢日熾資謙自知爲人所惡常畏人圖己頗疑弘宰有武人權因者知其意語資謙曰弘宰與將軍鄭崇叔李神義陰謀將不利於公資謙以問拓俊京俊京言弘宰爲人難測不可保其不然資謙乃密奏流昇州縛地島又流其子翔溫端僧道休于遠地及資謙敗凡爲資謙所斥者悉召還弘宰以殺安仁爲諫官所論駁最後召拜平章事判吏兵部事賜佐理功臣號自言竄逐家產蕩盡乃納貨賣官諫官崔惟淸等上疏以爲貪邪在位亂法蠹國遂致旱蝗之災宜加貶黜以答天戒乃左遷守司空右僕射未幾復拜平章事致仕卒謚襄肅

崔褒侑

崔褒侑毅宗初爲御史雜端累歷直門下省尙書右丞殿中監拜右承宣轉同知樞密院事遷左散騎常侍尋知樞密院事判三司事性强狠貪墨既掌樞要勢傾中外有不附己者必中傷之子壻連結勢家無所顧忌左正言文克謙上疏極言請罷黜不聽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太保判尙書吏部事以病致仕遇害於鄭仲夫之亂時有吳中正者起吏胥累補外寄爲人嚴酷不恤孤窮要結貴近能爲禍福但以言貌備歷要途與褒侑同爲省郎脂韋依阿恩讎必報人皆側目及褒侑秉政薦爲御史中丞視事一日而死

朴暄

朴暄初名文秀公州人也中第爲崔怡家臣機警善辭辨屢

中怡意遂見寵任不數年歷楊華要入政房與金敞宋國瞻齋名頗作威福勢傾朝野嘗爲史館修撰盧誘怡功業編至五六卷獻于怡官累刑部尙書論崔沅事流黑山島後怡以無可與議者召暄還未至而怡死沅遣人投海中暄嘗獻議建新與倉備凶荒民賴以活爲之語曰徹朴公吾其死矣

宋玠

宋玠礪良縣人中贊致仕貞烈公松禮之子松禮之誅林惟茂玠爲衛士長與有功官累尙書左丞忠烈五年拜知申事時權貴受賜牌多占畿縣田玠田居多都兵馬使建議不論賜牌並量給職田王許之尋聽玠等請命賜田在京畿八縣者勿幷充給進同知密直累轉知都僉議哈丹之入寇王避于江華命玠留守王京玠逃奔江華十七年元授宣武將軍鎭邊萬戶賜金牌出爲慶尙道都指揮使務聚斂大興功役又令邊卒運米與女眞互市爲東界安集使所劾免尋起爲贊成事時選處女禁昏嫁玠犯禁流海島後復拜贊成進中贊僞改知都僉議乞退二十六年拜右中贊賜推誠贊化安社功臣號又賜几杖判密直柳庇嘗有憾於玠告行省平章閭里吉思曰頃者長史張漢烈以皇太后崩告玠玠曰薛比思此華言報喜之辭玠何人敢如是耶我與金深金延壽共聞不敢不告閭里吉思囚玠庇深延壽漢烈鄭眞李安雨等于行省獄令對辨又囚玠子右副承旨璘郎將瑮將軍瑞姪左副承旨邦英將軍臣旦于巡馬所尋釋庇深延壽眞漢烈安雨等吉思專權黷貨好惡不公自宰輔以下稍忤意不問曲直或杖或囚人無不行賂元遣塔察兒王泰享等來與王鞫玠于行省漢烈服其誣二十八年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賜爵樂浪公玠謀欲廢忠宣改嫁公主恐事不濟以帝乳母子爲季女壻壻送錢享王宰樞俱會瑮行酒中贊洪子藩辭以醉不飮瑮出不遜語子藩恚遂出瑮膺聲曰復相子藩豈帝所知乎宰相白王囚之子藩怒數日不視事初子藩免玠代爲首相將遣使外郡求子藩過失子藩知而沮之由是二人不相能三十三年忠宣在元誅璘邦英王惟紹等遣金文衍囚玠等三十六人籍其家流之以玠嘗嘗于璘勸成姦計也語在邦英惟紹傳忠肅五年卒謚良毅子瑁璘瑮瑞瑁官至右副承旨有龍於忠烈居中用事時人目之璘知申事瑞

都僉議政丞

王惟紹

王惟紹父昷官至贊成事惟紹忠烈朝補郎將以弓箭陪如元惟紹妻上將軍宋琰女也貌美惟紹以禿魯花入元宦官金呂私之遂密納于內呂由是得幸惟紹累遷密直副使左常侍三十一年知都僉議司事尋加贊成事初王復位忠宣以前王在元至是王如元惟紹及高世金文衍宋邦英宋璘韓愼李伯超吳演秦良弼等從行明年王寓前王邸左右聲言王欲與前王俱東還惟紹邦英愼璘使其黨宋均金忠義白王曰前王不自安而怨殿下者有年殿下雖慈愛適足貿禍耳且殿下獨不念丁酉年事乎時寶塔公主失愛於前王徙居祇候司一日王欲更衣出仆地折齒數日不能食惟紹等因勸王移寓公主所自謂得計托乳媪及宦者李福壽譖前王於皇后又譖於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辛曰前王素失子道又不與公主諧故我王疾之欲以禿魯花瑞興侯暠爲後者非一日前王賊宜悔過自新以供子職昨我王舍於其邸不謹奉侍至使折齒我王欲勿怒得乎襲前王願爲僧省官不許今聽其祝髮令暠繼尙公主可副我王之志阿忽台八馬辛許之惟紹等見右丞相荅剌罕以王言譖前王荅剌罕曰益知禮普化王世祖之甥寶塔公主亦宗室女也廢嫡改嫁於理安乎惟紹復譖如告阿忽台荅剌罕曰瑞與侯亦王之子耶曰否曰誰出惟紹不能對退問崔有渰有渰曰子亦宗姓宜自知之惟紹等謀旣沒洪子藩等五人詣中書言惟紹等離間王父子逆理亂常罪莫甚焉省官召王父子而詰已執囚惟紹等四人未幾世文衍良弼白王曰臣等負純從之爲日已久無所報効但願奉殿下東出齊化門王曰我聞前王遣人涯頭驛要我度河而沉之吾雖老猶不畏死耶世等乃與從臣七十人上書中書省極論惟紹等罪且請奉王還省官奏於是設宴餞王又累進驛騎趣行王無以爲計乃飮藥發痢自夏至秋不起潛遣人詣行在請與公主俱還阿忽台以奏皇后曰翁與婦偕行可乎如不得已我且還都備儀以送亦未晚也公主聞惟紹等被囚怒甚召文衍杖之又使人守門禁出入王所告狀者諸從臣皆離散又明年前王奉太子旨捕惟紹及其黨囚於邸有崔涓者匿公主

所李成桂直入臥內於橫中得之於是前王遷王于慶壽寺自後王拱手國政歸於前王乃以從臣權漢功崔實主銓選使初忠宣以前王在元王用洪子藩言請還前王邦英與從弟承旨宋璘素惡前王璘勸王如元沮前王還國又請以公主改嫁瑞興侯琠王從之行至西京帝不許入朝乃還帝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翰林學士王約來執璘囚行省獄數之曰汝勸王朝覲擾百姓一也汝父玠曾禁錮帝之所知乃敢詐冒濫受朝命二也因謂王曰人有疾得藥必愈今我之來誠凡可以沮毀前王者作書獻帝會帝不許入朝均計不得行藏其紙于宦者李福壽家而還後郎將李承雨賫其紙東還會塔察兒歸道過取之與承雨二幅曰持此示汝國宰相乃以餘紙上中書省具言均謀曰吳祁石天補外亦有如此行

宋邦英

宋邦英上將軍琰之子忠烈朝累官至左副承旨進密直副使初忠宣以前王在元王用洪子藩言請還前王邦英與從弟承旨宋璘素惡前王璘勸王如元沮前王還國又請以公主改嫁瑞興侯琠王從之行至西京帝不許入朝乃還帝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翰林學士王約來執璘囚行省獄數之曰汝勸王朝覲擾百姓一也汝父玠曾禁錮帝之所知乃敢詐冒濫受朝命二也因謂王曰人有疾得藥必愈今我之來誠凡可以沮毀前王者作書獻帝會帝不許入朝均計不得行藏其紙于宦者李福壽家而還後郎將李承雨賫其紙東還會塔察兒歸道過取之與承雨二幅曰持此示汝國宰相乃以餘紙上中書省具言均謀曰吳祁石天補外亦有如此行

詐者乎承雨還以告宰樞白王囚均于巡軍尋命釋之宰樞不肯王使衛士召均至宮門乃釋未幾帝遣兵部尚書伯伯劉學士來王迎入行省伯伯傳聖旨問曰王嘗上表請還前王乎曰然曰以畏兀字書請沮之乎曰不知伯伯顧屬宰相爲證令具書王言爲咨文遂問均曰汝用紙十二幅欲爲何等事均曰王使均請入覲惟此一事耳又問誰書畏兀字曰謹軍田惠以問惠惠不敢隱伯伯乃曰中書省欲奏請還前王表中有畏兀字書無押無印省官疑之不奏王還宮邦英璘等入說王遣承旨金子興賫畏兀字書草示使臣語之曰我倉卒承問輒以不知對今得此書箱篋中實我所知但忘之耳邦英等又恐子興傳之不悉遣其黨韓愼偕往伯伯怒問子興曰王授汝書草時誰在王側曰邦英璘愼在左右伯伯使子興書其言爲契又問宰相等曰王嘗於行省與吾有言聞乎曰然伯伯又書爲契乃與王鞫邦英等于行省王出言若將救者伯伯曰有姦如此不治後將益甚遂出畏兀書草問璘曰書此者誰曰邦英鞫邦英不承被縛乃服均本合德官奴屬內僚官至護軍得幸於王嘗與石胄爭寵胄譖之還本役乃剃髮亡入元投福壽福壽白王復其職惠其先入居遼陽依內僚石天卿起家至護軍嘗生事誤國伯伯將還百官與書曰邦英等志在思失欺罔君父無臣子之義請歸奏天子面正其罪使前王及公主東還國人之望也於是伯伯劉學士乃與王議令大護軍夜先旦中郎將金章抑邦英璘等送于元時帝寢疾政在中宮福壽得幸用事與帝乳媪爲之營救邦英等得免與福壽弟上護軍李宏還時韓希愈崔崇吳演等入內議事號曰別廳邦英璘亦與焉三十年同知密直明年又知密直王如元邦英璘等欲從行曹頔白王曰二人得罪上國不宜扈從必欲嬖二人者請入奏召之邦英等謂頔曰王不許從行豈有沮之者耶頔曰我實沮之邦英等至義州固請頔白王曰二人還來難追還可異路而行王許之至京師伏誅語在王惟紹傳蔡宗璘者與璘有姻好亦見謎會赦得免

吳潛 石胄

吳潛初名祁同福縣人父璯官至贊成事潛忠烈朝登第累官至承旨王狎昵群小好宴樂潛與金元祥內僚石天補天

卿等爲嬖倖務以聲色容悅謂管絃坊大樂才人不足分遣倖臣選諸道妓有色藝者又選京都巫及官婢善歌舞者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別作一隊稱男粧教以新聲其詞云三藏寺裏點燈去有祉主兮執吾手儻此言兮出寺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舍龍尾聞過大山岑萬人各一語斛酌在兩心高佚緩急皆中節簉王之幸壽康宮也天補等張幕宮側各私名妓日夜歌舞褻慢無復君臣之禮供億賜予之費不可勝紀轉知申事進知密直司事歷監察大夫知都僉議司事潛以讒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功大德五年四月聖旨訓戒以來君臣戰懼不敢違越今有奸齒畏禍莫有言者會元使斷事官帖木兒不花翰林李學士等爲執石胄父子來前護軍元冲甲等五十人欲以潛事言帖木兒不花先白王王止之又令護軍曹頔諭之冲甲等不從遂爲書告曰大德五年四月帝遣塔察兒王泰亨諭王曰威福予奪當自己出凡事体有不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又戒臣僚曰悉心奉正各修乃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法王雖爾容朕必不貸臣僚等祗承聖訓日夜兢兢猶恐不逮今有臣吳潛者實爲元惡無才無功徒以奸諂得進以嘗得罪前王窺免後患日夜譖構離間王父子自以爲樹立大功繩弄威福援引昆季並參機密數年之間皆至將相凡本國臣僚無問尊卑少有嫌隙輒陷以罪無辜罷黜者徧於一國至於各道按廉守令以一己愛憎進退予奪背棄聖訓罪不容誅今有聖旨亦不疑懼謀欲沮之天使還朝之後必有異圖伏望廣咨國人制子未亂東國蒼生骨而再肉也帖木兒不花等得其書言於王曰冲甲所言雖非吾等所斷亦不可不問宜將冲甲與潛赴京對辨又尹萬庇鄭儆金祿尹諧過帝澤不畏皇威不去此人必生禍亂殃及無辜伏望廻奏天聰去此大惡小邦之福也又洪子藩金琲閔萱閔漬鄭瑎權永金台鉉高世金文衍李混元瑊許評申珩金延壽趙文簡金元祥朴光廷尹吉孫吳玄良金由祉等告元使曰佞臣

吳潛竇官割民專恣不法愚等當恐穢聲聞于上國今又有聖旨潛宜生疑懼小革其心乃恐失勢謀欲稽滯聖恩愚等各懷憤懣未敢發言今元冲甲等乘其衆怒已具言之所言罪惡無非是實伏望無復致疑除此元惡小邦之幸也子藩又言吳潛雖與吾連姻請以公義言之本國之法出納王命內有中貴三四人謂之辭外有近臣四人謂之承宣非此雖宰相不敢與焉潛今已拜相猶且出入王宮與承宣無異所陳皆爲邪謀金琲繼言潛罪元使默然致仕宰相蔡仁揆等二十八人萬戶金深等軍官一百五十人又詣元使請罪潛王召版圖判書致仕崔瑞曰聞卿等亦將訴吳潛于使臣有諸姑徐之瑞不從乃與朴全之等七十餘人又詣元使請罪潛皆不聽帖木兒不花等還贊成事安珦等餞于郊李學士唱曰白酒紅人面颯珦和之珦遲留李自和之曰黃金黑吏心益諷帖木兒不花受潛賂緩其罪也金深率三軍詣闕請宿衛禦亂王不允王亦知潛斂怨傅旨曰當復金深及軍官等職子藩疑潛害已防備甚嚴潛亦疑懼不離王側子藩深等率三軍將士及冲甲等圍王宮請出潛王不許請至再三不得已將出之潛勢窘但叩頭請留護軍吳賢良直入王所執潛以出使護軍崔淑千押送于元元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等囚潛兄弟三司右尹崴承旨演正郎珩少尹連姝婿中郎將趙深後帝杖流潛于安西忠宣時拜藝文大提學改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忠肅時轉三司使進僉議贊成事龜城君與柳淸臣等黨於瀋王爲讒毀本國語在淸臣傳卒謚文齊子儆官至贊成事

石胄不知何許人官至密直子天補天卿俱得幸忠烈天補爲左僕射扈從奉恩寺領班而行人指之曰內僚得意之秋又與天卿群飲川上酒酣投秘書尹鄭珩于水衣冠盡濕珩無愧色胄倚勢驕橫營以事惡侍史金必爲一日道遇毆辱之有金世者告中書省曰石胄之黨慮前王害已謀奉國王將竄海島密令濟州等處造船畜粮於是帝遣帖木兒不花等來收管胄及天補天卿天琪與世赴京對辨杖流天補兄弟于安西前王在元以胄及天琪黨於王惟紹籍胄家流之又杖流天琪

金元祥

金元祥忠烈朝登第稍遷注簿有妓誦俚來得幸於王元祥與內侍朴允材俱爲妓同里閈相往來元祥製新調大平曲令妓習一日內宴歌之王妬且變色曰此非能文者不能誰所爲耶對曰妾兄弟元祥允材所製王喜曰有才如此不可不用以元祥爲通禮門祗候允材爲權務官累秘書尹知監察司事轉右副承旨以事罷未幾命復職主銓注謂曰汝强銳果敢所以致讒毀今宜省之遷知申事與洪子藩等數吳陞高伊部曲爲高興縣趙遷將軍王閭乃顏王叛欲親舉兵助討遣清臣如元清臣還言賊平車駕還燕京罷兵命王乘傳入賀節日王喜加大將軍轉密直承旨陞同知密直監察大夫忠宣受禪拜光政副使累轉判密直司事忠烈復位授贊成事忠宣復立拜僉議政丞封高興府院君賜玉帶忠肅間清臣吳潛譖已于忠宣頗疑之二人請與白元恒辨忠肅間元恒元恒指鄭方吉及僧祖倫祖倫指前執義徐諿諿指直郎鄭琛乃杖琛流海島從忠肅如元見潛王嘉寵覲王位遂與曹頔等背王附嘉詭謀萬端又與吳潛上書都省請立省本國比內地元通事含人王覲上書丞相曰夫事忘矜細

命赦之後八年以判三司事卒元祥嘗與吳潛石天補天卿等謚諡忠烈導以荒淫吳石旋及於禍元祥以佞獨免

柳淸臣

柳淸臣初名庇長興府高伊部曲人其先皆爲部曲吏國制部曲吏雖有功不得過五品淸臣幼開悟有膽氣習蒙語屢奉使于元善應對由是爲忠烈寵任補郎將敎曰淸臣隨趙仁規盡力立功雖其家世當限五品且於其身許通三品又傳入賀節日王喜加大將軍轉密直承旨陞同知密直監察大夫忠宣受禪拜光政副使累轉判密直司事忠烈復位授贊成事忠宣復立拜僉議政丞封高興府院君賜玉帶忠肅間淸臣吳潛譖已于忠宣頗疑之二人請與白元恒辨忠肅間元恒元恒指鄭方吉及僧祖倫祖倫指前執義徐諿諿指直郎鄭琛乃杖琛流海島從忠肅如元見潛王嘉寵覲王位遂與曹頔等背王附嘉詭謀萬端又與吳潛上書都省請立省本國比內地元通事含人王覲上書丞相曰夫事忘矜細

其遺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智者深慮而庸人忽焉蓋常人之情狃近利而昧遠圖是以缺斤折鉏或起於句萌浸屋流民或成於蟻潰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又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伏聞朝廷建立征東行省欲議同內地恐論者不察以致崇虛名而受實弊何則高麗慕向化歸順聖朝百餘年矣世世相承不失臣節世祖皇帝嘉其忠懇妻以帝女位同親王寵錫之隆莫與爲比其在本國禮樂刑政聽從本俗不復以朝廷典章拘制故國家常有事於東方本國未嘗不出兵以佐行役自遼水以東瀕海萬里賴以鎭靜爲國東藩世著顯效累葉尙主遂爲故事此蓋高麗之忠勤祖宗之遺訓也今一朝採無稽之言以隳舊典恐與世祖皇帝聖謀神算似有不同其不可一也本國去京師數千里之遠風土旣殊習俗亦異刑罰僧賞婚姻獄訟與中國不同今以中國之法治之必有捍格枝梧不勝之患其不可二也三韓地薄民貧皆依山阻海星散居止無郡縣井邑之饒今立行省勢須抄籍戶口科定賦稅島夷遠人罕見此事必驚擾逃避互相扇動脫致不虞深繫利害其不可三也

各省官吏俸祿例於本省差發科程今征東省大小官吏月俸及一切公用所費每歲大較不下萬有餘錠本國旣無供上賦稅上項俸給必仰朝廷輸送則行省之設未有一民尺土之益坐耗國家經費之重其不可四也江南諸省旣同一體例須軍兵鎭守少留兵則不足彈壓東方諸國多留兵則供給倍煩民不堪命又況國家自禁衛以及畿甸屯住軍額已有定制固非常人所敢論然不知征東鎭兵果於何處簽發其不可五也古者集大事則博謀於衆防壅蔽也竊聞首獻立省之策二人乃其國之故相以譏開得罪於其主懷毒自疑遂謀覆其宗國以圖自安迹其本心初非獻忠於聖朝也由是觀之梟獍犬豕之不若當明正典刑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昔唐太宗伐高麗至安市城攻之不下師還以束帛賜其城主以勉事君夫太宗之與高麗敵國也以天下之力攻一小城不能拔不以喪敗爲恥仍以忠義相勉書之史策以爲美談況聖朝之於本國義則君臣親則甥舅安危休戚靡不同之奈何反聽二人欺誑之言賣主自售果得遂其奸計有累政化可勝旣乎其不可六也觀聞孔子曰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己也觀自惟草茅賤士其於朝廷政事不宜妄有論列然目覩盛世爲奸人所欺不勝忠憤所激輒肆狂斐以瀆清聽僭越之誅無所逃命爲朝廷惜舉措耳李齊賢亦上書都堂立省之議乃寢初清臣與潛詣中書省誣王盲聾喑啞不親政事遂訴云忠宣王奏仁宗以讒館王與忠宣俱在元王惟紹等離間王父子政歸忠宣漢功以從臣在忠宣邸與崔誠之主選法及王薨忠宣還國賜鞓帶常出入禁闥召見無時拜密直副使驟陞僉議評理時王久留于元從臣皆思歸漢功誠之同掌銓注利其賂遺無意東還李思溫金深言於徽政院繫漢功等獄王怒白太后釋漢功等流思溫深王喜遣漢功來宴其父頔誠之父吼一及諸宰相忠肅初輔三司使敎曰漢功誠之朴景亮等侍從父王夷險一節金深李思溫輩積歲蓄謀圖國危主而三人共竭心力夾輔終始有司舉行賞典又元贈三王時漢功與正尹洪淪掌文字論共功賜錄券轉贊成事忠宣奉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陁山漢功與李齊賢從之初忠宣在元凡國家事遙傳旨以行漢功與誠之李光逢等扈從京邸招權納賄親戚故舊濫授朱紫忠肅頗懷不平及帝流忠宣于吐蕃王下漢功光逢及金廷美蔡洪哲裴廷芝于巡軍命贊成吳潛代言金千寶鞫漢功于理問所漢功自刖竄逃捕而囚之籍漢功洪哲家釋廷美命三司使金恂密直使白元恒密直副使尹碩全英甫大護軍李仁吉與監察掾都官杖漢功洪哲光

傳

權漢功

權漢功安東人父頊官至僉議評理漢功忠烈朝登第直史館王與忠宣俱在元王惟紹等離間王父子政歸忠宣漢功以從臣在忠宣邸與崔誠之主選法及王薨忠宣還國賜鞓帶常出入禁闥召見無時拜密直副使驟陞僉議評理時王久留于元從臣皆思歸漢功誠之同掌銓注利其賂遺無意東還李思溫金深言於徽政院繫漢功等獄王怒白太后釋漢功等流思溫深王喜遣漢功來宴其父頊誠之父吼一及諸宰相忠肅初輔三司使敎曰漢功誠之朴景亮等侍從父王夷險一節金深李思溫輩積歲蓄謀圖國危主而三人共竭心力夾輔終始有司舉行賞典又元贈三王時漢功與正尹洪淪掌文字論共功賜錄券轉贊成事忠宣奉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陁山漢功與李齊賢從之初忠宣在元凡國家事遙傳旨以行漢功與誠之李光逢等扈從京邸招權納賄親戚故舊濫授朱紫忠肅頗懷不平及帝流忠宣于吐蕃王下漢功光逢及金廷美蔡洪哲裴廷芝于巡軍命贊成吳潛代言金千寶鞫漢功于理問所漢功自刖竄逃捕而囚之籍漢功洪哲家釋廷美命三司使金恂密直使白元恒密直副使尹碩全英甫大護軍李仁吉與監察掾都官杖漢功洪哲光逢廷芝流遠島臨海君李瑱餞于郊漢功曰天下雖廣大一身藏處難瑱曰則資好漢功大慚漢功洪哲光逢等不入海島皆聚洪州界擾民間不可勝紀未幾洪哲子前正尹河中偕元使金家奴來自元以帝命赦漢功洪哲而召之後漢功洪哲光逢等怨王乃遊驪興君閔漬永陽君李瑠等欲請立瀋王燾會百官慈雲寺上書中書省曰小邦厚蒙聖澤民安其業奸臣在王左右流毒內外百姓無辜不堪其苦素聞瀋王燾稟性慈善望之如渴是亦忠烈王之嫡孫也頃者白元恒朴孝修等隨王入都留滯令國人上書乞王還歸陪臣會議數月未就代言慶斯萬護軍金仁沆等以王命督之不獲已署名斯萬潛授金之鎰等呈于上省冒奔都堂伏乞詳照漢功等復會慈雲寺招百官督署呈省書署未半天忽大雨雹監察執義尹宣佐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訴君狗彘不爲唾之而去於是臺諫史翰及贊成事閔宗儒彥陽君金倫等皆不署漢功河中等承瀋王旨囚斯萬仁沆之鏡于巡軍漢功等又招百官署名忽震雷以雹大如李梅四角如蓮蕖漢功等使民部議郎趙湜賫書如元呈中書省不受呈翰林院亦不受漢功素爲忠宣所重忠宣在吐蕃寄漢功詩云遼烟蕃地舊聞名未識離都幾萬程夢裏備嘗艱險了思君況乃不勝情忠惠聞漢功二室康氏有姿色使護軍朴伊剌赤納之宮中伊剌赤先奸事覺王怒皆撲殺之及忠惠被執如元宰相國老會晏天寺議上書請赦王罪漢功曰昔殷太甲不明于德伊尹放諸桐三年然後悛心改行復于君位又有一國介於要衝之地殺其朝覲諸侯及天子之使於是天子遣人誅之又有一國之臣使於他國及其還天子之使斬其君首而去其臣詣屍所陳祭而哭亦令斬之今王無道天子誅之何得而救乎語在金倫傳漢功官至都僉議政丞醴泉府院君嘗受元命爲太子左賛善忠定元年卒謚文坦子仲達孽子仲和

蔡河中

蔡河中蒙古名哈剌帖木兒順天君洪哲之孽子忠肅時拜護軍與曹頔諂事瀋王燾覬覦國嬖謀奪王位譖構萬端及王如元見留收國印河中偕元使金家奴來言帝以愚爲國王百官詣愚母安妃賀頃之謚軍李湜來言國王萬福宰樞

召河中逃面質始知河中之妄河中嘗恨辨達都監取其父及權漢功田民斷與於人至是召都監官謂曰從汝惡王命決耶尋復如元從濟王後帝復賜王印章還國河中頓等又令留都無賴子弟二千餘人連名呈省復訴王不已累遷密直使轉贊成事辜官申君平不署告身久之進拜政丞曹頔之亂侍從忠惠策功一等賜鐵券及忠惠被執如元宰樞議洪開道李稱康贊于諸道烽卒達禪自死薛玄固鄭光祖皆河中同母姊妹之壻珥光祖子也玄固子曦師德

辛裔　田淑蒙

辛裔靈山人登第忠惠朝累遷左正言驟陞知申事轉僉議評理元使朶赤乃住之執王也裔與其妹壻宦者高龍普謀伏兵禦外以助之時人以爲龍普小人不足論裔儲者何至此耶裔嘗受元命主檢帖都監時姜居正尹衡爲有備倉官以王命收寺院田檢帖都監牒有備倉令還田居正等曰寺田曾以王命屬本倉不可擅還都監訴于裔執居正等以不從聖旨取辭衡乃承居正竟不屈裔益怒囚居正于行省獄忠穆初裔與盧英瑞穿紫靴戴椶帽踞胡床

明年僧達禪自河中所訪全贄曰蔡相欲與公謀大事語泄繫達禪及贄于巡軍按問逮捕河中興其壻上將軍洪尙載及判事盧成按廉全祐祥判三司事康允成判官康允暉浩州牧使鄭珦命李仁復等鞫之栲掠累旬河中誣服自經斬于市仁復嘆曰知人無辜不能申理而獄成吾其無後乎全贄在獄死斬首梟于街杖配珦祐祥尙載辛貴趙暉趙萬通

于宮門內見上洛君金永旽來不爲禮永旽呼使前曰僕聞上襲位東還復正三韓蹈舞來賀公等何不革前代惡少奢靡冠服此豈移風易俗之道乎裔等慚退尋封鷲城府院君時雖去祇殿群少裔及田淑蒙等相繼用事不數月間親姻故舊布列卿相代言鄭思度依阿進用久在政房中外輻湊時人目之曰辛王初陝州吏李績避本役托裔求官裔奪人官授之失官者訴監察司囚績裔深嘶之罵辱監察大夫李公遂令一中郎將執掌令來球以來不得裔怒使其弟貴陂中郎將盖倚龍普勢也裔母奪人奴婢其主乞哀反陂之主訴整理都監遣吏捕其家人又陂之都監囚裔弟大護軍珣杖之恭愍四年辛淑蒙嘗侍學忠穆稱師傅累遷叅酒王嘗押祝板問淑蒙曰何不用紙淑蒙曰用板崇儉德也王然之押數板裔止之曰恐勞聖體王從之自是除太祖眞殿外餘皆代押時王習千字文安震曰要詳音義淑蒙曰殿下但習音不尋其義殿下雖不識字於臣何傷然恐不可王曰師傅比來不講其義故不習耳淑蒙曰殿下不習而反咎臣非臣不講也爲代言忤德寧公主貶流東萊中郎將金煥慶允和

李春富

李春富陽城縣人祖梗陽城君父邢海僉議評理美容儀心如其貌有寵於英宗皇帝除直省舍人春富歷三司左尹密直代言恭愍朝累拜判樞密院事紅賊陷京城以春富爲全羅道都巡問兼兵馬使賜輸誠保節功臣號轉都僉議評理賊平以簽兵有勞錄功爲一等以事罷附辛旽爲贊成事王覩擊毬宮門外旽騎過都評議司帳幕春富與密直金闡就立馬前拱手而語若奴隸然春富無才望以柔順諂事旽又務迎合王心遂拜侍中賜忠勤節義同德贊化功臣號常與闡爲旽腹心每朝二人必先謁旽私第然後赴衙一日王欲除拜時池龍壽等靴東寧府師未還春富曰今將士暴露于外破敵成功不行論賞而在廷之臣先受官爵武臣必觖望王從之軍中聞之大悅旽與其黨奇顯等謀逆事覺流于水原春富闡洪永通金瑣詣宮門言臣等與旽同事久今旽流

而臣等獨免如國論何王曰且歸視事初高仁器泄吨逆謀春富與蘭先白王以故寬其罪憲司奏曰春富金蘭與吨同是宰輔名位相等趍走庭下曲意承奉養成無君之心其罪大矣吨惡未著人不及知春富獨先知之情固可疑既知其謀非唯不禁互相比周姦狀已著且奇顯等謀舉大事必有倚特春富不究治趣令殺之同時事吨者並受重刑春富當惶懼自退俟罪不暇乃畏人發姦不離宮省蒙蔽天聰兇詐益甚豈可以曖昧徵功枉稽天誅請置於法王不聽止罷其職憲司又奏曰春富既知吨逆謀宜即上聞反與賊吨商推數日至不得已乃聞非但無功罪惡反重及吨敗露上自親問不唯庇吨其黨所爲亦皆掩護爲吨謀主情迹暴著宜正典刑垂戒後世命誅之下敎暴其罪春富弟元富爲鷹揚軍上將軍光富爲承宣兄弟三人皆據權要宗族多居顯列春富誅元富光富亦以吨黨流于外春富子沃貧裔澣澈並沒爲奴分隸州郡沃隸江陵倭寇東界我軍望風奔潰沃素以勇聞按廉授兵使擊賊沃力戰却之江陵一境賴以免事聞賜鞍馬免其役後辛禑給春富告身

金元命

金元命中贊之淑之孫恭愍朝爲監察執義上疏糾正庭迎從後饑之元命怒還家監察司劾糾正許少游罷之元命移病王命視事元命上疏糾正聯署條錄過失又不庭迎王因大矣吨惡未著人不及知春富獨先知之情固可疑既知其謀非唯不禁互相比周姦狀已著且奇顯等謀舉大事必有倚特春富不究治趣令殺之同時事吨者並受重刑春富當惶懼自退俟罪不暇乃畏人發姦不離宮省蒙蔽天聰兇詐益甚豈可以曖昧徵功枉稽天誅請置於法王不聽止罷其職憲司又奏曰春富既知吨逆謀宜即上聞反與賊吨商推數日至不得已乃聞非但無功罪惡反重及吨敗露上自親問不唯庇吨其黨所爲亦皆掩護爲吨謀主情迹暴著宜正典刑垂戒後世命誅之下敎暴其罪春富弟元富爲鷹揚軍上將軍光富爲承宣兄弟三人皆據權要宗族多居顯列春富誅元富光富亦以吨黨流于外春富子沃貧裔澣澈並沒爲奴分隸州郡沃隸江陵倭寇東界我軍望風奔潰沃素以勇聞按廉授兵使擊賊沃力戰却之江陵一境賴以免事聞賜鞍馬免其役後辛禑給春富告身

金元命

金元命中贊之淑之孫恭愍朝爲監察執義上疏糾正庭迎從後饑之元命怒還家監察司劾糾正許少游罷之元命移病王命視事元命上疏糾正聯署條錄過失又不庭迎王因少游朴德方都弘慶等鞫之杖流有差遷上將軍錄誅奇轍及辛丑扈從功爲二等收復京城功爲一等拜密直副使素與贊成李穡書爲刎頸交穡書過元命家置酒見妾與妻同席曰君今爲相家且不齊何以正國叱下其妾不飮而出再遷密直使賜輸誠奮義功臣號初辛吨爲僧依元命見王及德沒爲奴籍其家久之吨遣其黨孫演杖殺之元命女爲郎將朴東朝妻東朝死私與校令申仁甫辛禑時憲司劾仁甫冒稱三品官又奸東朝妻請罪之仁甫素諂附權貴且元命之女爲恭愍外戚故寵其事仁甫止坐冒職杖配長巖成

金鉉

金鉉義城縣人初事忠惠免居羅州以豪右奪占田民資產饒富恭愍時倭寇羅州鉉率木浦人擊走之以功復職輸貨權門屢爲全羅道捕倭使頗有戰功紅賊陷京鉉從諸將收復錄功爲一等出爲全羅道都巡禦使時全羅饑重以兵革民不聊生鉉割剝無所不至減軍粮用其半稅諸州漕船皆輸于家一方嗷嗷大譏軍宋芬死其妻服未闋鉉以事鉤致白晝强淫因以爲妾領漕船至內浦與倭遇戰敗士卒死者過半嬖幸受鉉賂反譽之王遣中使賜宮醞迎勞國人憤恨後以辛吨黨流復起爲同知密直出鎭全羅憲司劾不能沮鉉又附幸臣金興慶寵宦金師幸移慶尙道都巡問使鎭合浦貪殘如全羅時按廉柳珣劾鉉不法鉉亦捃摭珣過報于朝倭寇合浦燒軍營士卒死者五千餘人王遣趙琳誅之支解以徇諸道其子承湜奔喪王曰擬遣益謙齋內不平仁任齋崔瑩等會復興第議久不決齋厲聲曰判三司公可往瑩怒曰吾既分管楊廣道豈可之他乎齋前語仁任曰侍中誅

事此而未決侍中可往齋又托攻遼以撓其議曰倭賊但援邊不足憂脫大軍根據定遼衛後必難圖莫若移師攻遼侍中之計雖善非今日謀國之長策仁任勃然曰三宰敢爾君既善謀國吾當讓避吾以爲全州國之襟喉今賊闖入暴骨原野唇亡齒寒不可不救爲是拳拳耳三宰抗此議則吾何能爲遂徑出復與走追挽其袖泣止之齋頓首謝及仁任移病在家齋過門不謁人始知二人有隙有人帖匿名書於仁任之門曰池齋門客金允升等七八人嗾門下舍人鄭穆欲劾去仁任以齋爲侍中事迫矣其速圖之其末又云吾職判事吾姓李吾名十一畫仁任秘不發大譖軍具成老又得其書以示仁任仁任密示齋曰公與吾交分甚篤是得汝父之罪非大逆也喪畢就職

池齋

池齋忠州人其母巫女發跡行伍屢從軍有功恭愍朝累遷判崇敬府事辛吨誅齋盡取其服玩而有之辛禑時拜門下贊成事判版圖司事有姜乙成者納金版圖未受價以罪誅齋取其妻爲妾得價布千五百匹宰臣辛順誅齋以其子益